高城堡里的人

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

PHILIPK DICK
迪克科幻

PHILIPKDICK

科幻大师菲利普迪克作品

本书获世界科幻文学最高奖——雨果奖

迪克将历史改写，为我们编制了一场梦幻奇观。而在这亦真亦幻的场景中，我们还会醒来吗？

迪克是一位出色的、奇异的、睿智的作家，在广袤的科幻世界里光芒四射。

——《华盛顿邮报》

迪克的科幻思想在任何一个星球上都是最杰出的。

——《滚石》

迪克描绘的世界是我们所能接受认同的，但又如此超乎我们的想象。

——《纽约时报》书评


ISBN 7-5343-4864-1
9 787534 348648 >

ISBN 7-5343-4864-1
G·4559 定价：22.50元

高城堡里的人

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



PHILIP K. DICK

迪克科幻

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

Chinese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Vintage Books

书　　名　高城堡里的人
作　　者　菲利普·迪克
译　　者　曹国臣
插　　图　张　凡
责任编辑　俞慧洵
出版发行　江苏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马家街31号(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厂　　址　南京市张王庙88号(邮编210037)
电　　话　025-5521756
开　　本　67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4
插　　页　2
字　　数　213 000
版　　次　2003年1月第1版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 200册
书　　号　ISBN　7-5343-4864-1/G·4559
定　　价　22.50元
邮购电话　025-5400774,8008289797
批发电话　025-3303538,3300420
盗版举报　025-3204538

1

一周以来，罗伯特·恰尔丹一直焦急地盼望着邮件的到来，从落基山脉诸州来的贵重货物至今没有运到。星期五早晨，当他打开店门后，只看见邮箱附近的地板上有几封信。“我又要碰上一个恼火的顾客了，”他想。

从墙上五分钱售货机上倒了一杯速溶茶后，他抓过一把笤帚开始打扫。经过一番整理，美国工艺品公司已经做好迎接新的一天的准备：装满零钱的现金出纳机擦拭得光洁如新，还安放了一瓶万寿菊，收音机已经打开正播放着音乐。门外的人行道上，上班的人们沿着蒙哥马利大街匆匆地走着；远处有一辆缆车驶来，恰尔丹愉快地停下来望了望它。他注意到妇女们穿着鲜艳的丝织长裙……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他回身拿起电话。

“是，”一个熟悉的声音回答说。恰尔丹心沉了下来。“我是塔哥米先生，我的内战征兵海报到了吗，先生？请想一下。你说过下一周某个时候到的。”这大惊小怪的、轻快的声音，没有一点礼貌，没有一点规矩。

“恰尔丹先生，我不是给过你一笔订金吗？那可是有条件的。我解释过，我的委托人准备购买礼物用的。”

“我已经用我的钱做了广泛的调查，”恰尔丹解释说，“塔哥米先生，关于那个包裹，你知道是发自外区，因此——”

但是塔哥米先生打断了他的话：“那么，它还没有到达？”

“没有，塔哥米先生。”

寂然无声。

“我不能再等下去了。”塔哥米先生说。

“不，先生。”恰尔丹不快地望着商店窗外温暖明亮的天空和旧金山众多的公司大厦。

“一个替代品，你推荐的，恰尔丹先生？”塔哥米先生有意把名字说变

了音;这种有礼貌的羞辱使恰尔丹耳朵发热。长长的拖音,使他感受到深深的屈辱。罗伯特·恰尔丹的希望、恐惧与痛苦一下子升腾起来,暴露出来,聚到一起,使他说不出话来。他开始结结巴巴,手僵硬地握着话筒。商店里可以嗅到万寿菊的香气,音乐继续响着,但是他感觉仿佛一下子掉入了遥远的大海里。

"嗯……"他尽力嗫嚅道,"奶油搅拌器,大约1900年制作冰淇淋的工具。"他不愿想下去。这时最好忘记它,欺骗自己。他现年38岁,能够记起大战前的日子和其他一些时光,罗斯福和世界博览会,还有以前更好的事情。

"我可以把一些可能合您心意的东西带到你办事处去吗?"他喃喃地说道。

定了两点钟的约会,恰尔丹挂了电话。他知道,该关店门了。别无选择,他必须保住这些顾客,生意要靠他们。

他恍恍惚惚地站着。这时有两个人已走进商店,一个年轻男子和一个姑娘,都很漂亮,穿着优雅。恰尔丹镇定下来,带着职业性的微笑,轻快地走向他们。这对青年正弯腰审视柜台内的陈列品,拿起一个可爱的烟灰缸。恰尔丹猜测,他们是结了婚的,住在一个可以俯瞰贝尔蒙的高级套间内。

"你们好。"他说,感觉好了一些。他们对他微笑,充满友好而无丝毫优越感。他的陈列物——在这海岸地区的确是最好的——使他们有点儿吃惊。他注意到这一点,感到很愉快。他们是识货的。

年轻男子说道:"真是很出色的货物,先生。"

恰尔丹本能地鞠了一躬。

由于人性的关系,也由于对他所售的艺术品的共同喜爱、共同的趣味与满足,使他们的眼神变得温柔,凝视着他;他们感谢他把这些东西供他们观看、挑选和审视、触摸,即使他们并不购买。他想:是的,他们懂得他们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商店。这不是旅游渣滓,不是红木装潢的读本《美国西海岸》、《马林县》、《缪尔森林》,或是什么有趣的标记,或是姑娘们的戒指,或明信片或大桥景致图。这位姑娘的眼睛特别地大而黑。恰尔丹想:我是多么容易爱上这样的一个姑娘。她那时髦的黑发,涂亮的指甲,穿孔的双耳上挂着手工精制的长长的铜质耳坠。

"您的耳坠,"恰尔丹喃喃道,"是在这儿买的吗?"

"不是,"她说,"是在国内买的。"

恰尔丹点点头。在他这样的商店,陈列的是代表过去的物品,而非当代的美国艺术品。

"你们要在这儿留很久——在我们旧金山?"他问道。

"我是不定期地住在这里,"男的说,"按照困难地区计划调查委员会的生活水准。"他说话时脸上显示出自豪感。不是军人,不是那种带着贪婪的农民面孔和粗鲁地嚼着口香糖的新兵,漫步于市场大街,两眼发愣望着那些淫秽表演、性感电影、射击长廊,以及张贴着一些皱巴巴的,手握乳头斜眼看人的中年金发女子照片的廉价夜总会……占据旧金山市公寓区大部分的喧嚣着爵士乐的贫民区,在炸弹落下前,还有不断窜出来的摇摇晃晃的罐头盒和纸板筑成的小屋。这个男子属于精英族,甚至比那个在太平洋海岸商务委员会任高官的塔哥米还有文化教养。塔哥米是个老人,他的态度是在战时内阁时代形成的。

"你想要美国民族传统艺术品作为礼物吗?"恰尔丹问道,"或是用来装饰你在这儿的房间?"如果是后者……他的心情变好了。

"你猜得很正确,"姑娘说:"我们正开始装点它,但还有些犹豫,你可以告诉我们什么吗?"

"我可以安排去你们的住处看一下,"恰尔丹说,"带几个手提箱,在你们空闲时,我可以对其中的东西作一些建议。当然,这是我们的专长。"他低垂眼帘以掩盖其渴望的心情。这可能涉及几千美元的交易。"我正要进一张新英格兰的桌子,枫木制的,全部用木榫连接,没有钉子,极其美观,又有价值;还有一个 1812 年战争时期的镜子,以及土著艺术品:一些用植物染料染制的山羊毛毯。"

男的说:"我个人很喜欢这些城市的艺术。"

"对,"恰尔丹急切地说道,"先生,听我说,我有一套美国西部邮政时期的壁画原作,是画在木板上的,一共四幅一联,画的是贺拉斯·格里利,是无价的收藏品。"

"啊!"男的黑眼球闪动着。

"还有一个用 1920 年胜利牌留声机框制成的酒柜。"

"啊!"

“先生，听着，还有一幅署名琪恩·哈罗的带框的画。”

男的瞪大眼睛盯着他。

“我们要订个协议吗?”恰尔丹抓住这个心理上关键的时刻说。一面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笔和记事本。“我想记下先生和夫人的姓名、地址。”

当这对男女步出商店时，恰尔丹背着手伫立着，望着街上。他很高兴，要是每笔生意都像这样……但这还不止是一笔生意，这是商店的成功。这是一次社交上的机遇：一对日本年轻夫妇，把他作为一个人来接待，而不是一个美国佬，或者最多是一个购买艺术品的生意人。是的，这些新的年轻人，属于新起的一代，他们不记得大战前或战时的年代——他们是这个世界的希望，地位的差别对他们没有什么意义。

恰尔丹想，这种地位差别的思想应该停止了。没有什么被统治者或统治者，只有人民。

然而，当他想像自己去敲他们的门时，他却因恐惧而颤栗起来。他查看自己的记事。这些卡苏拉们(在美国的日本人)，允许他进入，无疑会奉上茶来。他能做得得体吗？了解每个场合适当的举止、言语吗？是否会像个动物一样，因可悲的失礼而贬低自己？

姑娘的名字叫贝蒂。她脸上流露出理解的神情，她那双温和、富于同情的眼睛，即使在商店内停留的短时间中，已看出他的希求和挫折感。

他的希望——他突然感到眩晕。他所有的如果不是自杀性的就是近乎疯狂的渴望。但是很明显，这是日本人与美国佬之间的关系，虽然是一般的一个日本女子与一个美国人的关系。这……这一想法使他退缩，而且她已结了婚。他尽力将这些想法从华丽的不自觉的思想中驱走，开始忙着打开早晨的邮件。

他发现手还在发抖，稍后他记起两点钟与塔哥米先生的约会。想到这里，他的手停止了颤抖，他由紧张变得坚定。他对自己说：我已经想出了一些办法：在哪儿？怎么办？做什么？电话铃响了。货源……经营能力……一点一滴集成了一辆恢复1929年福特原样的车子，包括黑色的布罩。永久、安全、保持惠顾。库存的原装崭新的三引擎邮政飞机——是在阿拉巴马州一个机库内发现的。制造出B.比尔先生头部的木乃伊，包括那飘动的白发；轰动的美国工艺品。使我在整个太平洋，包括日本本土在内的顶级鉴赏家圈中树立了声望。

为了鼓励自己，他点燃了一根大麻香烟，上好的牌子。

在弗兰克·弗林克位于赫耶斯街的房间内，他正躺着不知怎样起床。阳光透过百叶窗照在一堆掉在地板上的衣裳，还有他的眼镜上。他要踩上这些东西？还是走旁边的路去洗澡间好？他想。爬过去还是滚过去。他的头很疼，但他并不发愁。他决心再不回头看。什么时间了？钟在梳妆台上，11 点 30 分！真可悲，但他仍旧躺着。

我被解雇了，他想。

昨天，他在工厂里出了错，对温丹·麦特逊先生说了一些错话，麦特逊长着一张凹碟形的脸，苏格拉底式的鼻子，带着钻戒，衣服上是金质拉链。换句话说，他是权力、是王朝。弗林克的思想摇摇晃晃地游荡着。

他想：对，他们现在要把我列到黑名单上了，我的技术没有什么用处——我没有专业。十五年的经验都过去了。

现在他不得不出现在劳工辩护委员会前去审查他的工作记录。由于他无法弄清温丹·麦特逊与匹诺克们——在萨克拉门托的白人傀儡政府的关系——他就无法推测他的前雇主影响日本人的能力，那些日本人现在是真正的权威。LJ 公司是匹诺克经营的，他将要面对听命于温丹·麦特逊的四五张臃肿的中年妇人的面孔。如果他不能在那儿辩护成功，他就要去到一个进出口贸易代表处，它们在东家之外运作，而且在整个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华盛顿以及包括内华达的部分地区在内的美国太平洋各州都设有办事处。但是如果他不能在这里成功地上诉……

当他躺在床上凝视着天花板上古老的照明设备时，一些计划在他心中游荡。例如，他能够溜入落基山各州。但是对美国太平洋各州来说，这是一般被禁止的，而且可能被遣返。南方如何呢？他的身躯蜷曲着。哦，并非是那样。作为一个白人，事实上他有许多地方可去，比在美国太平洋各州的地方多。但是……他并不需要那种地方。

更糟的是，南方有太多的联系，经济上的、思想上的，和神才知道的跟德意志帝国的联系。而弗兰克·弗林克是个犹太人。

他原来的名字是弗兰克·芬克，生在东海岸的纽约。1941 年就在俄罗斯快要崩溃之后他被征入美国陆军部队，在日本人攻击夏威夷后他被派到西海岸。战争结束时，他在定居线的日本管辖区这一边，而且他一直

住到现在,已有十五年。

1947 年的投降日,他多少有些狂躁,他恨日本人,曾经发誓要报复;他曾将服役的武器包裹好,擦上油,埋在基地地下的十英尺处,准备有一天他和他的伙伴们起用。然而有一个事实他没有考虑进去,这就是时间,这个伟大的疗治者。现在当他想到这里,巨大的血浴,匹诺克和他们的主子们的净化,他觉得像是重温他中学生活墨迹斑斑的年鉴,偶然见到关于自己童年期望的一段记录。弗兰克·"金鱼"芬克将成为一个古生物学者,并发誓要娶诺尔玛·普芬特。她是班上的漂亮姑娘,他真的曾发誓要娶她,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此就像听弗里德·爱伦或是看一部W. C. 费尔斯的电影。1947 年以来,他见过或与之谈话的日本人达到 60 万人。最初的几个月过后,他要对其中任何人或整体进行暴力复仇的想法还完全没有具体化。这已经不再是适宜的了。

但是等等,有一位俄穆罗先生。他在旧金山市商业区买到一大片房产的出租权,有一段时期他还曾是弗兰克店屋的东家。他想,这是个烂苹果,一条从不改变的大鲨鱼,他把房间隔得小而又小,提高租金……俄穆罗榨取穷人,特别是 50 年代早期经济萧条时期那些困乏的无业的退役军人。后来,有一个日本商务代表机构因其谋取暴利而砍了他的头。而现在,如此残酷、严厉的,只有日本的民法禁止的暴力行为已不再听到。这是对日本占领区官员的廉洁性的赞誉,特别是那些在战时内阁下台后到来的人。

回想起这个商务机构的粗暴冷酷的诚实,弗林克感到重新有了把握,即使是温丹·麦特逊,也只会像只喧叫的苍蝇那样被赶走。温丹·麦特逊公司的老板,或是其他人……至少他希望是这样。我想我确实对太平洋联盟共荣这个东西抱有信心,他对自己说。真奇怪,一回顾过去的日子……那似乎是如此明显的谎言,空洞的宣传,而现在……

他从床上起来,犹疑地走向洗浴间。洗完澡,刮完胡子,他开始收听午间新闻。

"让我们不要嘲笑这种努力……"当他正关掉热水龙头时,收音机内说道。

不,我们不会。弗林克激烈地想道。他明白收音机提到的努力是什么。然而,毕竟这还有些可笑之处。那些呆笨的、紧绷着脸的德国人在火

星上，在人类以前从未步入的红沙漠上大步行走的照片。汗水滑到了他的下颌，他开始唱起歌来……

收音机里说："共荣的文化必须暂停，应该考虑是否应寻找能提供一种平衡的，双方都有义务的平等，以及与酬报相联系的责任……"典型的统治机构的黑话，弗林克评论着。"我们成功地察觉人类事务将要演出的未来舞台，他们是北欧人、日本人、黑种人……"它继续着。

他一面穿衣，一面愉快地品味着自己的讽刺。天气是明朗的，如此明朗，却没有可呼吸的……

但是，这是事实。太平洋没有对星际殖民化做什么事。这包括——在南美洲陷入困境，当德国人正忙于喧嚣建立巨大的空间机器人体系时，日本人烧掉了巴西内陆的热带森林，为前猎杀人头者建八层的土屋。在这之前，日本人的第一艘太空船飞离大地，而德国人将把整个太阳系更紧密地缝合起来。在以前奇异的古老的时期，德国人曾经疏忽了，而其他部分的欧洲人已把最后的笔触画在殖民帝国的版图上。可是，弗林克想起来，这一次他们将不是最后的占有者；他们已经懂得。

然后，他想到了非洲与纳粹在那儿的实验。他的血液一时凝固了，犹豫了，最终又继续流动了。

巨大的空荡荡的废墟。

收音机里说："……我们必须自豪地考虑无论我们如何强调各地各民族的基本的肉体的需要，他们潜在的精神要求必须加以……"

弗林克关掉了收音机，平静了一些，他又把它打开。

基督在受难，他想。非洲，死亡部落的幽灵。扫清后要建立一块什么样的土地？谁知道？也许连柏林的权威建筑师也不知道。一串机器人，建造和工作。建造？磨得粉碎。吃人巨魔从考古展览中走出，他们的任务是用敌人的头颅制成酒杯，全家人努力地掏出其中的东西——真正的脑子——首先是把它吃掉。然后用人的大腿骨制成有用的器皿。要节省，要想到不单吃掉你不喜欢的人，还要从他们的颅骨中把它们吃干净。这是最早的技术人员！穿着消毒的白色实验服的史前人站在柏林的大学实验室内，实验将其他民族的头颅、皮肤、耳朵、脂肪化为有用的东西。是，赫尔博士。大脚趾有新用途；看，可以将人的关节改为动作迅速的香烟打火机。现在，只有赫尔·克虏伯先生能成批量地生产出来。

这个想法吓坏了他。古代的巨大的食人的类人族现在繁衍起来，再一次统治了世界。我们用了一百万年来躲避它，弗林克想，现在它又来了，不是作为对手……而是主人。

"我们感到遗憾……"收音机里东京的小黄肚皮的声音说道。弗林克想：上帝啊，我们称他们是猴子，这些文明的罗圈腿的矮子，他们将不再安置煤气灶而是把他们妻子熔进封蜡。

"……我们过去已常感到遗憾，人类在使广大人群整体脱离法制社会的狂热努力中造成了可怕耗费。"日本人在法律上是这样强大。"……引用一位大家熟悉的西方哲人的话：一个人如果赢得了整个世界，却在这项事业中失去自己的灵魂，那又有什么益处？"收音机暂时不响了，弗林克系上领带，也不动了。这是他的晨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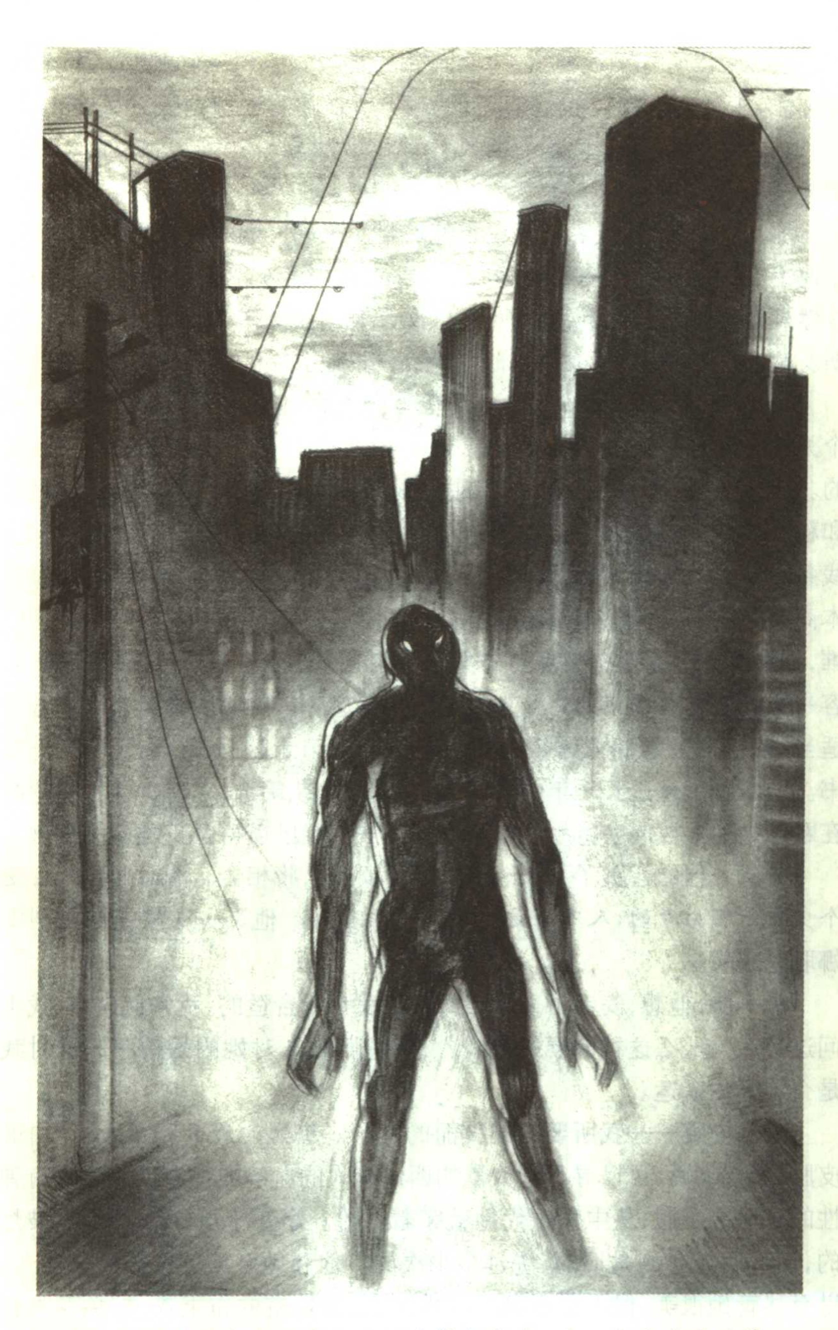
他知道：我必须在这儿与他们签约。不管是否会被列入黑名单；如果我离开了日本人控制的地方，对我就意味着死亡，在南方或在欧洲——在德帝国的任何地方被揭露的话。

我不得不去同老温丹・麦特逊妥协。

弗林克坐在床上，旁边放着一杯微温的茶。他取下那本《易经》，从皮筒中取出 49 根蓍草杆。他思考着，一直到他已经能适当地控制自己的思想，而且也理清了解决问题的思路。

他大声说："我应该如何去接近温丹・麦特逊以获得一个较好的协议？"他把问题写在纸条上，然后开始从这只手到那只手抽拔那些蓍草杆，直到他得到了第一条线。他继续抽拔这些蓍草杆，又得到了第二条线。很快的，他非常专业化地得到了所有六条线；一个由六条线组成的"卦"(《周易》的每个卦由六爻组成)摆在他前面。他无需按照卦图去辨认它，就可以认出那是第 15 卦"谦"。啊！低下的将会升高，而高的将会降低，有权势的家族将变得贫贱。他不用去翻看原文——他心里已经记住它。好兆头，这个神谕正给他一个有益的建议。

但他仍有一点失望。总觉得这第 15 卦有些愚昧的东西，太多道学家的味道。当然他应该谦虚，或许它里面有一种涵义，毕竟他并无超越老温丹・麦特逊的权力。他无法强迫自己回去，他所能做的只是接纳第 15 卦的观点。这正是那样一个时刻，人不得不请求，希望，真诚地等待。老天到时候会提升他到原先的职务，也许还有更好的职务。



古代的巨大的食人的类人族现在繁衍起来，再一次统治了世界。

他已经没有什么线要认了,没有"六"或"九"了(卦中的阴爻称"六",阳爻称"九"),它静止了,没有变动为第2卦(《周易》中有"变卦"之说)。

然而,又有一个新问题。准备了一下,他大声说:"我还要去见朱利安娜吗?"

那是他的妻子,或者应该说是他前妻。朱利安娜和他离婚已有一年,而他也有好几个月没有再见过她,实际上他都不知道她现在住在哪里。显然她已离开旧金山市,甚至也许已离开美国西海岸,或许是他们双方的朋友都没有她的消息,或者是他们没有告诉他。

他忙着抽拔蓍草杆,两眼注视着卦象。多少次他问的都是一个又一个关于朱利安娜的问题。又出现了一卦,由这被动的草杆的活动带出来的。随意的,然而扎根在他生活的这时刻,在他的生命与宇宙中其他生命和粒子相结合的时刻。这必需的一卦以其断裂的(阴爻)或完整的(阳爻)线条描绘出"情况"。他,朱利安娜,古赫街上的工厂,属于统治地位的日本商务机构,对行星的探索,在非洲的数十亿的化学品堆现在都成了死尸堆,围绕着住在旧金山简陋的公寓区的他的那成千的渴求,柏林的那些面容平静却作出疯狂计划的狂人们——所有这些都与他抽拔蓍草杆来选定适当、正确的智慧相联系着。而这些智慧出自于公元前13世纪的一本书。这本书由超过五千年的中国圣哲们所创造、筛选、完善。这种高超的在欧洲之前形成的宇宙观——与科学——甚至已懂得做长时期的分割。

卦象。他的心沉了下来。第44卦"女后",将相会。清醒的判断。**这个少女是有力量的,人不应该娶这样一个少女。**他又一次将这与朱利安娜联系起来。

静一静,他想,安定下来。因此她对我是不合适的,我知道这点,我不问这个。为什么这神谕要提醒我?遇到她,陷入对她的爱情——这对我是个不好的命运。

朱利安娜——我所娶的最美丽的女子。黛黑的眉毛和头发;纯白的皮肤,甚至嘴唇,可以寻觅到大量的西班牙人的血统的踪迹。她的富有弹性的轻盈的步履,从中学时代她就穿着马靴。事实上她的衣着都是破烂的,使人明显想到是旧的、洗过多少次的。他和她已经关系破裂这么久,以至尽管她很美,但不得不穿一件棉绒衣,带拉链的布上衣,棕色花呢裙子和巴比短袜。她讨厌他和她自己的这种装束。她说过,因为这使她看

起来像个打网球的女人,或者更糟,像在树林里采蘑菇的女人。

但是比其他什么都重要的是,他一开始就被她怪异的表情所吸引。朱利安娜会无缘无故装模作样地带着蒙娜丽莎式的微笑招呼陌生人,这种微笑让对方的回应悬着,不知是否要向她问好。她是这样迷人以至他们多半会向她问安,而她却从一边溜走了。起初他以为这是由于自己视力不好,但后来他认定这透露出她内心深处的另一种隐蔽的愚蠢。因此她对陌生人的模糊的、闪闪烁烁的问候最终使他烦恼,就像默默地受了她的骗,以担负着一种神秘任务的方式来来去去。但即使那时候,临近最后,他们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他仍旧只把她看做一个上帝的直接而完美的造物,为了他并不知晓的某种原因坠落到他的生活中。由于这个缘故——对她的一种宗教的本能或信念——他无法正视失去她的现实。

现在她似乎这样靠近……仿佛他还拥有她。那个精灵仍旧在他生活中奔忙着,悄悄地溜过他的房间,去寻觅——朱利安娜在搜寻的东西。在他心中无论何时都带着那些神谕的书卷。

弗林克坐在床上,四周一片孤寂、散乱。正准备外出,开始一天的生活。他想知道在广大复杂的旧金山市还有什么人同在此刻询问着神谕。他们是否都像他一样得到让人沮丧的劝告?是否这一时刻的旨意也像对他一样对他们不利?

2

诺布苏科·塔哥米先生坐着，查询第五本儒家智慧的经书——在几个世纪中被称作儒家经典的《易经》或《变易之书》。他对当天中午，也就是两小时后要进行的与恰尔丹先生的约会感到不安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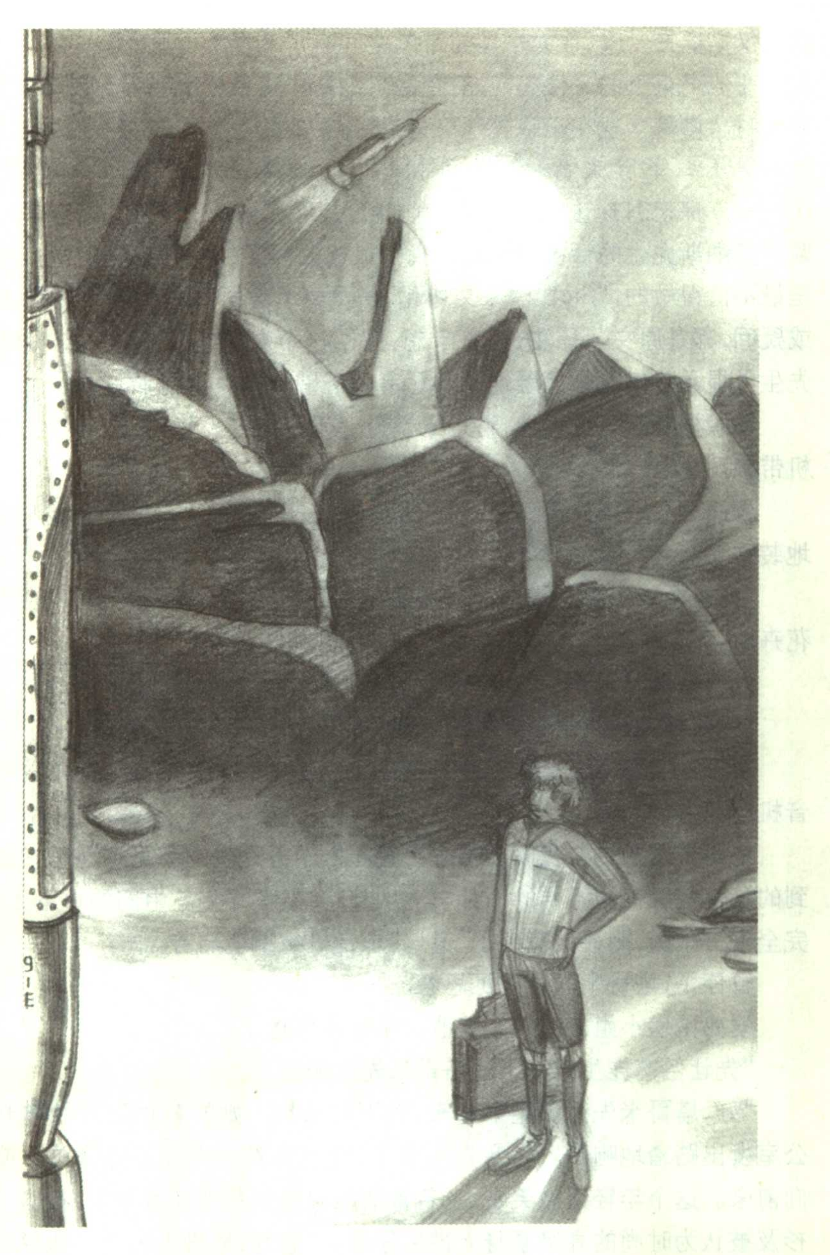
他的办公套间在泰勒大街上的日本时报大厦的第20层楼上，从那里可以俯瞰海湾。他可以透过玻璃幕墙看见驶入的船只穿过金门大桥。此刻在阿尔卡特拉斯那边有一只趸船，只是塔哥米并未注意。他走到墙边解开绳子，放下竹帘挡住外景。这间很大的中心办公室一下子变暗了。他无需再斜视着那强光，现在他可以更清晰地思考问题。

他认定，讨好客户并不在他的权限之内，无论恰尔丹先生想提出什么，都不能强制客户去接受。他自语道：让我们去面对现实，我至少可以避免使他感到不愉快。

我们要避免用老旧的礼物来羞辱他。

客户很快将要搭乘德国的新的梅塞施密特9-E型高空火箭抵达旧金山机场。塔哥米从未乘坐过这种飞船。无论飞船是什么样的，当他遇到贝纳斯先生时他都要注意表现出厌烦的样子。现在就要这么做。他站在办公室幕墙的大镜前，做了个镇静的、有些厌倦的表情，检查自己在无意间透露的冷静表现。是的，飞船上是很喧闹的，贝纳斯先生，甚至都没法看书。但是从斯德哥尔摩飞到旧金山只需45分钟。那么，也许有一句话来说明德国技术上的失败？我想你听过收音机：在马达加斯加的坠毁事件。我必须说，老的活塞式飞机也还是值得一提的。

主要是为了避免政治麻烦。因为他不知道贝纳斯先生关于当今热点问题的看法，然而它们可能被提出来。贝纳斯先生作为一个瑞典人将是中立的。他选择汉莎而不是北欧航空公司是个谨慎的策略……贝纳斯先生，他们说波曼先生病得很厉害。一位新的德帝国首相将要在今秋选出。



客户很快将要搭乘德国的新的梅塞施密特 9-E 型高空火箭抵达旧金山机场。

这仅仅是谣言？唉，在太平洋与帝国之间有那么多的秘密。

在他书桌上的文件夹内，有登载贝纳斯先生最近演说内容的《纽约时报》剪报，塔哥米现在正认真地研究它，由于他的隐形眼镜有些度数误差，他不得不弯下腰来看。这个演讲与更多的空间探索有关——第98次？——探索月球上的水源。“我们仍有可能解决这个令人心碎的难题。”贝纳斯先生的话被引用道，“我们最近的邻居，要不是军事目的，几乎是最不值得做的。”Sic！（“原文如此”——表示前面所引的文字虽有错误或疑问，都是原文。译注）塔哥米想，用了这个高深的拉丁语。给贝纳斯先生以提示。仅仅是怀疑地看待军事。塔哥米先生记到了心上。

按了按对讲机的按钮，塔哥米说道：“爱弗雷堪小姐，我想请你把录音机带来。”

外面办公室的门滑到了一边，爱弗雷堪小姐出现了，头发上令人愉快地装饰着蓝色花朵。

“有些像紫丁香。”塔哥米注意到了，他曾经在北海道专业地种植过花卉。

爱弗雷堪小姐是个高个、棕色头发的美国姑娘，她鞠了一躬。

“预备好高速机了吗？”塔哥米先生问。

“预备了，塔哥米先生。”爱弗雷堪小姐坐着，袖珍电池发动的磁带录音机已准备好。

塔哥米开始说，“我问了神谕：‘我和恰尔丹先生的会见有利吗？’而得到的是使我沮丧的不祥的一卦——坎卦：支架在下陷。中间的重量太大，完全失去平衡，明显地背离了‘道’。”录音机嗡嗡地响着。

暂停了，塔哥米先生在沉思着。

爱弗雷堪小姐期待地望着他。嗡嗡声停止了。

“先让兰塞先生来一下。”塔哥米先生说。

“好，塔哥米先生。”她站起来，放下收录机。她的鞋跟随着她离开办公室发出踏踏地响声。兰塞先生来了，臂下夹着一大夹子提货单。他走向前来。这个年轻人微笑着，系着整洁的中西部草原丝绸领带，花格子衬衫及被认为时尚的高级紧身无带牛仔服。“您好，塔哥米先生。”他说，“今天天气真好，先生。”

塔哥米向他鞠了一躬。

对此兰塞先生突然变得僵硬了，也鞠了一躬。

"我一直在求问神谕，"塔哥米说，这时爱弗雷堪小姐带着收录机又坐了下来。"你知道，贝纳斯先生很快就要到达，他对所谓东方文化坚持北欧人的看法。我可以尽力使他对中国古代书卷艺术或是我们远古时期的陶器艺术有更好的了解……但是改变它可不是我们的工作。"

"我注意到了。"兰塞先生说，他的高加索人的面容因痛苦地集中思索而扭曲。

"所以我们要迎合他的偏见，使他接受一件没有什么价值的美国的工艺品。"

"是。"

"先生，你是美国人的后裔，虽然你费了不少劲使肤色变黑。"他审视着兰塞先生。

"是被太阳灯照黑的，"兰塞先生喃喃道，"只不过是为了获得维生素D。"但是他那感到羞辱的表情暴露了他。"我向你保证，我有着真正的血统与——"兰塞先生结巴地说道，"我没有割断与——本地民族的一切联系。"

塔哥米对爱弗雷堪小姐说："请继续吧。"录音机再度嗡鸣起来。"在求问神谕时得到了'大过'卦，第28卦。我又在第五位上收到了不利的'九'。它读作：

一株枯萎的杨树开出花朵。

一个半老的女人嫁给了青年。

勿责备，勿赞扬。

这清楚指示：恰尔丹先生在两点钟不会提供给我们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塔哥米说完停了一会儿。"让我们坦率地说。我无法依靠我自己对美国艺术品的判断。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他拖延着来选择适当的词语。"为什么你，兰塞先生，我要说的是'土生土长的'人，是我所需要的。很显然我们应该尽我们的力量去做。"

兰塞先生没有回答。然而，他虽然竭力隐藏，他的面色已显示出受到伤害的愤怒、挫伤和沉默的反应。

"现在，"塔哥米说，"我已经进一步求问过神谕。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不能把问题泄露给你。"换句话说，他的语调意思是：你和你的匹诺克之

类是没有资格参与我们的经营的。

"然而,可以充分地说,我得到了最具挑衅性的回应,它使我最后必须思考它。"

兰塞先生和爱弗雷堪小姐都注意地望着他。

"这里说的是贝纳斯先生。"塔哥米说。

他们点了点头。

"我关于贝纳斯先生的问题是来自'升'卦,第 46 卦的'道'的神秘作用。这是一个好的判断。开始是阴爻'六','九'在第二位。"他问的问题是:我能够成功地对付贝纳斯先生吗?在第二位的"九"已保证他会成功。它读作:

如果一个人是真诚的。

它将促使这个人带来一件小的供品,

勿责备。

显然,贝纳斯先生会对由于高级商务代表机构通过塔哥米精明的办事处送给他的任何礼物而感到满足。但是塔哥米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在心底里已经有很深的疑问,其中一个问题他还几乎未曾意识到。就像常见的那样,神谕已察觉更多根本性的疑问,而且当神谕回答另一个问题时,那些根本性的疑问也已被提及并作出暗示。

"就像你们所知道的,"塔哥米说,"贝纳斯先生正给我们带来瑞典改良的新型注模。如果我们成功地与他的公司签订协议,我们无疑能够用塑料取代现今缺乏的金属。"

许多年来,太平洋沿岸各州一直在努力争取德帝国在综合化学领域的支援。然而,大德意志化学卡特尔(垄断集团。译注),特别是I. G. 法本公司一直对其专利保密,实际形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塑料业垄断,特别是在聚酯类的发展上。采取这种方法,德帝国商业一直维持着对太平洋商务的优势地位。在技术上帝国最少要领先 10 年。费斯通·欧罗巴公司发射的星际火箭主要是由抗热塑料制成,重量很轻且相当坚硬,即使与大的流星相撞也能保存下来。美国西海岸完全没有这种材料,仍在使用诸如木材之类的自然纤维,当然还有普遍使用的合金材料。塔哥米想到这不禁哆嗦起来,他已在商品展览会上看到过德国一些先进的产品,包括一种全人工合成汽车,D. S. S. ——"快速幽灵"——用美国太平洋海岸货币

折算约合600美元。

但是他的潜在问题——他无法透露给匹诺克们的问题在商务代表处办公室内翩然升起：由东京发出的密电提出，必须对付贝纳斯方面。首先，密电文很不寻常，通常是应对安全方面事务而不是商业交易。而且密码是暗喻型的，利用诗歌的暗示，这种手法曾经被用来迷惑德帝国的监视设置——无论怎样隐秘，它能够破译任何文字密码。很明显德帝国是东京当局一直放在心上的，而不是那些日本国内疑为不忠的派系。关键的词语："在他的饮食中漂去牛奶的油脂，"参阅解说教义的那首可怖的歌："……事物很少是它们看起来的那样——脱脂的牛奶装作奶油。"还有《易经》，当塔哥米查询它时，它的洞察力增强了。它的评语是：

有一个假定的强人，他真的不能适应其环境，因为他太粗鲁无礼，也太不注意形式。但因为他性格正直，他会收到回报……

简单说，洞察到的就是：贝纳斯先生并非是他看起来的那样；他来旧金山的真实目的并非是进行一笔注模交易。实际上贝纳斯先生是个间谍。

但塔哥米无论如何无法理解他是间谍，为了谁，又为了什么。

这天下午1点40分，罗伯特·恰尔丹很不情愿地锁上美国工艺品公司的大门。他使劲把笨重的箱子拖到人行道边，叫住了一辆三轮车，告诉车夫把他送到日本时报大厦。

车夫面容憔悴，躬背，淌着汗，喘息着说出他对地方的了解，并开始将恰尔丹的大箱子放到车上。然后，帮着恰尔丹坐到铺着毯子的座位上。车夫咔哒一声打开计程表，登上自己的座位，沿着小汽车和公共汽车行驶的蒙哥马利大街向前蹬着。

这一整天都花在为塔哥米先生寻找所要的东西上了，当恰尔丹望着路边的那些大厦时，痛苦、焦虑几乎压倒了他。然而，他成功了。在其他技巧之外，独有的技巧使他已找到了所要之物，塔哥米先生会平静下来，而他的客户，不管是谁，都会非常高兴。恰尔丹想，我总是让我的顾客们感到满意。

他曾经奇迹般的找到一本几乎全新的《最佳喜剧集》第一卷第一册，出版时间是30年代。这是一个美国作家的选本，最有趣的书之一，获奖

作品搜集者们一直在寻找它。当然,他还有首先展示的其他东西。他会渐渐地引向这本有趣的书的。书用皮套保护得很好,用薄纱包裹,放在大箱子的中间。

三轮车上的收音机放着流行曲调,与其他出租汽车、小汽车和公共汽车上的收音机声竞相响着。恰尔丹没有去听,他已经习惯了。他也没有注意那些固定的把每座高大的建筑的正面盖住了的巨大的霓虹灯广告牌。毕竟他也有自己的标牌,一到晚上它就伴随着城市的其他灯光标牌一明一灭地闪耀着。还有什么其他的广告方式?人应该现实一些。

事实上,收音机的喧嚣,交通的嘈杂声,这些标牌和人群都使他昏昏然。它们一时抹去了他的忧虑。而且,听着沿街叫卖的声音,感觉到车夫绷紧的肌肉有规律地颤动,使他感到喜悦。恰尔丹想:这真是一种让人放松的机械。被人拉着而不必去拉人,而且——就算是一会儿,也使他占有一个较高的位置。

他带有一些犯罪感,唤醒了自己。过多的筹划,连午睡的时间都没有。去日本时报大厦他是不是穿着完全得体?他可能在高速电梯上感觉眩晕。但他带着晕车的药片,一种德国造的化合物。各种讲话的方式……他知道。谁应该有礼貌地接待,谁可以粗鲁地对待。对门房、开电梯的、接待人员、向导及管事的要粗鲁些。当然,对任何日本人都要鞠躬,即使要求他鞠几百次。但是对匹诺克们,这是个模糊的范围。向他们鞠躬,但是直视他们就像他们不存在似的。那么,这是否包括一切情形?对于一位来访的外国人应该怎样?在日本商务代表机构中经常可以看见德国人和中立国的人。

当然,他也可能看见一个奴隶。

德国或南美的船只总是停泊在旧金山港口,黑人偶尔被允许离开去做短时间休息,他们总是组成三人以下的群体。他们在夜间不许外出;甚至按照太平洋沿岸各州的法律,他们也必须遵守宵禁令,但是也有些奴隶被赶到甲板上。他们长期住在岸边,戴着枷锁住在海上的趸船底层。他们不能进入日本商务代表机构,但是如果要卸下什么东西——比如,他会自己提着箱子到塔哥米先生的办公室去?肯定不会。即使要站着等一个小时,也必须找到一个奴隶,即使要因此而耽误约会。让一个奴隶看着他拿着东西,这是不可能的,他应该非常留意这一点。犯这样的错误会让他

付出沉重的代价，在那些见到的人中他将不会再有什么地位。

恰尔丹想，我有一个方法可以在大白天安然携带着箱子走进日本时报大厦。这是多么大方的举止？实际上这是合法的，不会把我关入监狱。我会展示我真实的感情，一个人在公共生活中从未表现出的那一面，然而……

我可以那么做，他想，要是没有那些该死的黑奴隐伏在那儿；我可以让那些在我之上的人看到，可以忍受他们的责骂——毕竟他们每天都在责骂我，侮辱我。然而要是让那些比我低下的人看到，受到他们的鄙视，就像这个在我前面蹬车的车夫。如果我没有搭三轮车，如果他看到我想要走路去赴商业约会……

对于这种情况只能责备德国人，贪多嚼不烂的倾向。毕竟他们赢得了这场战争，他们已立刻开始去征服太阳系；在国内，他们已通过法令……哦，至少这个想法是好的。他们终究成功地对付了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以及穷苦的教会学生们。奴隶们已经被退回到相当于两千年前的价值，退回到亚洲的心脏地带，完全被驱出了欧洲，使得每个人舒了口气。他们退回到乘坐牦牛和用弓箭狩猎的时代。而那些在慕尼黑印刷的，流向所有图书馆和报摊的高级杂志……人们可以看到为他们自己制作的满幅的彩色图片；看到碧眼金发的日耳曼定居者们正辛勤地劳作、选种、犁地等等，真令人高兴。他们的农场和小屋是清洁的。你再也看不到那样的照片：一些醉酒的、迟钝的波兰人没精打采地站在下陷的门廊上，或是在农村市场上兜售一些有毛病的胡萝卜。全都是昔日的景象，就像那些车辙深陷的，泥泞的，在雨季就成了斜坡的道路，让马车陷入泥淖。

而在非洲，他们就简单地凭借热情在那里取得胜利。虽然更有思想的忠告将会提醒他们等待一会儿，例如，等到耕种计划完成时。现在，纳粹分子在那里已表现出其天才：他们的艺术家真的出现了。通过原子动力的使用，地中海被治理，疏浚了，改成了可耕的农地——多么迷人！一些嘲笑者，比如蒙哥马利大街上某些嘲笑别人的商人如何退缩到后面。事实上，非洲几乎已是成功的……然而在那个计划中，“几乎”这个不祥的词开始被听到。罗森伯格著名的具有影响力的小册子在 1958 年发行，当时这个词首次公开使用。*至于非洲问题的最终解决，我们几乎已达到目的，然而不幸的是——*

解决美国土著居民的问题我们用了 200 年，而德国人在非洲解决它只用了 15 年。因此，没有什么批评是依法有序进行的。实际上，恰尔丹最近曾经与某位商人争论过这件事。他们希望奇迹出现，显然就像纳粹党人能够靠魔法来改造这个世界。不，应该依靠的是科学、技术和辛勤工作的非凡才能；德国人从没有停止对工作的投入。当他们做一件工作时，就把它做好。

无论如何，飞往火星已将全世界的注意力从非洲所遇到的困难转移过来。因此，一切回到了他所告诉商店合伙人的事情上来；纳粹具有而我们缺乏的是——高贵。我们因他们对工作的热爱和高效而赞美他们……但这是激动人的梦想。空间飞行首先是飞往月球，然后是火星；如果那不是人类古老的渴望，它就是我们对光荣的最大期望。现在，另一方面是日本人，我非常了解他们；我天天跟他们做生意。让我们正视这一点：他们是东方人，黄种人。因为他们掌握着权力，我们白人必须向他们鞠躬。但是我们注视着德国人；我们注视着在白人统治的地方可以做些什么，而这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已快到日本时报大厦了，先生。”车夫说，他的胸脯因费力爬坡而起伏着。现在，他减缓了速度。

恰尔丹努力描画塔哥米先生的客户的形象。很明显这个人是异常重要的。塔哥米在电话上的语调，他的异常焦虑在传达这个事实。一个恰尔丹的非常重要的客户的形象，或是说，在他头脑中的顾客群里，一个曾为恰尔丹在海湾区域的高层人士中树立信誉做过许多事情的人。

四年前，恰尔丹还不是一个像现在这样做珍稀的有魅力物品生意的人。他曾经在一个叫吉瑞的地方开设一个昏暗的、小小的旧书店；隔壁商店则出售旧家具、旧器具，或经营洗涤业务。这不是个好的生活环境。虽然旧金山市警察部门，甚至上级的日本机构——康佩太（日本秘密警察）都作了很大努力，但晚间暴力抢劫以及强奸仍时有发生。每当营业时间结束商店就会把窗户的铁栅放下，以防有人强行进入。然而，一个年长的前陆军少校伊多·休磨曾进入这个城区。休磨少校高个儿、瘦削、白发，行走或站立时硬挺挺，他曾建议恰尔丹经营这行的商品。

“我是个收藏家。”休磨少校解释道。他曾花整个下午待在书店里，在

成堆的旧杂志中搜寻资料。他用温和的声音解释一些恰尔丹无法立即理解的东西。对许多有钱而且有文化的日本人来说,美国大众文化的史料与更正规的业绩同样使他们感兴趣。为什么会这样,少校自己也不明白;他特别沉迷于收集报道美国铜纽扣以及一般纽扣的旧杂志。就如同收集钱币或邮票,没有什么合理的解释。富有的收藏家们常付以高价。

"我举个例子,"少校曾经说,"你懂得'战争恐怖'纸牌的意思吗?"他急切地看着恰尔丹说。

恰尔丹搜寻着自己的记忆,最终回想起来。这种纸牌在他童年时期曾经与泡泡糖一起分发过,一分钱一张。曾经有一系列这种纸牌,每一张牌描写一种战争的恐怖。

"我的一个好朋友,"少校继续说道,"曾经收集这种'战争恐怖'牌。他现在只缺少一张——'列岛的沉没'。他曾经提出愿意用相当可观的价钱来购买这种特别的纸牌。"

"抛纸牌。"恰尔丹突然说道。

"什么?"

"我们抛落它们,每张牌都一边是头,一边是尾。"他当时大约八岁。"我们每人都有一副这种摔牌。两个人面对面地站立,每人向上扔一张牌,谁的牌头朝上着地,谁就能赢得这两张牌。"回想这些幸福的时光,童年的快乐日子真叫人痛快。

休磨少校想了一下说:"我曾经听我的朋友谈论他的'战争恐怖'纸牌,但他自己从不提及这种玩法。我想他实际上并不知道怎样玩这些纸牌。"

后来,少校的朋友突然出现在商店里,直接听取恰尔丹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的讲述。那人也是日本帝国陆军的退役军官,已经被他迷住了。

"酒瓶盖!"恰尔丹突然惊叫道。

那个日本人不理解地眨了眨眼。

"我们常常收集奶瓶盖子,像小孩子一样。这些圆形的盖子写明牛奶厂的名字。在美国肯定有几千家奶场,每一家都印有专用的盖子。"

这军官的两眼本能地发出亮光。"你有没有收藏某个时候的盖子,先生?"

自然,恰尔丹没有收藏。但是……要得到这些战前早已被遗忘的旧

盖子仍然是可能的。那时候还是用玻璃瓶装奶,而不是用一次性的纸盒。

就这样,他逐步进入了这一行。其他人也开设类似的商店,利用日本人不断增强的对美国事物的狂热……但恰尔丹总是保持着警惕。

“您的车费,”车夫说,打断了他的沉思,“一块钱,先生。”他已经卸下了箱子,等待着。

恰尔丹心不在焉地把钱给了他。对,塔哥米的客户很像是休磨少校。恰尔丹尖酸地想道,至少我看是这样。他曾经与那么多的日本人打过交道……但是他还是很难区分他们。有几个矮胖的日本人,长得像摔跤手,然后是几个像药剂师的日本人,还有几个像种植花木的园丁……他有他的分类法。而那些年轻人,对于他已完全不像是日本人。塔哥米先生的客户,应该是一个商人,有些粗壮,嘴里抽着菲律宾雪茄。

随后,他站在日本时报大厦前面,箱子放在旁边的人行道上。恰尔丹突然一阵颤栗,想到:假如客户不是个日本人呢!箱子里的每样东西他都是为他们挑选的,为了他们的趣味——

但是这人一定是日本人。一张内战征兵的海报曾经是塔哥米先生的原始命令;确实,只有日本人才会关注这些残片。他们对琐事的狂热;对文献公告以及广告的合法性的着迷。他记得有个日本人就把全部空闲时间用于收集20世纪头十年的美国专利医药的新闻广告。

还有一些问题他必须面对,一些眼前的问题。男男女女匆匆走过日本时报大厦的大门,一个个穿着整齐。他们的声音传到恰尔丹的耳朵里,他开始行动,向上看了一眼旧金山市这个最高的大厦,这个塔形高楼。办公室的墙壁、窗户,日本建筑师的惊人设计——周围低矮的常青树、石块、假山,模仿干涸的绕过树根的流沙蜿蜒于简单的、不规则的平石之间……

恰尔丹看见一个搬运行李的黑人,正闲着,立刻叫道:“搬运工!”

黑人微笑着,快步走向他。

“上20楼,”恰尔丹粗哑地说,“B套间,马上。”他指着那几个箱子说,然后走向大厦的门口,他连头也未回。

过了一会儿,他发现自己被人群挤入了高速电梯,周围大都是日本人,他们洁净的面容在电梯的明亮光线下微微发亮。接着,电梯令人恶心地向上冲去,急速越过楼层时发出咔哒咔哒声;他闭上双眼,坚定地站立着,祈求快点到达终点。当然,那个黑人已经带着箱子上了一部服务用的

电梯。他也没有理由留在这里。事实上——恰尔丹睁开眼睛，随即看了看周围——他是电梯内很少的白人之一。

当电梯到达 20 层楼时，恰尔丹在精神上已经弯下了腰，准备好在塔哥米先生办公室的会见。

3

日落时，朱利安娜·弗林克瞥着天空，看到一个光点成弧形射向空中，渐渐在西方消失。她自言自语道：这是纳粹的火箭飞船，正飞向海岸，而这里的我是在它的下面。她挥了挥手，虽然，火箭飞船已经飞走了。

火箭的阴影向前飞行着。蓝色的山峰转向了黑夜。一群缓缓飞行的候鸟与群山平行地向前飞去。此时远处一辆汽车打开了前灯，她看到公路上的两个光点，还有加油站的灯光、房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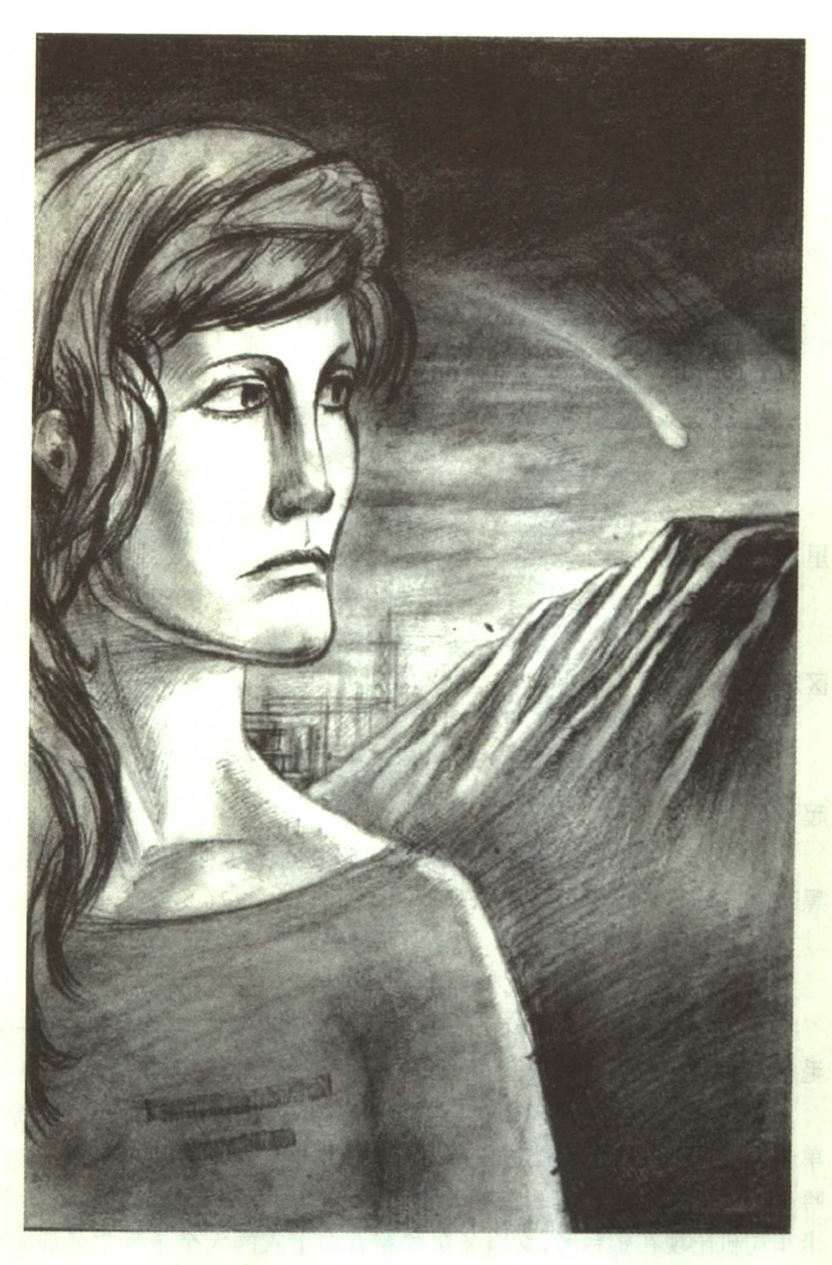
她住在科罗拉多州的卡伦市已有几个月了，她是个柔道教练。

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她正准备去冲澡。她感到疲惫。所有的喷头都被雷氏体育馆的客人们使用着，她只得站在那儿，在寒冷的屋外等候，享受着山中空气的清新味，享受着寂静。此时她所听到的只有公路边小路下汉堡包小店里发出的低吟声。两辆巨大的柴油车停了下来，在昏暗中可以看到司机们在走动，在进入汉堡包店之前穿上了皮夹克。

她想：是不是柴油车把一个人抛出到舱外？还是有人在海上远航时跳水自杀了？也许是我该这么做。但是这里没有海洋。办法总是有的，就像莎士比亚剧中的那样。一根大头针刺穿人的衬衣前襟，再见了，弗林克。这个姑娘再无须害怕在沙漠中受到袭击。在意识到遇到敌手时，虽有种种令人不安的可能性，仍旧走向前去。而死亡就在身旁，比如，呼哧呼哧的汽车在公路上抛锚，或是穿行在一条长长的隧道中。

她想，这是从日本人那里学习到的。伴随着掌握了以此为生的柔道，也学会了用平静的态度面对死亡。怎样去杀人，怎样去死亡，阳与阴。但那是隐藏在后面的东西，而现在，这里是清教徒的土地。

看到纳粹的火箭从头顶飞去，科罗拉多的卡伦市未引起任何兴趣。犹他州、怀俄明州或内华达州东部也是这样，在广阔空旷的沙漠或草原同样引不起什么兴趣。她对自己说：我们没有价值。我们这纤弱的生命能



日落时，朱利安娜·弗林克瞥看天空，看到一个光点成弧形射向空中消失。

够熬过去。如果我们想要熬下去;如果这对我们很重要。

一个淋浴处发出开门的声音,苗条高个儿的戴维斯小姐洗完淋浴,穿好衣裳,臂下夹着钱包。“哦,你在等着,弗林克太太? 我很抱歉。”

“没有什么。”朱利安娜说。

“弗林克太太,你知道,我从柔道中得到了很多,甚至多于学禅。我想告诉你这些。”

“通过打坐的方法可以帮助你的臂部减肥,”朱利安娜说,“通过无痛的顿悟来减轻体重。很抱歉,戴维斯小姐,我有点心不在焉。”

戴维斯小姐说:“他们伤害你厉害吗?”

“谁?”

“日本人。在你学会自我保护之前。”

“可怕,”朱利安娜说。“你从没有到过那里,海岸地区。他们就在那里。”

“我还没有走出过科罗拉多州。”戴维斯小姐说,声音胆怯地颤动。

“事情也可能在这儿发生,”朱利安娜说,“他们也可以决定占领这个区域。”

“这么晚不会了!”

“你绝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朱利安娜说,“他们把真实的想法隐藏起来。”

“什么——他们要你做什么?”戴维斯小姐双臂紧抱着钱包,在黄昏的黑暗中,挪近了一些听着。

“一切。”朱利安娜说。

“噢,上帝,我会反抗的。”戴维斯小姐说。

朱利安娜一面辩解,一面走向空的喷头。另一个人手臂上挂着一条毛巾也在走近。

稍后,她坐在查利美味汉堡包店的一个隔间内,无精打采地看着菜单。电唱机正演唱着美国边民的小调;电吉他声和着感情一起哽噎地呻吟……空气浑浊且带着油烟味。然而,这地方温暖又明亮,这使她高兴。卡车司机出现在柜台旁,女服务员和穿着白上衣的大个子爱尔兰炒菜厨师正在登记台前找钱。

查利看到了她,走过来招呼她,笑着,慢吞吞地说道:“小姐现在要杯

茶吗?"

"咖啡。"朱利安娜说,忍受着炒菜厨师无情的幽默。

"啊,这样。"查利说,点着头。

"还要块带肉汁的热牛排三明治。"

"不要碗老鼠窝汤? 要不来个橄榄油炸羊脑?"两个卡车司机,从凳子上转过身来,也跟着这笑话笑起来。而且,他们还从她的迷人姿态中取乐。即使没有厨师的玩笑,她也会发现卡车司机正盯着她。长时间的柔道锻炼已使得她肌肉强健;她知道能够怎样克制自己,以及这对她的形象有什么影响。

当她与他们的目光相对时,她想:看来必须要使用肩部肌肉了。舞蹈演员也使用它。这与身材大小没有关系。将你的妻子送到体育馆去,我们会指导她们。你将会在生活中更加满意。

"离她远一点。"厨师眨眨眼警告卡车司机说,"她会把你们扔到垃圾筒里去。"

她对那个年轻些的卡车司机说:"你是从哪里来的?"

"密苏里。"两个人答道。

"你们是美国人吗?"她问。

"我是,"年长的男子说,"费城,我在那儿有三个孩子。最大的11岁。"

"喂,"朱利安娜说,"那里是不是容易找到个好工作?"

年轻的司机说:"是的,要是你有好的肤色。"他生着一副鸡蛋形的黑脸和蜷曲的黑发。他的表情僵硬而严厉。

"他是个意大利佬。"年长些的说。

"好,"朱利安娜说,"意大利不是输掉了这场战争?"她对年轻的司机微笑着,但他却未回以笑容。暗色的眼睛更猛烈地燃烧起来,他突然地转身走开。

她没有说话,只是想:我真抱歉。我无法把你或其他什么人从愚昧中挽救过来。她想到了弗兰克。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我说错了,说得不对劲了。不,她想,他有些喜欢日本人。也许他认同他们是因为他们丑陋。她经常对弗兰克说他很丑,很粗的毛孔,大鼻子。她自己的皮肤很好,很不一般。他会因为没有我而死去? 一只芬克就是一只金翅雀,一种

鸟儿。他们说鸟都死了。

"今晚你要继续赶路?"她问年轻的意大利卡车司机。

"明天。"

"如果你在美国感到不快,为什么不回那边去?"她说,"我一直住在落基山区,已经有很长时间,那里不是那么坏。现在我住在海边,在旧金山市。这里他们也有肤色的问题。"

年轻的意大利人弯着腰坐在柜台边,瞥了她一眼,说道:"夫人,在这样一个小镇上生活一天或一晚上都够糟了。要我住在这儿? 基督——只要我能找到另一种工作,而无须在这样的饭店吃饭——"留意到厨师的脸红了,他没有讲下去,而是开始喝起咖啡。

年长的司机对他说:"乔,你是个势利小人。"

"你可以住在丹佛,"朱利安娜说,"那儿好多了。"她想:我了解你们美国东部的人,你们喜欢花大量的时间,梦想着你们的宏大计划。落基山区,这里对你们只是乡村。从战前到现在这里还没有发生什么事情。退休老人、农民、蠢人、行动缓慢的人、穷人……所有的漂亮小伙子都飞到东部的纽约,合法地或是非法地越过边界。她想,因为那儿是挣钱的地方,巨大的工业利润、扩张,德国人的投资已经很多……他们不用多长时间就能建起一个美国的替代物。

炒菜的厨师用粗哑愤怒的声音说道:"老弟,我不是喜欢犹太人的人,但是我看到过一些犹太难民在 1949 年逃出你们美国,你们可以有你们的美国。如果说有许多以前的大楼在那儿,有许多宽裕的容易挣到的钱;那是因为当他们把犹太人赶出纽约时偷走了他们的钱。那个该死的纳粹纽伦堡法案。我自小就住在波士顿,我对犹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处,但是即使我们在战争中战败了,我决没有想到我会看到纳粹的种族歧视法律在美国通过。我很奇怪你们没有参加美国军队,准备好了要去侵占一些南美的共和国去作纳粹德国的前沿,这样,他们就能把日本人赶回去一些——"

两个卡车司机都站立着,面容僵硬。年长的司机从柜台上拾起一个番茄酱瓶,用颈子紧紧夹着。直到手指摸到一把肉叉,炒菜厨师才转过身。

朱利安娜说:"丹佛正渐渐成为那些抗热跑道之一,这样汉莎公司的

火箭就能在那里着陆。"

三个男子都没有移动或说话。另一位顾客默默地坐着。

最后,厨师说:"有一架火箭在日落时飞过去了。"

"它不是去丹佛,"朱利安娜说,"它向西飞,去西海岸。"

两个卡车司机慢慢地又坐了下来。年长的咕噜道:"我总是忘记。有一个小黄种人在这儿。"

厨师道:"战争中和战后日本人没有杀犹太人,日本人也没有建立烤人的炉子。"

"他们没有这么做可是太糟糕了。"年长的卡车司机说道,他拿起咖啡杯,又喝了起来。

朱利安娜想:黄种人,是的,这是真的。我们喜欢在这儿的日本人。

"你要到哪里停下来——"他问那个年轻的卡车司机乔。"过夜?"

"我不知道,"他回答道,"我才从卡车里出来走进这儿。我不喜欢这个州。也许我要睡在卡车里。"

"那家蜜蜂汽车旅馆不错。"炒菜厨师说。

"好,"年轻的卡车司机说道,"或许我会留在那里。要是他们不介意我是意大利人。"虽然他极力掩饰,还是露出明显的口音。

朱利安娜望着他想到:让他变得严厉的是一种唯心论。对生活要求得太多,永远不安定,没有休息而且紧张。我也是这样;我无法住在西海岸,最后我将无法忍受这儿的生活。老计时员们也是那样吗?但是现在边境线已不在这里,它在其他的星球。

她想:我和他可以签约受聘于一只殖民火箭船。然而德国人会由于他的肤色和我的黑发而阻止他。那些白皮肤的日耳曼人组成的党卫军队员们正在巴伐利亚的训练营中。乔这家伙——脸上甚至还没有正常的表情;他应该有一副冷静而不是热情的面容,好像他对什么都不信任,却有着一定的信念。对,这就是他们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原因。他们不是像我和乔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是些有信念的嘲笑者。这是一种大脑缺陷,就像脑叶切除手术——那些德国的精神病学家使用的治疗精神疾病的办法。

她认定,他们的麻烦与性有关。他们所做的一些肮脏事可以回溯到30年代,而且已变得更恶劣。希特勒以他的——她是什么人?他的姐

妹？姑姑？侄女？——来开始，他的家族就是近亲繁殖的；他的父亲母亲是表兄妹。他们是乱伦的关系，然后回转到对其母亲的情欲的原始罪恶。这就是为何他们这些党卫军的精英分子有着天使般的痴笑，金发碧眼的婴孩似的天真；他们正在为了妈妈而拯救自己，或是为了拯救彼此双方。

谁是他们的妈妈？她不知道。据说他们的领袖波曼先生就要死了？或者——成了个病人。

老阿道夫据说是在某地的疯人院里，受着老年痴呆症的煎熬。脑子里的梅毒，可追溯到在维也纳的贫困的流浪汉时期……黑色的长上衣，肮脏的内衣，摇摇欲坠的屋子。

很明显，这是上帝的撒旦式报复，正好被某部无声片表现出来。这个可恶的人被身体内的脏病所击倒——这种由于男人的邪恶造成的历史性的传染病。

可怕的地方在于现今的德意志帝国正是这种头脑的产物。首先，一个政党，然后是一个民族，最后是整个世界。纳粹党徒已经诊断出来，认出了它；那个卖假草药的，曾经给希特勒治过病的摩雷尔博士，曾经给希特勒配了一种药，叫做科斯特博士抗毒药片——他原先曾是个性病专家，全世界都知道他。但是领袖的胡话仍然相当惊人，仍然是"圣经"。这种看法现在已影响了文化，而且，像坏种子一样，盲目的金发的纳粹王后们正飕飕地从地球上飞往其他星球，传播着这种病菌。

你从乱伦中获得的是：疯狂、盲目、死亡。

哦。她颤栗起来。

"查利，"她招呼炒菜厨师，"你大概已预备好我要的菜了？"她感到特别的孤独，站起来走向柜台，坐在登记处的旁边。

除了那个年轻的意大利卡车司机外没有人注意她，他的黑眼睛一直盯着她。他的名字是：乔。乔什么？她不知道。

现在，挨近他了，他并非像她想像的那么年轻。很难讲出来，他身上的激动不安扰乱了她的判断。他不断从他头发里抽出手来，用弯曲、僵硬的手指把头发梳回去。她想：这个人身上有些特别的东西。他在呼吸——死亡。这使她不安，却又吸引着她。这时，年长的卡车司机低下头，小声地跟他说话。然后，两人都审视起她来，这一次不再是那种普通

男性的兴趣。

“小姐，”年长的人说。此刻两个男子都很紧张。“你知道这是什么？”一个人握着一个平的白色的不太大的盒子。

“知道，”朱利安娜说道，“是尼龙袜子。只有纽约的大卡特尔I. G. 法本公司能生产这种合成纤维，非常昂贵。”

“你去交给德国人；垄断不是个坏想法。”年长的卡车司机把盒子递给伙伴，他又用臂肘把它推向柜台那边的她。

“你有小汽车吗？”年轻的意大利人问她，一面吸吮咖啡。

查利从厨房里走了出来，拿着她的菜碟。

“你可以开车带我到那个地方。”那野性而强劲的双眼仍在研究她。她变得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发愣。“那家汽车旅馆，或是不管什么我今晚可以住下的地方。是不是这样？”

“对，”她说，“我有辆车，老式的斯塔德贝克车。”

厨师瞥了她和年轻的司机一眼。然后将菜碟放到她前面的柜台上。

过道尽头的扩音器响着：“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贝纳斯从座位上惊起，睁开了双眼。通过右边的窗户他可以看到下面远处棕色和绿色的土地，然后是蓝色的太平洋。他知道，火箭正开始其长长的降落行程。

扩音器先是用德语，然后是日语，最后是英语解说禁止任何人吸烟，或离开其座位。它说，降落需要 8 分钟。

这时，反向喷气发动机开动，巨大的响声猛烈地震撼着飞船，使许多乘客一下子喘不过气来。贝纳斯微笑着，过道对面的座位上的另一乘客，一个剪平头的金发青年人也笑了。

“Sie furchten dass——”年轻人刚开始说话，贝纳斯很快用英语说道：“很抱歉，我不会说德语。”年轻的德国人怀疑地瞪着他，他用德语又把同样的话说了一遍。

“不是德国人？”年轻的德国人惊奇地，用带口音的英语说。

“我是瑞典人。”贝纳斯说。

“你是在滕帕尔霍夫机场上飞船的？”

“是的，我在德国有公务，我的公务要求我去很多国家。”

这位年轻的德国人很明显不相信现代世界任何人，任何有国际商业

交易的人——能够有钱搭乘最新的汉莎公司火箭的人不能够或不愿说德语。他对贝纳斯说:“你从事的是什么行业,先生?”

“塑料、聚酯、树脂、合成物——工业用。你注意到吗,没有消费性商品。”

“瑞典有塑料工业吗?”他不信。

“是的,有很不错的塑料工业。如果你愿意给我你的名字,我会寄一本公司的小册子给你。”贝纳斯拿出笔和小本子。

“不用了。那对我是浪费。我是个艺术家,不是生意人。我没有恶意。或许你在欧洲大陆已看过我的作品,阿勒克斯·洛兹。”他等待着。

“恐怕我不大关心现代艺术,”贝纳斯说,“我喜欢老的战前的立体派画家和抽象派画家。我喜欢一幅有内涵的画,而不仅是表现理想。”他转过脸去。

“但那是艺术的任务,”洛兹说,“去提高人的精神,超越人的感觉。你的抽象艺术代表一个由于社会的分裂和旧的富豪政治造成的精神颓废和混乱的时期。犹太族和资产阶级的百万富翁,国际大集团支持这种颓废艺术。那些时代已经过去了,艺术必须前进——它不能静止地停在那里。”

贝纳斯点头,凝视着窗外。

“你以前到过太平洋沿岸吗?”洛兹问道。

“来过几次。”

“我没有。我在旧金山有个个人作品展,是由戈贝尔博士的办事处和日本当局安排的,是为促进了解和进行文化交流。我们必须缓和东西方的紧张局面,你不认为是这样吗? 我们必须有更多的交流,而艺术可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贝纳斯点头。在下方,越过火箭发出的火环,可以看见旧金山市和海湾。

“一个人可以在旧金山什么地方吃饭?”洛兹说道,“我在皇宫旅馆已经定了餐,但是据我了解在国际区像唐人街就可以有很好的伙食。”

“是这样。”贝纳斯说。

“旧金山的物价高吗? 我这次旅行用的是现金。当局是很节省的。”洛兹笑道。

“你可以设法依靠汇率。假定你带的是帝国银行的支票，我建议你去参孙大街的东京银行兑换现金。”

“多谢，先生，”洛兹说，“我可能会在旅馆兑换。”

火箭几乎已到达地面。现在，贝纳斯可以看见机场、机库、停车场，市区来的高速公路、房屋……景色很可爱。群山与海水。金门大桥上有几朵云雾漂浮着。

“下面那个巨大建筑是什么？”洛兹问，“它建了一半，一边是空的。是宇航基地？日本人还没有宇宙飞船，我想。”

贝纳斯笑着说：“那是个体育馆，一座棒球公园。”

洛兹笑了。“是的，他们喜欢棒球，惊人地喜欢。他们开始建造这座休闲用的巨大建筑，为这种懒散的、消磨时间的运动——”

贝纳斯打断了他的话说：“它已经完工了。那是它永久的形状。一边是敞开的。一种新型设计，他们为此非常自豪。”

“它看起来，”洛兹望着下方说，“就像是犹太人设计的。”

贝纳斯注视着他一会儿，有一阵他强烈地感觉到这个德国人心中失去了平衡和精神失常。洛兹真是像他所说的那个意思？是一种真正自发的说法？

“我希望我们以后会在旧金山再见面，”当火箭着地时洛兹说：“我会找不到一个同胞谈话，无所事事。”

“我不是你的同胞。”贝纳斯说。

“哦，对，是这样。但是从种族上说，我们是很接近的。在意向、目标上都一样。”洛兹开始在座位上活动起来，准备解开安全带。

我在种族上和这个人是同类吗？贝纳斯感到奇怪。是这么接近，以至于在意向、目标上都一样吗？那么，我也有精神病的倾向了。我们就生活在一个精神失常的世界里，疯子们掌握着权力。我们明白这一点有多久了？我们正视过它吗？而且——我们之中又有多少人明白这一点呢？不是洛兹。或许要是你知道自己疯了，那你就不是疯子了。或许你最终将变成疯子。醒醒吧，我想只有几个人已意识到这一切。他们是这儿、那儿孤立的人。然而广大的人们……他们在想什么？所有这个城市千千万万的人，他们想像过他们是生活在一个疯狂的世界里？或者猜测、瞥见到真实？

然而,疯狂意味着什么?他想。一个法律上的定义。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感觉到它,看见它,但它是什么?

他想,这是他们做的事情,也就是他们本身,是他们的无意识。他们欠缺的是对别人的了解。他们不注意对别人做了什么,他们所造成的和正在造成的破坏。不,他想,这还不是它。我不知道,我觉察到它,本能地意识到它。但他们蓄意残暴……是这样吗?不,上帝,他想,我无法找到它,说明它。他们对真实的细节都不知道?是的。但不只是这样,那是他们的计划。对,他们的计划。征服行星。疯狂的事情,就像他们对非洲的征服,以及在此之前对欧洲和亚洲的征服。

他们的观点;全宇宙。不是在这儿的一个人的,在那儿的一个孩子的,而是一种抽象:种族、土地。人民、土地、血统、荣誉。不是一些可敬的人的,而是荣誉本身;抽象的才是真实的,现实的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见的。好人,不是这些好人,这个好人。它是他们的时空意识。他们透过"这里"、透过"现在",透视到那广大的黑暗的深邃的远方,那永恒。而那对生命是决定性的,因为最终将没有生命;只有偶然的空间的尘粒,热氢气,再没有什么,而且它还会再生。这是一个间歇,一个瞬间。宇宙的过程匆匆地进行,将生命重新碾压成花岗岩和甲烷气;这个轮子永远转动着,它是所有的暂时。而他们——这些疯子——回应花岗岩、尘土和任何生物的渴求;他们想要帮助自然。

我明白为什么,他想。他们想要成为历史的代理人,而不是受害者。他们认同自己拥有上帝的权力,相信他们与神一样。这是他们最基本的疯狂。他们为某种榜样所征服;他们的自我,失常地扩张,以至于他们无法说出他们是从哪里开始的,神性是在哪里离去的。这不是傲慢,不是自豪;这是自我膨胀到极至——是崇拜者与被崇拜者间的混淆。人没有吃掉上帝;上帝吃掉了人。

他们所不理解的是人的孤立无援。我是弱小的,对宇宙无足轻重。它不注视着我;我悄然生活着。但那有什么不好?这样不是更好吗?神所注意的就是他们毁掉的。是那么小……

当贝纳斯解开安全带时,说道:"洛兹先生,我还没有告诉任何人:我是犹太人。你理解吗?"

洛兹可怜巴巴地瞪着他。

“你不会知道，”贝纳斯说：“因为从我的外貌上看不出是犹太人；我已经把鼻子整容，我把大的皮脂毛孔改小，皮肤经过化学处理变得明亮了，我的颅骨也变了形。简单说，在肉体上我很难被侦察出来。我能够，也经常来往于纳粹最上层社会圈中，没有人会发现我。而且——”他停下了，紧靠着洛兹站立着，只有洛兹能听见他低声地说：“还有我们的其他人，你听到吗？我们没有死，仍然活着，我们悄悄地活着。”

过了一会儿，洛兹结结巴巴地说：“安全警察——”

“安全局可以查看我的档案，”贝纳斯说，“你可以去向他们告发我。但是我有很高层的关系。他们中的一些人是亚利安人，一些是在柏林高层的其他犹太人。你的报告不会受到重视。而现在，我要去告发你，通过同样的这些联系，你会发现你自己处于保护性监管之下。”他微笑着，点了点头，登上飞船的走廊，离开了洛兹，进入其他乘客之中。

每个人都走下舷梯，来到寒风凛冽的机场上。在飞船下面，贝纳斯发现自己转眼之间再次挨近了洛兹。

“事实上，”贝纳斯走到洛兹身旁说，“我不喜欢你的样子，洛兹先生，所以我想不管怎样我要去告发你。”他大步向前，将洛兹留到了后面。

在机场远处尽头，中央大厅的入口处，一大群人正等待着。乘客的亲戚、朋友们，有人挥手、探望、微笑，焦急地看着，一张张审视的脸。一个身材粗壮的中年日本人，穿着整齐的英国大衣，尖头牛津便鞋，圆顶礼帽，带着一位年轻些的日本人站在比其他人稍微靠前的地方。在他们西服翻领上别着帝国政府太平洋商务代表处高层的证章。贝纳斯认出来这是他，塔哥米先生正亲自来迎接他。

这个日本人走上前，招呼道：“贝纳斯先生，晚上好。”头部犹疑地前倾。

“晚上好，塔哥米先生，”贝纳斯说，伸出了手。他们握手，又鞠躬。年轻些的日本人也鞠躬，面带笑容。

“先生，在这开阔的机场上，有点儿冷，”塔哥米说，“我们去乘代表处的直升机返回市区，怎么样？你需要使用其他交通设施吗？”他急切地审视着贝纳斯先生的脸。

“我们马上起程，”贝纳斯说，“我想去我的旅馆办理手续。但是，我的行李——”

“言道先生会负责这事,”塔哥米说,“他会跟上来。你看,先生,在终点几乎用了一个钟头排队认领行李,比你旅行的时间还长。”

言道先生同意地微笑着。

“对。”贝纳斯说。

塔哥米说:“先生,我要送你一件礼物。”

“对不起,请再说一遍。”贝纳斯说。

“请恩赐你的意见。”塔哥米从大衣口袋内取出一个小盒子。“是从能找到的最好的美国艺术品中选出来的。”他递过盒子。

“喔,”贝纳斯说,“谢谢。”他接过了盒子。

“办事员们花了整个下午去察看各种供选择的东西,”塔哥米说,“这是正在消亡的旧的美国文化最真实的代表,一个带有过去太平时期情趣的可以珍藏的工艺品。”

贝纳斯打开盒子,里面黑丝绒的垫子上放着个米老鼠手表。

是塔哥米对他开玩笑?他抬眼看见塔哥米紧张而关注的脸。不,这不是玩笑。“非常感谢你,”贝纳斯说,“这的确是极好的。”

“现在全世界也许只有几个、几十个 1938 年的米老鼠手表,”塔哥米说,一面研究着贝纳斯,沉醉于对方的反应和鉴赏力。“据我所知还没有一个著名的收藏家有这个,先生。”

他们进入航空终点站,一起登上舷梯。

言道先生在后面说:“Harusame ni nuretsutsu yane no temari Kana ……”

“他在说什么?”贝纳斯问塔哥米。

“一首旧诗,”塔哥米说,“德川中期的。”

言实先生说:“当春雨飘落,浸泡在雨中,在屋顶上的,是孩子的布球。”

4

当弗兰克·弗林克看着他以前的雇主摇摇晃晃地走过走廊，进入温丹·麦特逊公司的主要工作区，他想着关于温丹·麦特逊的怪事。这个老头看起来完全不像一个拥有一个工厂的人，倒像个软骨的流浪者，一个酒鬼，人家让他洗了澡，给了他新衣，刮了脸，剪了头，注射了维生素，他带了五块钱走入社会去寻找新生活。这老头有一种软弱、善变、神经质，甚至喜欢逢迎的作风，似乎认为每个人都是比他更强的有潜力的敌手，是他必须讨好、安抚的。"他们正想赚我的钱。"他的态度似乎在说。

然而老温丹·麦特逊其实是强有力的。他对各种企业、投机业和不动产业具有最大的兴趣。他还拥有温丹·麦特逊公司的工厂。

弗林克跟在老人后面，推开进入主要工作区的大铁门。机械的辘辘声，他这么久以来天天听到的声音——人们看着这机械，空中闪烁着亮光，废弃物，尘土，走动的人们。老人从那儿走过，弗林克加快了步伐。

"嗨，温丹·麦特逊先生！"他招呼道。

老人在手臂多毛的商店领班埃德·麦卡锡身旁停下。两人都注视着向他们走过来的弗林克。

温丹·麦特逊神经质地舐了舐嘴唇说："弗兰克，我很抱歉。我无法让你回来。我已经把工作继续下去，雇了人代替你，我认为你不会再回来。在你说了那些话之后……"他的小圆眼睛，带着弗林克所熟悉的那种近乎遗传的规避方式闪烁着。它已经渗透到这老头的血液内。

弗林克说："我是来取我的工具的，没有别的事。"他很高兴，听到自己的声音是坚定，甚至刺耳的。

"嗯，让我想想，"温丹·麦特逊嘟囔道，很明显他心里对弗林克的工具这件事是模糊的，他对埃德·麦卡锡说："我想，那会在你的部门里，埃德，也许你可以安排弗兰克在这儿呆一会儿，我还有其他的事。"他看了看

怀表。“听着，埃德，我以后要讨论那张发票。我该走了。”他拍了拍埃德·麦卡锡的手臂，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开了。

埃德·麦卡锡和弗林克一起站立着。

“你来是要找回你的工作。”麦卡锡过了一会儿说。

“是的。”弗林克说。

“我为你昨天说的话骄傲。”

“我也是，”弗林克说，“但是——基督在上，我在别处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他感到挫败和无望。“你知道这一点。”两个人过去曾经常常谈论这个问题。

麦卡锡说：“我不知道这个。你像西海岸任何好绞线机工一样能干。我见过你在五分钟把一段绳子放出去，包括用铁粉打光。全都是通过粗糙的机械来完成的。除了焊接——”

“我从没说过我能焊接。”弗林克说。

“你想没想过自己开业？”

弗林克吃了一惊，结巴地说道：“做什么？”

“珠宝首饰。”

“噢，上帝！”

“顾客、原材料，而不是商业上的。”麦卡锡招呼他到商店柜台那边去，离开这喧闹的地方。“只要有大约两千块钱，你就可以建起一个地下室或一家修车店。有一个时期我设计过妇女的耳饰和项链坠子。你记住——真正当代的。”他拿起抓揉过的白纸，慢慢地、认真地开始画起图来。

越过他的肩膀，弗林克看到一个手镯的设计图，一种带波纹线的抽象艺术。“有市场吗？”他所见过的全都是传统的，甚至古代的过去的物件。“没有人要当代美国的东西。没有任何这样的东西，从战争开始以来就没有。”

“创造一个市场。”麦卡锡说，做了一个愠怒的怪相。

“你的意思是我自己去卖它？”

“拿到零售店去卖。就像那——叫做什么？在蒙哥马利大街上，那个大的高级艺术品店。”

“美国工艺品商店。”弗林克说，他从未走入过像那样时髦而华贵的商店。很少有美国人进入过那里，只有有钱的日本人到那样的地方去买

东西。

“你知道零售商喜欢卖的东西是什么样子?”麦卡锡说,“碰碰运气,那些墨西哥印第安人制作的纯银带钩,那些纯银的旅行用的无聊艺术品,都差不多。原料是当地原有的就行。”

弗林克注视了麦卡锡好一会儿,最后说道:“我知道他们还卖些什么,你也知道。”

“对。”麦卡锡说。

他们两人都知道,因为他们都直接参加过这个工作,而且参加过很长时间。

温丹·麦特逊公司正式合法的业务包括生产熟铁楼梯、栏杆,壁炉和新建公寓套间的装饰品,都是大批量、按标准设计生产的。对于一个新的50个单元的建筑说,同样的东西要制作50次。表面上温丹·麦特逊公司是一家铸铁厂,但是此外,它还经营一些其他项目,而真正的收益正是来自那些地方。

温丹·麦特逊公司使用精致的多样化的工具、原料和机械,生产一连串的伪造的美国战前的工艺品。这些伪造品谨慎而巧妙地进入艺术品批发市场,混入从整个大陆收集到的真品中。正如在邮票和货币市场,可能没有人能估算出流通中的赝品的百分比来,也没有人——特别是销售者和收集者本身——想要去估算它。

当弗林克要离去时,在他的凳子上放着一把半完工的拓边时期的柯尔特式左轮枪;他本人曾制作过枪的模子,铸造和用手工进行打光。美国内战与拓边时期的小型武器有着无限宽广的市场。温丹·麦特逊公司能够销售弗林克所能制造的全部产品,这是它的专长。

弗林克缓慢地走到凳子前,拿起这支手枪上还是粗糙的、带毛刺的通条。再有三天时间这支枪就完成了。他想:是的,这会是个好成品。专家可能会说出其中的差异……但是日本收藏家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权威,他们缺乏判断真假的标准或测试。

事实上,就他所知,他们还从未问问自己这些在西海岸商店里出售的所谓历史性的艺术品是否是真货。也许有一天他们会……然后这肥皂泡就破裂了。这个市场,甚至是真货的市场就完蛋了。这就是格雷欣法则:赝品要破坏真品的价值。无疑,这正是调查失败的原因;毕竟,大家都欢

喜。这里，那里，各个城市生产这样物品的工厂都发了财。批发商们把它们传递下去，销售者们将其展示出来，并为它们做广告。收藏者付了钱，愉快地带着货物回家，给他们的熟人、朋友或女士们留下好印象。

像战后的伪钞一样，在提出疑问之前它是好的。没有人受到伤害——在结账的日子之前。然后，每个人都受到了伤害。但是同时，并没有人谈论它，甚至那些以此谋生制造赝品的人。他们不去思考生产的是什么，而将注意力集中在技术问题上。

"从你设法去做原始设计起有多久了？"麦卡锡问。

弗林克耸耸肩道："有几年，我拼命地去准确地复制出来，但是——"

"你明白我想什么？我在想你已经接受了纳粹的观点，即是犹太人是不会创造的。他们只会仿制、出售，做做掮客。"他严厉地审视着弗林克。

"也许是这样。"弗林克说。

"试试看，搞一些原始的图样，或者直接用金属制作。到处走走，就像小孩玩耍一样。"

"不。"弗林克说。

"你没有信心，"麦卡锡说，"你已经对自己完全失去了信心——对吗？这太糟了。因为我知道你能够把它做出来。"他从工作凳旁走开了。

这太糟了，弗林克想，但这是真的，是事实。我无法靠自己的意愿来获取信心和热情，不过我决心去试试。

他想，这个麦卡锡是个该死的景气的商店的领班。他有一套激励的本事，让人家不由自主地使出最大的劲来。他是天生的领袖。有一阵子，在这儿，他差不多一直在激励我。但是——现在麦卡锡已经走了，他的努力没有成功。

弗林克想，最糟的是我这里没有一本神谕。关于这个问题我本可以求问它，把问题交给它，凭它五千年的智慧来解答。他想起在温丹·麦特逊公司的营业厅里有一本《易经》，于是他离开工作区，匆匆地沿着走廊穿过营业处向营业厅走去。

他坐在一个不锈钢与塑料制成的椅子里，在一个信封的背面写了自己的问题："我应该去参加那个刚刚勾画出的创造性的私人企业吗？"他随即投掷起硬币来。

底线是"七"，第二次和第三次也一样。他懂得：这是"乾"卦的图像。

这是个吉象,"乾"是创造性的。然后是线"五"和"八"。"艮"卦?线"五",还有线"八",是阴线。上帝,他激动地想。又是一条阴线。我得到的是第11卦"泰"卦,意思是和平。非常有利的判断。或者——当他摇响钱币时,他的手颤抖起来——是一条阳线,由此拼出第26卦"大畜",伟人的驯服力量。两个卦都是有利的断语,应该是这一个或是那一个。他投下三枚硬币。

阴"六",这是和平。

打开经卷,他读着断语:

和平。小的离去;

大的到来;

好运,成功。

这样,我应该照埃德·麦卡锡说的去做,开始我自己的事。现在,在顶上是"六",我的运动线。他翻过一页。上面是些什么文字?他无法回想起来。因为这个卦本身是如此吉利,或许对我是吉利的。天与地的结合——第一条与最后一条线总是在卦的外面,所以这顶上的"六"可能……

他的眼睛辨认出这条线,读道:

城墙坠入城壕,

现今已不用军队。

使你的指挥在全城都为人知晓,

忍耐带来羞辱。

我挨打的后背!他恐怖地惊叫道。再看注解:

卦中暗示的变化已开始发生。

城墙坠回到用来筑墙所掘的城壕之中。毁灭的时辰已在眼前……

无疑,这是全书中,在三千多条线中最令人沮丧的一条线,但是,这个卦象的断语却是好的。

他考虑应该追随哪一个呢?

为什么它们的差异这么大?以前对他来说还从未发生过:在神谕的预示中好运与噩运交混在一起。多么奇怪的命运,好像神谕已刮净了桶底,投掷每种破布、骨头、黑暗中的脏物,然后又把它颠倒过来,倾入光明

之中，像个精神失常的厨子。他决定，必须立刻按下两个按键；卡住工件，得到这个命运不佳者对现实的看法。幸运的是：仅仅一秒钟——它不会长久。

他想：该死的，一定是这一个或是那一个，不会同时是两个。你不可能同时具有好运和噩运。

或者……你能够二者兼得？

珠宝生意可以带来好运，这个断语提到了这点。然而那条线，那条该死的线，它与某件更深的，未来的灾祸有关，可能不限于与珠宝生意的联系。无论如何噩运正等待着我……

战争！他想。第三次世界大战！所有我们冻僵的 20 亿人被害，我们的文明被扫除。氢弹像冰雹一样落下。

啊，权力，他想，发生了什么事情？是我发动了它？还是别的笨拙的修补匠，我完全不知道的人？或者我们所有的人？这是那些物理学家和同步性理论的错误：每一个零部件都与其他的零部件相联系；不改变宇宙的平衡你连放个屁都不行。它使一个谁也不会发笑的玩笑变活了。我打开一本书，获得了一个连上帝都愿意提起又忘记的关于未来事件的预报。而我是谁？一个错误的人，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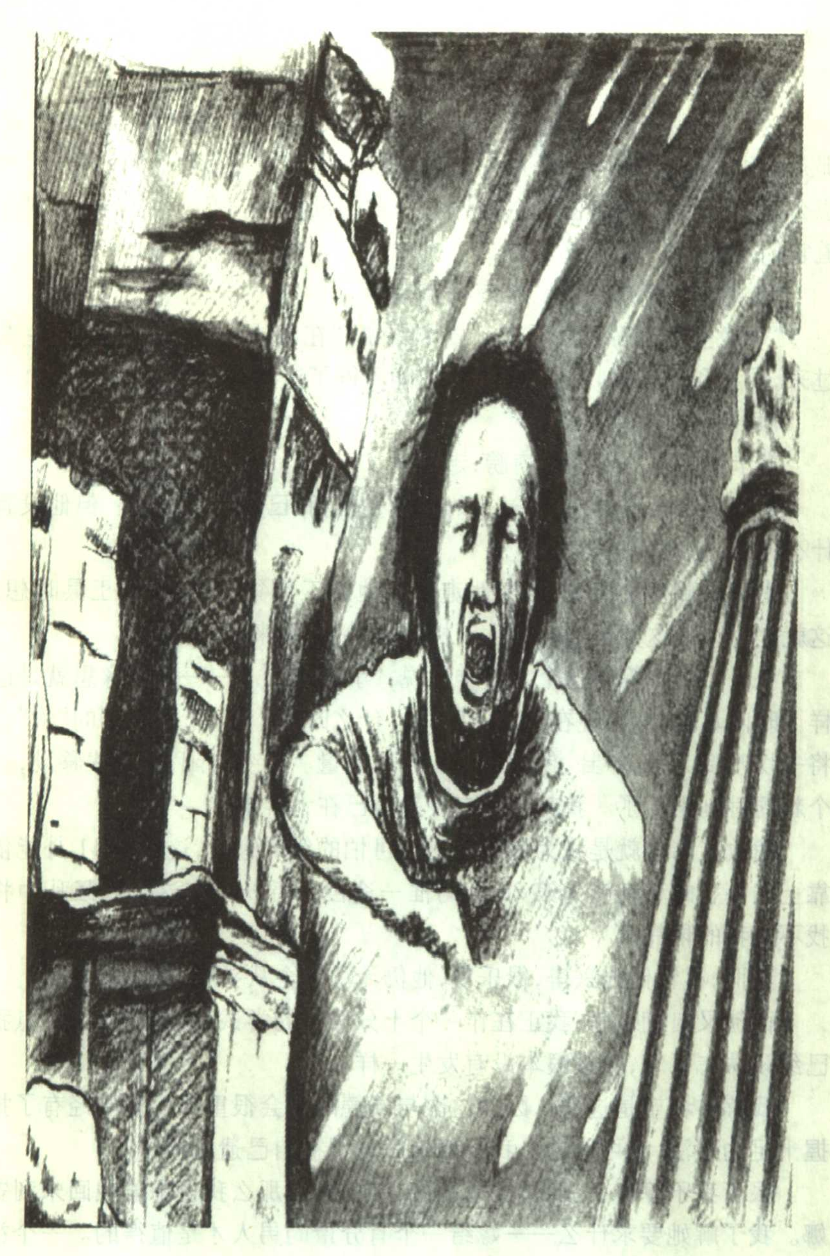
我要拿起我的工具，从麦卡锡那里找到发电机，开起店来，做我的小生意，继续做下去，不管那条可怕的线。要工作，以我自己的方式一直创造到底，尽可能地生活好，尽可能地积极起来，直到我们大家的城墙倒回到城壕里去。这就是神谕所告诉我的。反正命运最后将把我们都砍倒；但是同时我有我自己的工作，我必须使用我的头和手。

这个断语只是对我一个人，对我的工作说的，而那条线，是对我们所有人的。

他想：我太微小了，我只能读那已写出来的。瞥一眼，然后低下头，在自己停下的地方徘徊，就像什么也没有见到一样；神谕没有要求我开始沿街奔跑，哭喊着乞求公众的注意。

有什么人能够改变它吗？他不知道。我们大家都联结着……或者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或者是有计划地安排的某个人，他恰好正在那个合适的地点。这是机会，偶然。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世界都依靠着它。

他合上书，走出客厅，回到工作区。当他突然看到麦卡锡时，他挥手



第三次大战！所有我们冻僵的20亿人被害，我们的文明被扫除。氢弹像冰雹一样落下。

示意到一边去,好继续他们的谈话。

弗林克说:“这件事我想得越多,就越赞同你的想法。”

“好,”麦卡锡说,“那你听着,这就是你要做的,你得从温丹·麦特逊那儿弄到钱。”他眨了眨眼,眼皮缓慢、紧张、惊愕地抽搐着。“我好好想想怎么办,我要离开这儿,和你合伙。看,我的设计,它有什么毛病吗?我知道它们是好的。”

“肯定是。”弗林克说。他有一点头晕。

“今晚上下班后我去看你,”麦卡锡说,“在我的房间里。你7点左右过来,同我和让一起吃饭——如果你能受得了这些小伙子。”

“好。”弗林克说。

麦卡锡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走了。

弗林克自言自语说:在过去的十分钟里,我已经走了很远。但他没有什么不安,他感到兴奋。

事情的确发生得很快,当他走回到他的工作凳,开始收拾工具时想:这就是为什么这类事情会发生。机会,当机会到来时——

我一生都在等待这个。当神谕说:“事必达到。”——它的意思就是这样。时间真是伟大,现在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刻?第11卦上端的“六”会将一切改变为第26卦,伟大的神的驯服力量。阴变成阳;这条线移动,一个新的时刻出现了。我甚至没有注意自己在大步走。

我敢打赌这就是我为何得到这条可怕的线的缘故,这是第11卦能依靠上端“六”的移动变为第26卦的惟一途径。所以我在这样的骚乱中将找不到我的依靠。

然而,尽管他很兴奋,很乐观,他仍无法完全从头脑中取消那条线。

而他又自嘲地想:我正在作一个十分美好的尝试;或许到今晚7点我已经设法忘了它,就像根本没有发生一样。

我确实希望是这样。因为这次与埃德的聚会很重要。他已经有了把握十足的想法,我可以说。我不想事后发现被自己遗漏掉了。

眼下我不算什么,但是如果我能让它转向,那么我也许能找回朱利安娜。我了解她要求什么——嫁给一个有分量的男人才是值得的。一个社会上重要的人物,而不是什么呆在家里的人。在旧时代,男人就是男人,然而现在那已经不存在了。

这就难怪她从一个地方游荡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男人游荡到另一个男人，她在寻找。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她的生理需求是什么。但是我知道，而且通过和麦卡锡的一起创造——不管它是什么——我正在为了她去达到它。

午饭时刻，罗伯特·恰尔丹关上美国工艺品公司的大门。他通常到街那边一家咖啡店用餐。不管怎样，他一般在那儿至少待半小时，但是今天他只待了20分钟。跟塔哥米先生及日本商务处的职员打交道的痛苦回忆，使他的肚子到现在还难受。

当回到自己的店里，他对自己说："也许新策略是不要去走访，就在店子里做生意。"

两个小时看货，太长了，总共几乎四个小时。重新开门也太晚了。一个下午只卖了一件货物，一个米老鼠手表，一件贵重的收藏……但是——他打开了门锁，把门推开，进到后屋把外衣挂起来。

当他回到柜台前时发现有个顾客，是个白人。他想：很好。是个意外。

"你好，先生。"恰尔丹说，微微躬身。也许是位匹诺克，一个瘦长、皮肤微黑的男子，穿着优雅、时髦，有些紧张，微微在冒汗。

"你好，"男子喃喃道，在店内转悠，看着展品。然后，他忽然走近柜台，从上衣内掏出一个明亮的小皮夹子，放下一张彩色、精印的名片。

名片上印有皇家徽章和军队标志，海军上将春志。罗伯特·恰尔丹查看着名片，留下很深的印象。

"上将的军舰，"顾客解释道，"此刻正停泊在旧金山湾。航空母舰小角号。"

"啊。"恰尔丹道。

"春志上将以前从没有访问过西海岸，"顾客解释道，"他在这儿有很多愿望，其中之一是亲自走访贵店。在国内他就一直听说过美国工艺品公司。"

恰尔丹兴奋地鞠躬。

"但是，"男子继续道，"由于职务的压力，上将不能亲自访问贵店，他委派我来；我是他的侍从。"

“上将是位收藏家?”恰尔丹说,脑子在急速地运转。

“他是艺术的爱好者,一位行家,但不是收藏家。他希望买一些礼物,也就是说,他想送给军舰上的每位军官一件有价值的历史性工艺品,一件美国史诗性的内战时期佩戴的武器。”男子停了一下,“总共是 12 位军官。”

恰尔丹想:对他自己,是 12 件内战时期佩戴的武器,对购买者则是一大笔花费:差不多一万美元。他颤栗了。

“大家都知道,”男子继续说道,“你的商店出售这些无价的美国历史的古典工艺品。唉,都很快就被时间所遗忘。”

对言语极端地小心——他经受不了由于一点点言词上的失误导致失去这笔生意所带来损失。

恰尔丹说道:“对,这是真的,在美国太平洋沿岸的所有商店中,我拥有可以想像到的最好的美国内战时的武器。我很高兴为春志上将服务。需要我把这些上乘的收藏品搜集起来,并且带到小角舰上去? 今天下午,可以吗?”

男子说:“不用,我就在这儿查看一下。”

12 个人,恰尔丹计算着。事实上,他没有 12 件,他只有 3 件。但是如果运气好,他可以在一周内通过各种渠道获得 12 件。例如,可以从东海岸航空特快运到,还可与各地批发联系。

“先生,你,”恰尔丹说,“对这类武器了解吗?”

“还可以,”男子说,“我收藏了少量的手持武器,包括大约 1840 年做得像多米诺骨牌似的小型手枪。”

“绝妙的东西。”恰尔丹说,他从上了锁的保险柜中取出几件武器让春志的侍从查看。

当他转回来,发现这男子正在开一张银行支票。男子停下来说:“上将要求支付预付款项。这是 15 000 西海岸美元的定金。”

房间在恰尔丹的眼前晃动起来,但他努力保持声音的平稳,甚至让它听起来有点厌倦的样子。“如果你愿意就这样,但这不是必需的,仅仅是一种商业形式。”他放下一个裹着皮毛的盒子说,“这是一把稀有的 1860 年柯尔特式 44 型手枪。”他打开了盒子,“火药和弹丸。发给美国陆军的。北军士兵们带着这些武器弹药参加许多著名的战斗。”

男子查看柯尔特式 44 型枪有相当长时间后，抬起眼来，平静地说道："先生，这是件仿制品。"

"嗯？"恰尔丹不大理解地说。

"这东西不会超过 6 个月。先生，你拿出来的是个假货。我现在很难过。你看，这木头，是用一种酸性化学物质人工老化的。真丢人。"他把手枪放下。

恰尔丹拿起手枪，双手握枪站立着。他想不出什么话说，只是把枪掉过来转过去，最后说："不会的。"

"真正的仿制品。不会错的。先生，我怕你是受骗了。也许是受了某个胆大妄为的家伙的骗。你必须把这件事报告给旧金山警察局。"男子鞠了一躬，"这件事使我难过。你的店里可能还有其他赝品，先生。可能你这位老板、生意人在这样的事物上不能区分真品与赝品。"

沉默。

男子伸出手，拿起他开了一半的支票，放回衣袋，收拾好钢笔，鞠躬道："先生，很可耻，唉，我显然无法跟美国工艺品公司做成这笔交易，春志上将也会失望。但是，你可能注意到我的地位。"

恰尔丹凝视着手枪。

"再会，先生，"男子说道，"请接受我微贱的忠告，雇一位专家审查一下你的收藏品。你的名誉……我相信你能理解。"

恰尔丹嗫嚅道："先生，如果你愿意——"

"沉住气，先生。我不会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我——会告诉上将：不巧你的店今天关门。毕竟——"男子在门口停了一下，"我们两人毕竟都是白人。"他再次鞠躬后走了。

恰尔丹独自站在那儿，手里拿着那把枪。

不会的，他想。

但是肯定是这样，上帝在上，我被毁了。我丢掉了一笔一万五千美元的生意。还有我的名誉，如果这件事传出去。如果那个男子，春志上将的侍从不是个慎重行事的人。

我要自杀，他决心。我已经失去了地位，我无法继续下去，这是事实。

另一方面，或许，那男子搞错了。

或许他在说谎。

他是美国历史文物局派来破坏我的,要不就是西海岸艺术新闻社派来的。

不管怎样,是我的一个竞争者。

手枪无疑是真的。

我怎么才能找出办法来?恰尔丹绞尽脑汁。啊,我要把枪拿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刑罚学系分析一下。我认识那儿的人,至少过去是这样。这事以前出现过一次,古老的后膛枪被宣称是赝品。

他匆匆地给市里的通讯与发送综合服务机构打电话,让他们立刻派个人来。然后他包裹好手枪,写了一个纸条给大学实验室,要求他们马上对枪龄做出专业的评估,并通过电话告知他。发送人员来了,恰尔丹把纸条、包裹和地址交给了他,告诉他乘直升机去。这人离去了,恰尔丹开始在店内来回踱步,等着……等着。

3 点钟时大学的电话来了。

"恰尔丹先生,"那声音说,"你要求测试这支 1860 年陆军柯尔特式 44 型枪的真实性,"正当恰尔丹不安地紧握着话筒时,声音暂停了。"这是实验报告。它要不是用胡桃木就是用塑料模具翻造出来的。系列号码全是错的,枪架未经由氰化过程加固。棕色和蓝色的表面是通过现代快速加工技术制成,整把枪通过人工老化、处理后使它看起来又老又旧。"

恰尔丹沉重地说:"带枪给我的那个人要求评估——"

"告诉他上当了,"技术人员说,"上了很大的当,这活干得很不错,是真正的专业人员干的。看,真枪——你知道用的是蓝色金属的部件,它们是放在一个皮包的盒子里,用氰化气加热封好。现在看来,是太笨重了。而这支枪是在设备相当好的车间里制作的。我们检测少量打光的、完成的部件,发现有些很特别。现在我们还不能证明这一点,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正规的工厂生产这些赝品。肯定是有的,我们已经看见过许多。"

"不,"恰尔丹说,"这只是谣传。先生,我可以作为绝对的事实向你们声明,"他的声音提高了,嘶哑刺耳,"我只是想了解真相。你们想想我为什么要把它交给你们?凭着多年的训练,我能够察觉它是伪造的。如此的珍品,一件奇特的物品。其实是个玩笑,是个恶作剧。"他中断了,喘息着。"谢谢你们肯定了我的观察。你们可以把情况通报给我,谢谢。"他立即挂断了电话。

然后，他没有停下，取出记录材料。开始追溯这枪的来历。它怎么到他手里来的？从谁那儿来的？

他发现它来自于旧金山最大的批发商之一，凡·勒斯街的雷·卡尔文会社。他立即打电话给他们。

“我要和卡尔文先生讲话。”他说，声音变得从容一些了。

很快地响起一个嘶哑的急匆匆的声音：“是我。”

“我是鲍伯·恰尔丹，在蒙哥马利大街的美国工艺品公司。雷，我有一件棘手的事。我希望见到你，私人会晤，今天某个时候，在你的办公室或其他地方。相信我，先生。你最好注意我的要求。”此刻，他发现他是在电话里吼叫。

“好。”雷·卡尔文说。

“不要告诉别人，这是绝对机密的。”

“4 点钟？”

“就 4 点钟，”恰尔丹说，“在你办公室，再见。”他砰地一声把话筒愤怒地扔下。结果整个电话机从柜台上掉到了地上。他跪下把它收拾起来，再放回到原来的地方。

离出发还有半个小时，他一直在孤立无援地、期待地踱着步。要做什么？有了个想法。他打电话给市场街的《东京先驱报》。

“先生们，”他说，“请告诉我航空母舰小角号是否停在港口，如果在，要停多久。我非常欣赏你们可敬的报纸在这方面的消息。”

折磨人的等待，后来，那位小姐回来了。

“按照我们参考室的消息，先生，”她吃吃笑地说道，“航空母舰小角号现在菲律滨海的海底。是在 1945 年被美国潜艇击沉的。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吗？先生。”很明显，他们正在报社里欣赏玩弄他的飘渺多变的恶作剧。

他把电话挂了。小角号航空母舰已经不见 17 年了。可能就没有春志海军上将这个人。那个人男子是个骗子，可是——

可那个男子说的是对的，柯尔特式 44 型枪是假货。

这不好理解。

或许那个男子是个投机者，他一直在设法使内战时期佩戴武器的市场陷入困境，这是个行家。他已经认出赝品，他是行家里头的行家。

需要找一个行家来了解,一个这行里的人,而不能仅仅是个收藏家。

恰尔丹感觉稍稍松了口气。那么,几乎没有别的人来侦查这件事,也许再没有另一个人。秘密是安全的。

把事情放下来?

他认为:不。必须调查下去。首先,要挽回损失,要雷·卡尔文赔偿。而且——必须让大学实验室来检查一下所有其他库存的工艺品。

然而——假使其中许多都是赝品?

真是件难办的事。

他决定了:惟一的办法就是这样。他感到害怕,甚至绝望。去找雷·卡尔文,面对他,把事情坚持追到底。也许他太天真了,也许不是。不管怎样,告诉他不要再造假,否则我再也不会从他那儿买什么东西。

恰尔丹决定:他必须接受这次损失,而不是我。如果他不愿意,那我就去找其他零售商,把真相告诉他们,破坏他的信誉,为什么独独我该被毁?把它传递给那些负责任的人。把热土豆沿着线传回去。

但这必须秘密地进行。将事情严格限制在我们之间。

5

雷・卡尔文的电话使温丹・麦特逊感到迷惑。部分因为卡尔文说话的急促方式,部分因为电话打来的时间——晚上 11 点30 分——温丹・麦特逊正在穆罗马赫旅馆套间里招待一位女客人。

卡尔文说:"我的朋友,喂,我们正在把从你那儿运来的最后一批货物退回去。而且在这之前我就送回了货物,我们除了最后一批货物外,其余每样货物我们都付了款。付账日期是 5 月 18 日。"

自然,温丹・麦特逊要求知道为什么。

"它们是些糟糕的假货。"卡尔文说。

"但是你知道这个,"他愣住了,"我的意思是:雷,你一直知道这个情形。"他看了看四周,那位小姐已经不在,可能是在盥洗室。

卡尔文说:"我知道它们是假货。我不是讲这个。我想谈糟糕的那一面。你看,我确实并不关心你交给我的某支枪是否真的在内战时期使用过;我关心的是它是一把令人满意的柯尔特式 44 型枪,是你目录中写明的项目。它必须符合标准。喂,你知道罗伯特・恰尔丹是谁吗?"

"是的。"他模糊地记得,虽然此刻他不能清楚地说出这句话:是个重要人物。

"他今天在我这儿,到了我办公室。我现在是在我的办公室打电话,不是在家里;我们还要查一下。不管怎样,他来了,喋喋不休地算了一大笔账。他像疯了,的确是发火了。嗯,很明显是有某位日本海军上将之类的大顾主搅进来,或是派人来过。恰尔丹谈到了一笔两万美元的订单,不过那可能有些夸张。不管怎样,事情发生了——我没有理由怀疑这方面——就是日本人来了,要求买东西,看了你的人生产的一把柯尔特式 44 型枪,他识别出那是假货,把钱又收回到他的裤子口袋里,走了。现在,你要说什么?"

温丹·麦特逊想不出应该说什么，但他立刻自忖道：是弗林克和麦卡锡，他们说他们曾经做过，这就对了。然而——他无法具体说出他们做的是什么，也弄不清楚卡尔文的理由。

一种没来由的惊惧包围着他。那两个人——他们怎么能判断出去年2月制造出来的货色？他曾经设想他们会去警察局或是报社，或者甚至去匹诺克政府。当然，他已经考虑到这些。真可怕。他不知道如何回答卡尔文。他咕哝了很长时间，最终设法结束了谈话，并挂掉电话。

当他挂上电话，惊恐地意识到莉塔已经走出卧室，听到了全部谈话内容。她激动地来回走着，只穿着一件丝质长衬裙，金发松散地披在赤裸的、有几颗斑点的肩头。

“告诉警察去。”她说道。

他想，好，交给他们2 000元左右或许更便宜些。他们会接受，那可能就是他们要求的全部款项。像这样的人物想得不会多，这对他们来说就像中了头彩。他们将去从事新的业务，而在一个月内花掉它，再次一文不名。

“不。”他说。

“为什么不？讹诈是犯罪。”

很难对她解释清楚，他已习惯于付钱给人家。这是他日常费用的一部分，就像是常用的东西一样。要是数目很小……但她是有看法，他思忖着。

我会给他们2 000块钱，但是我也要跟我认识的市中心的那个家伙，那个警督联系。我要让他们调查一下弗林克与麦卡锡，看看有什么线索。这样，如果他们回来再搞一次——我就能够对付他们。

比如，他想，有人告诉我弗林克是个犹太佬，他改变了鼻子和姓名。我所需要做的是报告当地的德国领事，这是例行事务。他会要求日本当局引渡。他们会越界去抓他，并会毒杀这家伙。我想，他们已经捕获了从纽约的那些营地里跑出的那个人，那些设炉子的集中营。

“我很奇怪，”这位小姐说，“任何人都能讹诈一个像你这样有地位的人。”她看着他。

“噢，我告诉你，”他说，“整个文物行业都是胡扯。那些日本人都是打手。我可以证明。”他站起身，匆匆走进书房，立刻拿起咖啡桌上的两个打

火机转回来。

“看这些，看起来是一样的，对吗？好，听着，一个具有文物价值。”他望着她笑着。“把它们捡起来，再往下。一个很值钱，啊，在收藏家市场上或许值 4 万到 5 万块钱。”

这位小姐很认真地拾起两个打火机，察看着它们。

“你没有感觉到这个？”他跟她开玩笑地说，“文物？”

“文物是什么？”她说。

“一件物品具有历史价值。听着，这两个 Zippo 打火机中的一个曾在弗兰克林 · D. 罗斯福的口袋里，当时他遭到暗杀。而另一个不是。一个有文物价值，很大的价值，就像任何物品所具有的那么多的价值。而另一个就没有。你能感觉出来吗？”他用臂肘轻轻碰她，“你不能。你无法说出哪个是哪个。没有出现什么‘神秘的血光’，它周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气氛’。”

“咦！”那小姐说，神情肃然，“这是真的吗？当天他身上带着它们其中之一？”

“确实的，而且我知道它是什么。请注意我的重点，这是个大骗局，他们本身就在利用它。我的意思是：一把经过像缪斯—阿尔贡战役这样著名的战斗的枪，就如没有经历过的一个样，除非你知道，它就在这儿。”他敲了敲脑袋。“在脑子里，而不在枪上。我过去一直是个收藏家。实际上，这就是我如何进入这个行业的。我收藏邮票，早期英国殖民地时期的邮票。”

现在小姐站在窗子旁，双手合抱，向外凝视着旧金山商业区的灯光。“我父母常常说，如果他活着，我们就不会输掉这场战争。”她说。

“对，”温丹 · 麦特逊继续说，“现在假设说去年加拿大政府或是某个人，任何一个人，发现了某个老邮票印刷的铅版，还有油墨，而且供应——”

“我不信那两个打火机中的一个属于弗兰克林 · 罗斯福。”小姐说。

温丹 · 麦特逊吃吃笑了起来。“那是我的论点！我会用某种文献来证明给你看。一家真正的报纸。而且它也完全是伪造的，一个大骗局。报纸证明了它的价值，而不是物件本身！”

“把那报纸拿给我看看。”

"好。"他跳起来,走回自己的书房。从墙上取下带镜框的史密森研究院的证明书。这份文件和这个打火机曾经花了他不少钱,但是很值得——因为它们使他能够证明他的正确,证明"假的"这个词的确并不意味什么,因为这个词"真的"确实也不意味着什么。

"一把柯尔特式 44 型枪就是柯尔特式 44 型枪,"当他匆匆回到客厅时对那小姐大声说,"要处理的是这个无聊的东西和设计,而不是它是什么时候制造的,要处理——"

她伸出手,他给了她这份文件。

"那么它是真的了。"她最后说。

"对,这一个是。"他拿起了打火机。

"我想我现在该走了。"那小姐说,"改天我再来看你。"她放下文件和打火机,走向卧室,她的衣服在那儿。

"为什么?"他焦躁地叫起来,跟在她后面。

"你知道这里非常安全;我妻子几周都不会回来——我已经把全部情况向你解释了。"

"不是说的这个。"

"那是什么?"

莉塔说:"在我穿衣服时,请你帮我叫辆出租车。"

"我开车送你回家。"他不高兴地说道。

她穿好衣服,当他从衣柜内为她取外衣时,她默默地在房间内漫步着,看起来很忧郁、孤独,甚至有点沮丧。他懂得,过去的事使人悲伤。该死的,我为什么非要提起那件事?但是,很糟糕,她是这么年轻——我想她都不知道那人的姓名。

她跪在书橱前,"你读过这书吗?"她抽出一本书,问道。

他贴近看去,一幅惹眼的封面,一本小说。

"不,"他说,"我妻子弄来的,她读了不少。"

"你一定也读它。"

他仍然有些气馁,抓起这本书,瞥了一眼,《蝗虫的苦恼》。"这是本波士顿的禁书吗?"他说。

"全美国都是禁止的。当然,在欧洲也是。"她已经走到大厅门口,站在那儿等候着。

“我听说过霍桑·阿班德逊的小说。”实际上他没有听说，他所能记起有关这书的是——什么？现在这本书非常流行。又一次热潮，又一次大众的疯狂。他弯下腰，把书塞进书架内。“我没时间去读这些通俗小说。我工作太忙了。”他酸溜溜地想道：秘书们才读这些破烂，一个人晚上独处的时候。它给他们刺激，代替那些真正的事物。那是他们所害怕的，当然，又确是他们渴望的。

“一本爱情小说。”当他阴沉地打开大厅门时说。

“不，”她说，“是一本战争小说。”当他们走出大厅往电梯去时她说，“他说的是和我父母讲的同一事情。”

“谁？那位阿班德逊？”

“那是他的理论。要是乔·赞格拉没有打中他，他就早把美国从大萧条中拯救出来，并且武装起来，结果——”她中断了。二人已经到达电梯口上，另一些人在等候着。

后来，当他们坐在温丹·麦特逊的梅塞德斯—奔驰车中穿过夜晚的街区时，她又重新开始了。

“阿班德逊的理论是：罗斯福可能成为一位极为强有力的总统，像林肯一样强有力。他在任总统时期已经表现出来，他采取了所有那些措施。这本书是小说，我的意思是它用了小说的形式。罗斯福没有在迈阿密被暗杀；他继续活着，1936 年当选总统，这样一直延续到 1940 年，直到大战时期。你没有看到？当德国攻击英、法和波兰时他还是总统。他目睹了那一切。他使得美国坚强，加纳的确是位差劲的总统。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是他的过错。然后在 1940 年，代替布里克，一位民主党人将会被选为——”

“按照阿班德逊的说法……”温丹·麦特逊打断了她的话。他望了望身旁的小姐。他想：天啊，他们读了一本书，就永远喋喋不休起来。

“他的理论是：在 1940 年罗斯福之后，不是像布里克这样的孤立主义者，雷克斯福特·塔克威尔本来会成为总统的。”她平滑的面庞在交通灯光照射下闪耀着，充满生气；她的眼睛变得很大，她一面谈话一面做着手势。“他本来会非常积极地继续罗斯福的反纳粹政策。这样德国将害怕在 1941 年要求得到日本人的帮助。他们也就无法获得他们的条约。你看呢？”她转向座位上的他，用力地抓住他的肩膀，说道：“这样，德国和日

本就会输掉这场战争。"

他笑了起来。

注视着他,在他脸上寻找什么东西——他说不出她到底在看什么,因而他不得不转头注视着窗外的车流——她说:"这不是玩笑,确实本来会是那样的。美国本来会打败日本人,而且——"

"怎么样?"他插了一句。

"他把他们完全打败。"她沉默了一会儿,"这是小说的形式,"她说道,"很自然,它有许多小说的成分,我的意思是:它必须是通俗性的,否则人们就不愿读它。它具有人文兴趣的主题;有这么两个年轻人,男孩是在美国陆军;女孩——嗯,不管怎样,塔克威尔总统是相当精明的。他知道日本人想要干什么。"她急切地说,"这样谈论这事是很正常的,日本人已经让这本书在太平洋沿岸发行。我从报章上知道许多日本人正在读它。它在日本本土也很流行,引发了许多的议论。"

温丹·麦特逊说:"呃,关于珍珠港事件,书上说了些什么?"

"塔克威尔总统是相当机敏,他把所有的舰只都放到海洋上。因此,美国的舰队没有被消灭。"

"我知道。"

"因此,其实没有什么珍珠港事件。他们攻击,但全部所得只是一些小船。"

"它是叫做什么?"

"《蝗虫的苦恼》,它引自圣经。"

"由于没有珍珠港事件,日本人被打败了。听着,日本无论如何还是会赢的,即使没有发生珍珠港事件。"

"美国舰队——在他的书中——通过占领菲律宾和澳大利亚保存下来。"

"无论如何他们会占领它们,他们的舰队是优越的。我相当了解日本人,获得太平洋的统治权是他们的命运。而美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就开始衰落。协约国方面的每个国家在道义上和精神上都在那场大战中打败了。"

那位小姐仍顽强地说:"如果德国人没有占领马尔他,丘吉尔将会留在政府中,指导英国取得胜利。"

"怎么取胜？在哪儿？"

"在北非——丘吉尔最终会击败隆美尔。"

温丹·麦特逊大笑起来。

"而一旦英国人击败了隆美尔，他们就可以把全部陆军撤回来。并通过土耳其去联合残余的俄国军队，占据一个立足点——在书中，他们在伏尔加河上的某个城市阻止了向东深入俄国的德国军队。我们从没有听说过那个城市，但是它确实存在，因为我在地图上找到过它。"

"那是什么地方？"

"斯大林格勒。英国人在那里扭转了战争局势。因此，在书上，隆美尔没有与从俄国转来的德军，冯·鲍卢斯的军队会合；记得吗？德国人决不可能继续进入中东，取得其需要的石油，或是像他们做到的那样继续进入印度，与日本人会合，而且——"

"根本就没有什么战略能打败埃尔温·隆美尔，"温丹·麦特逊说，"也没有像这家伙梦想的事件发生，没有这个被称作'斯大林格勒'的俄罗斯城市，除了推延其结果，没有什么持久战役能够进行下去；它不可能改变它。听着，我曾见过隆美尔。1948年，当时我在纽约经商。"实际上他只见过美国的军事总督。在白宫的接待室，而且距离相当远。"多么了不起的人，多么威严和高雅，因此我知道我在谈论的是什么。"他结束道。

"这是件可怕的事。"莉塔说，"当隆美尔被解除职务，而那个可恶的兰美尔斯接替其职位，这时候屠杀和那些集中营就真正开始了。"

"他们在隆美尔任军事总督时还活着。"

"但是——"她作手势道，"这不是官方的命令。或许是那些党卫军恶棍们干的……但他并不像其他那些人；他更像那些老式的普鲁士人。他是严厉的——"

"我要告诉你在美国谁真的做过好事，"温丹·麦特逊说，"你能够注意到的对经济复兴有贡献的人是：阿尔伯特·斯匹尔。不是隆美尔，也不是那个托特组织。斯匹尔是纳粹党在北美做出的最好的任命；他让所有那些行业和公司、工厂重新运转，并且有效率地转动。我希望我们这里没有那个——就是，我们已经在每一个领域进行了竞争，而且是以可怕的浪费为代价，再没有比经济竞赛更愚蠢的了。"

莉塔说："我无法在那些劳动营里生活，那背朝东的集体宿舍。我的

一个女友,就住在那里。他们审查她的信件——直到搬回这儿她才告诉我这事。她们必须在早上6点半起床去演奏音乐。”

“你会习惯它的。那里有清洁的住所、充足的食物、娱乐、医疗服务。你还要求什么？啤酒里下出鸡蛋来?”

宽大的德国造轿车穿过旧金山寒冷的夜雾静静地前行着。

塔哥米坐在地板上,两腿盘在身下。他拿着一杯乌龙茶,一面对着贝纳斯先生微笑,一面不时吹着茶面。

“你在这儿很可爱。”贝纳斯立刻说,“在太平洋岸的这边是和平的。跟——偏远的那边完全不同。”他没有具体说明。

“神用唤醒人的信号对人讲话。”塔哥米喃喃道。

“对不起?”

“很抱歉,这是神谕。对寻找金羊毛者的简单的回答。”

贝纳斯心不在焉地想着。他知道那是一个成语,他对自己微笑着。

“我们是荒谬的,”塔哥米说,“因为我们依靠一本五千年的古老的书。我们把它看做活人一样向它提出问题。它是活的。就像基督教的《圣经》一样;许多书实际是活的。它不是一种隐喻的时尚,精神赋予它生命。你注意到了吗?”他审视着贝纳斯脸上对他的话的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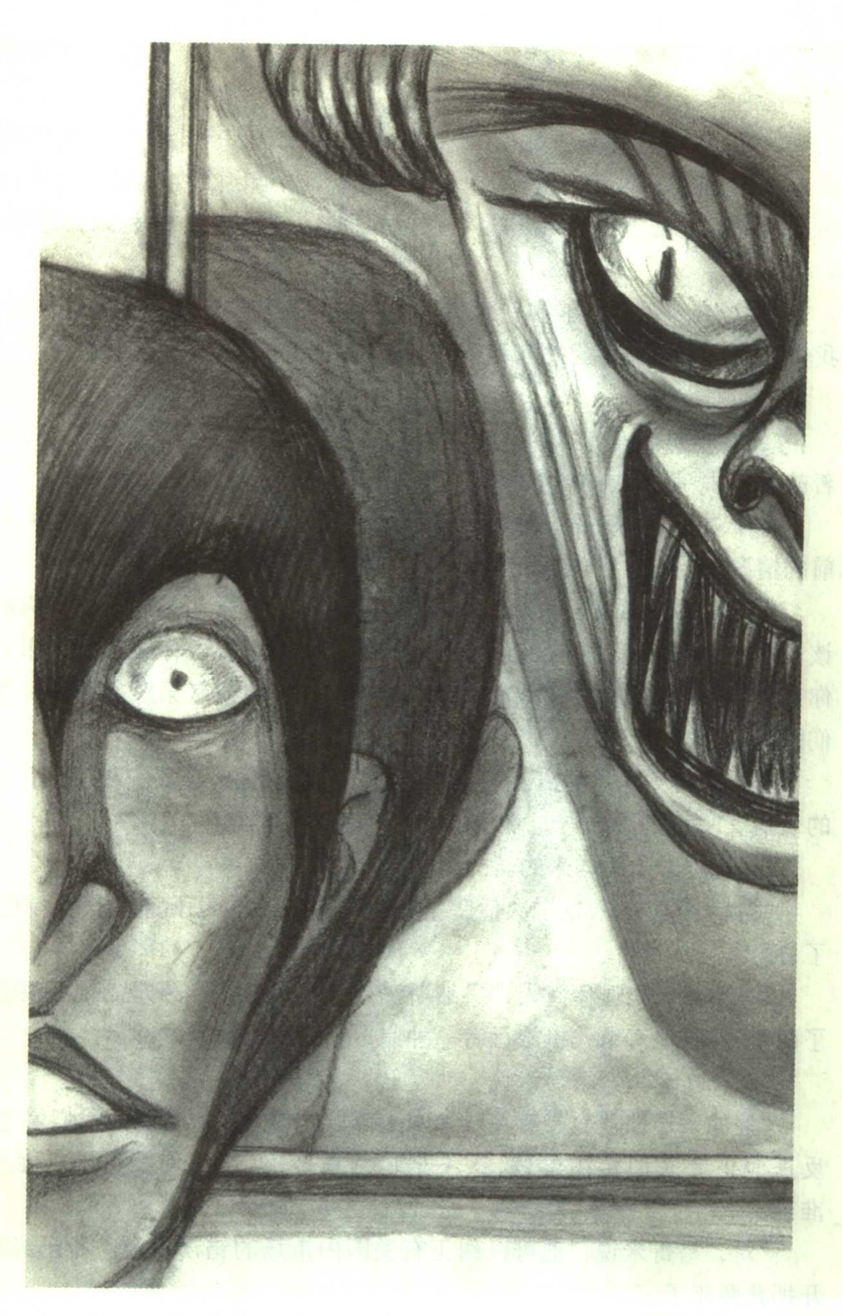
贝纳斯仔细斟酌自己的话语说:“我——还没有充分了解宗教。这超出了我的领域。我喜欢坚持我胜任的题目。”实际上,他对塔哥米所谈到的内容并没有把握。贝纳斯想:我一定是累了。从我今晚上一到这里,对一切就有一种……一种次生命的特征,有一种好笑的冲动。这本五千年之久的书是什么？那只米老鼠表,塔哥米先生本人、塔哥米先生手中的那个易碎的茶杯……还有,墙上对着贝纳斯的一个巨大的、丑陋的、吓人的牛头。

“那个头是什么?”他忽然问道。

“那,”塔哥米说,“不过是一种在过去时间支撑着土著人的造物。”

“我知道。”

“我是要显示屠牛艺术吗?”塔哥米把茶杯放到了桌子上,站了起来。现在晚间在他自己家里,他穿着一件丝质袍子,拖鞋和白色领结。“这儿我骑在铁马上。”他空坐着。“横在我大腿上的是我收藏的一把1866年生



墙上对着贝纳斯的一个巨大的、丑陋的、吓人的牛头。

产的可靠的温彻斯特牌步枪。”他询问地望着贝纳斯说，“你是旅行爱好者？先生。”

“恐怕是的，”贝纳斯说，“我对它是有点难于抵抗。许多商业的担忧……”还有其他担忧，他想。他感到头疼。他不知道很好的法本公司产的止痛药在这儿，太平洋沿岸是否找得到；他已经习惯地使用它们来治他的痛穴。

“我们必须对有些事物要有信心。”塔哥米说。“我们无法知道答案。我们无法依靠我们自己往前看。”

贝纳斯点头。

“我妻子可能有什么治你头疼的药，”塔哥米说，看着他取下眼镜，擦着前额。“眼肌造成的疼痛，对不起。”他鞠躬，离开了房间。

我所需要的是睡眠，贝纳斯想。休息一夜。或者我是否没有正视眼前的情况？因为太困难，我退缩了。

当塔哥米转回来——拿着一杯水和某种药片——贝纳斯说：“我真的该说晚安了，回到我旅馆房间去。但是我首先还想找出什么来。如果对你方便的话，我们可以明天继续讨论。有人告诉你还有第三方要参加我们的讨论吗？”

塔哥米有一阵子显露出惊讶；然后惊讶消失，他又恢复一种不太在意的表情。“没有听说什么。然而——当然，这很有趣。”

“从日本本土岛屿来的。”

“啊！”塔哥米说，这一次他脸上完全没有惊讶的表示，他完全控制住了自己。

“一位年老的退休商人，”贝纳斯说，“他正乘船出游，到现在他已经走了两个星期，他对乘飞机旅行有一种偏见。”

“这个怪老头。”塔哥米说。

“他的兴趣使他有着有关日本本土市场的信息。他将能给我们信息，反正他正要来旧金山度假，这不是特别重要，但这能使我们的谈话更准确。”

“对，”塔哥米说，“他可以纠正有关国内市场的错误报道。我已经离开那儿两年了。”

“你要给我那个药片吗？”

塔哥米惊愕地低下头，看见自己还拿着药片和水。“请原谅，这药很有效，叫做扎拉卡辛，是由中国的制药公司制造的。”当他伸开手掌时，补充道，“不会造成药物依赖性。”

“这个老人，”贝纳斯正准备服药时说，“可能直接跟你们的贸易代表处接触。我想留下他的姓名，以免你的人不理睬他。我还没有见到他，但是我知道他有一点聋，还有点古怪。我们要保证不让他恼火。”塔哥米似乎理解了。“他喜欢杜鹃花。当我们安排会面时，如果你能找个人跟他谈论半小时的杜鹃花，他会很高兴的，他的名字，我会写下来。”

他吃下药片，拿出钢笔写下。

“矢田部信次郎先生，”塔哥米先生读道，收下纸条，顺从地收到记事簿中。

“还有一点。”

塔哥米在茶杯边上慢慢啜着，一面听着。

“一件微巧的琐事。这位老先生——很令人困惑。他已经差不多 80 岁了。他的一些副业上的投机是失败的。你注意到了吗？”

“他已经不再富裕了，”塔哥米说，“也许他在领养老金。”

“是这样的。而且养老金少得可怜。因此他用在这儿或那儿的办法来增加它。”

“这违犯了一些小的条例，”塔哥米说，“本国政府和官僚机构的。我掌握着情况。这位老先生由于对我们提建议而取得一份薪俸，但他没有向养老金颁发机构报告这一点，因此我们一定不要透露他的来访。他们只注意到他是来度假的。”

“你是个深通世故的人。”贝纳斯说。

塔哥米说：“这种情况过去也发生过。我们还没有解决我们社会中的老人问题，当医疗措施改进的同时仍不断有更多的老人问题发生。中国人正确地教导我们要尊重老人。然而，德国人使我们忽略近于完美的德行。我知道他们屠杀老人。”

“这些德国人，”贝纳斯低语道，再次擦拭前额。药片已经发生效力？他感到有点困意。

“是从斯堪的纳维亚来的，毫无疑问你曾经跟欧罗巴·费斯通公司有很多联系。例如，你在滕帕尔霍夫登机，一个人能够采取这样的态度吗？

你是个中立者，如果你愿意，请把意见告诉我。”

“我不了解你说的态度指什么。”贝纳斯说。

“对待老、病、弱者，精神病患者，不同程度无用的人，‘一个新生的婴儿有什么用？’有位盎格鲁-撒克逊哲学家驳问道。我记住了这句话，并且多次思忖过它。先生，一般说，没有什么用处。”

贝纳斯嘟囔出一些声音，形成一种不很明确的有礼貌的噪音。

“这是真的吗？”塔哥米说，“没有人应该成为别人需要的工具？”他急切地向前倾斜。“请告诉我你们中立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意见。”

“我不知道。”贝纳斯说。

“在大战期间，”塔哥米说，“我在中国的一个地区，上海任过职。在杭州，有个由帝国政府长期监管的犹太人定居点。那些人受‘联合’救济而存活下来。纳粹驻上海的公使要求我们杀掉这些犹太人。我记得我的上司的回答是这样的：‘这样做是不符合人道主义的’。我们拒绝了这个野蛮的要求。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注意到了，”贝纳斯喃喃道。他是不是在诱导我？他问自己。现在他警觉起来，他的智慧似乎集中了。

“这些犹太人，”塔哥米说，“经常被纳粹描绘成亚洲人和非白人。先生，这种暗示在日本人士身上也存在着，甚至在战时内阁的成员中。我还从没有和所遇到的德帝国公民讨论过这个问题——”

贝纳斯打断了他的话：“嗯，我不是德国人，因此我几乎不会为德国辩护。”他转向门口站立着。“明天我会和你继续讨论，请原谅。我无法继续下去。”然而实际上他此时的思想完全清晰，他意识到：我现在必须离开这里，这个人把我推得太远了。

“宽恕这些狂热分子的愚钝，”塔哥米说，立即走向开着的门口。“哲学上的卷入使我看不到真正的人类现象。喂。”他用一句日语招呼道，前门打开了。一个年轻的日本人出现，微微鞠躬，盯着贝纳斯。

我的司机，贝纳斯想。

他突然想到：也许是我在乘汉莎公司的飞船飞行中那些不切实际的言语……对那个人——他叫什么名字……洛兹，他到了日本人这里，无论如何他们有某种联系。

他想：但愿我没有对洛兹说过那些，我后悔，但已经晚了。

我不是恰当的人，完全不是，对这事我是不适当的。

然后他想，一个瑞典人会对洛兹说到那些，那是很正常的。不会出什么问题；我是过于小心了。还带着以前情况中的习惯考虑这些，实际上我可以做许多公开的讲话。那是我应该适应的事实。

然而，他的习性是完全反对这样的。血在他血管内流动，他的骨头、他的器官都在反对。他对自己说：张开你的口，说些什么？说任何事情，一个看法，如果你想要成功，你必须如此。

他说："用荣格的话说，也许他们受到某种绝望的潜意识原型的驱使。"

塔哥米点头道："我读过荣格的书，我能理解。"

他们握手。"明天上午我会给你打电话。"贝纳斯说，"再见，先生。"他鞠躬，塔哥米也鞠躬。

年轻的日本人微笑着，走向前，向贝纳斯说了一些他听不懂的话。

"嗯？"贝纳斯收好大衣，来到走廊上。

塔哥米说："他在用瑞典话跟你说话，先生。他已在东京大学选了一门关于 30 年战争的课程，而且迷上了你们的英雄古斯塔夫·阿道夫。"塔哥米同意地微笑着。"但是，很显然他想掌握这么一种陌生的语言是无望的。无疑他使用了一种语音录音课程；他是个学生，而这些课程，很便宜，在学生中是很普遍的。"

年轻的日本人显然不懂英语，鞠躬，微笑着。

"我知道了，"贝纳斯喃喃道，"好，我愿你走运。"我有我自己的语言问题，他显然在想。

上帝——这个年轻的日本学生在开车去他的旅馆时，无疑地会一路上试图跟他用瑞典语交谈。一种贝纳斯几乎不懂的语言，而且要最规范和正确地说这种语言肯定不是一个日本青年想要从语音录音课程中捡起语言的那种方式。

他决不可能跟我沟通，贝纳斯想。而他会继续试图那么做，因为这是他的机会。也许他再也见不到一个瑞典人。贝纳斯在内心抱怨着。这对他们双方真是一种煎熬。

6

一大清早，朱利安娜·弗林克太太在清凉明亮的阳光中去买食品杂货。她带着两个棕色的纸袋在人行道上慢慢前行，每到一个商店都停下来，看看橱窗里的展品，消磨时间。

她应该到药店去买什么东西呢？她漫步进去。她在柔道厅的班要到中午才开始活动，现在是她今天自由的时间。她在柜台旁的凳子上坐下，放下购物袋子，开始浏览各种杂志。

她看到新的《生活》杂志上有一篇长文《电视在欧洲：明日一瞥》翻到了它，很有兴致地看见一幅一个德国家庭正在客厅看电视的照片。文章说：每日白昼从柏林放送 4 小时的电视图像节目，将来有一天在欧洲的所有主要城市都将设有电视台。到 1970 年纽约也将建起一座来。

文章显示德帝国的电子工程人员正在纽约的工地上协助当地人员解决遇到的问题。要认出哪些人是德国人是容易的。他们的面容健康、洁净，精力充沛而且充满信心。另一方面，美国人——看起来就像一般平民，他们可能是任何人。

可以看见一个德国技术人员正指着什么地方；那些美国人正努力搞清楚他指的是什么。她判定：我猜想他们的视力比我们好。他们在近 20 年中饮食更好，正如人家告诉我们的那样，他们能够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或许是，丰富的维生素 A？

我不知道坐在你自己家的客厅里，看到整个世界都在一个灰色的玻璃屏幕上反映是个什么感觉。如果纳粹们能够在火星和这里飞来飞去，他们为什么不能让电视运转起来？我想我会喜欢这个东西，看看喜剧表演，真实地看到鲍伯·霍普和杜兰丁是什么样子，这比在火星上漫步还好。

或许就是这样，当她把杂志放回到书架上时想。纳粹们都没有幽默

感,那么为什么他们要电视?不管怎样,他们杀掉了大多数真正伟大的喜剧家。因为这些喜剧家是犹太人。事实上,她知道:他们砍掉了大多数娱乐活动。我很奇怪霍普是怎样逃脱对他所说的话的惩罚的。当然,他必须从加拿大广播,而那儿稍微自由一点。但是霍普确实说了些事情,像是开戈林的玩笑……戈林在罗马买下一座建筑,把它运到他在德国山区的住处,然后再把它重建起来。还有他复活基督教以便他宠爱的狮子……

"小姐,你想买那本杂志吗?"经营药店的干瘦老头怀疑地问道。

她不好意思地放下匆忙翻阅的《读者文摘》。

朱利安娜又带着购物袋漫步在人行道上。她想,或许波曼死后戈林将成为新的领袖。他似乎是一种与其他人不同的人。波曼能获得这个地位的惟一方法,是当希特勒了解到他进行得多么快时就躲起来。老戈林已躲到他山区宫殿中。他凭借空中优势打掉了英国的雷达站然后又干掉了英国皇家空军,因而将会成为希特勒之后的领袖。希特勒将会让他们轰炸伦敦,像轰炸鹿特丹时一样。

但是她认定:戈贝尔可能成为领袖,每个人都那么说。如果可怕的海德里希失败,他就会杀死我们所有的人。他是个真正的打手。

她想,我喜欢的人是波德尔·冯·希拉赫,不管怎样,他看起来是惟一的正常的人,但是他还没有机会。

转过身,她登上她居住的老木屋门前的台阶。

当她打开房间的门锁时,看见乔·辛纳德拉还躺在她离开时的地方,在床中央,他的手臂放在肚子上。他还睡着。

她想:不,他不能还呆在这儿。卡车已经走了,他是不是没赶上车?明显是的。

她走进厨房,把她的杂货袋放到桌子上,那上面还放着早餐碟。

他是不是有意不去赶车?她问自己。这是我感到奇怪的。

真是一个特别的人……他跟她在一起是如此活跃,一晚上几乎都是这样。然而看来他实际上仿佛不是这样,他做事全不在意,也许,总在想着别的事情。

她开始习惯地把食物放入电冰箱,然后清理餐桌。

她认定,也许他干得过头了。这是人的第二天性;他的身体在运动,就像我把这些碟子和银器放入水池时我的身体在活动一样。她能够用五

分之三脑子做这事,就像生物课上青蛙的大腿。

“嗨,醒醒。”她叫道。

乔在床上动弹了一下,哼哼着。

“你听说鲍伯·霍普前几天晚上的表演吗?”她叫道,“他讲了一个真正有趣的笑话,一个德国少校与一些火星人谈话的笑话。你知道,火星人无法提供其祖先是亚利安人种族的文献,所以这位德国少校向柏林汇报:火星的居民是犹太人。”她走进客厅,乔就躺在厅内的床上,她说:“他们大约是一英尺高,有两个头……你知道鲍伯·霍普是怎样讲下去的。”

乔睁开了眼,没有说什么话;他不眨眼地望着她。他的下巴,长满黑糊糊的胡茬,黑色的、充满痛苦的两眼……她也变得平静下来。

“这是什么?”她最后说,“你怕吗?”不,她想,只有弗兰克才害怕。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请继续。”乔说,坐了起来。

“你要做什么?”她坐在床沿上,用餐巾擦干肩膀和双手。

“我要在卡车回来时赶上它。他不会对任何人说什么,他知道我也是同样对待他。”

“你以前就这么做过?”她问道。

乔没有回答。朱利安娜对自己说,你是有意不去赶车。我可以说,我突然理解了。

“要是他走另一条路线回来呢?”她说。

“他总是走 50 线。决不走 40 线,他在 40 线上出过一次事故;有一些马走到了公路上,他冲进了马群中,那是在落基山区。”他从椅子上捡起衣服穿上。

“乔,你多大了?”她凝视着他赤裸的身体,问道。

“34 岁。”

她想:那么,你一定经历过大战。但她没有看到肉体上明显的缺陷,事实上,他身体良好,清瘦,有两条长腿。乔看到她在审视自己,皱着眉头转过脸去。“我不可以看看吗?”她问道,不明白为什么不行。跟他呆了一夜,然后又庄重起来。“难道我们是虫子吗?”她问,“受不了彼此目光下的注视——我们必须挤进墙缝里去?”

他不高兴地唠叨着,走向浴室,穿着内裤和袜子,一只手摸着下颌。

这是我的家，朱利安娜想，是我让你留在这儿的，你却不许我看你。那么，你为什么要留下来？她跟着他走进浴室；他把水放入水池里，准备刮脸。

她看见在他手臂上纹有个蓝色字母C。

“这是什么？”她问道，“你妻子？康妮？科林娜？”

乔一面洗脸一面说：“开罗。”

一个富于异国情调的名字！她带着妒意地想。同时，自己感觉到脸红。“我真蠢，”她说。一个意大利佬，34岁了，从世界的纳粹那边来的……对，他经历过大战，但是在轴心国一边。他曾经在开罗打仗；纹身是他们——参加那次战役的德、意老兵的凭据——那次战役的结果是哥特将军领导的英澳联军败在隆美尔和他的非洲军团手下。

她离开了浴室，回到起居室开始铺床，双手飞快地动着。

椅子上整齐地放着一堆乔的东西，衣服、小手提箱、个人的零星物件。她注意到其中一个天鹅绒面的盒子，有点像眼镜盒。她拿了起来，打开盖，瞧瞧里面。

他肯定在开罗打过仗，当她注视到那个刻有字迹和日期的二级铁十字奖章——1945年6月10日——镌刻在其顶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得到这个，只有那些勇敢的人。我很奇怪，他做了什么……当时他只有16岁。

正当她从天鹅绒盒里拿起奖章，乔出现在浴室的门口；她留意到他，愧疚地跳了起来。但他似乎没有怒意。

“我正在看它，”朱利安娜说，“以前我还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奖章，是隆美尔亲自给你别上的吗？”

“贝耶兰将军发的奖章，隆美尔已经调往英国，去结束那儿的战斗。”他的声音平静，但他的手再次开始单调地抓挠起前额，手指深深插入头发里梳着，像是一种习惯性有点神经质的痉挛动作。

“你愿意对我说说这事吗？”当他回到浴室刮脸时朱利安娜问道。

等他刮完脸，又冲了个热水澡后，乔·辛纳德拉对她讲了一点，但并不像是她所喜欢听的那种说法。他的两个哥哥参加了埃塞俄比亚战役；而他，只有13岁，参加了家乡米兰的法西斯青年团。以后，他的两个哥哥参加了一个精锐的炮兵连，由里卡多·帕尔第少校指挥。当二次世界大

战爆发，乔已经能参加他们的连。他们曾经在格拉西安尼的指挥下战斗。他们的装备，特别是坦克，实在是十分糟糕的。英国曾像射击兔子一样，把他们，包括高级军官射杀。战斗时坦克的门要用沙袋堵住，以防门被炸开。帕尔第少校命令收回扔弃的炮弹，把它们擦净，上油，继续射击；他的连阻止了韦弗尔将军在 1943 年绝望的坦克攻击。

“你的哥哥们还活着吗？”朱利安娜问。

他的两个哥哥在 1944 年被杀，是被英国突击队员用电线绞死的。突击队员所属的英国远程沙漠作战小组曾在轴心国战线后方作战，这种活动到大战后期同盟国已明显无法取胜时变得特别猖獗。

“你现在对英国人有什么感觉？”她犹疑地问道。

乔说：“我愿意看到德国人像在非洲所做一样对待英国。”他的声调是平淡的。

“但是现在是——18 年后了，”朱利安娜说，“我知道英国人干了很多可怕的事，但是——”

“他们谈论纳粹对犹太人做的一些事情，”乔说道，“英国人干得更坏，在伦敦战斗中。”他沉默了。“他们使用了那些燃烧性武器，磷弹、汽油弹；我看到几支德国部队，一船接一船地化为灰烬。那些水下的管道——烧成一片火海。他们对平民也进行大规模的燃烧一轰炸袭击，因为丘吉尔想要在最后时刻挽救败局。他们对汉堡和埃森进行了恐怖袭击，而且——”

“我们不谈论这些，”朱利安娜说，她开始在厨房烤腌肉，她打开了小型的白色塑料的爱默生收音机，那是弗兰克在她生日送给她的。“我要给你准备一些吃的东西。”她拨动旋钮，想找到一些轻快的音乐节目。

“看这个，”乔说。他坐在起居室的床上，小皮箱在身旁。他打开箱子，取出一本破烂的、边角卷起的书，显示出经常翻阅的痕迹。他对朱利安娜笑着，“到这儿来，你知道有人说什么？ 这个人——”他指着这本书说，“它是非常有趣。坐下。”他握住她的肩膀把她拉到身旁。“我想要读给你听。假设他们打赢了，情况会成什么样子？ 我无需去忧虑；这个人已经为我们写出他所有的想法。”乔打开了书，慢慢翻着书页。“英帝国想要统治全欧洲，整个地中海地区，完全没有意大利的地位，也没有德国的地位。警察和那些可笑的带着高毛皮帽的小兵们……国王一直管辖到伏尔

加河。"

朱利安娜低声地说："会这么坏吗？"

"你读了这本书吗？"

"没有，"她承认，一面悄悄地看了看书的封面。她早已听说过这本书，许多人正在看它。"但是弗兰克——我的前夫和我——经常议论如果同盟国打胜了会是什么样子。"

乔似乎没有听到她的话，他往下注视着那本《蝗虫的苦恼》。他继续说道："你知道如果英国打胜了会是什么样子？打败轴心国？"

她摇了摇头，感觉到身旁的这个人不断增强的紧张。他的下额此刻开始颤抖，不断舐嘴，搔头皮……讲话的声音沙哑。

"他让意大利背叛轴心国。"乔说。

"噢！"她说。

"意大利投向了同盟国，与盎格鲁-撒克逊人联合，打开他所说的欧洲的'软肋'。对他来说那样想法是自然的。我们都知道怯懦的意大利军队每次一见到英国军队就逃跑。喝酒，无忧无虑，不要去打仗！这个家伙——"乔合上了书，翻过来研究封底。"阿班德逊，我不责备他。他写了这部幻想作品，想像如果轴心国失败，世界会是什么样子？除了由于意大利成了叛徒，他们还会遭到其他什么损失？"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愤怒。"领袖墨索里尼——他是一个小丑；我们都知道这一点。"

"我必须去照看腌肉了。"她从他身边悄悄走开，匆忙回到厨房里。

乔拿着书跟在她后面，继续道："美国打败了日本人后，走进来了。大战之后，美国和英国分割了世界，正像德国和日本实际做的。"

朱利安娜说："德国、日本和意大利。"

他瞪着她。

"你离开了意大利。"她平静地面对着他。你也忘记了？她对自己说。像别的人一样？在中东的小帝国……音乐喜剧《新罗马》。

不一会儿她端给他鸡蛋、吐司、果酱、咖啡和一大盘腌肉。他先吃起来。

"在北非他们给你们吃什么？"她也坐了下来问道。

乔说："死驴肉。"

"那真可怕。"

乔带着扭曲的笑容说:"死驴,牛肉罐头上印有缩写字头 AM。德国人称它'老人'。"他又匆匆吃起来。

我会喜欢读这本书,朱利安娜伸手去乔肘下拿书时想,他会在这里呆很久吗?这本书上有许多油渍,书页撕破了,书上满是指印。她想:是卡车司机在长途运货中阅读的……深夜在廉价饭馆里……我敢打赌你读得很缓慢,你几个星期(如果不是几个月),都在仔细阅读它。

她随意地翻开了书,读道:

"……如今在老年时他看到了宁静,这个老人渴望而不理解的领域,从克里米亚到马德里,到整个帝国都使用同样的货币、语言和旗帜。杰克从早到晚沉浸其中的那个伟大的联盟:它最终实现了,关于太阳和旗帜。"

"我随身带的惟一一本书,"朱利安娜说,"实际上不是一本书;它是神谕《易经》——弗兰克让我迷上了它,我总是用它来决定干什么事。我从没忘记过它。"她合上了那本《蝗虫的苦恼》。"想要看看它?想要用用它?"

"不。"乔说。

她下巴落在桌上合抱的手臂上,斜视着他。"你是不是打算在这儿定居?你还有什么打算?"她思忖着这羞辱她的话,这是诽谤。你在吓乎我,她想,带着你对生活的敌视。但是——你有什么事情,你就像个不怎么珍稀却十分狡猾的小动物。琢磨着他不大的、聪明的黑面孔,她想,我怎么当时会想像你比我年轻?即使真是那样,也显出你的幼稚;你还是个小弟弟,崇拜着你的两个哥哥,还有你的帕迪少校和隆美尔将军,喘着气,淌着汗去挣扎,得到一点面包。他们真的用电线绞死你的哥哥吗?我们听说过在战后透露的暴行事迹和照片……她颤栗起来。然而很久以前那些英国突击队员已经受审并被惩办了。

收音机停止了音乐演奏,似乎有一个新的节目,企图插入那个欧洲短波台播放。声音渐弱,变得混乱不清。中断了很久,最后什么声音都消失了,一片静寂。然后是近处的非常清晰的丹佛广播员的声音。她伸手想换掉它,但是被乔制止了。

"……波曼首相的死讯震惊了德国,它确认这事件就像昨天才发生的一样……"

她和乔都跳了起来。

“……全德帝国广播台撤销了原计划安排的节目，听众听到了党卫军的合唱曲《帝国》，庄严的歌声在党歌中升起。随后，在德累斯顿，党的代理书记与取代盖世太保的国家安全警察首脑随即……”

乔把音量扭大。

“在帝国领导人希姆莱、阿尔伯特·斯匹尔与其他人的鼓励下，政府重组……宣布举行两周的正式哀悼活动，据报道，许多商店、企业已关门，但尚未提及预期的帝国国会，即第三帝国正式议会的召开日期，而它的批准是必需的……”

“这将会是海德里希。”乔说。

“我希望是那个金发的大个子希拉赫，”她说，“耶稣，他最后还是得死。你认为希拉赫有机会吗？”

“没有。”乔干脆地说。

“也许现在要发生内战了，”她说，“但是戈林、戈贝尔这些人如今已这么老了——所有那些老党棍都是这样。”

无线电上说：“……到达他在阿尔卑斯山靠近布伦勒的隐居地……”

乔说：“那是胖子赫尔曼。”

“……只是说他深感悲痛，他失去的不仅是一个战士和党忠诚的领袖，而且是像他多少次说过的，失去了一个自己的朋友，人们可以记得，他是在大战后不久政府空白的争论时期回来的，当时有许多成员反对波曼先生继承最高权位——”

朱利安娜关掉了收音机。

“他们简直是胡言乱语，”她说，“为什么他们要使用这样的语言？”那些可怕的杀人者谈起话来似乎他们是和我们其他人一样的人。

“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乔说，他重新坐下，又吃了起来。“他们做过的事情，如果我们是在他们的位置上，没有什么是我们不会做的。他们把世界从共产主义中挽救出来。要不是德国，我们就会生活在赤色统治下，情况会更糟。”

“你讲起话来，”朱利安娜说，“就像收音机里的一样，简直是胡诌。”

“我一直生活在纳粹统治下面，”乔说，“我知道它是什么样子。那种说法不是已经有 12 年、13 年——比那还长些——几乎已经 15 年了？我

从那儿得到了工作卡；从 1947 年起我就为托特组织工作，在北非和美国。听着——"他捅了她一下。"我具有意大利人在土木工程方面的才干；他们给了我很高的评价。我不为修建高速公路铲沥青、搅拌混凝土，我帮着设计，是工程师。有一天托德博士走过，检查了我们队的工作。他对我说："你是个好手。"这是个令人高兴的时刻，朱利安娜。劳动的尊严，他们不是只在口头谈谈。在他们纳粹分子前面，每个人都鄙视体力劳动，我自己也一样，贵族气派。劳工战线结束了这种现象。我头一次看到了自己的手。"他说得非常快，甚至克服了自己的口音；而她感到还是难于理解他。"我们都离家住在这儿的森林中。唱歌，走向工作。战争精神在于重建，而不是破坏。那些是最好的日子，战后的重建时期——盖了一片又一片，一排又一排优质、整洁、永久性的公共建筑，形成纽约和巴尔的摩全新的商业区。当然，现在这个工作已经过去了。像新泽西的大卡特尔克虏伯和梭能等大放光彩。但这都不是纳粹的；那就像老欧洲的列强势力。不好，你在听吗？像隆美尔和托德这样的纳粹要比像克虏伯和大银行家们，所有那些普鲁士人好一百万倍；那些人应该用毒气毒死，所有那些统治集团的绅士们。"

但是朱利安娜想，那些绅士永远会存在，还有你的偶像隆美尔和托德博士，他们是在敌对行动之后参加进来的，来清除碎石，建设高速路，开始让工厂轰鸣起来。他们甚至让犹太人活下去，幸运的惊人之举——实行大赦，结果犹太人就能够大干起来。不管怎样，直到 1949 年……那时托德和隆美尔都再见了，退休去放牧了。

我不知道吗？朱利安娜想：关于这事我不是都从弗兰克那儿知道了？你不消告诉我任何纳粹统治下的生活；我的丈夫就是——犹太人。我知道托德博士是所有人中最谦虚、最温和的一个；我知道他所要做的就是提供工作——诚实、高尚的工作——为了成百万在战后废墟中寻觅工作的黑眼睛的、绝望的美国男人和女人。我知道他想要看到不再区分种族，有为每个人服务的医疗计划、假期休息地和适当的住房；他是建设者，而不是思想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设法去创造他所要求的——实际上他做到了。但是……

在她的思想后面，一个专注的想法坚定地升起。"乔，《蝗虫的苦恼》那本书，在东海岸是不是受到禁止？"

他点点头。

“那你怎么能读到它?”这个想法使她忧虑。“他们还为了读——枪毙人?”

“这要看你属于什么种群,要看那旧的袖章。”

就是这样,斯拉夫人、波兰人、波多黎哥人在读什么听什么和做什么问题上受到最大的限制;盎格鲁-撒克逊人就好多了,有给予他们孩子的公共教育,他们可以进入图书馆和博物馆,参加音乐会。即使这样……《蝗虫的苦恼》这书不仅被视为机密,而且禁止任何人阅读。

乔说:“我是在厕所里读它的。我把它藏在枕头里面。实际上就因为是禁书我才读它。”

“你很勇敢。”她说。

他犹豫地说:“你是在讽刺我?”

“不。”

他放松了一些。“这儿对你们这些人是简单的;你们自在、安全地生活,不用做什么,不用顾虑什么。远离事件的激流。从过去保持到现在,对吗?”他的眼神嘲讽着她。

“你在用愤世嫉俗的方式杀害你自己,”她说,“你的偶像一个个地被拿走了。现在你没有什么来爱。”她把叉子递给他;他接过叉子。她想:吃吧,要么放弃这种生物行为。

乔吃的时候,对着书点头说:“照封面看,那个阿班德逊就住在这附近,在晒延。就在这个安全的地点一览世界,你能想得到吗?读读这本书里是怎么说的,大声读出来。”

她拿起书,读起封底上的话:“他是个复员军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在英国被纳粹虎式坦克击伤。当时是上士。书上说他实际上得到了一个城堡,他就在那儿写作,城堡的各处都安置了枪炮。”她放下了书说,“这里没有这么说,但是我听有人说他几乎成了一种妄想狂患者;他到处设置铁丝网,而且地处群山之中,很难进得去。”

“或许他是对的,”乔说,“写了这本书,就得像这样子生活。德国的大人物们读了这本书,就向他的房顶射击。”

“他就照以往的方式生活着,他在那里写他的书。他把这地方称作——”她看了一眼书的封套。“‘高城堡’,这是他对它的爱称。”

“他们不会抓到他,”乔说,一边迅速咀嚼着。“他很警觉,很狡猾。”

她说:“我相信他用了极大的勇气来写这本书。如果轴心国打输了,我们就能够说和写任何我们想说的话,就像过去一样;我们将是一个国家,有很好的法律制度,对我们所有人都一样。”

使她惊讶的是,他很有理性地对她的话点头。

“我不理解你,”她说,“你相信什么? 你要求什么? 你捍卫那些魔鬼,那些杀死犹太人的怪物,然后你——”她绝望地揪住他的耳朵;他惊奇地眨着眼,当她拖着他站起来时他感到疼痛。

他们彼此面对着,喘息着,都无法说话。

“让我吃完你为我做的饭。”乔最后说道。

“你不想说话? 不想告诉我? 你自己知道你在干什么;你明白,你只顾着吃,假装不懂我的意思。”她放开了他的耳朵,它们已经被拧得红得发亮。

“空谈,”乔说,“这没有关系。就像这个收音机,不管你怎样说到它。你知道老的党卫军人用这个名词来指代那些编排哲学的人。光头。因为那些高雅的光头……在大街上的争斗中很容易被打碎。”

“如果你对我的感觉是那样,”朱利安娜说,“你为什么不继续干下去? 为什么要留在这儿?”

他那神秘的笑容使她不寒而栗。

但愿我从没有让他跟我在一起,她想。现在已经太晚了;我知道我无法摆脱他——他太强有力了。

她想:可怕的事正在发生,从他那儿冲出来;而我似乎正打算这样做。

“什么事?”他伸出手抓住她下颏下面,抚摸她的颈子,把手伸到她衬衣里面,亲切地按压她的双肩。“一种脾气。你的问题——我会直率地分析给你。”

“他们会称你是犹太精神病医生。”她无力地笑道,“你想在炼人炉里了结吗?”

“你是受到人们的惊吓了,对吗?”

“我不知道。”

“我昨天晚上可能对你说过。仅仅是因为我——”他打断了自己的话。“因为我特别注意你的要求。”

"因为你跟这么多姑娘睡过觉,"朱利安娜说,"那是一开头说的。"

"但我知道我是对的。听着,我从没想要伤害你,朱利安娜。以我母亲的身体担保——我把实话告诉你。我会特别体贴,如果你争论的问题超出我的经验——我会把便宜让给你。你会消除紧张心理;不用很多时间我就可以让你放松,改善处境。你还刚刚经受过噩运。"

她点头,高兴了一些。但仍感觉发冷、悲哀,不知道究竟为什么。

一天开始,诺布苏科·塔哥米孤独地呆了一会,坐在日本时报大厦他的办公室里,沉思着。

在他离家去办公室前,他已经接到了伊滕关于贝纳斯先生的报告。这个年轻的学生确信,贝纳斯先生不是瑞典人,最确当地说是个德国人。

然而伊滕处理德语的能力还没有给日本商务代表处或托库卡——日本秘密警察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个傻子可能还没有发觉有什么要说的东西,塔哥米先生想。愚蠢的热情,与浪漫主义教条相结合。要侦察,要永远带着怀疑的态度。

总之,与贝纳斯先生和那位从日本国内来的长者会晤,将会按适当的程式开始。无论贝纳斯先生是哪个民族的人,塔哥米喜欢这个人。他认定,这个人有着像他一样的——可以想见的具有很高地位的人的基本才干。他会见他是去认识一个更好的人。这是出于人的一种本能,去掉一切仪式和外在形式,深入到心里。

被锁在两条幽暗激情的阴线内的心,时而绞紧着;即使那样,阳的光明,那只金色的鸟仍站在中心。我喜欢他,塔哥米对自己说。管他是德国人,还是瑞典人,我希望我的药能帮助消除他的头痛。必须记住要询问,一开始就要去问。

桌上的对讲机嗡鸣起来。

"不,"他粗暴地对着机子说,"别打扰我。"

小小的话筒内响起兰塞先生的声音:"先生,下面的新闻服务部刚刚有新闻到来。帝国总理马丁·波曼已经去世。"兰塞的声音突然消失了,一片寂静。

塔哥米先生想:应该取消今天所有的业务活动。他从办公桌旁边站起,急速地来回踱着步,双手握得紧紧地。让我看看。立刻发一个唁文给

德国领事，篇幅不长，属员就能够完成。如深感悲痛，等等。全日本人民与德国人民同担这一悲伤的时刻。然后呢？要成为非常易于接受的。必须立刻准备接收东京来的信息。

他按着对讲机的按钮说："兰塞先生，必须保证接通东京的线路。告诉总机接线小姐，高度注意，不要失去联系。"

"是，先生。"兰塞先生说。

"从现在起我要留在办公室，不再处理一切日常事务，也不会见任何业务性的访客。"

"先生？"

"我必须腾出手来处理任何紧急情况。"

"是，先生。"

半小时后，9 点钟，日本帝国政府在美国西海岸的最高官员——驻美西海岸各州的日本大使有信来到。外事处要在肖特大街的使馆召开特别会议，每个商务代表机构都要派高级人员参加。这意味着塔哥米先生必须亲自去。

已没有时间换衣服，塔哥米匆匆走向专用电梯。下至底层，一会儿已坐上代表处的豪华轿车上了路。这是一辆由一位有经验的中国司机驾驶的 1940 年的卡迪拉克车。

他在使馆大楼前发现不少其他名贵的轿车停在附近，足有 12 辆。地位很高的大人物们，有些他认识，有些很陌生，正在使馆大楼宽阔的台阶上，排队走进去。司机打开了车门，塔哥米抓起公文包很快走出车。公文包是空的，他没有携带什么公文——这主要是为了避免被人看成仅仅是个旁观者的样子。他显出重要人物的样子登上台阶，其实，甚至连会议讨论的内容都没有人告诉他。

几小群人集合在大厅内，小声地讨论着。塔哥米加入到几位他认识的人中，点点头。同他们一样，样子很严肃。

一位使馆官员很快出来，指引他们进入一间大厅。折叠椅已安置好，所有的人依次走入，静静地坐下，偶尔有咳嗽声和脚步移动声，谈话声停止了。

一位绅士携带一捆公文走向前面稍稍高出的桌子，他穿着条纹裤：这是日本外事处的代表。

出现了一点混乱，正在低声议论的人们一致鞠躬致意。

"先生们，"外事处的官员以威严的声调大声地说。所有的眼睛都集中到他身上。"正如你们已经知道，现已确认德国总理已去世，德国的官方声明已发表。这个会，时间不会长——你们将很快能回到各自办事处——目的在于告知你们，我们对于德国政界几个竞争派系的评价，预计他们现在会走出来，为争夺波曼先生遗留的空位进行没有任何限制的争吵。

"简单说，值得注意的，首先是赫尔曼·戈林，请容许我讲些大家熟悉的细节。

"'胖子'，由于身体的情形这么称呼他。原为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空中英雄，创建了盖世太保并在权力广泛的普鲁士政府中占有地位。是一个最残暴的早期纳粹党徒之一，但后来过度地纵欲而沦为一般酗酒者的形象。而酗酒是我国政府反对的。虽说这个人不健康，根据其嗜好，可能在病理上是这样，非常类似那些自满的古罗马统治者们。随着他们年纪的增长，其权力是增强而不是减少了。这种人穿着宽松的长袍，带着一群宠狮，城堡内充斥着各种战利品和艺术品。这样刺眼的形象无疑是准确的。一辆辆货运火车，装满偷来的贵重物品，驶向他的那些已超出战时需要的私人庄园。我们估计：此人渴望权力，并且有能力得到它。这位在所有纳粹中最自我放纵的人，与已故的H.希姆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一位在个人要求上过着简朴的生活。戈林先生代表着腐化的精神，将权力作为获取个人财富的手段。也代表一种原始精神。他是庸俗但很聪明的人，可能是所有的纳粹头目中最聪明的一位。驱动他的目标是：以古代帝王的方式颂扬自我。

"其次，J.戈贝尔先生，年轻时患了脊髓灰质炎症。原先是个天主教徒，是位卓越的演说家、作家。有着灵活、狂热的思想，机智、文雅和见多识广。在妇女中很活跃。高雅、有教养，很有能力，做着许多工作；几乎有着疯狂的治理冲动，据说他从不休息。真是个很可敬的人物。可能很有魅力，但据说比起其他纳粹来，他的性格是最狂躁的。在意识形态方面，他倡导受后期浪漫派德国虚无主义所激化的中世纪耶稣会的观点。他被认为是纳粹党惟一真正的知识分子。年轻时曾有过做剧作家的野心。他没有什么朋友，不受部下的欢迎，然而他为欧洲文化许多最好的内容的产

生增添了光辉。自我满足不是他的潜在的野心，而是纯粹的权力运用。对待组织的态度上持古典普鲁士国家的观点。

“R. 海德里希先生。”

外事处的官员停了下来，打量了所有的人，接着说道：

“比前面所介绍的人更年轻。他帮助过 1932 年的早期革命，一位事业家兼优秀的党卫军成员。是希姆莱的部下，可能在至今不甚明白的希姆莱 1948 年之死中起过作用。他在警察部门内公开清除了像A. 艾兹曼、W. 兴伦伯格等其他竞争者。此人据说为许多纳粹党人所畏惧。在结束导致政府重组的警察与军队之间的著名冲突后，他成为胜利者，负责控制国防军。他完全支持M. 波曼，是精英训练的产儿，而且是所谓党卫军系统的先驱。从传统意义上说他缺乏激情意识，从其动力来说是神秘的，或许可以说他坚持人类斗争是一种系列游戏的社会观；这种特殊的、准科学的分支也在某些技术界被发现，在意识形态争论中不坚持党的作用。总的说：在思想方面可说是最现代化的；后启蒙派的方式，主张废除对所谓诸如信仰上帝之类的必要的幻想等等。这种所谓现实主义的思想无法为东京的社会科学家们所探明，因此这个人必须加上一个问号。然而，对类似精神分裂症状中感情退化的现象必须加以注意。”

塔哥米听到这些时有些不快。

“波德尔·冯·希拉赫，前希特勒青年团的头头，被认为是个唯心主义者。在外表上有个人的魅力，但被认为不是很有经验和非常称职的人。真诚地相信纳粹党的目标；负责过疏浚地中海，开垦大量的农田；50 年代早期他曾减缓过在斯拉夫人土地上实行的罪恶的种族绝灭政策；为了使斯拉夫各族残存的人口能生存于欧洲心脏地区中封闭的保留地带，曾为此直接向德国人民恳诉；曾经要求结束某些形式的‘少痛苦处决’和用人作医学实验，但没有成功。

“塞斯-因阔特博士，前奥地利纳粹。现负责管理德帝国的殖民地与帝国对殖民地的政策。可能是帝国领土内最受憎恶的人。据说曾经鼓动镇压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被征服民族的措施；曾与罗森伯格一道制造形式上最骇人听闻的渲染意识形态上的胜利的事，诸如试图净化在结束对抗后残留的全体俄国人民。在这方面没有确实的证据，但他被认为是作出在非洲大陆进行大屠杀决议的少数几个之一，目的在于灭绝黑色

人种。他可能性格上是最接近原来的领袖阿·希特勒的人。”

外事处的发言人停止了干涩、缓慢的朗读。

塔哥米想：我快要发疯了。

我必须离开这里，我的心脏病要发作了。我要呕吐，或是把东西都喷出来——我快要死了。他快速地站起来，从其他座位和人群中推出一条通路，他几乎看不见什么东西。他要到厕所去，他走上过道。

有几个人调过头看他。这是丢人的，病倒在重要的会议上，有失身份。他继续跑着，穿过由使馆人员打开的大门。

恐慌立刻停止了，他的目光不再摇晃，他又看到东西了，平稳的地板和墙。

无疑是眩晕症，中耳故障。

他想：间脑，古老的脑干在捣乱。

某些生理上的暂时障碍。

思想沿着重新安排的路线前行。记起了世界的秩序。要依靠什么？宗教？他想。**现在一场加伏特舞正在静静地表演，主要的二者，主要的二者，你已经很好地抓住它了。这正是事情的风格。**一个小型的熟悉的世界。刚朵拉船的船夫们。他闭上眼睛，想像着见到的多依利·卡特公司的人在战后旅行时的样子。这个有限的、有限的世界……

在他肘边出现的一个使馆职员说：“先生，我可以帮你一下吗？”

塔哥米鞠躬道：“我已经恢复了。”

其他人的面孔，平静、体贴，没有嘲笑。他们都来嘲笑我，可能吗？塔哥米想：躲到地底下？

有鬼！这地真是像水泥地一样硬。

我无法相信这，我无法经受住它。鬼是看不见的。他在大厅周围漫步，听到苏特大街上的车声，还有外事处发言人在会上讲话声。我们所有的宗教都是错误的。我能干什么？他自问道。他走到使馆大门前，一个雇员给他打开门。

塔哥米走下台阶，到了路上。路上停着一些轿车，包括他的车，他的司机正站在那里。

这是我们的一种成分。在这个世界上。倾泻到我们身上，渗透到我们身体内、脑子里、心里，一直渗透到人行道上。

为什么？

我们是些瞎眼的鼹鼠，在土里打洞穿行，用鼻子感觉。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察觉到这个……现在我不知道去向何方，只有恐惧地尖叫着，逃跑。

可怜啊。

笑话我，当他走向轿车时看见司机正注视着他，他想。我忘了我的公文包。留在那里面了，在我的椅子旁。当他向司机点头时所有人都望着他。车门打开，他爬进了轿车。

他想：带我去医院，不，还是带我回办公室去。“日本时报大厦，”他大声说，“开慢一点。”他看着城市、汽车、商店、高楼，现在很现代化了。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正在为各自的事务奔忙。

当他回到办公室，立即指示兰塞先生与其他贸易代理处之一的有色金属矿代理处联系，要求他们参加外事处会议的代表回来后与他联系。

正午前不久，电话来了。

“可能你已注意到我在会议上难受的样子，”塔哥米对着话筒说道，“对每个人这无疑都是明显的，特别是我匆忙地走掉。”

“我没有看到什么，”有色金属处的人说，“但是会后我没有见到你，以为你出了什么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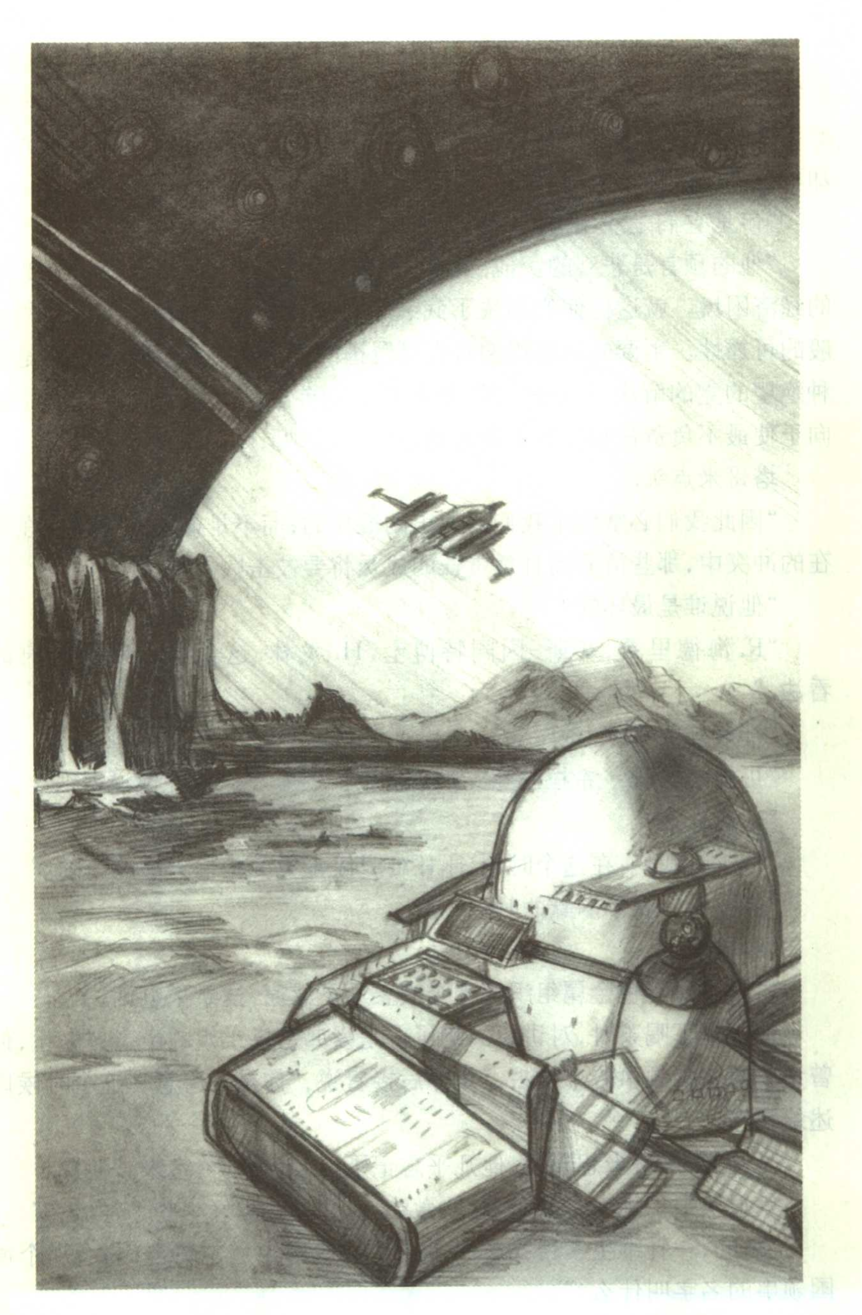
“你很会说话。”塔哥米忧伤地说。

“完全不是，我肯定当时所有人都埋头在听外事处的人讲演而没有留意其他的事情。至于你离开后发生了什么——你听完对那些权力斗争中追求权力者的总结了吗？那是首先讲的。”

“我听到了关于塞斯-因阔特博士的那个部分。”

“在那之后发言人详细讲述了那边的经济情况。日本本岛的观点是，德国人计划要把欧洲和北亚的人民降低到奴隶的地位——加上杀掉所有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分子、爱国青年及非爱国青年——已经成为巨大的经济灾难。只有德国科学和工业的巨大成就挽救了他们。神奇的武器，可以这么说。”

“对，”塔哥米说。他在桌旁，一手持电话，另一手给自己倒了一杯热茶。“就像他们在大战中制造了奇迹般的 V1 和 V2 武器及喷气式战斗机。”



他们耍马戏似的飞往火星和金星的火箭旅行。

“这是一种投机生意，”有色金属矿组织的人说，“主要是，他们对原子能的利用已经把物质聚集到一起，还有，他们要马戏似的飞往火星和金星的火箭旅行。他指出这具有令人惊异的重要性，然而这种交通在经济上却不会产生任何价值。”

“但是它们是戏剧性的。”塔哥米说。

“他的预言是悲观的。他感觉大多数高级纳粹党人都拒绝正视他们的经济困境。就这样他们加快了武装冒险进程的发展，缺乏预见性和一般的可靠性。主要的循环周期首先是冒进的狂热，然后是恐惧，再后是一种绝望的党的解决方式——嗯，他所传达的要旨是说明所有这些都是趋向于使最不负责任和最胆大妄为的追寻者走到了极端。”

塔哥米点头。

“因此我们必须假定我们要做出的最坏的，而不是最好的选择。在现在的冲突中，那些清醒而且负责任的成员将要被击败。”

“他说谁是最坏的？”

“R.海德里希、塞斯-因阔特博士、H.戈林，这是日本帝国政府的看法。”

“那最好的呢？”

“可能是B.冯·希拉赫和戈贝尔博士。但是在这方面他说得很少。”

“还有什么？”

“他告诉我们：在这个时刻，比任何时候都更要相信天皇的内阁。”

“会有一个表示静默的时刻吗？”

“会的。”

塔哥米对有色金属组织的那个人表示了感谢，挂断了电话。

他正坐下喝茶时，对讲机又响了。是爱弗雷堪小姐的声音：“先生，你曾说要给德国领事传个信去，”稍停后接着说，“你是否愿意在这个时候口述给我？”

是这样，塔哥米想起来，他几乎忘记了。“请到办公室来。”他说。

她很快走了进来，期望地对他微笑着。“你感觉好一些了，先生？”

“是的，一针维生素帮我解决了问题。”他考虑道，“请告诉我，那个德国领事的名字叫什么？”

“我记得，先生。雨果·莱斯男爵。”

“我的阁下,”塔哥米开始说道,“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已经到达:你们的领袖马丁·波曼先生已经逝世。当我写这些话时流下了眼泪。我记得波曼先生为从国内与国外的敌人手中拯救德国人民所采取的勇敢行动,以及给予逃兵和叛徒的震撼灵魂的严厉措施;这些逃兵与叛徒将背叛全人类对宇宙展望的计划,现今金发碧眼的亚利安人种曾永世不懈地投入这一计划——”他停下了,无法讲完话。爱弗雷堪小姐停止了她的磁带录音机,等待着。

“这是些伟大的时代。”他说。

“我要不要录下来,先生?这就是电文吗?”她把握不定地又打开了录音机。

“我正在跟你讲话。”塔哥米说。

她笑了。

“把我的讲话再回放一下。”塔哥米先生说。

磁带旋转起来。然后他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微弱的、带金属声,从二英寸喇叭中传出。

“……波曼先生为从国内与国外的敌人手中拯救德国人民所采取的……”虫子似的叽叽声。

“我已经有了结论,”他说,这时传动带停止了转动。“决心劝勉和牺牲他们自己,以达到了历史的祭坛上。那儿从未有生命形式会投向他们,也无论它们会散发出什么东西来。”他停了一会儿,“我们都很渺小,”他对爱弗雷堪小姐说,“向着一些可怕的或神圣的东西摸索前进。你不同意?”她点点头。

“把它发出去,”他对她说,“署个名。如果你愿意,润色一下句子,这样,它们将会有一定的意义。”当她从办公室起身时,他补充道,“或许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不管你喜欢哪一样。”

当她打开办公室门时好奇地瞥了他一眼。

在她离去后他开始处理当天的日常事务。几乎就在此时,对讲机内响起了兰塞先生的声音:“先生,贝纳斯先生要跟你说话。”

好,塔哥米想。现在我们可以开始重要的讨论。“请他讲话。”他说,拿起了话筒。

“塔哥米先生。”贝纳斯先生的声音来了。

“下午好。由于今天早晨传来波曼总理去世的消息时候，我恰巧不在办公室，然而——”

“矢田部先生跟你有联系吗？”

“还没有。”塔哥米说。

“你告诉了你的职员要关注他的到来吗？”贝纳斯先生说，声音有些激动。

“是的，”塔哥米说，“他一到，他们就会直接引他上来。”他记得要告诉兰塞，但他还没有这么做。那么，我们是不是要等到那位老先生出场后才开始讨论？他感到沮丧。“先生，”他开始道，“我非常急切地想要开始。你是否准备把注模给我们？尽管我们今天有些混乱——”

“已经有了变化，”贝纳斯先生说，“我们将要等待矢田部先生。你们肯定他还没到吗？我要求你给我一句话：他一去拜访你就立刻通知我。塔哥米先生，请费心。”贝纳斯先生的声音听起来很紧张、结结巴巴。

“我同意。”现在他也感到很激动：波曼死了，情况起了变化。“同时，”他急速地说，“我会很高兴有你做伴，也许我们可以一块儿用中饭。我一直还没有机会吃中饭。”他想起来说道，“尽管我们要讨论一些具体的事，或许还可以思考一下一般的社会情况，特别是——”

“不。”贝纳斯先生说。

不？塔哥米想。“先生，”他说，“我今天身体不太好。我遇到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我希望透露给你。”

“我很抱歉，”贝纳斯先生说，“我稍后会再给你打电话。”电话里嗒的一声，他已经匆忙地挂了电话。

塔哥米想：是我冒犯了他。他一定会以为是我拖拖拉拉没有通知我的职员关于那位老先生的事。但这只是一件小事。他按下对讲机的钮，说：“兰塞先生，请到我办公室来。”我可以立即纠正。他决定：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波曼之死已经震撼了他。

一桩小事——却表明我的愚蠢与有气无力的态度。塔哥米感觉到自己的过失。今天不是个好日子，我应该去求问神谕，弄清现在是什么时辰。我已经远远飘离开“道”，这是明显的。

他奇怪：我现在的困难发生在64卦中的哪一卦？他打开抽屉，取出《易经》，将两卷书放在桌子上。有这么多问题要去求问圣人，我有这么多

的问题难以弄明白……

当兰塞先生走进办公室时，他已经得出一卦。“看，兰塞先生。”他把那本经书给他看。

这个卦是第47卦“困”——精疲力竭。

“一般说，这是个不祥的兆头。”兰塞先生说，“你的问题是什么，先生？如果不冒犯你，我想问问。”

“我问的是‘时辰’，”塔哥米先生说，“这个对我们所有人的‘时辰’。没有活动的线，一个静止的卦。”他合上了书本。

那天下午3点钟，弗兰克·弗林克，仍在与其业务伙伴等候温丹·麦特逊关于钱的决定，决心去求问神谕：事情结果将会如何？他问道，一面掷下硬币。

这是第47卦。他得到了一条活动线，在第5位上是“九”。

他的鼻子与脚被削去。

在那个系着紫色膝带的人手下受到压迫。

欢乐温柔地到来。

它促使一个人去献出贡物和祭酒。

有很长时间——至少半个小时——他研究这条线，以及与它的现实联系，试图想出它可能意味着什么。这一卦，特别是这条活动的线使他心神不宁，最后，他勉强得出结论：这线预示的不会马上到来。

“你太依赖这个东西了。”埃德·麦卡锡说。

4点钟，一个温丹·麦特逊公司的送信人来到，交给弗林克和麦卡锡一个马尼拉纸信封。当他们打开信封，发现里面是一张确认过的2000美元支票。

“看来你是错了。”麦卡锡说。

弗林克想，那么神谕一定说的是这件事未来的结果。这就是麻烦；到了以后，当事情发生了，你再回顾时，才能准确地看出它的意思。然而现在——

“我们可以开始建这个商店了。”麦卡锡说。

“今天？现在？”他有些忧虑。

“为什么不？我们已经弄好了订单；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经过邮局

把它们发出去，越快越好。而且，从本地能够弄到的东西我们要自己把它们找来。”埃德穿上了外衣，走向弗林克房间的门口。

他们已经与弗林克的房东谈过，要租下这楼的地下室。现在那儿被用作库房。一旦那些纸箱搬出去，他们就可以建造自己的工作台，放上电线、灯具，开始安装发动机和传动带。他们已经画好了草图、写好了规格，开列了零部件清单，因此实际上已开始工作。

弗兰克·弗林克认为，我们干的是本行。他们甚至已商议好商店的名称：“埃德弗兰克珠宝定制商店”。

“我看今天最要紧的事，”他说，“是买木材制作工作台，也许还有电器零件，而不是珠宝。”

随后他们来到旧金山南部的一家木材场，大约一个钟头以后他们已有了所需的木材。

“什么事情让你烦心？”埃德·麦卡锡在他们进入一家五金商店时说。这家商店做的是批发生意。

“钱，它使我气馁。财务上的事就是这样。”

“老温丹·麦特逊明白。”麦卡锡说。

弗林克想，我知道：为什么它让我气馁。我们已经进入这个世界，我们就像他一样。这是个令人高兴的想法吗？

“不要往回看，”麦卡锡说，“要往前看。看事业。”

我是正向前看，弗林克想。他想到了那一卦。我应奉上什么贡品和祭酒？而且——给谁？

7

这对曾经访问过恰尔丹的商店的漂亮的日本青年夫妇,两位卡苏拉——在美国日本占领区域的日本人——在本周末打电话给他,邀请他到他们的住所聚餐。他一直在等候他们进一步的通知,他非常高兴。

他提前一点时间关上美国工艺品公司的大门,乘坐三轮车前往卡苏拉们居住的高级住宅区。虽然没有白人住在那儿,但他知道那个区。他乘坐的三轮车经过带有草坪和柳树的蜿蜒的街道,恰尔丹凝视着这些现代化建筑,惊奇于其设计的雅致。熟铁制的阳台、高高的现代型立柱、涂绘的色彩、各种织物的运用……全部都能称得上艺术的创作。他还记得以前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片战争留下的瓦砾。

一些在户外游戏的日本小孩静静地看着他,然后就回头去踢足球或打垒球。他想:要是成年人就不会这样。一些穿得很讲究的年轻日本人停下汽车,或者走入公寓楼,都带着更浓厚的兴趣注视着他。他是住在这儿吗?他们或许正提出疑问。年轻的日本商人们从办公室回家来……连那些日本商务代理处的头头们也住在这里。他留意到停放的卡迪拉克车。当三轮车带着他驶近目的地时,他变得逐渐紧张起来。

不久,在他登上卡苏拉们住所的台阶时,他想,现在我不是因商业事务被邀请,而是来吃饭的客人。他自然费了不少心思来打扮自己,至少他能对自己的外表有些信心。留心我的外表,他想。对,是这样,我应该如何出场?不能骗过任何人,我不属于这里。在这块土地上白人被清除出去,建立起属于他们的漂亮市区。我在自己的国家里是个局外人。

他顺着铺着地毯的大厅来到要找的门前,按了按铃。门很快开了,站着一个年轻的卡苏拉太太。她穿着一件丝质和服,系着宽腰带,长长的闪光的黑发缠绕在颈下,微笑着表示欢迎。在她身后的客厅内,她的丈夫,

手里拿着饮料向他点了点头。

“恰尔丹先生，请进。”

他鞠了躬，走了进去。

雅致至极，而且——是这样简朴。没有几件家具。这儿有一盏灯、桌子、书柜，墙上是印花纸。难以相信的日本语“逸趣”的含义，在英语中很难听到。这是一种在简单的事物中发现超越精致和华丽的美，是一种布置的艺术。

“来一杯？”卡苏拉先生问，“苏格兰酒还是汽水？”

“卡苏拉先生——”他开始道。

“保罗，”年轻的日本人说，指着他的妻子，“贝蒂，你是——”

恰尔丹先生喃喃道：“罗伯特。”

他们拿着饮料坐在柔软的地毯上，听着古筝——日本十三弦琴的录音。这是新近由日本 HMV 台播送的，非常流行。恰尔丹注意到唱机的所有部分，甚至喇叭都是隐蔽的，他不知道声音是从哪里发出的。

“不知道你的口胃，”贝蒂说，“我们采取了妥善的措施。厨房的电炉上正在炖 T 形骨上的嫩肉片。还有，带酸酪汁和香葱的烤土豆片。格言说：给新结交的客人上牛排是不会错的。”

“非常感谢，”恰尔丹说，“我非常喜欢牛排。”也确实是这样。但他很少吃到它，中西部的大牧场不再给西海岸送来很多肉畜，他已记不起什么时候最后一次吃过一顿好牛排了。

这是送给客人礼物的时机。

他从上衣口袋里取出用薄绉纸包着的小物件，小心地放到矮桌子上。他们二人立刻注意到了。他说：“给您的小玩艺儿，表示我在这儿深深感到的轻松和快乐。”

他打开了绉纸，让他们看到了礼物。一百年前新英格兰捕鲸者雕刻的一块象牙，是个带装饰的小艺术品，称作水手的精致艺术品。当他们知道这是老水手们在闲暇时雕刻的工艺品时，脸上现出笑容。没有一件简单的东西能够比这更能概括地反映出过去的美国文化来。

沉默。

“谢谢你。”保罗说。

罗伯特·恰尔丹鞠躬。

他的内心平静了一会儿。这个礼物——就像《易经》说——是一种祭品。它已经做到了需要它所做的。最近他一直感觉到的焦虑和压迫感开始消散。

他从雷·加尔文处收到了对柯尔特式44型手枪的补偿，加上许多不再重犯的书面保证，但仍不能让他安下心来。只有现在，在这种互不关联的情况下，他才有一刻不再有那种事情在不断变糟的感觉。"逸趣"环绕着他，放射出和谐的光芒……他认定，这就是它。比例、平衡。这两个日本人，他们是这样接近"道"。这就是为什么以前我会对他们有所反应。我通过他们感觉到"道"，亲自一瞥"道"的存在。

他不知道，要真正了解"道"，会变成什么样子？"'道'首先发出光明，然后是黑暗。"由于这两种原始力量的交互作用于是不断有更新，才能保持它永不衰败。因为正当黑暗似乎要窒息一切时，奇妙的是，新的光明的种子已经就在深处再生。这就是'道'。当种子落下，落到了地里，土壤中，在下面，看不见的它复生了。

"一些餐前小点，"贝蒂说。她跪着端出一小盘奶油饼干之类食品。他愉快地拿了两块。

"这些天的国际新闻很值得注意，"保罗一面吸着饮料一面说道，"当我今晚驱车回家时我听到在慕尼黑举行的盛大的国葬场面直播，包括有五万人的集合、旗帜等等。高唱《我有一个伙伴》。遗体现正供所有忠诚者瞻仰。"

"是的，这是令人悲伤的，"罗伯特·恰尔丹说，"这是本周初的一个突发的新闻。"

"今晚的《日本时报》报道说，据可靠消息称，B. 冯·希拉赫在家中被捕，"贝蒂说，"按照冲锋队的指示。"

"不好。"保罗摇头道。

"当局无疑是想控制住秩序，"恰尔丹说，"冯·希拉赫一向以匆忙、任性甚至缺乏周密计划的行动著称。很像以前的赫斯。记得他疯狂地飞到英国的事吧？"

"《日本时报》还报导了什么？"保罗问妻子说。

"有很多混乱和阴谋。军队在到处调动，已不准请假。边防站已封锁。帝国国会正在开会，全体议员都讲了话。"

“这使我想起了我听过的戈贝尔博士的杰出演说，”罗伯特·恰尔丹说，“一年前在无线电中听到的。非常机智的骂人，像往常一样，将听众玩于股掌之下。无疑地运用了全部激情。戈贝尔博士是原先的阿道夫·希特勒的人，头号纳粹发言人。”

“这是真的。”保罗和贝蒂双双同意、点头。

“戈贝尔博士还有妻子和很可爱的孩子，”恰尔丹继续道，“非常高级的人。”

“是的。”保罗和贝蒂同意道。“一个重视家庭的男人，对比那里许多其他的大人物，”保罗说，“对比许多有问题的好色的摩尔人。”

“我现在不想传播谣言，”恰尔丹说，“你说的是像E. 洛厄姆这样的人？古老的历史，很久以前就湮没了。”

“再想想H. 戈林，”保罗说，慢慢地吸着饮料并且审视着它。“各种各样异类的罗马式的狂欢宴饮的故事，听起来都令人毛骨悚然。”

“谎话。”恰尔丹说。

“嗯，不值得讨论的题目。”贝蒂策略地说，瞥了瞥他们二人。

他们的饮料喝完了，她走去再添上。

“在讨论政治时会热血沸腾，”保罗说，“不管你走到哪里都是这样，重要的是保持清醒。”

“是的，”恰尔丹同意说，“要求平静和秩序。这样就会回到习惯的稳定上。”

“领袖去世后的日子对于一个集权社会是段危急的时期，”保罗说，“缺乏传统及中产阶级机构的结合——”他打断道，“或者最好是放下政治来谈，”他微笑着，“就像以前学生时期那样。”

罗伯特·恰尔丹感觉到自己的脸红了，他弯身对着饮料来避免主人看见。他已经造成了一个多么可怕的开端。他愚蠢地、大声地争论起政治来，他在表示不同意时语气粗鲁，只是由于主人的灵活策略才尽力挽救了这个晚上。我有多少东西要学习啊，恰尔丹想。他们是这样文雅、有礼，而我——一个白种野蛮人。真是这样。

有一阵他满足于吸着饮料，并且在脸上保持一种刻意的欢快表情。他对自己说，我必须完全追随他们的引导，永远跟他们保持一致。

然而他想：我陷入了混乱，我的智慧被酒打乱了，又疲倦，又紧张。我

能够处理好这事吗？不管怎样人家再不会邀请我来了；现在已经太晚了。他感到绝望。

刚刚从厨房回来的贝蒂重新坐到地毯上。罗伯特·恰尔丹再次想道：多么迷人。那个娇柔的躯体。他们的体型是这么优越；不胖，不像个球似的。完全不需戴乳罩或穿紧身裤。我必须把我的欲望隐藏起来，要不顾一切地做到这一点。然而他又忍不住不时地偷看她一眼。她可爱的深色皮肤、头发，还有眼睛。跟他们比起来，我们只是半熟的，在没有烧成之前就出了炉。这个古老的土著的神话，在这儿是真实的。

我一定得分散我的思想，随便怎样，找找社会方面的题目。他的眼睛四处望望，想找个什么题目。沉默深沉地弥漫着，使他的紧张像要炸开，难以压抑。到底该说什么？说点保险的。他认出了矮柚木柜上的一本书。

"我看到你正在读《蝗虫的苦恼》，"他说，"我听到好多人谈到它，但是生意上的压力使我无法关注它。"他站起身，拿起书，仔细地查看他们的表情。他们似乎认识这种社交的姿态，因此他接着问道："一部神秘小说？请原谅我糟透了的无知。"他一面翻着书页。

"不是神秘小说，"保罗道，"相反，小说有趣的形式可能在于它是一种科学小说。"

"噢，不，"贝蒂不同意说，"里面没有什么科学，也没有未来的背景。科学小说讲的是未来，特别是在某方面科学已超越现在的未来。这本书不具备这两个前提。"

"但是，"保罗道，"它讲的是交替发生的现实。属于那种许多著名的科学小说种类。"他对罗伯特解释道，"请原谅我坚持这一点，但正如我妻子所了解的，很长时期以来我一直是科学小说的热心读者。我在小时就有了这个爱好，那时我才 12 岁，正是大战的初期。"

"我注意到了。"恰尔丹有礼貌地说。

"想要借这本《蝗虫的苦恼》吗？"保罗问道，"我们很快就能看完，没有问题，一天左右就可以。我的办公室在市中心区，离你们可敬的商店不远，我会很高兴在午饭时下车。"他沉默了。恰尔丹想，可能是因为贝蒂的示意。他又继续道，"你和我，罗伯特，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一起用午饭。"

"谢谢你。"罗伯特说。这是他所能说的话。在一家商业区商人们喜

爱的饭店里，他和这位时髦的现代的高层的日本人一起吃中饭，这是过分受宠了，他感到他的视线模糊起来。然而他继续翻阅着那本书，不时地点点头。"对，"他说，"它看来很有趣，我很愿意读它。我要尽力跟上现在讨论的问题。"这样说适合吗？应该承认他的兴趣是在于这本书的时髦。也许这是很低级的做法。他不知道，但他已感到是这样。"不能根据书的畅销与否来评价一本书，"他说，"我们都明白这一点，有很多畅销书是很无聊的作品。然而——"他犹豫了。

贝蒂说："非常真实，随大流的趣味是很可悲的。"

"就像音乐界，"保罗说，"例如，对真正的美国民间爵士乐都没有兴趣。罗伯特，你喜欢本克·约翰逊、基德·欧里和这类作家吗？还有早期的美国南部爵士音乐？我有很多这种音乐的老唱片，真正的简尼唱片。"

罗伯特说："我怕我对黑人音乐懂得太少了。"他们看来对他的说法不很高兴。"我喜欢古典音乐，巴赫和贝多芬。"的确这是可接受的。他现在感到有点儿悔恨。但他不会拒绝那些欧洲音乐的大师们，那些永恒的古典乐曲，而偏爱那些黑人住区下等酒馆和小咖啡店的新奥尔良爵士乐？

"也许我该放放新奥尔良的韵律王们的选曲。"保罗从房间里出来，开始说道。但是贝蒂给了他一个警告的脸色，他犹豫了，耸了耸肩。

"饭已经好了。"她说。

保罗转过来再次就座。似乎有点不高兴，罗伯特想，他喃喃道："新奥尔良的爵士乐是最真实的美国民间音乐，源于本大陆。其他的都是来自欧洲，像那些老的英国风味的弦琴伴奏的谣曲。"

"这是我们之间永久的争论，"贝蒂对罗伯特微笑着说，"我无法分享他对原始爵士音乐的喜爱。"

罗伯特拿着那本《蝗虫的苦恼》说："这本书描写的是哪种交替出现的现实？"

过了一会儿，贝蒂说道："德国和日本在大战中失败这样一种现实。"

他们都缄默了。

"是吃饭的时候了，"贝蒂悄悄地走过来说，"请进来，两位饥饿的商人先生。"她哄着罗伯特和保罗到已经铺好白桌布，放上银器、瓷器和粗大的餐巾的饭桌旁，餐巾放在罗伯特认为是早期美国的餐巾骨架中，银器也都是美国造的，纯银的，杯盘是皇家艾伯特公司制造的，深蓝色和黄色的，非

常名贵。他不禁要用职业的赞赏的眼光去看这些东西。

大碟子不是美国造的，显出是日本货。他讲不清楚，这超出了他的认识范围。

“这是日本伊万里瓷器，”保罗说，已觉察出他的兴趣。“从阿利它来的，被认为是日本的一流产品。”

他们都已就座。

“咖啡？”贝蒂问罗伯特。

“对，”他说，“谢谢。”

“要到饭快吃完时上。”她说，走去取送饭菜的小推车。

他们很快吃起来。罗伯特发觉菜很精致。她是一个很出色的厨师。特别是生菜他最喜欢。鳄梨、洋蓟菜心、一种蓝色奶油覆盖的……谢天谢地他们没有给他一顿日本饭菜，那种战争爆发以来吃了那么多次的菜肉混合饭。

没吃完的海产品，他必须吃下去，这样他就可以避免吃小虾或是其他的贝类。

“我很想知道，”罗伯特说，“在一个德国和日本被打败的世界里，你们认为会是什么样子。”

保罗和贝蒂有好一阵没有回答，最后保罗说道：“这是很复杂的差异。最好是读读这本书。它可能非要你听它讲不可。”

“我对这个题目有很强的信心，”罗伯特说，“我常常思考它。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差。”他可以听到自己发出的坚定的、很粗哑的声音，“更差。”

他们似乎吃了一惊，也许是因为他的语调。

“共产主义将会统治世界。”罗伯特继续道。

保罗点点头。“作者H. 阿班德逊先生考虑到这一点，关于苏联的无限的发展。但是就像第一次大战中那样，尽管是胜利的一方，二流的、最农民化的俄国自然地要遭到可耻的失败。记得日本和他们的那场战争，真是好大的笑料，当时——”

“我们不得不受难，付出代价，”罗伯特说，“但我们那么做是为了一个好的理由，制止斯拉夫世界的扩张。”

贝蒂低声地说：“从个人来说，我不相信什么关于任何民族‘世界扩张’的歇斯底里的谈话，斯拉夫人，或中国人，或是日本人。”她温和地看着

罗伯特。她完全地控制着自己，没有冲昏头脑；但是她有意要表白自己的感情。一小块深红的颜色出现在她的双颊上。

他们有一阵只是吃饭，没有讲话。

我应重新讲起来，罗伯特·恰尔丹知道，不可能回避这个题目。因为它到处都存在，在一本我偶尔拾起的书或是一个录音集中，在这些餐巾骨架中——征服者堆积着的掠夺品中，从我们人民中掠夺去的。

要面对现实。我试图装作与这些日本人是一样的。但是看吧：即令当我迸发出对他们国家赢得大战，我的国家失败时的满足感时，——仍然不存在共同的理由。那些对我意义尖锐的话正好与他们的形成对照。他们的头脑是不同的，他们的灵魂也是这样。看着他们用英国象牙状的瓷杯饮酒，捧着美国的银器吃饭，听着黑人风格的音乐，这都只是表面的现象。财富和权力的优势使这些东西为他们所利用，但这就像白昼变长一样是假象。

甚至他们强灌输给我们的《易经》，它是中国的。当时是借回来的。他们在愚弄谁？他们自己？到处窃取一些习惯，穿、吃、谈话、走路，甚至像因喜爱烤土豆加酸奶酪和小葱而费尽心力的例子，老式美国餐加上他们的生拉硬扯。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人被愚弄，至少我没有。

只有白种人被赋予创造力，他想。然而我，同一血统的成员，必须对这两位叩头。想想看，如果我们胜利了会是什么样子！早就会消灭他们，不会有今天的日本，而美国，将是全世界闪耀的惟一强国。

他想：我必须读读那本《蝗虫的苦恼》，从它的声音就可以看出，这是爱国的义务。

贝蒂温和地对他说："罗伯特，你没有吃啊，是不是饭菜不好？"

他立刻叉起一叉子生菜。"不，"他说，"这确实是我多年来吃过的最好的饭菜。"

"谢谢你，"她说，显得很高兴。"我尽力做出真正的……例如，在使馆街的美国小市场里仔细地选购，挑拣真正的东西买。"

你把本地的食品做得非常完美，罗伯特想。他们说的是对的：你们的模仿力是无限的。苹果蛋糕、可口可乐、跟着格伦·密勒的电影风格……你们能用那些罐头盒和草纸糊成一个完全仿照的美国来。一个草纸做的厨房里的妈妈，一个正在看报的爸爸，一个站立的小狗，还有一切东西。

保罗默默地看着他。突然留意到这人在注意他。罗伯特·恰尔丹打断了自己的思索，专心吃起饭来。他能够看出我的思想来吗？他不知道。他看出我正在想的东西？我知道我不曾把它表示出来，我一直保持着恰当的表情，他不可能了解。

“罗伯特，”保罗说，“从你在这儿诞生、长大，一直讲着美国的习语，也许我能通过你的帮助得到一本书，这本书曾经给我带来一定的麻烦。这是本美国作家在30年代写的小说。”

罗伯特微微地鞠躬。

“这本书，”保罗说，“很少见，我还保留有一本，是南珊奈尔·威斯特写的。书名是《寻觅对象的小姐》。我曾经愉快地读过它，但我不完全理解威斯特的意思。”他期望地看着罗伯特。

不一会儿，罗伯特·恰尔丹承认：“我怕还从未读过这本书。”他想甚至没有听说过它。

保罗脸上显出失望的表情。“太可惜了，这是一本小书。讲到一位在日报上写专栏的男子，不断接触一些令人头痛的社会问题，最后由于痛苦的折磨而发了疯，幻想他就是耶稣基督。你记得吗？或许你在很久以前读过。”

“没有。”罗伯特说。

“对苦难有很奇怪的看法，”保罗说，“对毫无缘由的痛苦，对所有宗教所应对的普通问题有种最原始的透析力。宗教，像基督教那样经常宣称必须有罪过才能说明苦难。威斯特似乎把这样更为强制的看法加到旧的看法上。威斯特可能看出这无缘由的痛苦是由于他是犹太人。”

罗伯特说：“如果德国和日本在大战中打败了，犹太人就会统治今日的世界，从莫斯科或是华尔街。”

这两个日本人，男人和妻子，似乎退缩了，似乎枯萎了、变老了、矮化了。房间也变得冷起来。罗伯特·恰尔丹感到很孤立。自己吃着，不再用他们陪伴。现在他做了什么？他们对什么误解了？他们的愚蠢无能以至无法理解外国语言，这个西方人在想。回避他们，因此他们生气了。多么可悲，他一面吃着一面想。然而，究竟能做什么？

原先的明白——仅仅是一会儿之前——还必须是从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中才得到的，直到现在还没瞥见其全貌。罗伯特·恰尔丹不再感到以

前那样糟糕,因为那个非本质的梦刚刚从他头脑内升起。我以这样的预见性在这里表明,他回忆着。当我登上楼梯时,一股近于少年的罗曼蒂克的梦想的烟雾蒙蔽了我。但是现实是无法忽视的,我们必须成熟起来。

这正是一种直接的麻醉剂,就在这里。这些人不是真正的人类。他们穿着人的服饰,就像马戏场里打扮好的猴子。他们聪明,能够学习,如此而已。

为什么我要奉迎他们?仅仅是因为他们打赢了?

我性格上的缺点通过这次机会暴露了出来,但这正是它表现的方式。我对……表示同情。嗯,我要说,从两恶之中无误地选择那较轻的一个。就像乳牛看到了水槽;我不假思索地飞奔起来。

我所做的是顺应外部运动,因为它比较安全;毕竟,这些是胜利者……他们指挥着。我猜想,我会继续这样做。因为我何必要自找不快?他们读了一本美国书,要我解释给他们听;他们希望我,一个白人,能给他们回答。我努力了吗?但是这一次我不能,即使我读过,无疑我是能做到的。

"也许有一天我要看看这本《寻觅对象的小姐》,"他对保罗说,"然后我才能传达给你它的含义。"

保罗微微点头。

"但是我现在工作太忙,"罗伯特说,"稍后,或许……我相信它用不了我多长时间。"

"不,"保罗小声说,"非常小的一本书。"他和贝蒂二人看来都有些难过,罗伯特·恰尔丹想。他不知道他们是否也意识到他们与他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他想,希望是这样。他们应该是这样。一个羞辱——自己非要去寻找出那本书的信息。

他更快活地吃起来。

没有什么进一步的摩擦破坏这个晚上。10点钟,当他离开这位卡苏拉家的房间时,罗伯特·恰尔丹依然感觉到在晚饭中突然产生的自信感。

他漫步走下公寓楼的楼梯,并未真正关注这些偶然见到的日本居民,而他们在进出公用浴室时可能注意过他。走到外面黑夜的人行道上,叫住了一辆过路的三轮车,于是踏上回家的路程。

我总是不知道在社交中会见某些顾客时会是什么样子。毕竟还不错。而且，他想，这次经验对我的生意会很有帮助。

会见这些恐吓过你的人是有疗效的。去发现他们真的是什么样子，然后恐吓就过去了。

他沿着那些线索思考着，到了自己邻居门前，最后到了自己家门口。他付给了车夫钱，登上熟识的楼梯。

就在他的前屋内，正坐着一个他不认识的人。一个穿着大衣的白人男子，坐在长椅上看着报。当罗伯特·恰尔丹惊异地站在门口，这男子放下报纸，懒散地站起，并把手伸进胸部口袋里，拿出一个皮夹，展示出来。

“康佩太。”

他是个皮诺克，是日本占领当局设置的州警察局和萨克拉门托市的雇员，令人吃惊！

“你是R. 恰尔丹吗？”

“是的，先生。”他说，心砰砰跳着。

“最近，”这警察说，一面察看从长椅上的皮包中取出的公文夹，“有一个白人男子访问过你，他自称代表一位日本帝国海军的官员。随后的调查显示事实并不是这样。不存在这样的官员，也没有这么一艘军舰。”他注视着恰尔丹。

“对。”恰尔丹说。

“我们已获得报告，”警察继续道，“关于海湾区域有人操纵的骗局。这个家伙显然是参加了。你愿意描绘一下他吗？”

“小个子，皮肤相当黑。”恰尔丹开始道。

“是犹太人？”

“对，”恰尔丹说，“现在我想起来，虽然当时我疏忽了。”

“这里有张照片。”这个康佩太把它递给了他。

“那是他。”恰尔丹说，明确无误地辨认出来。他有点被康佩太的侦察力吓倒。“你们怎么发现他的？我没有报告这事，但是我给我的经纪人雷·加尔文打过电话，告诉他——”

警察挥手让他不要说下去。“我有个文件要你签字，然后就完事了。你不需要出庭。这是个法律手续，这样就不再牵涉到你了。”他递给恰尔丹一张公文，还有钢笔。“它说明这个人曾接近你，并试图冒充身份来欺

骗你等等。你看看这个公文。"当恰尔丹在看公文时警察卷上袖口看表。"这大体上是准确的吧?"

是这样——大体上。罗伯特·恰尔丹没有时间详细地了解这张公文,而且,不管怎样,他对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已经有点儿混淆不清。他知道那个人冒充身份,以及某个骗局发生了;而且,就像这位康佩太的人说的,这个家伙是个犹太人。罗伯特·恰尔丹看了看照片下的名字,弗兰克·弗林克。原名弗兰克·芬克。是的,他的确是个犹太人。像芬克这类姓名,每个人都能说出这是个犹太人,而且他曾改换过这个名字。

恰尔丹在公文上签了名。

"谢谢。"警察说,他收好东西,摘了摘帽子,向恰尔丹道了晚安,走了。整个事仅用了一会儿工夫。

我猜想他们已经抓住他,恰尔丹想,无论他想要什么花招。

很大的宽慰,他们干得真快,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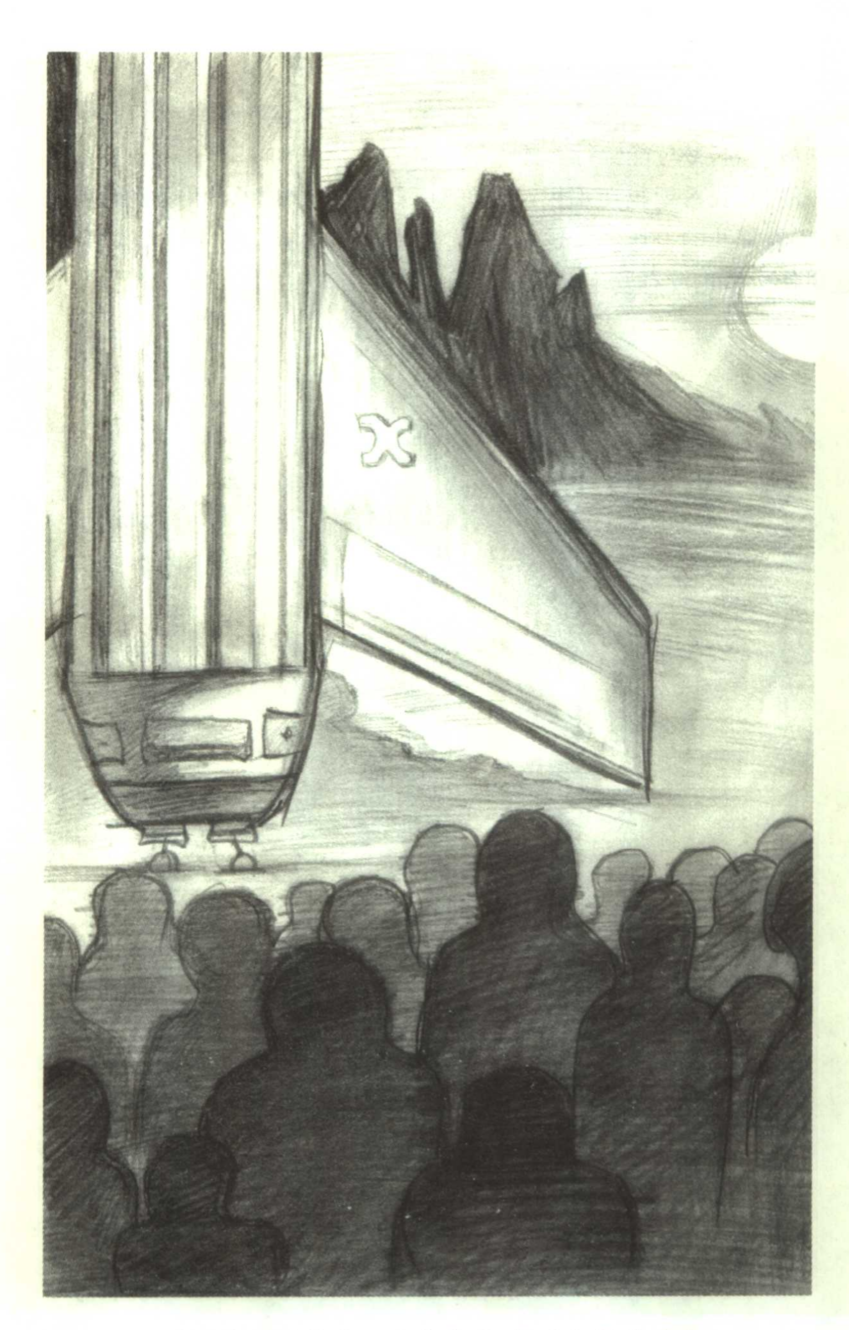
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法律和秩序的社会里,这里不容犹太人对善良的人耍什么花招。我们是有保护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见到他时没有意识到他的种族特征。显然我很容易受骗上当。

我简直无力去骗人,而这也没有给我什么帮助。没有法律,我将由他们支配。他本来就无法使我相信任何事,这是一种催眠术。他们能控制全社会。

明天我得去买那本《蝗虫的苦恼》,他对自己说。看看作者如何描绘德帝国的毁灭和一个由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管理的世界,可能会是很有意思的。那时,俄国已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而日本无疑已成为俄国的一个省;我不知道他是否——不管他叫什么——描绘了美国的一次大战?是本有趣的书,他想。奇怪的是以前竟没有人想过写这么一本书。

他想,它会帮助我们更深地了解自己是多么幸运。尽管有明显的不利……我们的情况可能会更糟。书中指出了巨大的道德教训。是的,这里有日本人当权,我们要建设。一些巨大的事情会从其中出现,像对行星的殖民。



一些巨大的事情会从其中出现，像对行星的殖民。

现在应该有新闻广播，他知道。坐下来，打开了收音机。或许帝国的新总理已经选出。他感到兴奋和希望。对于我，这位塞斯-因阔特似乎是效率最高的，最可能实行一些大胆的计划。

他想，我希望我在那里。或许有一天我会很富裕，可以到欧洲去旅行，看看那儿的一切。要是失去了这样机会真丢人。钉在这美国西海岸，这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历史就这么从身旁流过。

8

早上8点钟，德帝国驻旧金山领事雨果·莱斯男爵下了梅塞德斯—奔驰220E型轿车，轻快地登上领事馆的台阶，身后跟着外事处的两个年轻雇员。大门已经由莱斯的职员打开。他走了进去，一面举手向交换台的两个姑娘及副领事弗兰克先生，然后向在里面的办公室向他的秘书费德胡夫先生致意。

“男爵先生，”费德胡夫说，“刚刚从柏林有份无线电密电来到．开头是——”

这意思要他脱掉大衣，将其交予费德胡夫挂起来。

“十分钟前克鲁兹·封·米尔先生来过电话，他希望你能回他一个电话。”

“谢谢你，”莱斯说。他在靠近办公室窗户前的小桌旁坐下，揭去早餐的罩布，看见盘里放着面包卷、炒鸡蛋和香肠，他从银壶中给自己倒了一杯热咖啡，然后打开了他早晨的报纸。

来电话的克鲁兹·封·米尔是美国西海岸地区秘密警察的头头；其总部用了一个假名，位于航空终点站。莱斯与克鲁兹的关系相当紧张。他们在众多事务的管辖权上相互重叠，无疑，这是柏林高层一种深思熟虑的策略。莱斯在党卫军中有荣誉的职务，少校军阶，这巧妙地使他成为克鲁兹·封·米尔的部下。这个职务是在几年前授予的，当时莱斯已经看清这么做的目的。但是对此无能为力，他至今仍然很恼火。

报纸是由汉莎公司的飞船带来，早上6点钟到达这里，是《法兰克福时报》。莱斯仔细阅读头版。冯·希拉赫在家中被捕，可能现在已经死去。太糟了。住在卢弗特瓦夫训练基地的戈林，被一群全部忠于他这头号胖子的老兵所保护，没有人把过失归罪于他。没有冲锋队的刺客。而戈贝尔博士怎么样了？

可能在柏林的心脏地区，像平常一样，依靠他的机智，他的能力谈论解决任何问题的办法。如果海德里希派一个班去干掉他，莱斯想，这个小个子博士将不只跟他们辩论，还可能说服他们调转过来，成为德国宣传与公共启蒙部的成员。

他能够想像此刻的戈贝尔博士，正在一位美丽的女演员的套间里，蔑视着在下面大街上横冲直撞的国防军。说有什么东西惊吓住那位大人。戈贝尔将发出嘲笑……继续用左手抚摸着那位可爱女士的胸脯，同时为当天的报纸写文章。

莱斯的思想被秘书的敲门声打断。“很抱歉，克鲁兹·封·米尔又打电话来了。”

莱斯起身走到办公桌旁，拿起话筒。“我是莱斯。”

听筒里传来这位本地秘密警察头目浓重的巴伐利亚口音。“关于这个反间谍人物有什么说法？”

莱斯很迷惑，想要努力弄清克鲁兹·封·米尔讲的是什么。“嗯，”他喃喃道，“据我所知，有三或四个反间谍机关的‘人物’此刻在美国太平洋沿岸。”

“有一个是在上周乘坐汉莎的飞船来的。”

“呵，”莱斯说。把话筒夹在耳朵与肩膀间，拿出来一盒烟。“他不会来这儿。”

“他现在在干什么？”

“上帝，我不知道。问卡那利斯吧。”

“我想要你打电话给外事处，让他们给总理府打电话，让周边的不管什么人控制住海军部，并要求反间谍机构或是将它的人从这儿带回去，或是向我们说的他们为什么要在这儿。

“你不能做这件事吗？”

“一切都已陷入混乱。”

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这位反间谍人士，莱斯认定。他们——本地的冲锋队——海德里希的一位幕僚告诫要注意他，而且他们失去了联系。现在他们要我把他们引诱出来。

“如果他来到这里，”莱斯说，“我会让人留住他，你可以指望这一点。”当然，这个人来到这里的机会极小或是没有。他们双方都知道。

“他显然用了一个假名,”克鲁兹·封·米尔费力地说,“自然,我们不知道他。他是个贵族模样的人,大约四十岁,上尉。真实的姓名是鲁道夫·威格纳。属于东普鲁士那些古老的君主宗族中的一支。也许支持过塞特斯采特的封·巴本。”趁克鲁斯·封·米尔嗡嗡地说话,莱斯让自己在桌旁坐得舒适了一些。“照我看,对于这帮君主家族的追随者来说,惟一的回答就是削减海军的预算使他们能够维持……”

最后,莱斯设法离开了电话。当他回去吃早饭时发现面包卷已经凉了,但咖啡还热。他喝着咖啡,又看起报来。

事情还没有完,他想。这些冲锋队的人整晚都轮番值班。会在清晨3点打电话给你。

他的秘书费德胡夫守在办公室里,看见他离开了电话,说,“萨克拉门托方面刚刚很焦急地打电话来,他们宣称有一个犹太人在旧金山大街上转悠。”他和莱斯两人都笑了。

“对,”莱斯说,“告诉他们冷静一下,给我们送来正常的公文。还有什么?”

“你读读这封吊唁信。”

“还有什么?”

“有一点。我想把它们放在桌上,如果你用得着的话。我已经发出了回话。”

“今天我要在会上讲话,”莱斯说,“今天下午的会。那些商人要参加。”

“我会提醒你。”费德胡夫说。

莱斯向后靠到椅子上。“愿意打个赌吗?”

“不是关于党深思熟虑的事,如果这是你的意思。”

“这将是那个‘刽子手’。”

停了一下,费德胡夫说道:“海德里希已经走得太远了。那些人决不会放过党的控制权,因为每个人都害怕他们。党的首脑们对这个想法会有所准备。一旦头一辆党卫军汽车离开普林撒卜雷希斯图托斯,20分钟之后你就会有一个联合政府。他们将会让所有经济巨头像克虏伯和泰森——”他不说了。一个密码员拿着一个信封向他走来。

莱斯伸出手来。秘书将信封递了给他。

是一份紧急密码无线电报。已译好并打印出。

当他读完密电,看见费德胡夫正等着听他讲。莱斯把电文揉碎扔进桌上的陶瓷烟缸,用打火机把它点燃。"有位日本将军要微服旅行至此地。展力将军。你最好下去到公共图书馆,找一本日本官方的军事杂志,那上面会有他的照片。当然,做这事的时候要谨慎。我想我们这儿没有关于他的材料。"他走向锁着的文件柜,然后改变了想法。"尽量搜集你所能得到的情报、统计资料。在图书馆里都有可用的资料。"他补充道,"展力将军几年前是一位参谋长,你能否记得任何有关他的事?"

"只有一点点,"费德胡夫说,"绝对的好战者。他现在大约是 80 岁了。依我看他似乎倡导某种让日本进入太空的紧急计划。"

"他在这方面失败了。"莱斯说。

"如果他是为了到这儿来治病,我是不会奇怪的。"费德胡夫说,"有许多日本的老军人在这儿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医院治病。这样,他们就能获得在国内无法得到的德国外科技术的治疗。自然他们对此都得保持沉默。你知道,这是出于爱国的想法。因此,或许我们应该派一个人在大学医院观察,柏林方面是否要求密切地注意他。"

莱斯点头。"也许这位老将军参加了商业投机,在旧金山有许多这样的事情在进行。在服役期间建立的联系到现在他退休之后仍是有用的。或者他是退休了吗?电文上称他'将军',而不是'退休将军'。"

"一旦你找到了照片,"莱斯说,"就把复印件送到在机构和港口中我们的人那儿。他可能已经来了。你知道把这类东西送到我们这儿要用多长时间。"当然,如果这位将军已经抵达旧金山市,柏林将会对驻美西海岸的领事馆发火的。领事馆应该能截取到他的消息——在命令从柏林发出以前。

费德胡夫说:"我会给柏林来的无线电密电盖上日期戳,这样要是以后出现什么问题,我们就能够准确地让他们看到我们是何时收到它的,甚至是几点钟收到的。"

"谢谢你。"莱斯说。柏林的人是些正在移交职务的前主人,而他已厌倦困守在那里。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好多次了。"只要站在安全的一方,"他说,"我想最好是你来回答那个电文。就说:'您的指示不幸迟到,据报告该人已到达本区。成功截取情报的可能在现阶段极为渺茫。'你就

顺着这些思路写出来，发出去。要让它恰当而又有点模糊，你能理解吗？"

费德胡夫点头。"我会立即把它发出去，而且会将它发出的准确日期、时刻的记录保存好。"他关上了身后的房门。

莱斯想，你必须留心观察外面，要不然在靠近南非海岸的一个岛上你会突然发现你置身于一群黑人中；然后你会知道，你有了一个黑人女子做太太，还有十或十一个小男孩称你为爸爸。

重新在早餐桌旁坐下，点燃了一根埃及西蒙·阿耳斯特 70 号烟，仔细将烟盒盖好。

现在不会出现有人来打扰他的情形。于是他从皮包里取出一本他一直在读的书。翻到作记号处，使自己舒舒服服地重新阅读他上次被迫停止的地方。

……如果他真的走在汽车声寂静的街道上，在星期日早晨平静的动物园，这么遥远？另一种生活。冰淇淋，一种从未存在过的味道。现在他们煮着荨麻，而且很乐意得到它们。上帝，他喊叫起来。他们将会停止吗？英国的巨型坦克开上来了。又一个建筑，它原来可能是座公寓楼或是商店，一个学校或是办公处；他说不上来——现在是摇摇欲坠的废墟，崩塌的碎石堆。在瓦砾的下面，埋葬着另一群残存者，甚至听不到他们死前的呼声。死亡平均地扩散到四处，压倒了活人、受伤的人，一层又一层尸体已经发臭。这种发臭的、晃动的柏林的尸体，那些失去了窗孔的碉楼依然站立着，就像这个人们曾经骄傲地建立起来的无名的大厦一样，没有抗议地消失了。

他的手臂，这个小伙子注意到——被一层灰色的尘土，部分是无机物、部分是燃烧的余烬所掩盖。小伙子知道，现在这些都混合到一起，他把它扫开。他没有想更多；在人的尖叫声和猖狂的呼啸声中如果他还能想下去的话，有另一个想法抓住了他，饥饿。他已经有六天除了荨麻外没有吃过任何东西，现在荨麻也没有了。长着野草的草场已经消失，成了一个光秃秃的大土坑。其他昏暗、憔悴的人影曾在边缘上像这小伙子一样出现，然后又飘失了。一个系着大灰头巾的老太太，手臂下挎着个空篮子；一个独臂的男子，眼睛像这男子一样空空的；一个姑娘，重新消失在男孩埃尔克隐藏的被砍断的树丛中。

蛇游过来了。

这一切会结束吗？小伙子问道，没有说话的人。如果有，那会怎样？他们将会去填充自己的肚子，这些——

“男爵，”传来费德胡夫的声音。“很抱歉打扰您，只有一句话。”

莱斯跳起来，合上书。“好吧。”

他想，那个人怎么能写得这样，完全吸引了我。真的。柏林被美国人占领，写得活灵活现，就像真的发生了一样。啊……他颤栗起来。

小说的力量令人惊奇，甚至廉价的通俗小说也开始激发人的感情。难怪它在帝国境内被禁止；我自己就曾反对过它。很遗憾我才开始读它，现在已太迟了；现在，必须读完它。

秘书说：“有几个德国船上的船员，要求有事向您报告。”

“好，”莱斯说，冲到门口，来到外间办公室。那儿有三个穿着灰色厚毛衣的海员，都是浓厚的金发、坚强的面孔。有点儿紧张的样子。莱斯举起右手。“嗨，希特勒。”他给他们简单、友好的微笑。

“嗨，希特勒，”他们嘟囔道，开始给他看自己的公文。

等他弄清了他们到领事馆来的事由后，他就又匆匆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他再一次孤独地，重新打开《蝗虫的苦恼》。

他的眼睛落到了其中的一个形象——希特勒。现在他发现自己已停不下来；他开始不按次序阅读这场景，他的颈后感到烧灼。

希特勒的受审，他明白，是在大战结束之后。上帝，希特勒终于落到了同盟国手里，还有戈贝尔、戈林和他们其他的人。希特勒最后在慕尼黑回答美国检察长官的提问。

……黑色，燃烧的古老的精神似乎在一霎时又火热起来。那个发抖的、踉跄的躯体猛烈地抽搐着；头抬着，嘴唇里不停地吐出半是吼叫，半是细语的抱怨：“德意志，我死在这儿。”那些看着和听着的人颤抖起来，身体夹得紧紧地，俄罗斯、美国、英国与德国人的脸都绷得紧紧地，是的，卡尔想。他再次站在这儿……他们已经打败我们——他们已经剥去了“超人”的外衣，显示出他是什么。只是——

莱斯知道他的秘书已经进了办公室。“我正忙，”他愤怒地说，砰地把书合上。“我正在用心读这本书，千万千万别打扰我！”

这么说并没有什么用，他知道。

“又有一份柏林来的密电，”费德胡夫说，“当他们翻译时我看了一眼，

讲的是政治形势。"

"它讲的什么?"莱斯喃喃道,用手指擦着前额。

"戈贝尔博士意外地出现在广播上。一个重要的演讲。"秘书非常激动。"我们理应把原文拿来——他们正在翻译它——并且一定要在这里的报纸上印发。"

"对,对。"莱斯说。

这会儿秘书再次走了出去,莱斯重新打开书。他又在窥探,不顾我的意愿……他用大拇指挑开前面的部分。

……卡尔默默地沉思着这覆盖着旗帜的灵柩。他躺在这里,现在已经走了,真的走了。甚至妖魔的力量也不能让他重生。这个人——或者他是追随所有的"超人"——卡尔曾经盲目地追随、崇拜过他们……甚至到坟墓的边缘。阿道夫·希特勒曾经是超越一切的,但卡尔紧抱着生命。我不能跟随他去,卡尔心里自语道。我要继续活下去。而且重建,我们要重新建立,我们必须这样做。

领袖的魔力已把他带得那么远,可怕地远,那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最后的句点已打在那难以相信的记录上。从奥地利那个偏远的乡镇,从在维也纳的衰败、贫穷中站起来,从战壕中梦魇般的煎熬中,通过政治阴谋、建党,到担任总理,到有一刻似乎已接近统治世界?

卡尔知道,欺骗。阿道夫·希特勒欺骗了他们。他曾经用空话来引导他们。

"还不太晚。"我们看出了你的欺骗,阿道夫·希特勒。我们也知道你最终是为了什么。纳粹党,屠杀和自灭式的妄想的可怕时代,是为了什么,它究竟是什么。

卡尔转过身,离开了那个沉默的木箱……"

莱斯合上书,坐了一会。尽管心里很烦躁。必须给日本人施加压力,他对自己说,必须镇压这本可恶的书。实际上,他们那方面明显是审慎的。他们本来可以逮捕这个人——不管他叫什么,阿班德逊。他们在中西部有足够的力量。

使他不安的是这一点。阿道夫·希特勒的死,正像阿班德逊书中所描写的,希特勒、党和德国本身的失败和毁灭……这都弄得很壮观,在旧的精神世界里比现实世界更伟大。这个德国霸权的世界。

怎么会变成这样？莱斯问他自己。仅仅是这个人的写作才能？

那些小说家，他们知道千万种花招。拿戈贝尔博士说：他就是以写小说开始的。它不管人的外表如何可敬，都有隐藏在每个人心中的低下的欲望。是的，小说家懂得人性，人是多么没有价值，被他们的生殖器官所控制，受怯懦的支配，由于贪婪出卖任何事业——所有他做的就使劲鼓吹，而这就是他的反应。当然，在他的操纵下得到了结果时，他会笑。

莱斯先生想，看看他是怎样戏弄我的感情的，而不是我的智慧；自然，他为此将得到报酬——钱就在那儿。很明显，有人出钱资助这个无赖，指示他写什么。只要他们知道会得到酬金，他们就会写任何东西，讲一大串谎话，然后当它和盘托出时公众实际就认真地接受这有味的佳酿。它是在那儿出版的？莱斯先生怀疑这本书出自内布拉斯的奥马哈。前美国出版业巨子的最后前哨，原先位于纽约的商业中心，得到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经济资助……

或许这个阿班德逊就是个犹太人。

他们还在干，想要毒害我们。这本犹太人的书——他使劲合上了《蝗虫的苦恼》的封面。真实的名字可能是阿班德斯坦。无疑现在秘密警察已在调查它了。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派人进帝国管辖区去看看这位阿班德斯坦先生。我不清楚克鲁兹·封·米尔是否已接到这样做的指示；也许还没有，现在柏林一片混乱，每个人都忙于应付国内事务。

但是莱斯想，这本书是危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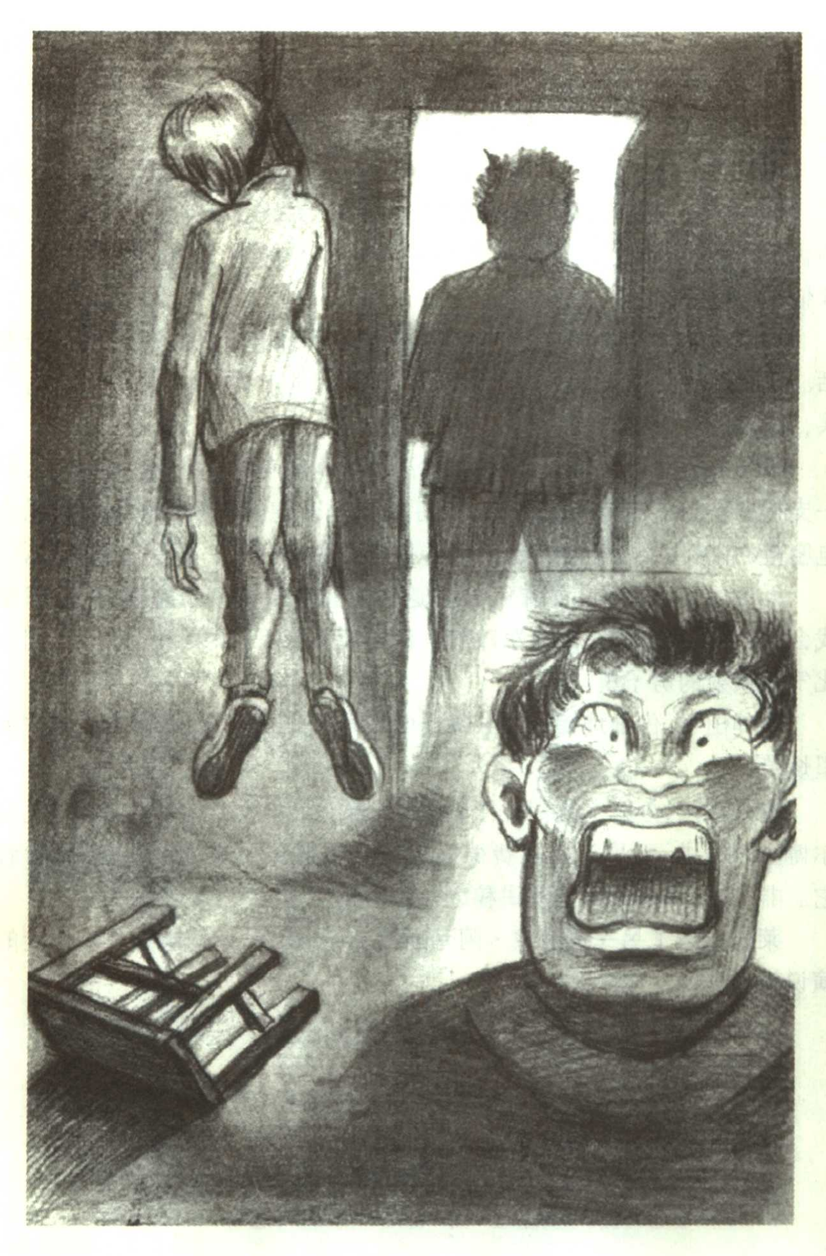
要是某个晴朗的早晨发现阿班德斯坦吊死在天花板上，这将是对任何可能受书影响的人一个清醒的布告。我们就会有最后的话，写最后的附言。

当然，这要用一个白人，我不知道斯科辛尼这些日子在干什么。

莱斯沉思着，重新打量书的灰尘仆仆的外套。这个犹太人总是严密保护着自己。在这个高高的城堡里。没有人是傻子。无论谁进得去，既使抓到他也无法走回来。

或许这是愚蠢的。这书毕竟已经出版。现在已经太迟了。而且那是日本人统治的领地……这些小个子黄种人会大吵大闹起来。

然而，如果能巧妙地加以处理……能够适当地解决……



要是某个晴朗的早晨发现阿班德斯坦吊死在天花板上，这将是对任何可能受书影响的人一个清醒的布告。

雨果·莱斯男爵在拍字簿上做了个记号。与党卫军将军奥托·斯科辛尼,或更好是与帝国安全局第三厅的奥托·奥伦多夫一起提出讨论的题目。奥伦多夫不是领导着突击队吗?

完全突然地,没有任何警告,他感到因愤怒而头疼。我想这已经过去了,他自语道。它就要这样永远继续下去吗?大战在几年前已经结束,我们认为它已经完成了。但是非洲的失败,疯狂地塞斯-因阔特正在实现罗森伯格的计划。

那位霍普先生是对的,他想。还有他关于引申出我们在火星上的笑话。火星上住的是犹太人,我们也将在那看到他们,既使他们每人有两个头,站着只有一尺高。

我还有我的日常事务,他想。我没有时间来考虑这些轻率的冒险,派一支指挥小组去追捕阿班德逊。我手中满是对德国水手的贺词和对无线电密电的回答;让某位更高级的人士提出那种计划——那是他们的事。

无论如何,他决定:如果我鼓动这事而它反给我带来麻烦,可以想像我会到哪里:在美国东部将军政府的保护性监管下,如果不是在一个用氰化气体喷射的房子里。

他伸出手,仔细地擦去拍纸簿上的记号,然后把那张纸在陶瓷烟灰缸里烧掉。

有人敲门,办公室的门开了,秘书带着一大堆文件走了进来。"戈贝尔博士的演讲词,是全文。"费德胡夫把文件放到了桌上。"你必须看看它。非常好;是他最好的演讲稿之一。"

莱斯点燃了另一根西蒙·阿耳斯特 70 号烟,开始读起戈贝尔博士的演说词来。

9

经过差不多两星期的连续工作，埃德弗兰克珠宝定制店已经完成了第一批产品。这些珠宝放在两块用黑色丝绒布覆盖的木板上，再放入一个日本制的方形柳条篮子中。埃德·麦卡锡和弗兰克·弗林克还做了产品卡片。他们用一把树脂刻刀刻上了他们的名字；用这打上了红印记，然后用儿童的玩具印刷器完成了卡片的印制。其效果——他们使用了一种优质的制作圣诞贺卡用的彩色卡纸——是很鲜明的。

他们成品的每一方面都表明是专业化的。查看他们的珠宝、卡片和陈列，看不出任何业余的痕迹。为什么会这样？弗兰克·弗林克想，我们两人都是内行，不是在制作珠宝方面，而是在一般车间作业方面。

陈列板上展示着各种东西，有铜、黄铜、青铜以及热熔的黑铁制作的手镯；表链，大多是铜加上一点银饰物；银耳环；银或铜别针。这些银子花了他们不少钱；甚至焊银的药剂也用了他们不少钱。为了镶嵌到别针上，他们也买了一些半珍贵的石头：新奇的珍珠、晶石、玉石、带闪光的蛋白石的银片。要是事情进行得顺利，他们还将试用黄金，可能的话，用五或六个切点的钻石。

金子将使他们真正获利。他们已开始调查金屑的来源，从没有什么艺术价值的古钱币上熔下——买起来比新金子便宜得多。即使这样，仍需一大笔支出。然而，一个金别针的收益会比卖五十个铜夹子多。一个真正设计很好、制成的金别针在零售市场上几乎可以卖任何价钱……可以设想，正像弗林克指出的，他们的货物将会大受欢迎。

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试图出售。他们已经解决了那些看来是根本性的技术难题；他们有了自己的电动工作台、绕线机、打磨和打光轮的棚架。他们实际上已有了全套的加工工具，从粗铁丝刷，到铜刷，到克拉特克斯转轮，到更好的打光棉、麻、皮革、麂皮的软皮，以上这些可以用从金

钢砂和浮石直到最精致的红宝石的复合物来覆盖。

当然他们有自己的乙炔焊接设备、水槽、量器、软管、镀金用的毛刷、面罩，还有高级的珠宝匠的工具，德国或法国的钳子、测微计、钻石钻、锯、铁夹、镊子、三柄的焊接装置、老虎钳、砂纸、剪子、手工锻造的小锤子……一件件精密设备。还备有各种规格的铜焊条、金属片、夹子底座、连杆、耳环夹座。已支出一千多美元；现在在埃德弗林克的银行帐户上只剩下250元。但是他们已经合法地干起来了，甚至已得到西海岸当局的认可。没有别的事情，只等出售货品了。

当弗林克研究这些陈列时想：没有一个零售商能够比我们对这些东西做出更加严厉的检查。它们看起来确实是好的，这几样挑选出来的珠宝，每一件都煞费苦心地检查出焊接不好的地方，表面粗糙或是边缘有棱角，火烧的斑点……他们的质量控制是优异的。稍有一点粗糙或是有铁刷擦痕的就返工。我们不能让人看到任何粗制或未加工的活计，甚至银项链上注意不到的小黑斑——我们都必须重新加工好。

在他们的销售名单上，罗伯特·恰尔丹出现在最前面。但只有埃德可以去他那儿，因为恰尔丹肯定会记得弗兰克·弗林克。

“你去做其他大部分的销售工作。”埃德说，而他自己要被派去接近恰尔丹。他买了一套很好的西服，新的领带、白衬衣，给人一个好印象。然而，他看来很不安。“我知道我们是好人，”他说了一万次，“但是——见鬼。”

绝大部分饰品是抽象派的。连串的涡线、套圈，一定程度上是金属溶液冷却自然形成的图样。有些有珠网似的精致气氛；其他的具有大块、力量，像野蛮人的拙重。考虑到天鹅绒托盘上能摆放的饰品是这么少，其样式的丰富真令人吃惊；弗兰克知道，会有一家商店购买陈列在这儿的所有饰品的。如果失败了——我们会去看看每一家商店。但要是成功了，要是我们能让他们采购我们的饰品，我们就在以后的时日回去重新填写定单。

两个人一起将天鹅绒木盘放入柳条篮子里。弗林克自言自语说：要是情况越来越坏，我们总能得回一些金属的东西，这些工具和设备；我们可以折本地卖掉它们，这样至少还可以找回一点本。

现在是求神谕的时候。问：埃德这回出外销售结果会怎么样？但他



想象她戴着他制作的手镯或是一条大大的银项链、黑头发白皮肤，一双忧郁的探寻的眼睛。

有些太紧张。可能会给个恶兆，而他感到难以面对这种情况。无论如何，死亡是命定的；首饰已经做好了，店也开起来——在这个时刻已顾不得《易经》会透露出什么来。

它无法帮我们出售珠宝……它无法给我们好运。埃德说："我要首先抓住恰尔丹的那个点，我有可能通过他的检查；然后，你可以试试其他两家。你要跟我来，好吗？在卡车上，我会把车停在街角上。"

当他们带着大柳条篮子搭上了别人的卡车，弗林克想：上帝知道埃德是多么好的一个推销员，或者我也是。会卖给恰尔丹，但是像他们说的，他会要一份礼物。

如果朱莉安娜现在在这里，他想：她会在那儿闲步，不用眨眼就把事办成；她漂亮，不管是什么人她都能跟人家聊天，何况她是个女人。毕竟，这都是女人用的珠宝。她可以戴着它走进商店。弗林克合上眼，试图想像她戴着他所制作的一副手镯会是什样子；或是戴一条大大的银项链，配上她的黑发和白皮肤，一双忧郁的探寻的眼睛……身穿一件灰色紧身毛衣，有点儿太紧，银饰物放在她裸露的皮肤上，饰品随着她的呼吸而起伏……

上帝，她现在就活在他脑子里。他所制作的每样东西，那有力、精瘦的手指把它们拾起来，查看着，头一扬，把东西举得高高的。朱利安娜把它们分类，她永远是他所作一切的见证人。

他认为：最适合她的是耳环。那些明亮、悬垂着的耳环，尤其是铜制的。她的头发用夹子夹到脑后，或是剪短了，这样就能看到她的颈部和耳朵。我们就可以给她拍下照片做广告或展示用。他和埃德曾经讨论过做一个目录，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邮购销售给世界其他地方的商店。她会看起来妙极了……她的皮肤很好，非常健康，没有红斑或皱纹，颜色也好。如果我能找到她，她会愿意这么做吗？无论她会怎样想到我，这与我们的私人生活没有什么关系，这将是纯粹的商业事务。

见鬼，我才不会去照这些照片，我们要去找位专业摄影师来做这事。那会使她高兴。她的虚荣心可能还像往常一样强烈。她总是喜欢人们注意她，赞美她，不管是谁。我想大多数女人也都喜欢这样。她们永远渴望人们的注意。她们这样子是很幼稚的。

他想，朱利安娜很难忍受得住孤独；她要我成天围着她恭维她。不少年轻人是那样，她们感到如果父母没有注意他们所做的事，那么她们所做

的就不算是真实的。毫无疑问现在就有哪个家伙在注视着她，正对她说她有多漂亮，她的双腿，她的扁平的腹部……

“有什么事？”埃德说，一面望着他。“泄气了？”

“没有。”弗林克说。

“我不是要站在那儿，”埃德说，“我已经有几点自己的想法。我要告诉你别的事情；我没有被吓倒。只是因为这是个奇异的地方，所以我不怕恫吓，我必须穿上这套奇异的服装。我承认我不喜欢这种装扮。我承认我不舒服。但是这没有一点关系。我还会进到那儿，而且真的把它交给那个蠢货。”

你干得好啊，弗林克想。

“见鬼，如果你像你过去那样进入那里，”埃德说，“给他那条关于一位日本海军先生的线索，我应该能告诉他真实情况：这是真正好的、有创意的、地道的手工制作的珠宝，是——”

“手工制品。”弗林克说。

“对，手工制品。我的意思是：我要去那儿，直到我到他那儿挣了钱才回来。他应该买这些。如果不的话他真是个傻子。我已经看遍了，无论哪儿都没有像我们的这么好的货色。上帝，我一想到他也许会看看它而不买它——就会让我完全发疯甚至要去上吊。”

“一定要告诉他这不是镀金的，”弗林克说，“紫铜是坚实的紫铜，黄铜也是坚实的黄铜。”

“你让我找到了自己的办法，”埃德说，“我有了几个真正好的主意。”

弗林克想，我所能做的就是这些。我能拿一对珠饰——埃德决不会关心——并把它们装盒，送给朱利安娜。这样她就会看到我正在做的事。邮局会寻找她：我会登记所知道的她最后的地址，把东西发送出去。当她一打开盒子她会说什么？里面会有我写的一个纸条说明这是我亲手制作的，以及我是一项新的有创意的小珠宝生意的合伙人。我将只燃起她的想像力，给她一个想要了解更多情况的说明，这会引起她的兴趣。我要谈到这些宝石和金属品，我们卖到的地方，那些奇妙的商店……

“是不是就在这一带？”埃德减缓卡车的速度，一面说。他们正在繁忙的商业交通中心，一座座大楼遮蔽了天空。“我最好停下车。”

“还有五个街区。”弗林克说。

“给一根大麻烟?”埃德说,“一根就可以立即让我镇静。”

弗林克递给他自己的一盒“天籁”烟,“天上音乐”的商标,是他在温丹·麦特逊公司学习吸烟时知道的牌子。

我知道她正跟一个家伙住在一起,弗林克对自己说。跟他睡觉,仿佛是他的老婆。我了解朱利安娜。她不可能照其他方式生活;我了解她是如何过夜的。当天变冷了,黑了,一般人都回家坐在客厅里,她是不会独自一人呆着的。我也不会,他想。

那个家伙也可能是个好人,她找到一个腼腆的学生。对一个以往没有勇气接近女人的人来说,她会是个好女人。她不僵硬、不嘲弄人。这对她很有好处。我只希望她不是在和一个老家伙鬼混。那是我难以忍受的,一个嘴角上插着一根牙签的有经验的下贱家伙,正对她发号施令。

他开始感觉呼吸困难,一个啤酒色头发的家伙糟践着朱利安娜,一幅使他的生活极度悲惨的画面……我知道她最终会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想。这对她来说是可能的,如果她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男人——这意味着一个真正温和的、重感情的、善良的学生型的人,能够欣赏她所有的想法。

我对她太粗暴,他想。而我并不是那么坏。有一大堆鬼家伙比我差。我能够很准确地估计在她孤独、不顺心或沮丧时的想法、要求。我花了很多时间为她忧虑、烦恼。但这是不够的。她值得更多的东西,她值得更多,他想。

“我要停车了。”埃德说。他找到一块地方,正在倒车,同时越过他的肩头向外看。

“听着,”弗林克说,“我可以送一对饰品给我妻子吗?”

“我不知道你结婚了,”埃德想停下车,灵活地回答他道,“肯定可以,只要不是银的。”

埃德把卡车熄了火。

“我们到了,”他说,吐了一口大麻烟,然后将烟在仪表盘上熄掉,烟头扔到车厢的地上。“祝我好运吧。”

“好运气!”弗兰克·弗林克说。

“嘿,看,这烟盒背上有一首日本人的诗歌。”埃德大声读起来,压倒了交通嘈杂声。

听到了布谷鸟的叫声,

我向着那方向望去，

声音从何处来；

我看见了什么？

苍茫的夜空中只有那苍白的月亮。

他将那盒天籁牌香烟递回给弗林克。"到地方了！"他说，拍了弗林克后背一下，笑着打开了车门，拿起柳条篮子，走出了卡车。"你去帮我放一个硬币到那个停车计时器里。"他说着，动身来到人行道上。

一会儿他已消失在人群之中。

朱利安娜，弗林克想，你也像我一样独身一人？

他下了卡车，放了个硬币进停车计时器中。

可怕，他想。整个珠宝投机事业。如果失败了怎么办？怎么办？这就是神谕所显示的。哭泣、眼泪。

人面对他生活中黑暗的阴影。一条通往坟墓的道路。如果她在这儿，事情可能不会有那么糟，完全不坏。

我被吓住了，他想。假使埃德没有卖掉一件首饰，假使他们嘲笑我们。

那么怎么办？

在朱利安娜套间前厅地板上的床单上，她搂住乔·辛纳德拉躺着。房间里充满午后的阳光，温暖、闷热。她的胴体和怀中的男人的躯体都被汗湿透了，一滴汗水从乔的前额流下，粘在颧骨上，一会儿，落进了她的喉咙里。

"你还在淌汗。"她喃喃道。

他没有说什么。他的呼吸长而缓慢、有规律……像海洋，她想。我们只不过其中的一滴水。

"怎么了？"她问道。

他嘟囔着说他挺好的。

我想是这样，朱利安娜想。我可以说出来。现在我们俩都要起床，拉扯在一起。或者那样很不好？是下意识不满的迹象？

他动弹了一下。

"你要起来吗？"她用双手紧紧拽住他，"不要！别起来！"

"你不是要去体操馆吗?"

我不想去体操馆,朱利安娜自语道。你不懂那些。我们要到一个地方去;我们不会在这逗留太久。但那应该是我们以往没去过的地方。现在是时候了。

她感觉他开始把身子拉向后去,双膝跪着,她的手滑到他潮湿、溜滑的后背。然后她听到他走开了,他赤脚踏在地板上。无疑他是去浴室,想冲澡。

结束了,她边想边叹息。

"我听见你在哼哼,"乔在浴室里说,"总是那样垂头丧气,对吗?对我和世上其他一切都在担忧、恐惧、怀疑——"他光着身子出来了,肥皂水还在滴着,面容放光。"你喜欢做一次旅行吗?"

她的脉搏加快。"到哪儿?"

"到某个大城市去。到北方,到丹佛去怎么样?我会带你外出;给你买票看表演,住大饭店,乘出租车,给你买晚礼服或你所要的东西,好吗?"

她几乎不想信他,但是她想要这,她要试试看。

"你的那匹种马能成事吗?"

"肯定能。"她说。

"我们俩都会得到漂亮衣裳的,"他说,"享受一下,也许是我们一生中头一遭。要保持清醒以防乐极生悲。"

"我们从哪儿弄到钱?"

乔说:"我有办法。你看我的手提箱。"他关上了浴室门;水声压住了任何进一步的话语。

她打开衣橱,取出他坑坑凹凹斑斑驳驳的旅行袋。她很有把握地在袋子的一角找到一个信封,里面装有德帝国银行的支票,价值不菲,而且到各地都很好用。她想:然后我们就可以走。也许他不是有意欺骗我,我只希望能深入了解他,看看那里面有什么,她一面数着钱一面想……

在信封下面,她发现有个大的、圆筒状的自来水笔,至少它看来像是那东西,有个夹子。但它那么重。她小心地把它拎出来,拧开了帽子。是的,它有个金笔头。但是……

"这是什么?"当乔冲完澡又出现时,她问乔。

他从她手里拿过来,重新放回旅行袋里。她注意到他是那么小心地

握着它，细想起来，觉得很迷惑。

“还有什么疑问吗?”乔说，看起来很轻松。似乎比她见到他以来任何时候更轻松;他热情地喊了一声，抱住了她的腰身，用双臂将她举起，摇晃她，前后甩动她，盯着她的脸，把温热的呼气对着她，紧紧抱着她直到她大叫起来。

“没有，”她说，“我只是——改变得慢些。”她想，还有点受到你的惊吓，以至于我无法说出来，告诉你关于这方面的情况。

“到窗外去，”乔叫道，搂着她大步走出房间，“现在我们就走。”

“请。”她说。

“开玩笑的，听着——我们正在向前进，就像向罗马进军。你记住这个。领袖领导他们，例如我叔叔卡尔罗。现在我们有了在历史书上取得了一些不太重要的不很有名的进展，对吗?”他倾斜头部，这么使劲地吻了她一下，二人的牙齿都碰撞到一起。“我们俩穿着新衣服都很好看，你会向我解释怎样正确谈吐、举止，对吗? 教我礼仪，好吗?”

“你说得很好，”朱利安娜说，“比我强，甚至——”

“不，”他突然变得忧郁起来，“我讲话很差，一口真正的意大利移民口音。你头一次在咖啡馆里见到我时注意到没有?”

“我猜到了。”她说。这似乎对她无关重要。

“只有妇女懂得社会习俗，”乔说，把她抱回来，放在床上后却又吓人地弹了起来。“没有妇女我们只会谈论赛车、赛马，讲些下流的笑话，就是没有文明。”

朱利安娜想，现在你用的是一种奇怪的语气，无休止而且闷闷不乐，直到你决定要转移话题。然后你又会变得激动起来。你是真正需要我吗? 你会甩掉我，把我扔在这儿，这种事情以前发生过。我会甩掉你，如果继续下去，她想。

“那是你的工资吗?”他穿衣服时她问道，“你存起来的?”是很不少。当然，在东部有许多挣钱的地方。“所有我谈过话的其他卡车司机还从没有挣这么多——”

“你说我是个卡车司机?”乔打断了她的话。“听着，我乘那个车子不是为了开车，而是要避开那些劫匪，我看起来像个卡车司机，在车厢中睡觉。”他忽然跳进房角上的一张椅子里靠着，假装要睡觉，嘴张着，身体扭

曲着。“看见了?”

开始她没有注意,后来她意识到他手中拿着一把像土豆皮那样薄的小刀。哎呀,她想,它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从他袖子里,还是从空气里变出来的。

“这就是为什么‘大众’公司要雇用我。有服务记录。我们要保卫自己防止哈塞尔登——他的那些突击队员们,他领导他们。”黑眼睛闪亮了一下,他斜看着朱利安娜笑着。“猜猜谁在最后抓住了上校。当时我们在开罗服役几个月之后在尼罗河上抓住他们——他和四个远程沙漠小组的成员。一天晚上,他们为了汽油袭击我们,我正担任值班哨兵。哈塞尔登溜了进来,把他的脸和身体甚至双手都抹成黑色;他们当时没有带电线,只有手榴弹和冲锋枪。他们的响声太大。他想要掐断我的喉咙,可是我抓住了他。”乔从椅子上一下跳到她面前,大笑着。“让我们准备好行装。你去告诉体操馆的人,你要离开这儿几天,给他们打电话。”

他的说明根本没有使她信服,也许他根本就没到过北非,甚至在大战期间也没有在轴心国一方打过仗。什么劫匪,她感觉奇怪。据她所知从东海岸经过卡伦市的卡车从都没有武装的前职业军人作保卫。也许他以前就没有在美国生活过,一开始一切都是他编造出来的,一种为诱骗她,引起她兴趣,显得浪漫情绪的策略。

也许他是个疯子,她想。可笑……我会真的做我假装要做的事:用柔道来自我防卫。来拯救我的——贞洁?我的生活,她想。但是他更像是个贫穷的下层意大利裔的劳工,有着光荣的幻想;他想要不断盛宴狂欢,花掉所有的钱,尽情地享乐——然后回到他单调的生活中去。他需要一个姑娘去陪伴。

“好,”她说,“我给体操馆打电话。”当她向厅里走去时想,他将要给我买贵重的衣服,之后带我到一个豪华的旅馆。每个男人都盼望在有生之年拥有一个真正漂亮的女人,即使他不得不亲自给她买衣服。这种狂欢可能就是乔·辛纳德拉终生的愿望,而且他很精明。我敢打赌他对我的分析是正确的——我对男性有一种神经质的畏惧。弗兰克也知道这一点。这就是我们破裂的原因。为什么我现在还感到焦虑?这是种不信任感。

当她从打付费电话处回来,发现乔又全神贯注在看《蝗虫的苦恼》,一边看一边紧锁眉头,全不在意其他的事情。

“你不想让我看看那本书吗?”她问道。

“也许在我开车的时候。”乔说,头也不抬。

“你要开车吗? 但那是我的车!”

他没有说话,只是继续看书。

在自动收款机旁,罗伯特·恰尔丹抬头看见一个瘦高个儿、黑头发的男子走进商店。这人穿着一套不太时兴的西服,带着一个大柳条篮子。是个推销员。但他并没有那种欢快的微笑,相反地,在他坚韧的脸上有种冷冰冰的、乖僻的神色,更像是个管道工或电气技师,罗伯特·恰尔丹想。

当他接待完一个顾客后,恰尔丹向这个男子打招呼:“你代表哪家公司?”

“埃德弗兰克珠宝店。”这人嘟噜道。他把柳条篮放到柜台上。

“还从没有听说过他们。”恰尔丹闲步过去。这时那人正解着篮子上的顶端,还用许多多余的动作来打开它。

“手工制的,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都是原作。铜、紫铜、银的,甚至是热加工的黑铁的。”

恰尔丹瞥了一眼篮子内部,放在黑色丝绒布上的金属制品,很独特。

“很抱歉,我不做这种生意。”

“这代表了美国的工艺,当代的工艺。”

恰尔丹摇了摇头,走回到收款机前。

有好一会儿那人站在那里玩弄着丝绒布上的陈列板和篮子。他既没有把这些木板拿出来,也没有把它们放回去,他似乎没有去想他现在正要干什么。恰尔丹合抱着手臂,观察着,想着这天不同的问题。两点钟他有个约会要去展示几只早期的杯子。然后在三点——另一批东西,经过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实验室检查真实性后要送回来。自从那个讨厌的柯尔特式44型手枪的事情发生之后,在最近两周内,他还要检查很多的货物。

“这些不是镀的,”手持柳条篮的男子说,他拿着一只手镯,“是硬铜的。”

恰尔丹点点头,没有回答。这个人似乎不会逗留很久,他把样品移来移去,但最后他会走开的。

电话铃响了,恰尔丹去答话。顾客问到一张古旧的非常昂贵的摇椅。

恰尔丹正在为他修理,但还没有完工。恰尔丹不得不讲一点令他信服的理由。他穿过商店的窗户凝视着午间繁忙的交通,心情逐渐平静,重新定下心来。那个顾客最终满意了,把电话挂了。

当恰尔丹挂电话时想,柯尔特式44型枪的事无疑相当程度震动了他。他不再以同样尊敬的眼光看待他的存货。像那样一些知识对他是大有用处的。近似早期童年时的觉醒,这些生活实况,他沉思道,表明与我们早年生活的联系:不仅包括美国历史,而且包括我们个人生活的历史。他想:就像关于我们出生证明的真实性问题会被提出来一样,或者还像我们对父亲的印象。

例如,也许我实际上已不记得F.D.R.。综合的形象从五光十色的说话中凝聚而成。神话很微妙地移植到脑子的机理中。他想,就像关于海普怀特的神话、齐彭达尔的神话一样,或者更像亚伯拉罕·林肯在这儿吃过饭,用过这把旧银刀子、叉子、羹匙之类。你不可能看见它,但它都是事实。

在另一个柜台上,那个推销员仍在抚弄他的陈列品和柳条篮子,说:"我们可以按订单生产饰品,如果你的顾客有什么要求。"他的声音有一种压抑感。他清了清嗓子,望着恰尔丹,又向下望着他拿着的珠宝首饰。很明显,他不知道如何离开这儿。

恰尔丹微笑着,没有说话。

这不是我的义务,是他的,从这儿走回去;空出这块地方还是不空出来。

这么费力,这么别扭。他并不一定要做推销员嘛。我们都在生活中受苦。看看我:整天跟像塔哥米先生这样的日本人打交道。用最低的声调设法跟他寒暄,真使我感到难受。

随后,他有了一个想法:很明显这家伙是没有经验的人。看看他,也许我可以弄到一些东西寄卖,值得试试。

"嘿!"恰尔丹说。

那人迅速瞥了一眼,然后定眼注视着。

恰尔丹走向他,双臂仍旧合抱着,说道:"看来像是安静的半小时,没有什么承诺,但是你可以把你的一些东西拿出来,把那些网架清理一下。"他指点说。

那人点点头，开始在柜台上面清理出一块地方。又重打开篮子，再次抚弄起那些丝绒的托盘。

恰尔丹知道，他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煞费苦心一直安排到下一小时。忙活、调整，直到他把它们都安置好。希望、祈祷。每一秒钟都用眼角望着我，看看我是否有兴趣，到底有没有。

“等你干完了，”恰尔丹说，“要是我不太忙，我会来看看。”

那个人狂热地干着，仿佛受到了刺激。

这时，有几个顾客走进商店，恰尔丹向他们致意。他的注意力转到他们及他们的愿望上，忘了那个推销员正为他的陈列品忙碌。推销员意识到这种情况，悄悄地干着，使自己不那么显眼。恰尔丹卖了一只刮脸用水杯，接着又卖掉一块手工勾织的地毯，收到一个阿富汗人的定金。时间渐渐过去，最后顾客们都离去了。店里除了他自己和那个推销员外，再一次空荡荡的。

推销员干完了，他选出的全部珠宝已安放在柜台上面的黑色丝绒布上。

罗伯特·恰尔丹悠闲地走过去，点了一根大地牌香烟微笑，站在那儿脚跟来回晃悠着，鼻子里哼哼着。推销员默默地站着，两个人都不说话。

最后恰尔丹伸手指着一个别针。“我喜欢这个。”

推销员急速地说：“那是个好东西。你不会找到一点线刷的刷痕。全是用红铁粉打光的，而且它也不会变色。我们给它们喷了一种塑胶亮漆可以保存好多年。这是能用的最好的工业亮漆。”

恰尔丹微微点头。

“我们在这儿所做的，”推销员说，“是将试验过的和证实了的工业技巧应用到珠宝制造上。据我所知，以往还从未有人这么完成过。没有模具，完全是金属对金属，焊接和铜焊。”他停了一下，“背面是手焊的。”

恰尔丹拿起两个手镯，随后又拿起一个别针，然后是另一个别针。他握着它们有一会儿工夫，再把它们放到了一边。

推销员的脸部抽搐着，充满希望。

察看了一只项链上的价格签条，恰尔丹说：“这个是——”

“零售价。你的价格是它的50%。如果你买，只要100美元或差不多的数，我们还给你加个2%的优惠。”

恰尔丹一样又一样将几件饰品放下。随着他每拿一件，推销员变得更加激动；讲话越来越快，最后只是在重复，甚至说些没有意义的傻话，全都是用小声的、热切的语调。恰尔丹知道，他真以为他能卖掉了。从恰尔丹的表情看不出任何表示，只是继续玩弄着挑选饰品。

"那是件特别好的饰品，"推销员继续谈着，这时恰尔丹挑出一个大坠子，然后又放下了。"我想你找到我们最好的，所有饰品中最好的一个。"那人笑着说，"你真是很有品位。"他的两眼发出光芒。心里正在盘算恰尔丹一共挑拣了多少东西，出售总额有多少。

恰尔丹说："我们的方针是，凡是没有检验过的商品，只能寄卖。"

推销员有几秒钟完全没有理解，他不再讲下去，只是不理解地呆视着。

恰尔丹对他微笑。

"寄卖？"推销员最后回应道。

"你是不是愿意留下它？"恰尔丹说。

那人最后结结巴巴地说道："你的意思是我先留下它，以后当你——再付款给我？"

"你得了三分之二的收益，如果首饰卖掉的话。——这样一来你可以挣得更多。当然你必须等待，但是——"恰尔丹耸了耸肩膀。"这要看你了，也许我可以给它一个橱窗陈列。如果卖得动，可能在以后，一个月后或者差不多时间，下次再作安排——嗯，我们可能会直接买一些。"

推销员到现在已经花了一个多小时来展示他的货品，恰尔丹知道这一点。他已经什么都想好了。所有他的陈列都要打乱重来，都要去掉包装。还要再花一个小时放到另一个地方准备好。沉默，两个人都不言语。

"那些你放到一边的首饰——"推销员低沉地说，"它们是你想要的？"

"是的，我想让你把它们都留下。"恰尔丹走向店后的办公室，"我要写下标签，这样你留在我这儿的东西就有个记录。"当他带着标签册走回来时补充道，"你明白，当商品留作寄卖物品时，万一被盗或损坏，商店是不负责任的。"他拿出一张油印的转让证明让推销员签字。"商店不需要说明留下的物品，当未售出的部分退回时，如有不在存放处的——它们肯定已被盗走。"恰尔丹宣布说，"商店经常有盗案发生，特别是小件物品如珠宝之类。"

罗伯特·恰尔丹无论怎样都不会受到损失。他无需为这人的珠宝付款；他在这类风险生意上没有什么投资。如果其中卖掉了什么，他都有收益；如果未卖掉，他只需简单地全部退还即可——或者像往常出现的——在以后大致的时间退还给推销员。

恰尔丹写好了标签，列出物品清单。他在上面签了字，将复写件交给推销员。"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他说，"在一个月之后或大约时间，了解事情的进展情况。"

他收起他所要的珠宝，走到商店的后部，留下推销员收拾他剩下的物品。

我不认为他能靠它过下去，他想。你无法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它总是值得一试。

当他再次抬头时，发现推销员正准备离去。他挎上了柳条篮，柜台上已经是清理干净。推销员正走向他，手里拿着什么东西。

"是什么？"恰尔丹说。他等待他的回应。

"我想留下我们的名片。"推销员将一小方样子很奇怪的灰红色纸片放在恰尔丹的办公桌上。"'埃德弗兰克珠宝定制商店'。上面有我们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如果你想要和我们联系的话。"

恰尔丹点头，默默地微笑，又回到自己的工作上。

当他再次停下看时，商店已空了，推销员已离去。

恰尔丹向自动售货机投进一个硬币，得到一杯热的速溶茶，沉思地啜着。

我不知道它们能不能卖掉，他感到怀疑。看来不像是能够。但是它们制作得很不错。人们还没有见过任何像这样的货色。他察看了一个别针。的确是精妙的设计，的确是专业的制品。

我要改改这些标签，把价格大大提高。扩充手工区的范围。这种独特的东西，定制的原制品、小型雕塑，显然是一种艺术品。在翻领上或手腕上创造性的高级装饰。

罗伯特·恰尔丹心里突然升起另一个奇想。"这些东西不会存在真实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可能在某一天毁掉美国历史性的工艺制造业。不是今天或明天，——而是往后，谁知道哩。

最好是不要仅仅使用一种手段。那个犹太骗子的来访，可能是个先

行者。如果我静静地建立起一批没有历史价值的物品库存,当代的没有历史价值的东西无论是真实的或是想像的,我会发现我能赢得竞争。只要它不花费什么代价……

他把椅背靠到墙上,啜着茶,沉思着。

时代变了。人必须准备随着它变化,否则就会搁浅。“适应。”

这是生存的法则,他想。眼睛始终盯着你周围的形势,了解它的需要。而且——满足它们。要注意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

要用阴柔,东方人懂得。那聪明的黑色的阴柔的眼睛……

突然,他有了一个好主意;这使他立刻坐正了。一石二鸟。啊,他兴奋地跳了起来,仔细地把最好的珠宝首饰包裹起来(当然去掉了标签),别针、坠子或手镯,不管怎样,好的东西。随后——因为要离开商店,两点钟就得关大门——再漫步到卡苏拉的公寓楼去。卡苏拉先生、保罗可能正在工作。然而,卡苏拉太太、贝蒂则多半会在家里。

转赠的礼物,新的美国本土的艺术品,表示我个人的敬意,为了得到更好的回报。引进了一条新的生产线。它是不是很可爱?大部分还留在店里;我是顺道来的,等等。这一件是给你的,贝蒂。

他颤栗起来:在这午后的房间内,只有她和我,丈夫外出工作去了;但是一切顺利,漂亮的借口。

无懈可击!

罗伯特·恰尔丹开始准备给这位日本太太的礼物。他找到了一个小盒子加上包装纸和丝带。黑色的迷人的女子,娇柔的身躯穿着东方丝织的长袍,高跟鞋,还有其他。也许今天穿的是蓝色棉布的休闲睡袍,非常轻而舒适,而且随意。啊,他想着。

也许这样做太大胆?她丈夫保罗会厌烦、察觉出来,反应会很不好;或许是慢点来好,把礼物交给“他”,交到他的办公室?同样那么讲,但是讲给他。然后让他把礼物交给她,不会引起怀疑。罗伯特·恰尔丹想,然后就在明天或下一次打电话给贝蒂,听听她的反应。

这样更无懈可击!

当弗兰克·弗林克看到他的搭档从人行道往回走时,就猜想事情进行得不顺利。“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一面从埃德手中接过柳条篮子,将

它放进卡车内。“耶稣基督,你出去了一个半钟头,他用了那么长时间说‘不’?”

埃德说:“他没有说不。”他看起来很疲倦。登上了卡车,坐了下来。

“那么,他说了什么?”弗林克打开篮子,看见一大堆首饰都不在了,许多是他们最好的首饰。“他拿了一些。事情怎么样?”

“寄卖。”埃德说道。

“你答应他了?”他无法相信,“我们谈过这事——”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基督啊,”弗林克说。

“我很抱歉。他做出很像要买的样子,他挑走了许多,我以为他要买哩。”

他们一起坐在卡车里沉默了好长时间。

10

对贝纳斯来说这是糟透了的两周。他每天中午都打电话到日本商务处询问那位老绅士是否已露面。回答是一贯的"没有"。塔哥米先生的声音一天天变得更冷淡、更拘谨。当贝纳斯准备打第16次电话时,他想:迟早有一天他们会告诉他,塔哥米先生外出了。那样他将不再接到我的电话,就那样。

"发生了什么?矢田部先生在哪里?"

他有了一个很好的想法。马丁·波曼之死已立即引起东京的惊慌。矢田部先生无疑已在来旧金山的路上,一两天就会靠岸,新的指示这时应该抵达他这儿。他得回国进行进一步的协商。

运气不好,贝纳斯明白,甚至可能是要命的。

但是他只能留在他所在的地方——旧金山。还要安排他将要作的会见。从柏林乘汉莎火箭要45分钟,现在就是这样。我们生活在一个奇异的时代,我们可以到任何想去的地方旅行,甚至可以到别的星球。因为什么?

日复一日地坐着不动,道德和希望已经衰退,就要陷入永无止境的倦怠中。与此同时,其他人都在忙碌着。他们不是无望地坐着等待。

贝纳斯打开了中午的《日本时报》,再次阅读报纸标题。

戈贝尔博士被任命为帝国总理。

党委会解决领导问题。在电台的讲演表示出决心。

柏林群众欢呼。预期将发表正式声明。

戈林被任命为海德里希之上的警察首脑。

他重读整篇文章。然后再次将报纸放到一边,拿起电话,拨了商务处的电话号码。

"这里是贝纳斯,可以给我接塔哥米先生吗?"

"请稍等,先生。"

很长一会儿。

"我是塔哥米。"

贝纳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请原谅对我们双方都是伤痛的情况,先生——"

"啊,贝纳斯先生。"

"先生,你对我的热情接待是无比可贵的。我知道有一天你将会理解我为何延缓我们的会谈,要等到那位老先生——的原因。"

"很抱歉,他还没有到达。"

贝纳斯闭上眼。"我认为可能因为昨天——"

"怕不是,先生。"纯粹是礼貌。"如果能原谅我,贝纳斯先生,我还有紧要事务。"

"再见,先生。"

电话里啪的一声。今天塔哥米先生甚至不说一句"再见"就把电话挂断了。贝纳斯慢慢放回了话筒。

我必须采取行动。再也不能等待。

他的上司已经对他说得很清楚:无论如何,都不要和这个反间谍部门的人接触。他应该就这么等待着,直到已经设法与日本军方代表联系上为止。他要去与日本人商议,然后回到柏林。但是没有人能预见波曼会在这个特别的时刻死去,所以——

命令势必要更换。要依靠实际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要靠自己,因为没有另外一个人可以共同商量。

在美国西海岸,至少有 10 个反间谍部门的人在工作,但是其中的人——可能全部——是本地秘密警察与其称职的高级区域头目布伦诺·克鲁兹·封·米尔所了解的。几年前他曾在一次党的集会上简短地会见过布伦诺。这个人在警务界有些不好的名声,就是他,曾经在 1943 年揭发过英国和捷克企图暗杀莱茵哈特·海德里希的阴谋,因此他可以说曾经救过这位刽子手,阻止了对他的暗杀。无论如何,布伦诺·克鲁兹·封·米尔在秘密警察内部已升为当权者。他已不仅是一位政治官僚。

实际上,他是相当危险的人物。

甚至有可能,尽管采取了所有的预防措施,在柏林的反间谍部门与在

东京的秘密警察双方,德国秘密警察已经知道这次在旧金山日本高级商务处准备的会见。然而,这儿毕竟完全是日方管辖的地区,德国秘密警察没有正式权力去干预。可以注意到德国方面的负责人——本身有这个时机——只要再次插足到德帝国的领土上即将被逮捕,但是它几乎无法反对日本负责人,或是反对这次会议本身。

至少他希望是这样。

德国秘密警察是否有可能已设法在这位日本老先生旅途中的某地将他拘留?从东京到旧金山是一段很长的路程,特别是这么年长、脆弱又无法作空中旅行的人。

贝纳斯知道:我应该做的是从高层人士中弄清楚矢田部先生是否仍要来。他们会知道的。如果德国秘密警察截住了他,或者东京政府已召回他——他们将会知道。

而如果他们已设法找到这个老先生,他知道,他们肯定会来找他。

但即便情况是那样,也不是没有希望的。当贝纳斯在阿比拉蒂旅馆自己的房间里一天天等待时,他想出了一个主意。

"把情报给塔哥米先生也会比空手回到柏林好些。"这样至少还有机会,即使很微小。最终他会将情报报告给适当的人。但是塔哥米先生只能听,这是他的缺陷。最好的话,他可以听到,记住,只要一有可能,就可以作一次商务旅行回到日本国内。而矢田部先生站在政策水平上,他既能听,又能说。

这还是比什么也不能做好些。时间正变得越来越短。全面开始,认真小心地在几个月时间,再次安排德国一派与日本一派间的认真联系……

这肯定将会令塔哥米先生大吃一惊的,他酸溜溜地想。突然把了解这种事情的任务落到了他的肩上。从注模的事情到……有很长的路要走。

他或许会神经崩溃,或者把情报透露给某个接近他的人,或者撤出来,甚至于假装他没有听到什么,简直是拒绝相信我。他站起身来,鞠躬,借故辞行,我立刻就开始。

轻率。那样他会注意到的。他不会来听这样的事情。

这么容易,贝纳斯想。这出路对他来说是这么快、这么有用。我但愿

它是对我有好处的。

然而,最终的分析是:这甚至对塔哥米先生也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什么不同。当我说出来时他可以塞住耳朵。但是在稍后时,这已不是言语的事情。如果现在我能对他说清楚。或是我最终对什么人说——

贝纳斯离开了旅馆房间,乘电梯下到门厅,来到外面的人行道上。他让门卫给他叫了一部三轮车,很快上了去市场街的道路,那个中国车夫使劲地蹬着。

“那儿,”他对车夫说,他看到了正在寻找的标牌,“拉到石栏那里。”

三轮车停在一个消火栓旁。贝纳斯付了车钱,看着他走了。似乎没有人跟踪。贝纳斯开始沿着人行道向前走,过了一会儿,他跟其他顾客一道进了这家商业区很大的福佳百货商店。

到处是顾客。柜台一节接一节。女售货员,大多是白人,加上少量的日本管理人员。喧嚣声怕人。

经过了一阵忙乱,贝纳斯先生来到服装部。他站在男衫的衣架旁,开始浏览。很快地一个年轻的白人服务员走过来,向他致意。

贝纳斯说:“我来找昨天看到的一条深棕色的羊毛运动衫。”二人目光相对,他说,“你不是昨天跟我说话的那个人。他是个高个儿,红胡子,很瘦,在上衣上写有拉里的名字。”

服务员说:“他现在出去吃午饭了,但是很快会回来。”

“我想进试衣间穿穿看。”贝纳斯说,从衣架上取出了一条运动裤。

“当然,先生。”服务员指了一间空的试衣间后,就走开去照顾别的客人。

贝纳斯走进试衣间,关上门。坐在两张椅子中的一张上,等候着。

过了几分钟,有人敲门。试衣间的门开了,走进来一个小个子、中年的日本人。“你是外国人,先生?”他对贝纳斯说,“而我是来核准你的贷款的,让我看看你的身份证明。”他关上身后的房门。

贝纳斯掏出他的钱包。日本人拿着这钱包坐了下来,开始检查里面的东西。他在停下来看一个姑娘的照片时说:“很漂亮。”

“我的女儿玛莎。”

“我也有个姑娘叫玛莎。”日本人说,“她现在在芝加哥学习钢琴。”

“我的女儿,”贝纳斯说,“大约要结婚了。”

日本人把钱包退还他,期待地等候着。

贝纳斯先生说:“我到这儿有两周了,矢田部先生还没有露面。我需要搞清楚他是否还会来。如果不来,我应该做什么。”

“明天下午就回去。”日本人说。他站起来,贝纳斯也站了起来。“再见!”

“再见,”贝纳斯说。离开了试衣间,把那条运动裤挂回衣架上,走出了福佳百货商店。

他在繁忙的商业区人行道上行走时想,这没有用多长时间。到那时他真能获得情报吗?与柏林联系,传递我的问题,译成密码又解释它——每一步都做到?

明显是这样。

现在我希望我已经抢先接近了这位代理人。我将会减少很多忧虑和不安。很明显没有卷入重要的危险;一切显示进行顺利。实际上仅仅用了五六分钟。

贝纳斯向前漫步着,望着商店的橱窗。他现在感觉好多了。他很快注意到展示的一些低级酒吧歌舞表演的照片,沾有肮脏的斑点,白人裸体女人的乳房像半个充气的排球似的悬着。这样子逗引着他,他闲溜着,有着各种各样事情的人们拥挤地在市场街从他身旁走过。

至少他最后已做完了事情。

真是松了一口气!

……

朱利安娜舒适地倚靠在车门上,看着书。她身旁,乔一只手肘放在窗外,另一只手轻放在驾驶盘上,下嘴唇上粘着一根香烟;他是个好司机,他们从卡伦市出发已经跑了很长路程。

汽车收音机里放着感伤的民间音乐,一个手风琴乐队一首接一首地演奏着波尔卡或是苏格兰圆舞曲。她完全无法一个一个说出它们的名字。

“低级调调,”当音乐结束时,乔说道,“喂,我对音乐知道不少,我会告诉你那个大指挥家是谁,你也许不记得他:阿尔图罗·塔斯坎尼尼。”

“不。”她说,仍旧看着书。

"他是意大利人。但是纳粹在战后不让他指挥,因为他的政治问题。现在他已经死了。我不喜欢那个冯·卡拉坚,纽约交响乐团的永久指挥。我所喜欢的,是个意大利裔美国人——你可以猜猜。"他看着她,又问:"你喜欢这本书?"

"它很吸引人。"

"我喜欢威尔弟和普西尼。我们在纽约所能听到的全是笨拙夸张的德国的瓦格纳或沃尔夫,而我们每周都不得不去看一场枯燥的纳粹党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演出,那里满是旗帜、鼓、号和闪烁的火焰。哥特部族的历史或是其他的教育垃圾,被咏唱而不是用话说,这就叫做'艺术'。你看见过战前的纽约吗?"

"见过。"她说,还想看那本书。

"他们在那些日子里不是发展过戏剧吗? 那是我听到过的。现在它和电影业一样,属于柏林的一家联合企业。这13年里我一直在纽约,却没有见过一出新音乐剧或戏剧上演,只有那些——"

"让我看书。"朱利安娜说。

"图书业也是这样,"乔说,没有听她的,"就是一家在慕尼黑郊外的联合企业在运作。他们在纽约的全部工作就是复印,只有大印刷业——而大战前,纽约曾经是世界出版业的中心,或者他们是这样说的。"

她把手指塞到耳朵里,挡住他的声音,集中注意力看摆在膝上的打开的书页。她已读到《蝗虫的苦恼》中描写奇异的电视的那部分,完全被迷住了;特别是有关为非洲、亚洲贫困人民生产便宜的小型机的那部分。

……只有美国人的专门技能和大生产体系——底特律、芝加哥、克利夫兰,这些魔术般的名字——能够变这样的戏法,把几乎无休止的、无需什么智慧的廉价的一元电视机大潮,推向东方的每个村庄和落后的地方。当这些机子由一些瘦弱的、热心的农村青年装配成功,他们渴望机会,那个微小的器具,带着一粒弹子大的内部电源的机器开始接收讯号。它接收的是什么? 蹲在屏幕前,这些农村青年——经常还有老年人——看着信息、指示。首先是教育人怎样阅读,然后是其他。怎样掘深井、深耕土地。怎样净化水、怎样治病。在头顶上,美国的人造月球在转动,发出讯号,把讯号带到各地……带给东

方所有期待着、渴望着的群众。

“你就这么一直看下去?”乔问道,“还是跳着读?”

她说:“这太好了。他要我们把食物和教育送给所有的亚洲人,千千万万人。”

“世界范围的福利工作。”乔说。

“对,塔格威尔下的新政。他们提高群众的水平——听。”她大声读给乔。

他耸了耸肩膀。但没有停止唠叨。她继续读下去,但是读给自己。

……这些市场,千百万中国人在底特律和芝加哥建立的工厂在轰鸣;那张大嘴决不会填满,那些人一百年都不可能给予足够的卡车、砖瓦、钢锭、服装、打字机、罐装豆类、钟表、收音机、滴鼻药水。到1960年,美国工人有了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这一切都由于他们礼貌地称之为“最惠国”的条件与东方进行商业交易。美国已不再占领日本,而日本也不占领中国;然而这一事实是勿庸争论的:广州和东京、上海不向英国购物,他们买美国货。伴随每一笔生意,巴尔的摩或洛杉矶的工人都看到了又增加了一点繁荣。

对计划者,白宫中有远见的人们说,他们差不多已达到了目标。探空火箭飞船很快将小心地从一个最终看到古老的悲哀(饥饿、瘟疫、战争、无知)结束的世界进入太空。在英帝国,促进社会、经济进步的平等的措施已给印度、缅甸、非洲、中东的人民带来类似的好处。鲁尔、曼彻斯特、萨尔的工厂,巴库的石油,都在以复杂而有效的方式流淌着、互相影响着;欧洲的人民受沐于刚出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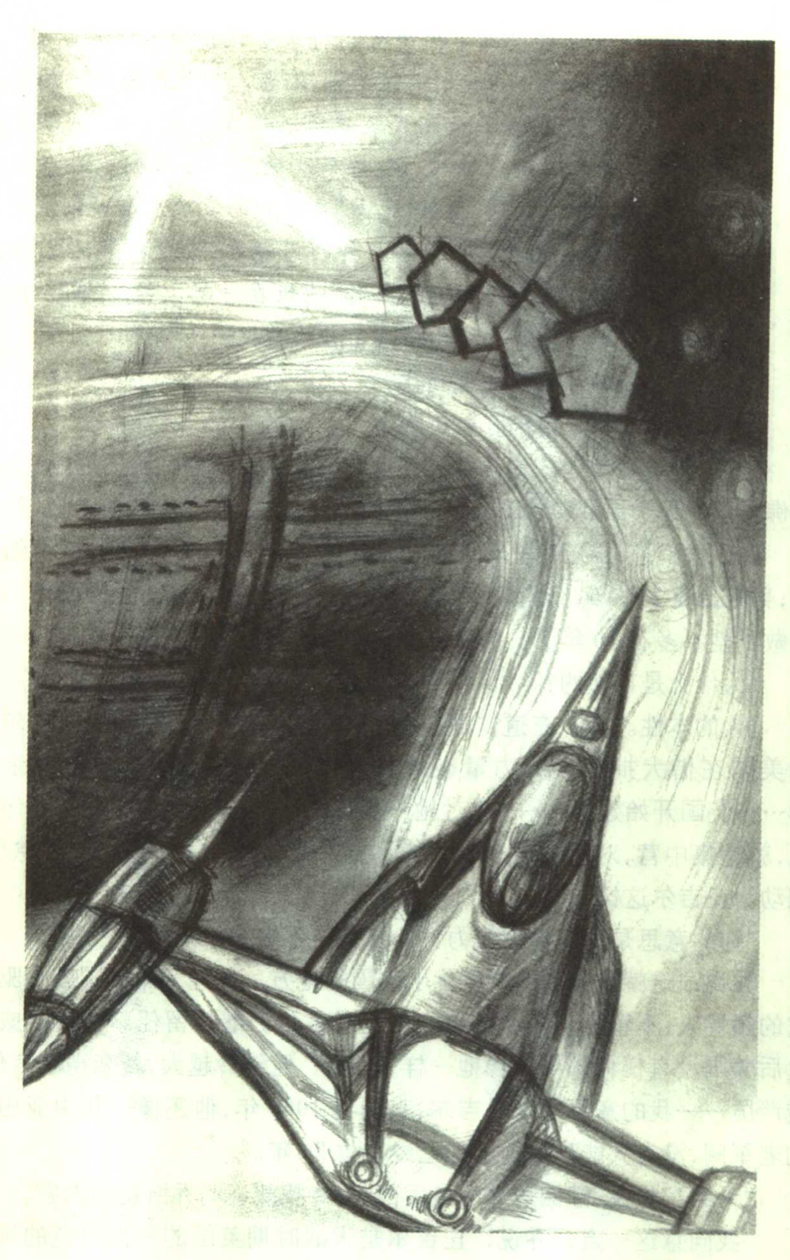
“我认为他们应该成为统治者,”朱利安娜说,停了一会,“他们总是最好的,这些英国人。”

乔没有说话,虽然她在等着。最后她继续读下去。

……实现了拿破仑的梦想:罗马帝国崩溃以来,造成欧洲争吵不休和巴尔干化的各种民族纠纷合理地统一了。这也是查理曼大帝的幻想:联合的基督教,不仅在其内部,而且在世界的平衡上获得了完全的和平。然而——还留有一个恼人的痛处。

新加坡。

马来各国拥有一大批中国人,大部分属于企业家阶级,这些俭



探空火箭飞船很快将小心的从一个最终看到古老的悲哀结束的世界进入太空。

朴、勤劳的中产阶级从在中国的美国行政管理中看到了对所谓“土著”的更平等的对待。在英国的统治下，有色人种被逐出这个国家的俱乐部、旅馆和高级饭店；他们发现自己还像在古代一样，被限定在火车、公共汽车的一定区域——也许最坏的是——限制在每个城市内给他们选定的住宅区。这些“土著”在他们的桌边谈话和报纸中看得出、并能注意到：在美国，有色人种的问题在1950年左右已解决了。白人与黑人肩并肩地居住、工作、吃饭在一起，甚至在南方内地也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结束了种族歧视……”

“有什么麻烦吗?”朱利安娜问乔。

他咕噜了一声，眼睛仍盯着道路。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她说，“我知道我看不完它，我们很快就要到丹佛了。如果美国和英国参加了大战，会有一国成为世界的统治者吗?”

乔很快说道：“在某些方面这不是一本坏书。他设想出所有的细节来；美国占有太平洋，有些像我们的亚洲共荣圈。他们分割了俄罗斯。这样做了差不多有10年了。然后，就有了麻烦——自然的。”

“为什么是自然的?”

“人的本性。”乔补充道，“国家的本性。怀疑、恐惧、贪婪。丘吉尔认为美国在借大批华人的力量破坏其在南非的统治，他们自然是亲美的……英国开始建立——”他对她一笑，“所谓的‘隔离保护地’，换句话说，就是集中营，对付那成千的可能不忠于他们的华人。他们被迫怠工、煽动。丘吉尔这样——”

“你的意思是他还握有权力?他不是差不多90岁了吗?”

乔说：“这就是英国的制度优于美国的地方。每过8年美国就会驱走它的领导人，不管他是多么够格——而丘吉尔仍继续留任。在塔格威尔之后美国没有任何领导人像他一样，90岁。他年龄越大，就变得越官僚、越严厉——我的意思是指丘吉尔，直到约1960年，他还像一些中亚出现的老军阀，没有人能越过他。他已经在位20年。”

“天啊!”她说，翻阅着书的最后部分，寻找能证明乔所说的内容。

“我同意这一点，”乔说，“丘吉尔是大战时期英国的一位出色的领导人。如果他们能留住他，他们的情况可能会更好一些。我告诉你：一个国家就和他的领导人一样。Fuhreprinzip——领导原则，像纳粹所说的。他

们是对的。甚至这个阿班德逊也不得不面对它。的确,美国在战胜日本后经济扩张了,由于它从日本人手里夺得了亚洲的巨大市场。但那是不够的;那不是精神上的胜利。这也不是说英国人就胜利了。他们两国都是由财团垄断,由富人统治。如果他们胜利了,这种上层阶级所想的只是挣更多的钱。阿班德逊错了!不会有社会改革,没有公共福利工作计划——盎格鲁-撒克逊的财阀们不会允许这样。"

朱利安娜想,这些话像是个虔诚的法西斯分子说的。

乔从她的表情明显看出她的想法。他转向她,减低了车速,一只眼看着她,一只眼看着汽车前面。"听着,我不是个知识分子——法西斯主义不需要那些。需要的是'行动'。理论源于行动。我们共同的国家所需要我们的是对社会各种力量的认识——对历史。你注意到了吗?我告诉你,我知道。朱利安娜,"他的语调是认真的,几乎是在恳求,"那些老朽的金钱统治的帝国,英国、法国和美国,后者虽然是一种私生的旁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帝国,但是其拜金倾向更是如此。他们没有灵魂,因此自然就没有未来,没有成长。纳粹是一帮大街上的暴徒。我同意这观点,你也同意,对吗?"

她只好笑笑,他的意大利人的造作在他驾车与讲演时表现了出来。

"阿班德逊谈到美国或英国是否会胜利似乎像个大问题。荒唐!它没有功劳,没有历史。一方是6,另一方是12。你从没有读过我们领袖写的东西?漂亮的人,漂亮的文章。解释了每个事件潜在的实质。战争的真正问题是:老与新的对抗。金钱——这就是为什么说纳粹错误地把犹太人的问题扯进来——对抗共同的群众的精神,纳粹所称的——人民性。像苏维埃、公社,对吗?只是苏联共产党人伴随它潜入了彼得大帝的泛斯拉夫帝国,使得社会改革意味着帝国的野心。"

朱利安娜想,这很像墨索里尼说的,确实是像。

"纳粹的屠杀是个悲剧,"当乔超过一个慢驶的卡车时结巴地说道,"但是变化对失败者总是残酷的。这不是新鲜事。看看像法国以前发生的革命,或是克伦威尔镇压爱尔兰人。在日耳曼人的气质里有太多的哲学味,也有太多的戏剧性。所有那些集会,你绝对找不到真正的法西斯的谈话,只有干——就像我,对吗?"

她大笑,说道:"上帝,你已经一分钟讲了一英里。"

他兴奋地叫起来:“我是在解释法西斯的行动理论。”

她无法回答了。这太可笑了。

但她身旁的这个人并不认为这很可笑,他凝视着她,脸通红,前额上青筋怒张。他再次发起抖来,再次用手指前后挠着头皮,也不说话,只是瞪着她。

“不要生我的气。”她说。

有一刹那她以为他会打她;他撤回了他的手臂……但过后又哼哼起来,伸手打开了汽车收音机。

他们继续驱车前行。收音机里发出军乐队的音乐声,很呆板。她一再试图集中注意力看书。

“你是对的。”乔过了很久后说。

“关于什么?”

“不足道的帝国、小丑式的领导人。难怪我从战争中一无所获。”

她拍拍他的肩膀。

“朱利安娜,天全黑了,”乔说,“没有什么是真实的或确定的,对吗?”

“也许是这样,”她心不在焉地说,仍想看那本书。

“英国得胜了,”乔指着书说道,“我给你省去麻烦吧。美国衰落了,英国保住了坛坛罐罐并且扩展了,保持住独创性。这样把书收起来吧。”

“我希望我们在丹佛玩得开心,”她说,合上了书,“你需要放松,我想要你这样。”如果你不这样,她想,你要是飞散成无数碎片,就像喷射出来的泉水,那么对我来说将会发生什么?我怎样能回去?而且——我就这样离开你?

我需要你给我许诺过的快活时光,她想,我不想受人欺骗;在我以往的生活中我已经受够了欺骗,受过那么多人的骗。

“我们会有的,”乔说,“听着。”他以一种奇特的、沉思的表情琢磨着她。“你这么迷上了《蝗虫的苦恼》那本书。我很奇怪——你想过没有:一个写了一本畅销书的人,一个像阿班德逊那样的作者……会有人给他写信吗?我敢打赌有许多人通过写信赞美他的书,也许还有人去访问他。”

她忽然想起来:“乔——只不过再跑一百英里!”

他的双眼发亮,对她微笑,又高兴起来,不再脸红、苦恼。

“我们能够!”她说,“你车开得这么好——继续走到那儿不算什么,对

吗?"

乔慢慢地说:"好,我怀疑一位名人会接待来访的客人,也许有那么多人去拜访他。"

"为什么不试试? 乔——"她抓住他的肩头,兴奋地拧着他,"他所能做的无非就是撵我们走,请吧。"

乔经过一番考虑,说道:"我们要去买东西,买新衣服,都打扮得很整齐……给人一个好印象,这是很重要的。甚至也许在晒延地方能租一辆新车。你能做得到。"

"对,"她说,"你需要理理发。让我来为你挑选衣服。请,乔。我过去常为弗兰克挑拣衣服;一个男人从不会买自己的衣服。"

"你在服装上有很高的品味,"乔说,再一次转向路的前方,忧郁地向外望着,"也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最好是你去拜访他,跟他接触。"

"我要把我的头发整理一下。"她说。

"好。"

"我不怕,我去按门铃,"朱利安娜说,"我的意思是,人只能生活一次。为什么我们要害怕? 他只是个像我们其他人一样的人。事实上,他知道有人开车走这么远的路仅仅是为了告诉他他们是多么喜欢这本书,或许会高兴的。我们会得到他在本书上的签名,在一般人们署名的卷首内页。不是这样吗? 我们最好是买本新书,这本书已经弄脏了,看起来不大好。"

"只要是你想要的,"乔说,"由你决定所有的细节;我知道你能做到。漂亮的姑娘总是能赢得每个人。当他看到你是一个被禁锢的人,就会把门打开。但是注意:不要耍花招。"

"你是什么意思?"

"你说我们结婚了。我不想让你跟他纠缠在一起——你知道,那将是很可怕的。会破坏每个人的存在;有些是对他接待客人的回报,有些是讽刺。所以,朱利安娜,注意点吧。"

"你可以跟他争论,"朱利安娜说,"关于意大利由于背叛而输掉了战争那部分;告诉他你对我说的那些。"

乔点了点头:"是这样。我们可以讨论所有的题目。"

他们继续驱车飞快地向前驶去。

翌日7时,美国西海岸时间,诺布苏科·塔哥米从床上起来,走向浴室,稍后又改变了主意,直接去求神问卜。

他盘起腿,坐在起居室的地板上,开始控制49根草秆。他急着要问卜,以炽热的速度活动着,直到最后他面前出现了6根线。

令人震惊,第57卦!

神明在“唤醒者”的迹象中显示。这是雷与电。这是声音——他下意识地将手指举起堵住双耳。哈哈!呵呵!巨大的爆发使他退缩和瞠目;蜥蜴在疾走;虎在咆哮;神自身出现了!

这意味着什么?它窥探着起居室四周。什么来到了?他跳了起来,喘息地站立着,等待着。

什么也没有,只有心在跳,呼吸及所有肉体活动,包括各种各样的间脑控制的对危机的自动反应;肾上腺、更强的心悸、脉搏速度、各种腺体在奔泻,喉咙麻痹,眼珠瞪着,肠道空松等等。肚子在翻腾,性本能被压抑。

然而,看不见东西,没有什么要求躯体去做。跑?一切都在为盲目的飞行作准备。然而到什么地方去?为什么去?塔哥米问他自己,找不到线索。因此,这是不可能的,是文明人的困境:肉体被动员,但危险隐藏着。

他走到浴室,在脸上涂上肥皂沫,准备刮脸。

电话铃响起来。

“气人,”他大声说,放下了剃刀。“准备好。”他命令自己,从浴室很快走出来,回到了起居室。“我准备好了。”他说完,拿起了话筒。“我是塔哥米。”他尖叫着,清了清喉咙。

稍停,接着是个模糊、干燥、迟钝的声音,几乎像远处飘动的枯叶,说道:“先生,我是矢田部信次郎,我已经到达旧金山。”

“高级商务处向您问候,”塔哥米说,“我多么高兴,您很健康而且很放松?”

“是的。塔哥米先生,我什么时候可以会见你?”

“很快,半个小时之后。”塔哥米看了一眼卧室里的钟,想要看清它。“第三方:贝纳斯先生,我必须和他联系上,可能会推迟,但是——”

"我们说好两个钟头内,怎么样?"矢田部先生说。

"好。"塔哥米说,鞠躬。

"在日本时报大厦你的办公室。"

塔哥米再次鞠躬。

嗒,矢田部先生已经把电话挂了。

贝纳斯先生会高兴,塔哥米想,很高兴已钓到了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马哈鱼,它有很胖的尾部。他轻轻晃动着"鱼钩",然后很快拨打贝纳斯旅馆的电话。

"苦难过去了。"当电话里传来贝纳斯睡意惺忪的声音,他说。

对方的声音立即没有了睡意:"他在这里了?"

"在我办公室,"塔哥米说,"10 点 20 分。再见。"他挂上了电话,跑回浴室去刮完脸。没有时间吃早饭了,让兰塞先生在人都来到办公室后出去跑一下,我们三个人或许可以一齐痛饮一番——当他刮脸时心里已盘算着为他们几个人准备一次丰盛的早餐。

贝纳斯穿着睡衣站在电话机旁;一边擦着前额一边在思忖着。他想:如果我毁约,而去跟代表处的人联系是可耻的。要是我能再等上一天……

但也许并不会造成什么损害。按理他应在今天回到百货商店。假定我不露面呢?这可能会造成一连串反应:他们会以为我被谋杀了,或诸如此类的事,他们会设法跟踪我。

那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最终他在这儿。等待已经结束。

贝纳斯匆匆去浴室准备刮脸。

我不怀疑塔哥米先生在会见他时会立刻认出他来,他想。我们现在可以剥下"矢田部先生"的伪装。事实上我们可以剥去所有的遮掩,所有的伪装。

一刮完脸,贝纳斯就冲起澡来。水在耳旁喧嚣,他从胸部深处放声唱道:

> 是谁骑得这么快,
> 穿过黑夜与唳风?
> 这是父亲

和他的孩子。

现在秘密警察要想干什么可能已经太迟了，他想，即使他们发现了。因此，或许我可以不用担心——至少是那些琐碎的顾虑。对自己特殊肤色的个人担心。

至于对其他——我们可能刚开始……

11

作为德帝国驻旧金山领事，雨果·莱斯男爵，这个特别日子的第一件事是未预料到的，令人沮丧的。他抵达办公室时，发现已有一个客人在等待着。这是个大个、大下巴的中年男子，多刺瘤的皮肤，带着怒容的脸上一双黑眉紧锁。这人站起来，行了个纳粹敬礼，同时喃喃道："嗨！"

莱斯答道："嗨。"他低声道，仍维持公式似的表面上的微笑。"克鲁兹·封·米尔先生，我很奇怪，你为什么不进来？"他打开了里面办公室的门锁，不知道他的副领事在何处，是他领着这位秘密警察头目走进来的。反正，这人就在这儿，没有什么事要做了。

克鲁兹·封·米尔跟随他，双手放在深色呢上衣的口袋里，说："喂，男爵，我们找到了这个反间谍处的家伙，鲁道夫·威格纳。他在一个我们监视下的老的反间谍落脚点露了面。"克鲁兹·封·米尔嗤地一笑，露出巨大的金牙。"我们就跟随他回到他的旅馆。"

"很好。"莱斯说，注意到他的邮件正放在办公桌上。看来费德胡夫就在附近。无疑是他把办公室锁了避免这位秘密警察的头目随意窥探。

"这是重要的，"克鲁兹·封·米尔说，"我已经把事情优先通知了卡尔腾布伦纳。你大概现在已接到了柏林的指示。除非那些回国的无赖们把事情搅浑了。"他坐在领事的桌子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叠折好的纸，仔细把纸打开，他的嘴唇在动。"用的名字是贝纳斯，身份是瑞典的企业家，或与制造业有联系的什么人。今天早上 8 点 10 分，他从日本官员处接到一个关于 10 点 20 分到日本人的办公处约会的电话。我们现在正要追踪这个电话。也许再过半个小时就可以跟踪上。他们会通报给我。"

"我注意到了。"莱斯说。

"现在，我们可以抓住这个家伙，"克鲁兹·封·米尔继续道，"如果我们抓到了他，自然会让他登上下一班汉莎航空的飞机送回国去。然而，日

本人或萨克拉门托的人会抗议并试图阻止。如果他们要抗议，他们会向你提出。事实上，他们会带来巨大的、难以忍受的压力。他们还会带一车无赖到机场上去。”

“你不能不让他们发现？”

“太晚了。他正在赴约会的路上。我们可以就在那儿现场去抓他，冲进去，抓住人，再跑出来。”

“我不喜欢那样，”莱斯说，“假如他要约会的是某位日本极高级的官员？可能会有一位日本帝国的私人代表出现在旧金山，在那以前我就听到一个谣传——”

克鲁兹·封·米尔先生打断了他的话，“那不要紧，他是德国公民，必须服从帝国的法律。”

而我们懂得帝国的法律是什么，莱斯想。

“我已经预备了一个特遣班，”克鲁兹·封·米尔继续道，“五个好样的人。”他笑道，“他们看起来像提琴手，很严肃，禁欲主义者的脸。很有热情。或许像神学学生。他们会走进去，日本人还以为他们是一组弦乐五重奏的人——”“五重奏？”莱斯说。

“对，他们要直接进门——他们要穿着合适。”他打量着领事，“很像你的样子。”

谢谢你，莱斯想。

“要视线清楚，大白天，直扑这个威格纳，围住他，好像是商谈什么重要的信息。”克鲁兹·封·米尔嗡嗡地继续说，这时领事正开始打开邮件。“不用暴力，只不过说‘威格纳先生，请跟我们来。你明白。’在脊椎之间有个小小的突起。砰的一下，上部神经麻痹了。”

莱斯点头。

“你在听吗？”

“洗耳恭听。”

“然后再出来，登上汽车。回到我的办公室。日本人会大吵大闹，到最后又变得有礼貌了。”克鲁兹·封·米尔从书桌上蹒跚地走过来，做了一个日本人鞠躬的动作。“‘对我们最下流的欺骗，克鲁兹·封·米尔先生，但是，再见，威格纳先生——’”

“贝纳斯，”莱斯说，“他用的是假名吗？”

"贝纳斯。'所以很抱歉要送你走,也许下一次我们能好好谈谈。'"莱斯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克鲁兹·封·米尔停止了做戏。"那可能是找我的。"他过去接电话,但是莱斯自己上前拿起了话筒。

"我是莱斯。"

一个陌生的声音说,"领事,这是新斯科舍的长途,从柏林给你打的越大西洋紧急电话。"

"好。"莱斯说。

"只消一会儿,领事。"静电干扰的嗞嗞声。然后是另一个声音,女接线员的声音。"总理府。"

"是的,这是在新斯科舍的国际长途电话局,呼叫旧金山的帝国领事莱斯先生;我要领事通话。"

"请稍候。"停了很久,莱斯继续用一只手去检查邮件。克鲁兹·封·米尔随意望着。"领事先生,很抱歉占用你的时间。"一个男子的声音。莱斯的血管里的血液顷刻间停止了流动。莱斯熟悉的训练有素的、流畅涌出的男中音声音。"我是戈贝尔博士。"

"是,总理。"越过莱斯,克鲁兹·封·米尔的脸上现出微笑,松驰的下颌不再张扬。

"海德里希将军刚刚要我打电话给你。在旧金山有一位反间谍部门的代理人,名字叫鲁道夫·威格纳。你要与警方充分配合监视他。现在没有时间给你详细说明,请尽快安排。"

"再见,领事。"帝国总理挂了电话。

克鲁兹·封·米尔有意地注视着莱斯把电话挂上。"我说得不错吧?"

莱斯耸了耸肩:"没有争议,好啦。"

"写一份给我们的授权书,将这个威格纳押回德国。"

莱斯拾起笔,写了授权书,签了名,交给这位秘密警察头目。

"谢谢你,"克鲁兹·封·米尔说道,"现在,要是日本当局打电话给你,埋怨——"

"要是他这么做。"

克鲁兹·封·米尔看着他。"他们会的,他们会在我们抓住威格纳的15分钟内找到这儿。"他已经抛弃了嬉笑、丑角表演的姿态。

"弦乐五重奏没有了。"莱斯说。

克鲁兹·封·米尔没有答话。"我们要在今天早上某个时候抓住他,因此,要准备好。你可以对日本人说他是个同性恋者或造假者,或是这一类的人。由于重罪要送回国去。不要对他们说是因为政治罪被缉拿。你知道他们对百分之九十的国家社会党人的法律弄不清楚。"

"我知道。"莱斯说,"我知道怎么办。"他感觉烦躁和压迫。重温一下,我的头脑,他对自己说。像往常一样,跟总理联系一下,这群私生子。

他的手在发抖。电话是戈贝尔博士打来的,是这么做吗?被权力吓倒了?或者这是不满,感到被……这些该死的警察排斥我,他想。他们一直在加强。他们已经得到戈贝尔的支持,是他们在管辖着帝国。

但是我能做什么?任何人能做什么?他退一步想:最好是跟他们合作。不会有这个人过时的时候。他也许可以把任何他需要的东西弄回国去,也许还包括撤掉任何敌视他的人。

"我能够看到,"他大声说,"你没有夸大这事的重要性,警察先生。很明显德国本身的安全系于你们快速地查出间谍、叛徒或不管他是什么人。"内心里他能战兢兢地听到他的选择的话语。

然而,克鲁兹·封·米尔看来很高兴:"谢谢你,领事。"

"你可能已经救了我们所有的人。"

克鲁兹·封·米尔阴暗地说:"好,我们还没有找到他。让我们等待着。我希望那个电话会再打来。"

"我愿意来对付日本人,"莱斯说,"你知道的,我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他们的埋怨——"

"不要漫谈了,"克鲁兹·封·米尔打断道,"我必须想想。"很显然从总理府来的电话使他很伤脑筋,现在他也感到了压力。

这个家伙可能会滚蛋,会以丢掉工作为代价,雨果·莱斯领事想。我的工作,你的工作——我们俩随时都会被发现流落在街头。比起我来,你也不会更保险一些。

实际上,他想,也许值得看看在这儿那儿如何拖延一下,可能会阻止你的活动,警察先生。一些反对的东西无法被压下去。例如,日本人到这儿来埋怨,我可以设法暗示这个家伙已经被弄上汉莎公司的飞船载走了……或者阻止他们,或者用带嘲弄的口气说话来激怒他们——暗示德

帝国觉得他们很有趣,完全没有认真看清这些小黄种人。要刺激他们是很容易的。如果他们火够大的话,他们会把事情直接带到戈贝尔那里去。

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秘密警察要是没有我的积极合作确实无法将这个家伙带出美国西海岸。如果只有我能准确地找到真正的……

我憎恶那些超越我头脑的人,莱斯男爵对自己说。它弄得我太难受,它使我紧张得不能安眠,而我睡不好就无法工作。因此,我得感谢德国纠正这个问题。要是这个巴伐利亚的下流痞子真回到国内,在某个昏暗的警察局里写起报告的话,对于那件事无论在晚上和白天,我都感觉舒服多了。

麻烦是:“不是时候。”当我正要决定如何——

电话铃响了。

这一次克鲁兹·封·米尔伸手拿起话筒,莱斯领事没有阻止他。“喂,”克鲁兹·封·米尔对着话筒说。他静了一下听着。

已经……莱斯想。

但是这位秘密警察的头目紧握着话筒。“给你的。”

莱斯悄悄地松了口气,接过话筒。

“是一位学校教师,”克鲁兹·封·米尔说,“想知道你能否给他们的班级一些奥地利的风景明信片。”

接近上午 11 点钟时罗伯特·恰尔丹关上了店门,步行到保罗的商务办公室去。

幸运的是保罗当时不忙。他礼貌地向恰尔丹致意,并敬上茶来。

“我不会打扰你太久,”恰尔丹在二人开始饮茶后说。保罗的办公室虽然小,但是很现代化,家具很简单。墙上只有一张很漂亮的印制画:摩开画的老虎,一幅 19 世纪后期的杰作。

“罗伯特,我总是很高兴看到你。”保罗说,带有一丝冷漠的口气——恰尔丹想。

或许这只是他的想像。恰尔丹越过他的茶杯仔细地看着。这个人看来的确是友好的。然而——恰尔丹感觉到有变化。

“你的妻子,”恰尔丹说,“对我的粗糙的礼物很失望,我可能该受责备。但是,就像我交付给你的解释那样,作为新的、未试验过的东西,无法

作出适当的、最终的估价——至少是无法由一位纯粹从事商业目的人来估价。的确,你和贝蒂处于一种比我更优越的地位来进行判断。"

保罗说:"没有失望,罗伯特。我没有把这件首饰给她。"他伸手到书桌里取出那个白色小盒子。"它还没有离开这间办公室。"

他知道,恰尔丹想。聪明人,甚至都没有告诉她。这样也好,恰尔丹想,但愿他不会对我吼叫,控告我企图引诱他的妻子。

他可以毁掉我,恰尔丹对自己说,继续小心地啜茶,面色呆滞。

"哦!"他温和地说,"有意思。"

保罗打开盒子,取出别针,开始审视它。他把它拿到亮光下,反复地看。

"我冒昧地把它给一些生意上的朋友看过,"保罗说,"一些与我同样具有对美国历史纪念品或一般具有美学价值的美术工艺的有兴趣的人,"他盯着罗伯特·恰尔丹,"以往还没有什么方法检查过像这样的东西。就像你解释的,至今还不知道当代有这样的东西。我也认为,这是惟一的代表。"

"是的,是这样。"恰尔丹说。

"你希望听到他们的反应吗?"

恰尔丹鞠躬。

"这些人,"保罗说,"大笑。"

恰尔丹沉默不语。

"而我后来也笑了,你是没有看见,"保罗说,"那一天你来了,把这个东西给我看。自然,为了防备你故作镇静,我隐藏了那种乐趣,因为你无疑会记得,我的外表反应里多少保持着一种暧昧的态度。"

恰尔丹点头。

保罗一面研究这个别针,一面继续说道:"一个人很容易理解这个反应。这是一种被熔化为液状的金属。它不代表什么,它也没有什么有意作出的那种图样。它只是非晶体金属。人们可以说:这只是一个内容,而没有形式。"

恰尔丹点头。

"然而,"保罗说,"我到现在已经研究它有几天了,我不是因为合乎逻辑的原因感觉到某种激情的喜爱。为什么会那样?我会问。到现在我的

心灵甚至都没有突入到这个小东西中,像德国心理学家做的实验那样。我仍然看不出形态或样式。但它有些'道'的味道。你看出来吗?"他示意恰尔丹把它翻转过来。"它是平衡的。在这个东西内部的力量是稳定的、静止的,可以这么说,这件物品已与宇宙和谐一致。它从宇宙中分离出来,而又设法达到自身的平衡。"

恰尔丹点头,研究着这个东西。保罗已使他陷入迷惑。

"它没有逸趣,"保罗说,"它也不会有。但是——"他用手指触动别针。"罗伯特,这个东西具有'悟'。"

"我相信你是对的。"恰尔丹说,想要回忆"悟"是什么;这不是个日本字——是中国字,智慧,他想,他理解,不管怎样,它是极其好的。

"这个工匠的双手,"保罗说,"有'悟',而且让他的'悟'流入到这个物件里。或许他自己仅仅知道这东西是令人满意的。它是完整的,罗伯特。通过思考它,我们自己也获得了更多的'悟'。我们体验到那不是与艺术相联系而是与某种神性相联系的宁静。我记得在广岛的一个神坛,上面有可供观看的一位中古圣人的胫骨。然而,这是一件艺术品而那是一个古迹。这个现在仍然活着,而那个仅只是'保留物'。通过上次你来这儿以后我自己长久冥思,我已经认识到它所具有的与历史性相对的价值。就像你见到的,我深深地被打动了。"

"对。"恰尔丹说。

"没有历史性,也没有艺术的、美学的价值,却带有几分非人间的价值——这是一种奇迹。正因为这是个可怜的、小的,看来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罗伯特,它对具有'悟'性作出贡献。因为这是个事实:即'悟'习惯地发现在最不堂皇的地方,就像基督教格言上说的:'石头被建筑工人所拒绝。'一个人能在像一根木棍或路边一罐变了质的啤酒中体认出'悟'来。然而,在那些情况下,'悟'是在观察者的内心。它是一种宗教性的体验。这是,一个艺术技工已把'悟'放入事物之中,而不是仅止于目睹其中固有的'悟'。"他向上瞥了一眼。"我是不是说清楚了?"

"是的。"恰尔丹说。

"换句话说,这指向着一个全新的世界。它的名称既不是艺术,因为它没有形式;也不是宗教。它是什么?我曾经不断地思考这个别针,但未能弄清楚它。我们显然缺乏表达这样一个事物的词语。所以你是对的,

罗伯特。在这个世界的表面上，这是个真正新的事物。”

真正的，恰尔丹想。是的，的确是这样。我已经抓住这个概念。至于其他——

“想到了它的用处，”保罗继续说道，“我后来就把同行的朋友们叫回这里。就像现在我对你做的一样，把它展示出来，提出一个不讲技巧的劝戒。这个主题带有迫使人放弃财产的那种权威性，提出劝戒的本身是这样了不起。我要求这些人都来听听。”

恰尔丹知道，像保罗这样一个日本人去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其他人，是一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事。

“结果，”保罗说，“是愉快的。他们能够在被迫的情况下采纳我的观点；他们领会了我所描述的东西。因此，这是值得的。做完之后，我休息了，再没有做什么。罗伯特，我很累了。”他将别针放回盒子内。“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把盒子推回给恰尔丹。

“先生，它是你的。”恰尔丹说，心里感到疑虑；这种情形不符合他们经历的任何模式。一位高层的日本人把一件转赠他的礼品捧上了天——然后却把它退还。恰尔丹感到他的双膝在颤抖；他一时没了主意，不知怎么办。他站在那，使劲扯着袖子，面色通红。

保罗平静而严厉地说：“罗伯特，你必须以更大的勇气面对现实。”

恰尔丹面色苍白，结结巴巴说道：“我被——搞糊涂了。”

保罗站立起来，面对着他。“要小心。这个任务是你的。你是这个东西和其他同类产品的惟一代理人。而且你是专业的，有一段时间退隐到孤立状态。想一想，可能的话，查查《易经》这本书，再研究一下你的橱窗陈列，广告及商业体系。

恰尔丹张口对着他。

“你要检查一下工作方式，”保罗说，“你是怎样着手把这些东西搞成时尚用品的。”

恰尔丹一时哑口无言。这个人正在对我说我必须为埃德弗兰克的珠宝负道义上的责任！

神经质的日本人荒谬的世界观：在卡苏拉先生、保罗的眼中，对珠宝商来说没有什么比缺乏最重要的精神和商业关系更难以容忍了。

事情最糟的一面是保罗以顶尖的日本文化与传统权威的口吻明确说

出来的。

责任，他痛苦地想，一旦惹起事端，就会在一生的其余时间缠住你，一直到死。保罗已经——无论如何自己满意地——尽了他的义务，而恰尔丹的呢，啊，令人遗憾地已经打上了永远无法消除的烙印。

他们都发疯了，恰尔丹对自己说。例如：他们都不愿因强加的义务去帮助一个在阴沟里受伤的人。你称这叫什么？我要说它是典型的；正如当你被告知要让一艘英国驱逐舰在急行中要去重演修补锅炉与……的漏洞时所能预料到的一样。

保罗注意地看着他。幸运的是：长期的经验使恰尔丹能够主动地压住任何真实的感情流露。他表现出一种平静、沉着的样子，像一个正确符合情境特点的角色。他能够感觉到：有一层假面具。

恰尔丹懂得：这是可怕的。一场灾难。最好是保罗以为我在试图引诱他的妻子。

贝蒂，现在再没有机会让她看见这首饰，他最初的计划破产了。"悟"与性是不相容的；它就像保罗说的，庄严、神圣，像一件圣物。

"我给了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一张你的卡片。"保罗说。

"对不起。"恰尔丹抢白道。

"你的名片。这样他们就能参预和查看其他的样品。"

"我知道。"恰尔丹说。

"还有一件事，"保罗说，"这些人当中有一个人希望在他的住所跟你讨论全部的问题。我已记下了他的名字和地址。"保罗递给恰尔丹一张折叠好的纸。"他想要他的商业同行们都来听。"保罗补充说，"他是个进口商，大规模地进口和出口，特别是对南美，收音机、照相机、望远镜、磁带录音机等等。"

恰尔丹凝视着那张纸。

"当然，他做大生意，"保罗说，"也许每一笔有几万美元。他的公司控制着以低管理成本为他制造产品的各种企业，全都位于劳动力低廉的国家。"

"他为什么——"恰尔丹开始问道。

保罗说："像这样的物品……"他再次暂时拣起别针。关上盒盖，把它还给恰尔丹。"……能够大量生产，用普通金属、塑料生产，用铸模，可以

按任何需要生产。"

过了一会儿恰尔丹说,"那'悟'怎么样? 它仍保留在这些东西里面吗?"

保罗没有说话。

"你劝我去见他?"恰尔丹说。

"对。"保罗说。

"为什么?"

"魅力。"保罗说。

恰尔丹凝视着他。

"好运气的魅力,已经陈旧了。相对贫穷的人会想:有一种避邪物在拉丁美洲、东方到处兜售。大多数群众仍旧相信魔法,你知道。咒语、麻醉剂。据我所知,这是笔大生意。保罗的脸上没有表情,语调呆板。

"这听起来,"恰尔丹缓慢地说,"好像其中有很多钱可赚。"

保罗点头。

"这是你的主意?"恰尔丹说。

"不是。"保罗说,然后沉默了。

是你的老板,恰尔丹想。你把这首饰给你的上司看了,他知道这种进口货。你的上司——或某个在你上头的有影响的人物,某个管着你的人,某个有钱的大人物——与这种进口货有关联的人。

这就说明为什么你要把它还给我,恰尔丹明白。你并不需要这部分东西,但是你知道我所了解的东西;知道我会去那个地点,看那个人。我必须去,没有选择。我要租让这些设计,或是按一定百分比出卖它们,我将与这一方进行交易。

完全地把你手里的东西清理出去。你这一方的坏胃口使你冒然制止我或是跟我争论。

"这儿有一个给你的机会,"保罗说,"会让你变得极其富有。"他继续冷静地望着前方。

"这个主意像个奇思怪想震撼着我,"恰尔丹说,"从这些艺术品里发出幸运的符咒,我无法想像。"

"因为这不是你熟悉的行业。你要献出那些有趣的秘密。我本人也是一样。那些即将访问你商店的人,那些我所提到的人也是这样。"

恰尔丹说:“如果你是我,你会做什么?”

“你不要低估了这位可敬的进口商所提出的机会。他是个很精明的人物。你和我——我们都没有留意那大量的未受教育者。他们能够从我们所拒绝的用模具生产出来的同样的物品中获得快感。我们应该想到我们仅仅生产惟一的一种产品,或至少是些稀有的东西,只为极少的人所拥有。当然,还应该是某种真实的东西,不是一个模型或复制品,”他继续越过恰尔丹望着空洞的天空,“而不是按万数来铸造的东西。”

恰尔丹不知道,他是否结结巴巴说出正确的意思,就是断定在像我这样的商店里那些有历史价值的物品(不用说他私人收藏的许多东西)是赝品?他的话里似乎有一丝暗示,似乎在用嘲讽的口吻告诉我一个完全和表面看来不同的信息。模棱两可,就像一个人在神谕中踉跄前行……就像他们说的,那东方哲人的特征。

恰尔丹想,他其实是在说:你罗伯特是干什么的?是神谕称之为“低下的人”,或是所有善意忠告都有意给予他的另一个人?在这儿必须决定。你可以走这条路或是那一条路,但不能同时是二者。现在是抉择的时刻了。

而且这位上司要走哪一条路?罗伯特·恰尔丹问自己。至少按照卡苏拉先生、保罗的说话,我们面前的不是几千年圣贤智慧的汇集,这只是一个凡人的意见——一个日本年轻的商人。

然而,其中有个核心。“悟”就像保罗说的。现在这情境的“悟”是:无论我们个人厌恶什么,无疑地在这个进口商的一方有着真实的东西。我们原来追求的是太低级了;我们必须像神谕说的:要改变。

毕竟,这些原制品仍旧可以在我的店里出售,卖给行家,比如给保罗的朋友们。

“你在跟自己搏斗,”保罗注意到了,“无疑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人都宁愿孤独。”他开始走向办公室的门。

“我已经决定了。”

保罗的眼睛闪动了一下。

恰尔丹躬身道:“我会遵从你的忠告。现在我就动身去拜访那位进口商。”他拿起那张折叠的纸条。

很奇怪,保罗看来似乎并不高兴,他只是哼了一声就回到自己的办公

桌旁。他们把自己的感情包裹到最后,恰尔丹想。

“多谢你的帮助,”恰尔丹准备离开时说道,“如果可能,有一天我会报答你们,我将记住。”

但这年轻的日本人仍然没有任何反应。太对了,恰尔丹想,我们常常说的:他们是难以理解的。

保罗送他到门口,似乎在沉思,突然脱口说道:“美国的工匠们真是用手做出这件首饰的,对吗?是他们个人肉体的劳动?”

“是的,从开始的设计到最后打光。”

“先生!这些工匠愿意合作吗?我想像他们曾梦想过他们的工作会是另一个样子。”

“我料想可以说服他们,”恰尔丹说。对于他,这个问题显然是小问题。

“对,”保罗道,“我也这么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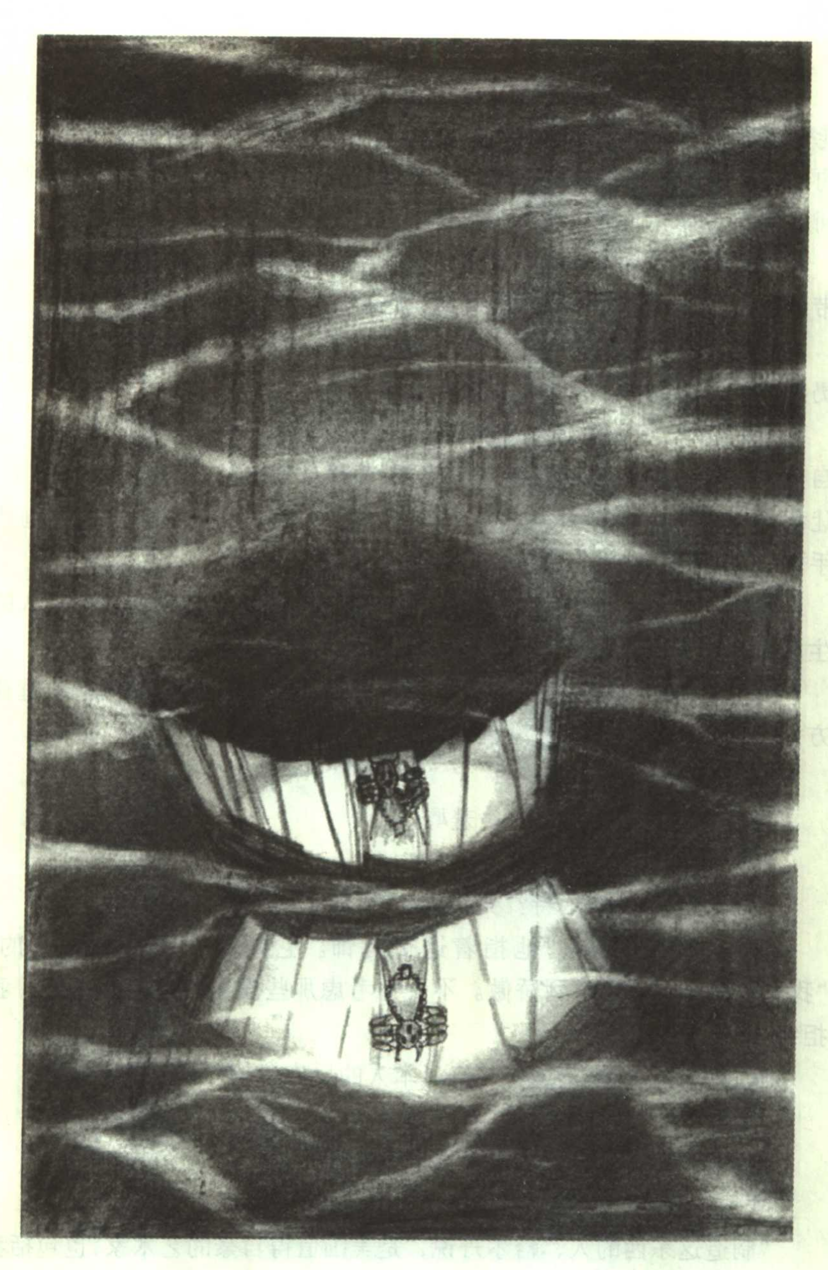
他语调中有什么东西突然引起了恰尔丹的注意。那里面有一种模糊的,特别强调的意味。接着,这想法扫过了恰尔丹的心里。没有疑问,他已经撕去了模棱两可的外衣——他看得出来。

当然,整个事情是残酷地蔑视美国人的努力,就发生在他眼前。讽刺,但愿不是这回事,他已经吞下了鱼钩、鱼弦和坠子。一步步地让我同意,引导我愉快地得出结论:美国工匠的产品除了作为给吸毒者幸运幻想的模型之外没有什么价值。

这就是日本人的统治方式,不粗暴,但狡猾、巧妙,永远是诡诈的。

耶稣!我们跟他们比简直是野蛮人,恰尔丹想。我们不过是些反对无情盘算的笨蛋。保罗没有说——没有告诉我——我们的艺术是不值钱的;他让我代替他说了出来。而且作为最后的讽刺,他倒后悔我说出来了。当他听到从我嘴里道出的真实时显得要晕倒,一种文明的表示悲哀的姿态。

他已击毁了我,恰尔丹几乎大声说道——然而,幸运的是:他设法把它作为一种想法隐藏起来;像以前一样,他将其分别秘密地保存在自己内心世界里,只有自己知道。羞辱我和我的民族。我孤立无援,无法报复;我们被打败了,我们的失败就像眼前这次一样,这么精细、这么优雅,以至我们几乎无法察觉出来。事实上,我们只能在我们的进步中升高一个刻



诅咒他们，我无法以他们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无法向冲动退让。一切自发性地被粉碎……

度,好知道它曾经发生过。

关于日本人适于统治,还有什么证明可以拿出?他感到像要大笑,可能带着欣赏的意味。是的,他想,就是这样,就像一个人听到一件挑选出的奇闻轶事。我要记住它,以后继续品味它,甚至叙说它。但是对谁呢?问题就在这里。这种叙述太个人化了。

保罗的办公室角上有一个字纸篓。扔进里面去!罗伯特对自己说,带着这个东西,这"悟"所支配的宝石首饰。

我能做到吗?把它扔掉?保罗紧握住首饰发现,自己甚至无法把它扔掉。不应该扔掉——要是你预期会再次面对这个人。

诅咒他们,我无法从他们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无法向冲动退让。一切自发性地被粉碎……保罗在审视他,不想说什么;这人的出场就足够了。让我的良心落入陷阱,把一根看不见的绳子从我手中将这个东西缠到我手臂上,直到缠住我的灵魂。

我猜想我呆在他们周围已经太久,现在要逃跑,要回到白人和白人的生活方式中去已经太迟了。

罗伯特·恰尔丹说:"保罗——"他注意到自己的声音,以病态的逃避方式在发牢骚,无力控制,没有抑扬。

"是的,罗伯特。"

"保罗,我……受到了……羞辱。"

房间摇晃起来。

"为什么这样,罗伯特?"关心的语调,但是超然的,附带的。

"保罗,有一时刻,"他指着这个首饰。它被汗水弄得黏乎乎的。"我——对这个工作感到骄傲。不会去考虑那些没用的幸运的幻想。我拒绝……"

他再一次无法弄清这个年轻日本人的反应,只有听着,仅有留意。

"还是谢谢你。"罗伯特·恰尔丹说。

保罗鞠了一躬。

罗伯特也鞠躬。

"制造这东西的人,"恰尔丹说,"是美国值得自豪的艺术家,也包括我在内。因此,提出没价值的幸运幻想刺伤了我们,我要求道歉。"

难以置信的延续的沉默。

保罗查看着他，一只眼眉微微翘起，薄嘴唇拧着。是微笑？

“我要求，”恰尔丹说。这就完了。他无法再说下去。现在仅仅是等待着。

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请帮助我，他想。

保罗说：“原谅我傲慢的态度。”他伸出了手。

“好的。”罗伯特·恰尔丹说。

他们握手。

恰尔丹的心里恢复了平静。我已经活够了，他知道。一切过去了。上帝恩典；它在准确的时刻为我存在。另一个时刻——又是一个样子。我敢于再次冒着这么大的危险？也许不敢。

他感到忧郁。在很短时刻，我似乎浮到表面上来，而且没有负担地看着。

生命是短暂的，他想。艺术，或生命的东西，是长久的，无限延伸的，就像形象的螺旋线，被在它上面或横过它的推移弄得平板、发白、粗糙。我站在这里，但已不再在这里了。他拿起小盒子，将那件埃德弗兰克首饰放进上衣口袋里。

12

兰塞先生说:“塔哥米先生,这是矢田部先生。”他退到办公室的一角上,那位瘦弱、年老的绅士走向前来。

塔哥米伸出手来说:“很高兴与您见面,先生。”那只很轻的、脆弱的老手滑入他手中;他轻轻握了一下,很快松了手。我希望没有什么变卦,他想。他查看老人的面容,发现他看起来很高兴,但那里面有一种严厉的、一贯的神情。头脑清醒。明确清晰地透露出所有古老的、坚定的传统特征。老人所能代表的最好的品质……然后他发现他正面对的是展力将军,前帝国陆军参谋长。

塔哥米深深地行礼。

“将军,”他说。

“第三方在哪里?”展力将军说。

“很快就到,他住得很近。”塔哥米说,“他自己在旅馆房间告诉我的。”他的脑子一片慌乱,以鞠躬的姿态倒退了几步,几乎无法恢复直立的姿势。

将军就了座。兰塞先生,仍然不知老人的身份,端了一张椅子来,但未表示特别的敬意。塔哥米犹豫地拿过一把椅子在对面坐着。

“我们耽搁了,”将军说,“很抱歉,但这是很难避免的。”

“是的。”塔哥米说。

10 分钟过去,二人都未说话。

“请原谅,先生。”兰塞先生最后不安地说,“我要离开一下,需要时我会进来。”

塔哥米点头,兰塞先生走了。

“用茶,将军?”塔哥米说。

“不用,先生。”

“先生，”塔哥米说，“我承认害怕，我感觉，在这次会面中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将军点头。

“贝纳斯先生，我已经见过，”塔哥米说，“还在我家里招待过他，他称自己是个瑞典人。但是仔细研究表明他实际上是德国一位高层人士。我这么说因为——”

“请继续说。”

“谢谢您，将军，他对这次会面的焦急态度使我推测与德帝国政治上的动荡有关。”塔哥米没有提到另一个事实：他注意到将军没有按预定时间露面。

将军说：“先生，现在你是在探听消息。我无可奉告。”他的灰色的眼珠慈祥地闪烁着，其中没有恶意。

塔哥米接受他的责备。“先生，在这次会见中我的出场是否仅仅是为阻挠纳粹窃听的一种形式？”

“自然，”将军说，“我们认为维持一定的假象很有必要。贝纳斯先生是斯德哥尔摩托尔-阿姆企业的代表，纯粹的商人。而我是矢田部信次郎。”

塔哥米想：那我就是塔哥米，那一方也同样。

“难怪纳粹们要监视贝纳斯先生的来去行踪。”将军说。他的双手置于膝上，正襟危坐……就像……塔哥米先生想，在嗅远处的牛肉茶香。“但是要扯掉伪装，他们必须诉诸法律。那是真正的目的，不是欺骗，而是一旦暴露就要合乎一定礼仪形式。比如，你看为了抓到贝纳斯先生，他们需要做的远不止是打死他——这他们能够做到，如果他出外旅行，而未采取任何保护措施。”

“我知道，”塔哥米说。听起来像是做游戏，他想。但他们知道纳粹的心理，因此，我认为这是有用的。

桌上的对讲机蜂鸣起来，是兰塞先生的声音。“先生，贝纳斯先生到了。我要送他进来吗？”

“对！”塔哥米喊道。

门开了，贝纳斯先生穿着整洁，服装全都熨过，制作精致，姿态从容。

展力将军起身面对他。塔哥米也站立起来。三人相互鞠躬。

"先生,"贝纳斯对将军说,"我是德国海军反间谍处的R.威格纳上尉。按照我们的共识,我只代表我自己与某些不知名的个人,而不是帝国政府各种部门或机关。"

将军说:"威格纳先生,我知道你决不是官方宣传的帝国任何机构的代表。我在这儿也是作为非官方的私人一方,凭着过去在日本陆军中的地位,可以说成是通往东京各界的通道。他们正渴望听到你要说的话。"

令人悚然的谈话,塔哥米想,但并没有什么不快。有着某种近似音乐的性质。事实上有一种令人振奋的欣慰感。

他们都坐了下来。

"开门见山,"贝纳斯说道,"我愿意告诉您和那些可以有权知道的人:在德国有一个称之为蒲公英行动的作战计划正准备实施。"

"是的,"将军说,点着头似乎他早已听说过;但是,塔哥米想,他似乎又渴望贝纳斯先生讲下去。

"蒲公英计划,"贝纳斯说,"包括在落基山各州与美国的边境引发事端。"

将军点头,微笑着。

"美国军队将受到攻击,而且将通过越过边境和动用驻扎在附近的正规的帝国RMS部队来报复。美国军队有标明中西部驻军的详细地图。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包括由德国作出的关于冲突的声明。一支德国国防军伞兵部队的志愿支队将被派遣来支援美军。然而,这是进一步行动的伪装。"

"是的。"将军说,一面听着。

"蒲公英作战行动的根本目的,"贝纳斯说,"是对日本本岛的一次巨大的核攻击,事先没有任何警告。"他讲完沉默了。

"其目的在于消灭日本皇室、国内防军、大部分帝国海军、居民、工业、各种资源,"展力将军说,"留下海外的产业为德帝国所吸纳。"

贝纳斯没有说话。

将军说:"还有什么?"

贝纳斯似乎不知所措。

"日期,先生。"将军说。

"都正改变,"贝纳斯说,"由于M.波曼的死。至少,我猜测是这样。

我现在与反间谍部已经没有联系。"

将军很快说道:"威格纳先生,讲下去。"

"我们所希望的是日本政府参与德国的国内情况。或至少,这也是我来这里所请求的。在德国某些集团喜欢蒲公英行动,其他一些不喜欢。我们希望的是那些反对的人能够在波曼总理死后掌权。"

"但是当你到这儿时,"将军说,"波曼先生已辞世,政治问题已自行解决了。戈贝尔博士已经是总理。动荡已经过去。"他停了一下,"这一派是怎样看待蒲公英行动的呢?"

贝纳斯先生说:"戈贝尔博士是蒲公英行动的倡导者。"

塔哥米先生闭上了双眼,未被他们所注意。

"谁站在反对一方?"展力将军问道。

贝纳斯的回答传到塔哥米耳中:"党卫军的海德里希将军。"

"我感到吃惊,"展力将军说,"我是怀疑的。这是合法渠道的消息还是仅仅是你和你同事的看法?"

贝纳斯先生说:"东部的行政管理——也就是现在由日本控制的地区——将由外事部门负责,直接在德国总理下工作的罗森伯格的人负责。这个问题去年就在好几次会议中激烈地争论过。我已经将记录影印复制。警察想要夺权但被镇压下去。他们要设法进行空间殖民,向火星、月球、金星。那儿都将是他们的领地。一旦权力的分配解决,警方就加大对空间计划的影响,并且反对蒲公英行动。"

"相互倾轧,"展力将军说,"一群人玩弄另一群人。被领袖操纵。这样决不会有人去向他挑战。"

"真的,"贝纳斯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被派到这里,来请求你们的干预。现在还有可能干预;情况依然是变化的。还需要几个月戈贝尔博士才能够巩固其地位。他必须粉碎警方力量,可能要将海德里希与其他党卫军部队和秘密警察最高领导人处决。一旦这么做了——"

"我们就要去支援秘密警察当局,"将军插话道,"这德国社会中最邪恶的一部分?"

贝纳斯说:"是这样。"

"天皇,"展力将军说,"将不会容许这样的政策。他认为德国的精锐部队,这些党卫军已经到处都破败了。死亡的首领,城堡体系——对他

说，都是邪恶的。

邪恶，塔哥米想。是的，是这样。我们去援助它获得政权，不是为了挽救我们的生命？这不是与我们现实情况自相矛盾之处吗？

我无法面对这一困境，塔哥米对自己说。人不得不在这种道德模糊的处境中表演。这样做是没有出路的；一切都乱套了。光明与黑暗、影子与本质都颠倒了。

"国防军，"贝纳斯说，"军事当局是帝国氢弹的惟一所有者。在党卫军利用它的地方，都是在军方监视之下。波曼的总理府决不允许任何核武器落于警方之手。在蒲公英行动中，一切要由OKW——最高军事指挥部来执行。"

"我注意到了这一点。"展力将军说。

"党卫军人精神上的所作所为在暴虐程度上超过了军方。但他们的力量较小。我们应该只去考虑现实，现实的力量，而不是道德的意向。"

"对，我们必须是现实主义者。"塔哥米大声说道。

贝纳斯和展力将军都注视着他。

将军对贝纳斯说："你有什么特别的建议？我们要与西海岸这边的德国秘密警察建立联系吗？直接与他们谈判——我还不知道这儿的秘密警察头目是谁。我猜想，可能是个令人反感的人物。"

"地方的秘密警察不知道什么，"贝纳斯说，"他们在这儿的头儿布伦诺·克鲁兹·封·米尔，是个旧时的党棍，一个低能儿。柏林的人没有人会想告诉他什么事；他仅仅执行一些日常的命令。"

"那里，怎么样？"将军的声音带有愠意。"这儿的领事，或是德国驻东京的大使？"

这次会谈要完了，塔哥米想。无论什么正处于危急之中。我们不能进入纳粹自相残杀阴谋的邪恶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泥沼中；我们的智力无法适应。

"这件事一定要处理得很细致，"贝纳斯说，"要通过一系列的媒介。一个接近海德里希的驻在德国国外的中立国的某个人，或是往来于东京—柏林之间的某个人。"

"你脑子里有什么人吗？"

"意大利的外交部长齐安诺伯爵。一个聪明、可靠、很勇敢的人，完全

献身于促进国际间的了解。然而——他不存在与德国秘密警察组织的联系。但他可以通过德国的某个人,像克虏伯家族这样经济上强势人物,或是通过斯匹尔将军,甚至可能通过武装的党卫军人士。这些人不是那么疯狂,更倾向于德国的主流社会。"

"你的机构,德国反间谍部——它对试图通过你到达海德里希处是没有用处的。"

"党卫军都在辱骂我们。他们20年来一直企图得到党的同意完全把我们清除掉。"

"你是否陷入他们危害你个人的极度险境中?"展力将军说,"他们在西海岸这儿是很活跃的,我知道。"

"活跃但是愚蠢,"贝纳斯说,"外事处的人,莱斯,是很精明的,但是反对秘密警察。"他耸了耸肩。

展力将军说:"我很高兴你的影印件将要转交给我们政府。你所有的任何关于德国这方面的讨论材料,还有——"他想了一下,"什么证明材料,客观的材料。"

"肯定的,"贝纳斯说。他伸手进上衣口袋里,拿出一个扁平的烟盒。"你会发现每支烟都有个空洞,里面藏有微型胶卷。"他把盒子交给了展力将军。

"这个烟盒本身怎么样?"将军说,一面查看他。"它看来是太宝贵了,不能丢掉。"他开始把香烟从里面抽出来。

贝纳斯先生微笑着说:"这盒子也是宝贵的。"

"谢谢你。"将军也微笑着把烟盒放入上衣口袋里。

桌上的对讲机嗡嗡响起来,塔哥米按下键。

传来兰塞先生的声音:"先生,有一群德国秘密警察的人在楼下客厅里;他们想要占据这座大楼。《时报》的保安人员正跟他们混战。"远处,传来一声警笛声,就在塔哥米窗下街道上。"陆军宪兵队正在到这儿的路上,加上旧金山的日本秘密警察部队。"

"谢谢,兰塞先生,"塔哥米说,"你完成了一件光荣的使命,非常镇静的报告。"贝纳斯与展力将军正在仔细听着,二人神色严峻。"先生们,"塔哥米对他们说,"我们一定要在这些德国秘密警察流氓到达楼上来之前打死他们。"他对兰塞先生说,"关掉电梯的电源。"

“是，塔哥米先生。”兰塞先生切断了电源。

塔哥米说：“我们要守在这里。”他打开抽屉，取出一个茶木箱子，打开了锁，拿出一把完全是收藏品的1860年美国内战时用的柯尔特式44型手枪，一个收藏家的物品。又拿出一盒散放的火药、弹丸和点火帽，开始装填这支左轮枪。贝纳斯和展力将军瞪大了眼睛望着他。

“个人收藏的一部分，”塔哥米说，“闲着无事经常为虚荣心驱使演练快速抽枪动作和射击。应该承认与其他的热心者比起来我在抢时间上占上风。但是在此前熟练地使用被耽误了。”他用正确的姿势握枪对准了办公室的门口，坐下来守候着。

弗兰克·弗林克坐在凉棚旁的地下室车间里的长凳上。他拿着一个半完工的银耳坠正在喧嚣的棉布打光轮上打光；金属碎屑飞溅到他的眼镜上，并且染黑了他的指甲和手。蜗壳旋涡状的耳坠由于摩擦变得火热，然而弗林克更加坚决地干着。

“不要整得太光亮，”埃德·麦卡锡说，“只去掉突起的斑点；你甚至可以完全留下那些小的点子。”

弗兰克·弗林克哼哼了一声。

“要是不打得过于明亮，银器会有很好的销路。”埃德说，“银器要显出古旧的样子。”

销路，弗兰克想。

他们还没有卖掉一件。除了在美国工艺品商店寄卖的那些，还没有人来买过什么，而他们已经一共访问了5家零售商店。

我们还没有挣到钱，弗林克对自己说。我们造了越来越多的珠宝首饰，正在我们身旁堆积起来。

耳坠的螺丝衬被轮子夹住；耳坠飞出弗林克的手，撞到灯光机的护板上，落到了地下。他关掉了发动机。

“不要让那些首饰件跑掉。”麦卡锡说，手拿着焊枪。

“耶稣，它只有豌豆大小，没法抓紧它。”

“好吧，反正把它捡起来。”

这整个事情见鬼了，弗林克想。

“什么事情？”麦卡锡说，看见他没有去拾起那个耳坠。

弗林克说:“我们正在把钱扔到水里。”

“我们没法卖掉我们制造出来的东西。”

“我们没法卖掉一件,”弗林克说,“造好的或是没造好的。”

“5 家商店,只是沧海一粟。”

“但是一种趋向,”弗林克说,“足够看出问题来了。”

“不要欺骗你自己。”

弗林克说:“我不是在骗我自己。”

“那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现在是开始寻找一个市场的时候了。”

“对,”麦卡锡说,“那么,走吧。”

“我要走的。”

“我会一个人继续干下去。”麦卡锡再次点着焊枪。

“我们怎么分这些东西呢?”

“我不知道,但是会找到一个办法的。”

“把我的都买去。”弗林克说。

“见鬼吧,不行。”

弗林克计算了一下。“付给我 600 美元。”

“不行,你拿走一半的东西。”

“发电机也拿半个?”

他们二人都缄默下来。

“再跑 3 家商店,”麦卡锡说,“然后我们再讨论它。”他放下面具,开始烧热一部分铜条焊进一个手铸式的手镯上。

弗兰克·弗林克从长凳上走下来。他收起那个蜗牛形耳坠,重新放入未完成件的纸匣内。“我想出外抽根烟。”他说,走出了地下室,走到台阶上。

一会儿过后他已站在门外的人行道上,手里夹着一根天籁烟。

已经完了,他自语道。我无需神谕来告诉我;我认识到“时辰”是什么。它的意思就在那儿,失败。

真的很难说是为什么。也许,从道理上说,我们可以继续干下去。一个一个商店去问,还有其他城市。但是——有些事情是做错了。所有的努力和技巧都无法改变它。

我要知道为什么,他想。

但我决不会知道。

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做什么别的东西？

我们冲撞了这个时辰。冲撞了“道”。沿着错误的方向逆流而上。现在——无法解决,拖延下去。

“阴”占有了我们,光明显示了它的破产,照例到别处去了。

我们只能屈服。

他站在大楼的屋檐下,猛抽着大麻香烟,呆望着身旁穿过的车辆。一个样子寻常的中年白人向他走过来。

“弗林克先生？弗兰克·弗林克?”

“你知道。”弗林克说。

这人掏出一张折叠着的文件和身份证明。“我是旧金山警察局的。我已受命来逮捕你。”他已经抓住弗林克的一只手臂,很利索。

“为什么?”弗林克问道。

“骗子。恰尔丹先生,美国工艺美术商店。”警察强拉着弗林克沿着人行道前行;另一个便衣警察加入进来,一边一个警察。他们强拉着他走向一辆停着的没有标牌的日本小汽车。

这就是时代要求我们的,当弗林克被推进汽车坐在两个警察中间时想。车门砰地关上了;车由第三个穿制服的警察驾驶,冲入车流中。这就是我们必须顺从的狗娘养的。

“你找了个律师吗?”一个警察问他。

“没有。”他说。

“他们在局里会给你一个律师的名单。”

“谢谢。”弗林克说。

“你要那钱干什么?”当汽车停到吉利大街警察局的车库时,一个警察接着问道。

弗林克说:“花掉它。”

“全部?”

他没有回答。

一个警察摇了摇他的头,大笑。

当他们走出汽车时,其中一人问弗林克:“你的真名是芬克?”

弗林克感到恐惧。

“芬克，”那个警察重复道，“你是个犹太佬。”

他展示一个灰色的大文件夹。“欧洲出来的逃亡者。”

“我生在纽约。”弗兰克·弗林克说。

“你是躲避纳粹的逃亡者，”警察说，“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弗兰克·弗林克挣脱了，跑出车库。三个警察大叫着。逃到大门口，他发现自己被一辆载着武装警察的警车堵住了道路。警察对他笑着，其中一人持枪下了车，啪地一声给他手腕上戴上了手铐。

这薄薄的金属切入他的肉里直到骨头上——拉扯着他的手腕——警察把他带回来的车上。

“回到德国去，”一个警察说道，端详着他。

“我是美国人。”弗兰克·弗林克说。

“你是犹太人。”警察说。

当他被带上楼时，一个警察说道：“他要在这登记吗？”

“不用，”另一个说，“我们要把他送到德国领事馆去。他们要按照德国的法律审判他。”

到底也没有什么律师的名单。

塔哥米在书桌旁一动不动地守了20分钟，手持左轮枪对着门口；贝纳斯围着办公室踱步。老将军想了一会，拿起了电话，要通了旧金山的日本使馆。但是，他未能接通大使。一位官员告诉他，大使不在市内。

现在，展力将军正在接通跨太平洋至东京的电话。

“我要与陆军大臣商量，”他向贝纳斯解释，“他们会与驻扎在附近的皇军取得联系。”他看来并不慌张。

因此，我们在几小时后将获救，塔哥米自言自语说。可能由一艘航母上携有机枪与迫击炮的陆战队救援。

按最后的结果说，通过官方渠道运作是高度有效的……但是遗憾的是时间就要拖后。就在我们下面，匪徒们正忙着棒打文秘人员。

但是，他个人已无法再做什么。

“我怀疑是否值得去找德国领事。”贝纳斯说。

塔哥米出现了一个幻像：他召集爱弗雷堪小姐带上收录机进来，记录

下他对H. 莱斯先生的紧急抗议。

“我能呼叫莱斯先生，”塔哥米说，“通过另一条线路。”

“请。”贝纳斯说。

塔哥米按下桌上的按钮，手里还拿着柯尔特式44型枪，找出一条专为秘密通讯使用的未登录的线路。

他直拨德国领事馆的号码。

“你好，是哪一位?”一个带有地方口音的轻快的男职员的声音。无疑是个下属。

塔哥米说:“请莱斯先生阁下说话，有要事。我是塔哥米先生，帝国高级商务代表处首脑。”他用强硬不一般的语调说。

“好的，先生，如果您愿意，请稍候。”很长时间，电话里完全没有声音，甚至没有静电的嗒嗒声。他就站在那儿等候，塔哥米想，典型的亚利安人的拖延战术。

贝纳斯一边踱步，一边对守候在另一个电话旁的展力将军说:“我看是有意在拖延时间。”

最后，那个职员的声音又响了。“很抱歉让您等候，塔哥米先生。”

“没有什么。”

“领事正在开会，但是——”

塔哥米把电话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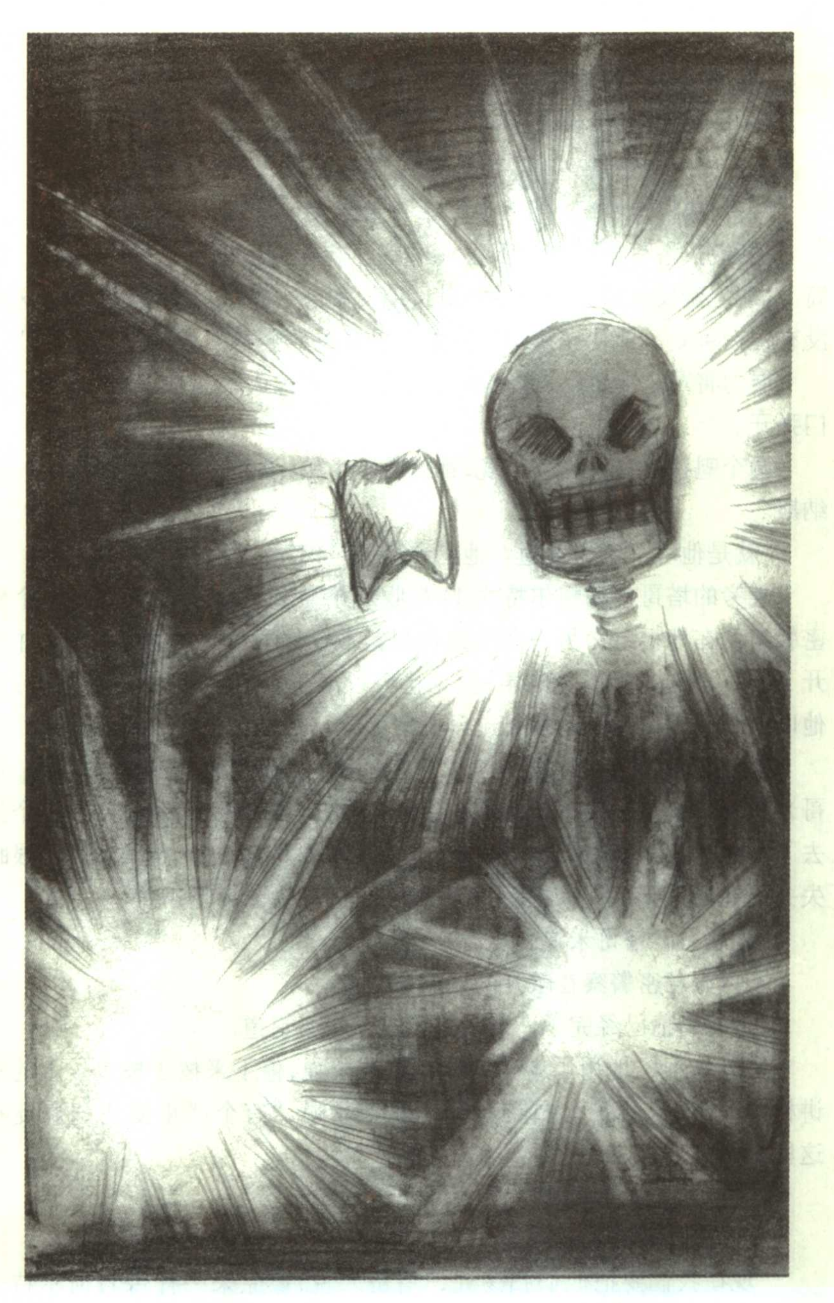
“至少是白费力气。”他说，感到很为难。再找谁讲话呢？日本秘密警察已经报告，宪兵也已出去，给他们打电话已经没用了。直接打到柏林？找德国总理戈贝尔？打给皇军空军基地，要求空中营救援助?

“我要找德国秘密警察的头目B. 克鲁兹·封·米尔先生，”他大声地说。“狠狠地抱怨、吼叫、责骂。”他开始正规地拨号——柔和地——以“汉莎航空机场终点保护贵重货物支队”的名义登记在旧金山市电话簿上。当电话嗡鸣时他说:“歇斯底里地高声叫骂。”

“姿态要好一点。”展力将军微笑着说。

塔哥米的耳朵里一个德语的声音:“是谁啊?”比我的声音还严肃的声音，塔哥米想。但是他想继续下去。“快说!”那声音要求道。

塔哥米大叫:“我要命令逮捕和审判你们那一伙凶手、蜕化分子，他们简直像一些无法描述的金发狂兽乱砍乱杀！你知道我吗？我是塔哥米，



这个秘密警察的下颌被打碎了，骨、肉和牙齿的碎片迸飞到空中。

帝国政府的顾问。给你5秒钟,要不丢开法律,让我们海军陆战队的精锐部队用火焰喷射弹烧死他们,真是文明的耻辱。"

另一边秘密警察的走狗们正在激烈地争吵。

塔哥米向贝纳斯先生眨了眨眼。

"……我们对情况一无所知。"一个秘密警察说。

"撒谎!"塔哥米叫道,"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选择了。"他砰地掷下话筒。"这无疑仅仅是个姿态,"他对贝纳斯和展力将军说,"但是,反正这也没有什么害处。即使在德国秘密警察里总可能会有某个神经病成员。"

展力将军正要讲话,这时办公室门上一声惊人地撞响;他停下了。大门弹开。

两个魁伟的白人男子出现,都携带着手枪,上装消声器。他们冲向贝纳斯。

"就是他。"一个人说道。他们开始抓贝纳斯。

桌旁的塔哥米的柯尔特式44型收藏枪瞄准,他按动了扳机。一个秘密警察倒在地板上。另一个迅速将配置消声器的手枪对准塔哥米,并且开了火。塔哥米听不见响声,只见枪口冒出一溜烟,听到子弹呼啸而过。他以有记录地闪动速度扫射这只单发手枪,一发又一发。

这个秘密警察的下颌被打碎了,骨、肉和牙齿的碎片迸飞到空中。塔哥米感到打到了他嘴里。可怕的部位,尤其因为子弹是朝上打的,这个失去了下颏的秘密警察眼睛还睁着,但仍能看到我,塔哥米想。然后那眼睛失去了光泽,人倒下了,枪丢了,喉咙里发出非人的咕噜声。

"真恶心。"塔哥米说。

不再有秘密警察在敞开的门洞里出现。

"可能事情已经完了。"展力将军过了一会说道。

塔哥米沉闷地用了3分钟重新装填子弹,停下来按了按桌子上的对讲机。"把紧急救护人员带上来,"他指示说,"有个严重受伤的暴徒在这里。"

没有回答,只有嗡嗡声。

贝纳斯弯腰拾起两个德国人的枪;一支递给将军,自己留下一支。

"现在我们要把他们扫荡光,"塔哥米说,像原来一样带着柯尔特式44型枪坐好。"办公室里可怕的三人同盟。"

从大厅里传来人的喊声："德国暴徒们投降了！"

"去照看一下，"塔哥米先生回应道，"倒下的人，死的还是活的。前去实地检查一下。"

一队日本《时报》的雇员们战战兢兢地走来。其中有几个人携带着大厦的防暴装备，如斧子、步枪和催泪瓦斯弹。

"Cause célèsbre(轰动一时的枪战)，"塔哥米说。"在萨克拉门托的美国西海岸政府将毫不犹豫地对德宣战。"

他掰开左轮枪。"不管怎样，总算过去了。"

"他们是否是共谋，"贝纳斯说，"典型的策略。使用过无数次了。"他把带消声器的手枪放到塔哥米的桌子上。"日本制造。"

他不是开玩笑，这是真实的，品质优越的日本射靶用枪。塔哥米查看了枪。

"不是德国国民，"贝纳斯说，他拿了一个死人的钱包。"美国的海岸公民，住在圣乔斯。跟秘密警察没有什么联系。名字是杰克·桑德斯。"他把钱包扔掉了。

"抢劫，"塔哥米说，"动机：我们锁着的金库。没有政治目的。"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不管怎样，这次由德国秘密警察主使的谋杀或绑架企图失败了。至少，第一步失败了。但是很明显，他们知道贝纳斯是谁，无疑还知道他到这儿来干什么。

"他们的预谋，"塔哥米说，"是阴暗的。"

他不知道神谕在这件事例中是否有效。也许它能保护他们，警告他们，用忠告捍卫他们。

他依旧颤颤悠悠地，开始拿出49根蓍草杆。他认定：整个情况是混乱和反常的。人的智慧无法解读它；只有五千年古老的联合的头脑可以用上。德国的集权主义社会就比如生活的错误形态，比自然的形态更坏，比所有它的混合物、它的空洞的杂烩更坏。

这儿，他想，地方秘密警察作为政策工具完全与柏林的领导有矛盾。在这个混合物中它的意图在哪里？谁真正代表德国？谁曾经代表？就像在存在的过程中，习惯性遇到的对问题的破碎的梦魇般的拙劣模仿。

神谕能破解它，即使像纳粹德国这群怪异的家伙对《易经》来说也是

可以理解的。

贝纳斯,看着塔哥米心不在焉地揉弄一小把草杆,意识到此时的痛苦是多么深重。对于他也是这样,贝纳斯想。在这个事件中他不得不杀死和残害那两个人,这不仅是可怕的,也是无法解释清楚的。

我能说什么安慰他的话?他为我开火;因此对这两条性命该负责任的是我,我接受它,我看着他那样做。

展力将军走过来,到贝纳斯的身旁,温和地说道:"你目击了这个人的绝望。你看,他,无疑会被提升为一个佛徒。即令形式上不是,那影响是存在的。一种不允许杀生的文化。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

贝纳斯先生点头。

"他会恢复平衡,"展力将军继续说道。"及时地恢复。现在他还找不到一个使他能看清和理解其行为的立场。那本书能够帮助他,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考虑的外部框架。"

"我知道,"贝纳斯说。他想,另一个可以帮助他的参考框架将是"原罪说"。我不知道他是否听到过它。我们都命定会做出残忍的,或暴虐邪恶的事来;这是命运,由于古老的原因,我们的"孽缘"。

要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塔哥米必须接受三者。合乎逻辑的、平衡的心态还无法理解它。一个像塔哥米这样温和的人会被这样现实的牵连弄得发疯。

然而,贝纳斯想,关键不在现实,不在我死或是那两个秘密警察的死;而在于——假定的话——在于未来。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已经证明,或尚未被后来发生的事情所证明。或许我们能够拯救几百万人的生命,实际上是全日本的人?

但是这个正在拨弄着草杆的人无法想到那些;现在,实际情形太错综复杂,死的或将死的德国人正倒在他办公室的地板上。

展力将军是对的,时间将给塔哥米以希望。由于无望的窘境,或者是那希望,他将躲入精神病的阴影里,永远避开他的逼视。

而我们与他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区别,贝纳斯想。我们面临着同样的混乱。因此,我们无法给予塔哥米任何帮助,只能等待,希望他最终能够恢复过来而不被压倒。

13

他们在丹佛发现很多别致的、现代化的商店。朱利安娜想:服装惊人地昂贵,但乔似乎并不在意;他爽快地为她挑选的衣服付钱,然后二人又匆匆奔往第二家商店。

她的主要收获——在多次试穿,长时间地思量后又放弃——发生在这天晚些时候:一件浅蓝色、带短而宽松的袖子和低、宽领口的意大利制造的裙装。她曾在一本欧洲时装杂志上看过一个模特穿着这样的服装;它被认为是当年最好的样式,它花了乔差不多200美元。

配合这长裙,她需要三双鞋子,更多的尼龙丝袜,几顶帽子,和一个新的手工制作的黑色钱袋。而且,他发现:这件意大利衣服的领口要配一副只遮住乳房下部的新乳罩。站在商店的大镜子前端详自己,她感觉过于暴露和弯腰时容易移位。但是售货小姐向她保证这种新乳罩虽然不用带子,却能稳定地保持在原位上。

刚刚到乳头,朱利安娜在试衣间的隐蔽处窥视自己时想,一厘米都不多。而且花了不少钱;售货小姐解释,这也是进口货,并且是手工制作的。小姐又给她看运动装、短裤、和泳装,以及海滩毛巾长袍;但乔突然变得不安起来。于是他们继续向前走。

当乔把包裹和袋子放进汽车里时,她说:"你不认为我会看起来很可怕?"

"不,"他用预先想好的语气说,"特别是那件蓝裙子。你去阿班德逊家时就穿上它,懂吗?"他说最后一个字时就像是下命令,这声调使她感到吃惊。

"我的号码是十二或十四,"当她走进下一家服装店时说。售货小姐优雅地微笑着伴随二人走到衣架旁。朱利安娜不知道:她还需要什么?最好是在她能够买时买得越多越好;她的两眼扫视着所有的衣物:上衣、

裙子、毛衣、休闲装、外衣。对，一件外衣。“乔，”她说，“我得有件长上衣，但不是布的。”

他们同意一件德国制的化纤外套；它比天然毛皮更耐久，而且便宜些。但她失望了。为了让自己高兴起来，她开始看珠宝饰品。而那是件可怕的便宜货女装，没有一点想像力或创意。

“我想要买个珠宝首饰，”她对乔解释说，“至少，一副耳坠。或者一个别针——来配那件蓝裙子。”她领着他沿人行道走到一家珠宝店前。“你的衣服呢？”她想了起来，感到内疚。“我们应该也为你买点。”

当她寻找珠宝店时，乔停在一家理发店前想剪发。半个小时之后他出现时，她惊住了：他已经把头发剪得尽可能的短，而且染了发。她几乎认不出他来；现在他是金色的头发。我的老天，她想，一面凝视着他，这是为什么？

乔耸耸肩膀说道：“我讨厌做个意大利佬。”这就是他所说的话。当她们走进一家男装商店，开始为他买衣服时，他拒绝讨论这件事。

她给他买了一身用杜邦的新化纤涤纶裁制得很好的西服。还有新袜子、内衣和一双流行的尖头皮鞋。现在还要什么？朱利安娜想。衬衣和领带。她和店里的职员挑了两件带有法国袖口的白衬衣，几条法国制的领带和一副银制袖链。为他买所有这些东西只用了 40 分钟。她惊奇地发现比起给自己买东西这些都进行得顺利。

她想：他的西服需要改一改。但乔又一次显得不安起来；他用带来的德国银行支票付了账。朱利安娜想：我知道还有别的，有个新支票夹子。她和那个职员给他挑了个鳄鱼皮票夹子，这就是那个。他们离开了商店，回到汽车上；这时已是 4 点 30 分，买东西——至少就乔来说——已经结束了。

“你不想把腰围往里收一点？”当乔驾车进入丹佛的高亚交通中心时她问他道。“在你的西服上——”

“不，”他的声音粗暴、无情，使她吃惊。

“出了什么事？是不是我买得太多了？”我知道是那回事，她心里说：我花钱太多太多了。“我可以把一些裙子送回去。”

“我们吃饭去。”他说。

“啊，上帝，”她叫道，“我知道我还没有买什么，睡衣。”

他凶狠地瞪了她一眼。

"你不是要我买一件新的好一点的睡衣裤?"她说。"所以我会变得全新的和——"

"不,"他摇了摇头。"忘掉它,找一个吃饭的地方去。"

朱利安娜以坚定的口气说:"我们先去旅馆登记。这样我们就能兑换出现金,然后再去吃饭。"而且最好是一个真正的好旅馆,她想,否则这都办不成。即使现在晚了,我们应该问问旅馆的人在丹佛什么地方吃得最好;还有什么好的夜总会,我们可以在那儿看一场一生难得一次的表演,不是某个地方演员而是欧洲鼎鼎大名的人物,像埃伦诺·皮尔斯或者威利·贝克。我知道那些来到丹佛的大明星们,因为我看了广告。我不想再安排一些小事情。

当他们寻找一家上等旅馆时,朱利安娜不断瞥着身旁的这个男人。他的头发短而金黄,穿着新西服,完全不像原来的人,她想。我喜欢这个样子的他吗?很难说。而我——等我能够找时间做好了头发,我们几乎会成了两个不同的人。凭空创造出来,或者,毋宁说凭金钱创造出来。但是我必须去做头发,她心里说。

他们在丹佛市中心找到了一个大而很气派的旅馆,一个穿制服的守门人给他们安排了停车的地点。这正是她想要的。一个服务员——实际是个成年人,穿着酱红色制服——很快走过来,接过所有的行李,让他们无事可干,只是登上雨篷下宽阔的、铺着地毯的台阶,穿过玻璃和桃花心木的大门,进入到大厅。

大厅四面有一些小商店、花店、礼品店、糖果店和打电话的地方及预订飞机票的台子,台旁和电梯旁熙攘的客人们。巨大的盆栽植物,脚下厚软的地毯……她嗅到了旅馆、人群和活动的气息。霓虹灯指示着饭店、鸡尾酒店、快餐间所在的方向。当她穿过大厅时,她简直无法把它们都看清楚。最后她来到预订房间的柜台前。

甚至还有一家书店。

当乔在登记册上签名时,她找了个借口匆匆去到书店看是否有《蝗虫的苦恼》那本书。是的,那儿就是。实际上,很显眼的一大堆,陈列说明:这是一本非常畅销的、重要的书,当然它在德国管辖区是禁止的。一位微笑的中年妇女很慈祥地为她服务。这本书卖近 4 美元,对朱利安娜似乎

是贵了,但是她用新钱袋里的德国支票付了款,然后跑回来找乔。

服务员拿着他们的行李在前面引路,指引他们上电梯,上到了二层楼,沿着过道——安静、温暖、铺着地毯——直到他们漂亮得令人吃惊的房间。服务员给他们打开了门,把东西放进房内,调整好窗户和光线;乔给了他小费,他走了,关上了身后的房门。

一切正如她要求的那样完全展现在面前。

"我们将在丹佛停留多久?"她问乔,他开始把放在床上的袋子打开。"直到我们继续去晒延?"

他没有回答;他专心在看手提箱里的东西。

"一天还是两天?"她在脱去新上衣时问,"你认为我们可以住三天吗?"

乔抬起头答道:"我们今天晚上就继续上路。"

她开始没有理解;当她理解了,她仍不相信他说的。她凝视着他,他的脸由于极度的紧张而抽搐着,超过她此前一生中在任何人脸上所见。他没有挪动,似乎麻痹了,他的双手抓着箱子中自己的衣服,他的腰弯着。

"等我们吃完饭。"他补充道。

"你就穿上那件花了这么多钱买的蓝裙子,"他说,"你喜欢的那件;真正好的一件——懂了吗?"现在他开始解开衬衫。"我要去刮脸,好好冲个热水浴。"他的声音好像是从几里之外通过某种器具发出的,有一种机械的感觉。他转过身,僵硬地、痉挛地走向浴室。

她非常艰难地尽力说道:"天太晚了。"

"不,我们到 5 点 30 分就可以吃完饭,最迟 6 点钟。我们可以在两个钟头或两个钟头后到达晒延,那才 8 点 30 分,最迟说 9 点吧。我们可以从这儿打电话给阿班德逊,告诉他我们来了,把情况解释一下。那会造成印象,一个长途电话。就这么说——我们正飞向西海岸;我们今晚才到丹佛。但是我们是这样酷爱这本书,因此一直驱车去晒延,还要在今晚再驱车回来,就是为了找机会去——"

她打断道:"为什么?"

泪水开始涌上她的双眼,发现自己大拇指向里紧握着拳头,像小时候做的那样;她感觉下颌在发抖,当她说话时声音几乎听不见。"我不想今晚上去见他;我不想,我根本不想去了。即使明天,也不去了。我只想看

看这里的景致，就像你答应过我的那样。"当她说话时恐惧再一次出现，停在她胸口上；那种几乎还没有走远的独特的盲目的惊恐，甚至在最快活的时候也伴随着她，上升到顶点，控制着她。她感到了它在脸上的抽动，明显得他很容易就注意到。

乔说："我们要快点去那里，等回来之后——我们就去看这儿的景致。"他讲理地说，但仍带有背诵似的生硬感。

"不。"她说。

"穿上那件蓝衣裳。"他在几个包裹中乱翻，直到他在最大的箱子里找到了。他小心地解开绳子，取出那件衣裳，准确地放到床上；他没有着急。"好吗？你会成为一个轰动人物。喂，我们要买一瓶高价的苏格兰威士忌，并且带上它。"

弗林克，她想。帮助我。我陷入了我无法理解的事物之中。

"它远得多，"她答道，"比你所了解的，我看了地图。等我们到达那里真的会很晚了，更可能是在 11 点或午夜之后。"

他说："穿上那件衣服，要不我就杀了你。"

她闭上眼，吃吃地笑。我的训练，她想。毕竟是真实的。现在我倒要看看，是他能杀死我，还是我能将他背上的神经掐一把，让他一辈子残废？但是他跟那些英国突击队打过仗，许多年前他就经历过。

"我知道你可能会抛弃我，"乔说，"也许不会。"

"不抛弃你，"她说，"我会让你永远残疾，我实际上可以做到。我是在西海岸度过的，日本人教过我，就在西雅图。如果你要去晒延，把我留在这里，你就去好了。不要想强迫我。我不怕你，我要试试。"她的声音沙哑了。"如果你要攻击我的话，我就会让你够受。"

"哦，来吧——穿上那该死的衣裳！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你一定是疯子，一讲话就谈起像杀……伤人，只是为了我要你吃完饭就上车，跟我开上高速公路，去看那个家伙，你对他的书——"

有敲门声。

乔大步走上前开门，门口一个穿制服的男子在过道上说："侍者服务。您在柜台上提出的，先生。"

"噢，对，"乔说，走向床去；他收好所买的新的白衬衣，交给服务员。"你能够在半小时后送回来吗？"

“只把褶子熨一熨,”服务员说,一面查看衣服。“对,我肯定可以,先生。”

当乔关上门,朱利安娜说:“你怎么知道一件新的白衬衣要等到熨过以后才能穿?”

他没有说话;只是耸了耸肩。

“我已经忘了,”朱利安娜说,“一个女人应该知道……在你从玻璃纸袋里把它们拿出来时,它们是有褶子的。”

“当我还年轻些的时候,我常常穿得整整齐齐,时常外出。”

“你怎么知道这家旅店有侍者服务?我就不知道。你真的剪了发并且染过?我想你的头发原来就是金黄的,你是戴的发套,是这样吗?”

他又一次耸了耸肩。

“你一定是秘密警察,”她说,“假充意大利裔卡车司机。你从未在北非打过仗,对吗?你是有意到这儿杀死阿班德逊的,是这样吗?我知道是这样。我想我真是很傻。”她感到讲不下去,非常脆弱。

停了一刻,乔说:“我确实在北非打过仗,可不是在帕尔弟的炮兵连,而是跟勃兰登堡的人在一起。”他补充道:“有德军突击队渗透进英军总部。我看这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见过许多战斗。我是在开罗,得到这枚奖章和一张战场的嘉奖状的。下士。”

“那支自来水笔是件武器吗?”

他没有回答。

“一个炸弹,”她突然明白,大声地说,“一种伪装的炸弹。它有导线,所有人一碰到它就爆炸。”

“不,”他说,“你所能见到的是个2瓦的半导体接收器。因此我能够保持无线电联系。万一计划有变,它会随着柏林一天一天的政治形势变化而变化。”

“你在要做事前已经向他们报告,肯定的。”

他点点头。

“你不是意大利人,你是德国人。”

“瑞士。”

她说:“我的丈夫是犹太人。”

“我不管你丈夫是什么人。我要你做的是穿上那件衣服,打扮一下,

我们好去吃饭。把你头发整理一下;我希望你去美发店。旅馆的美容沙龙可能还开着。当我等衬衣和冲澡时你可以去做头发。"

"你要怎样杀掉他?"

乔说:"请穿上新衣裳,朱利安娜。我要去打个电话,问问美发店的事。"他走向房间的电话。

"为什么你需要我在一起?"

乔一边拨号,一边说:"我们有一份关于阿班德逊的文件,看来他正迷恋着一个黑色的放荡的姑娘,一个中东或地中海型的姑娘。"

当他与旅馆的人谈话时,朱利安娜走到床边,躺下。她合上眼,用手臂遮住了脸。

"他们有一个美容师,"乔挂了电话说,"你下去到沙龙,它在底层。"他递给她一个东西,她睁开眼看到是更多的德国银行支票。"给她的钱。"

她说:"让我就躺在这儿,好吗?"

他用一种非常好奇和关心的目光注视着她。

"西雅图就像旧金山将会变成的样子,"她说,"要不是一场大火。真正的木头建筑和一些砖房就会像旧金山一样多。那里早在大战前很久就有日本人。他们有完整的商业区,住宅、商店和一切,非常老了,这是个港口。一个小个儿日本老头教我——我跟一个商船上的伙计一起到那去,我在那儿开始学习那些课程。老头穿一件背心,系着带子。他圆得像个球。他在一座日本的办公楼楼上教课。门上写着旧体的金字,一间候客室像是牙医的诊所。上写'国家地理学会'"。

乔弯下腰,抓起她的一只手臂,拉她坐了下来;他扶着她,支撑她起来。"有什么事吗?你好像是病了。"他窥视她的脸,寻觅她的表情。

"我要死了。"她说。

"这只是焦急造成的。你是不是经常有这样的毛病?我可以从旅馆的药房买点镇静药给你。苯巴比妥怎么样?我们从今天早上10点钟起就一直没有吃东西。你会好的。等我们到达阿班德逊家,你什么也不用干,只要跟我站在一起就行了;我会去交谈。只要微笑地陪伴我和他;跟他呆在一起,跟他交谈,这样他就得和我们呆在一起,不会去别的地方。我肯定他看见你就会让我们进去,特别是那身裁剪成这样的意大利裙装。如果我是他,我一定会让你进去。"

“让我到浴室去，”她说，“我病了。”她从他手中挣扎出来。“我在生病——放开我。”

他放开了她，她越过房间，走进浴室，把身后的门关上。

我能够做到，她想。她一下子打开灯，灯光刺得她眼花缭乱。她眯缝着眼，我能够找到它。在药箱里，有一包刮脸刀片、肥皂、牙膏。她打开一小包新的刀片。单面的，对，未加包装的新的带有油脂的深蓝色刀片。

淋浴的水在流着。她走进水中——老天，还穿着衣裳，被毁了。她的衣服紧贴着皮肤。头发披散，样子可怕，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到处走。袜子里往外流着水……她开始哭泣。

乔发现她站在大盆旁。她已经脱去湿透的衣服，赤裸地站立着，用一只手支撑着，靠在那儿，歇息着。“耶稣基督，”当她知道他就在那儿，就对他说道，“就不知道应该干什么。我的针织套装毁掉了，它是羊毛的。”她用手指着：他转身看到一堆湿透的衣服。

非常镇静——但是脸色是痛苦的——他说道：“好，反正你是不想穿它。”他用一块旅馆的毛巾替她擦干，领着她从浴室回到温暖、铺有地毯的大房间。“穿上内衣——穿上点什么。我去把美容师找到这儿来；她要来的，这就是所有的一切。”他再次拿起电话，拨了号。

“你给我吃的是什么药？”她问道，他刚打完电话。

“我忘了。我要打电话给药房。不，等等，我有点药。”他匆忙找到手提箱，开始翻找。

当他取出两粒黄色的胶囊给她时，她说：“它们会害死我吗？”她呆板地接过药丸。

“什么？”他说，他的脸抽搐起来。

损害我较矮小的身体，她想，腹沟干瘪。“我的意思是说，”她小心地说，“削弱我的注意力？”

“不——这是药，回国时他们给我的：我睡不着觉时就使用它们。我去给你弄一杯水。”他跑开了。

刀片，她想。我吞下它；现在永远破开我的腰腹部。惩罚。嫁给了一个犹太人，又被一个盖世太保杀手挟持。她感到泪水又在眼睛里涌动。为了我所犯的一切，可怜的。“让我走，”她说，站了起来，“女美容师。”

“你还没有穿衣服！”他领着她，让她坐下，想给她穿上内裤却没有穿

上。“我要把你的头发整理一下，”她以一种绝望的口气说，“那个婊子在哪里，那个女人？”

她缓慢地、痛苦地说：“毛发创造了熊，消除了裸体上的斑点。隐藏起来，没有钩子挂起的皮。这上帝的钩子。毛发，听，婊子。”

吃药。可能是松酯酸。它们聚到一起，成了永远消蚀我的最具腐蚀性的溶剂。

乔向下盯着她，他脸色发白。他一定想看透我，她想。用他的药物看透我的头脑，虽然我都不能发现它。

“那些药丸，”她说，“使人慌乱和糊涂。”

他说：“你没有吃它们。”他指着她紧握着的拳头。她发现她还拿着它们。“你精神上有病，”他说。他变得像惰性物质一样笨拙、迟缓。“你病得不轻。我们不能去。”

“不用找医生，”她说，“我会好的。”她想笑；她观察他的脸看看他是否笑了。从他的反应，我出乎意料地抓住了我的思想。

“我不能带你到阿班德逊家去，”他说，“反正现在不行。明天，或许你会好一些。我们明天试试，我们只能这样。”

“我可以再到浴室去吗？”

他点头，脸在抽动，勉强听到她说话。于是她转身去到浴室，再次关上了门。她右手拿起小盒子里的另一片刀片，立刻走了出来。

“再见。”她说。

当她打开过道的门时，他叫喊着，疯狂地抓住她的手。

快跑。“这是可怕的，”她说，“他们侵害别人。我应该知道。”已准备好对付劫夺钱包者；这些各式各样的夜贼，我肯定能对付了。这个人曾经到过哪儿？她右手拍了他脖子一下，他疼得跳起来。“让我过去，”她说，“不要阻挡我的路。除非你想受点教训，不管怎样，我只是个女人。”她手持刀片继续开门。乔坐在地毯上，双手按着一边喉咙。晒太阳的姿势。“再见，”她说，关上了身后的房门，径直走过温暖的铺着地毯的过道。

一个穿着白罩衫的妇女，低着头，吟唱着，推着一个手推车前行。搜寻着房门上的号码，走到朱利安娜前；那妇女抬起头，眼睛瞪着，嘴巴大张。

“啊，亲爱的，”她说，“你可真够麻烦的；你需要的远远不止一个美发

师——你马上回自己的房间里去，穿好衣服，要不他们会把你从旅馆里扔出去。上帝！”她打开了朱利安娜身后的门。“让你男人使你清醒清醒；我要让客房服务员送来热咖啡。现在请进到你房间里去。”那女的把朱利安娜推回到房间内，砰地关上了身后的门，推车声音渐渐消失。

女美发师，朱利安娜想，她朝自己下身看，真是没穿衣服；那个女的说的是对的。

“乔，”她说，“他们不让我走。”她找到大床，找到她的手提箱，打开箱子，把衣服都倒出来。内衣、上衣和裙子……一双平底鞋。“让我回来，”她说。找到一把梳子，很快梳了梳头发，又刷了刷它。“这是一种什么经历。那个女人就在外边，可能要敲门。”她站起来，去找镜子。“这样好看一些吗？”镜子在柜门上。她转身，端详着自己，扭腰，用脚尖站立。“我是这么苦恼，”她说，向周围寻找他。“我几乎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你一定给了我什么东西；不管是什么反正它让我有病了，而不是帮助我。”

乔仍旧抓住脖子的一边，坐在地板上，说：“听着，你很好。你切开了我的大动脉，脖子上的血管。”

她对着嘴拍手，咯咯地笑着。“啊，上帝——你真个怪人。我说，你用的词都是错的，大动脉在胸腔里，你的意思其实是颈动脉。”

“如果我松手，”他说，“我的血就会在两分钟后流完。你知道的。因此，帮助我一下，找个医生或是救护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愿意去做吗？明显是的。好——你打电话或者出去找人来？”

经过思考，她说：“我的意思是找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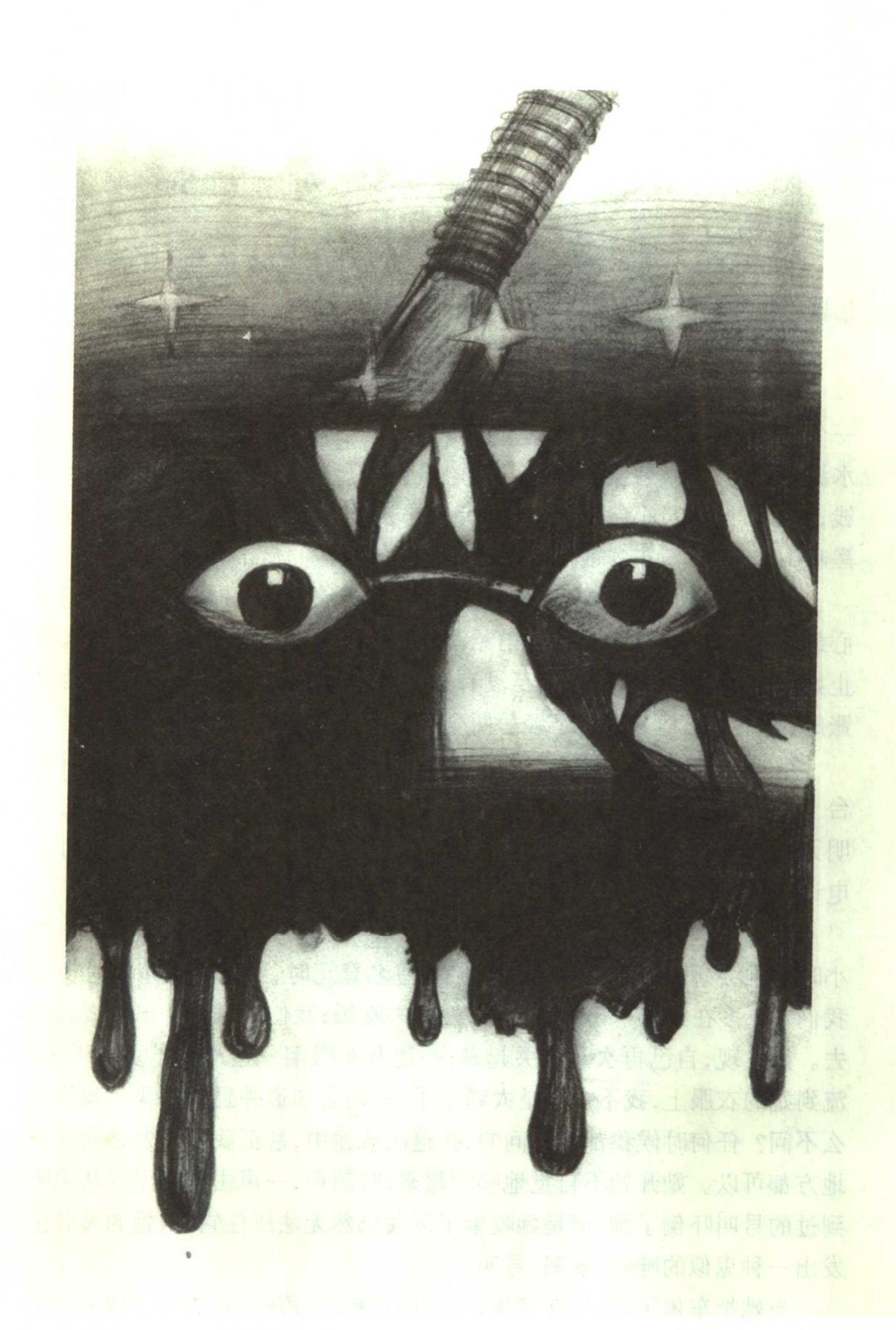
“好，”他说，“无论如何，帮我找他们来，为了我。”

“你自己去。”

“我还没有完全止住血。”她看到鲜血从他手指中渗出，往下流到手腕上，在地板上积了一汪血。“我不敢动弹，我只能留在这里。”

她穿上新外衣，扣上新的手工制的皮钱包；拿起手提箱，以及她的许多大包小包；特别是确定带上的那个大盒子和卷好放在包里的那件意大利的蓝裙装。当她打开过道门时回头看了看他。“也许我会在柜台上告诉他们，”她说，“在楼下。”

“好，”他说。



“……你切开了我的大动脉，脖子上的血管。”乔说。

"很好,"她说,"我会告诉他们。不要回到卡伦市的套房去找我,因为我不回那儿去。我已有了大部分德国银行的支票,因此,不管有什么事,我都会好好的。再见,我很抱歉。"她关上房门,匆忙地拖着箱子和包裹尽快穿过大厅。

在电梯口,一位年老的、穿着整齐的商人和他的妻子帮助她;帮她拿包裹,到楼下大厅里又把东西替她交给了服务员。

"谢谢你们。"朱利安娜对他们说。

服务员带着她的箱子和包裹穿过了大厅,一直走到前面的人行道上。一个旅馆职员告诉了她怎样找回她的汽车。很快她已站立在旅馆地下的水泥车库里,等候着值班员把斯塔德贝克车开出来。她钱包里有各种零钱,她给了服务员小费,知道下一步就是驶上一条黄灯照耀的坡道,进入黑暗中的,带着汽车的前灯灯光、汽车、霓虹广告的街市。

旅馆穿制服的门卫亲自帮她把行李、包裹放进车后厢内,对她发出衷心鼓励的微笑,她在驾车离开前给了他很大的一笔小费。没有人想来阻止她,使她感到惊奇;他们甚至没有一点儿怀疑。我猜想他们知道他会付账的,要不就是他登记时已经替两个人付了账。

当她和其他车辆一起等待路口指示灯变色时,她想起来没有告诉柜台上乔还坐在地上等候医生。等在那儿,一直等到世界的末日,或者直到明天什么时候那些女清洁工来到时。我最好还是回去,她想,要不就打个电话。把车停在一个付费的电话亭旁。

当她驾车沿街寻觅停车的地点和电话亭时,她想:真是愚蠢啊。一个小时前谁会想到这些?当我们在旅馆签名登记时,当我们买东西时……我们差不多在继续……打扮起来,接着去吃饭;我们甚至要外出到夜总会去。她发现,自己再次开始哭起来;一边开车眼泪一边从鼻子上流下来,流到她的衣服上,我不去问是太错误了;神谕会知道并且警告我。我为什么不问?任何时候我都可以问的,在这次旅途中,甚至我们出发之前任何地方都可以。她开始不自觉地呜咽起来;喧嚣声,一声由她发出的从未听到过的号叫吓倒了她,但是她咬紧了牙关仍然无法压住它,从她的鼻腔里发出一种鬼似的呻吟、歌唱、号叫。

当她把车停下,她坐在车里,马达仍在转动、震颤,她的双手放在口袋里。基督,她悲伤地自语道。嗯,我猜想这是要发生的某种事情。她走出

汽车，从车后箱里拉出手提箱，她坐在后座上打开了箱子，在衣服、鞋子中间乱翻，最后找到了那两卷神谕。这儿，在汽车后座上，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她借一家百货商店橱窗的亮光照明，开始掷三个立方形骰子，我将要做什么？她问。告诉我做什么，请。

第42卦“益”，增添。在第二、第三、第四和最上面位置的线在移动；所以变成了第43卦，突破。她急切地审视说明文字，在心里捕捉住那连续的各段落的意义，集中它，理解它。耶稣，它准确地描述了现有的情况——又是一个奇迹。一切发生的，就在她的眼前，原原本本、提纲挈领：

它推动一个人

去承担事业。

它推动一个人去越过大水。

出行，去做一件重要的事情，不要停留在这里。现在看这几行字，她的嘴唇抖动，寻找着……

二十个乌龟无法反对他。

长期的毅力将带来幸运。

王将他呈现给神的前面。

现在，第三线上是“六”。读着，她变得模糊起来：

人因祸得福。

勿责备，如果你是真诚的。

在人中间行走，

带着印章去向王子报告。

王子……它指的是阿班德逊。印章，就是他新出的这本书。不幸的事件——神谕知道她所发生的事情，与乔在一起的可怕的遭遇，或无论他是什么人。她读出第四位的“六”：

如果你行走在人群中，

并向王子报告，

他还听从你。

我一定要去到那儿，她想，即使乔来追赶我。她被那最后的活动的线所吸引，上面是“九”：

他没有给任何人增添什么。

确实，有人甚至打他。

他未能始终坚守自己的心。

不幸。

啊,上帝,她想;这指的是那杀人者,那些盖世太保们——这是在告诉我乔或类似他的人,某个其他人将到那里并杀死阿班德逊。赶快,她转到第43卦,释文是:

人必须坚决让事情公开,

在王的朝廷上。

必须真实地加以宣告:危险。

必须通知他自己的城市。

这并非促使诉诸武力。

这促使人去承担事业。

因此,回到旅馆去安排好他是没有用的,这是无望的,因为会有人去做。神谕又说,甚至更强调地说:起来,到晒延去,向阿班德逊提出警告;然而这对我是危险的。我必须把真实情况告诉他。

她合上了书。

她将车倒回,回到车流中。很快她发现自己已驶出丹佛市商业区,上了向北去的主要高速公路;她尽最大的车速向前驶,引擎发出奇特的震颤声,震撼着车轮、座位,并使放在仪表盘上面的东西嗒嗒作响。

为了托特博士和他的高速公路,感谢上帝。她磕磕碰碰地穿过黑暗,只能见到自己车的前灯灯光和标志通道的直线。

午夜1点,由于车胎的问题她还没有到达晒延,因此只能离开大路,找个地方过夜。

她前面的高速公路出口标志上写着:"距格利莱5英里"。明天早晨我再出发,她自己说,几分钟后她已驱车沿着格利莱的大街前行。她看到一些汽车旅馆亮着"有空房"的标示牌,因此看来不会有什么问题。她想:我所要做的是今晚给阿班德逊打个电话,说我就要到他那里。

她把车停下后感到乘车非常疲惫,现在可以下来伸伸腿脚,放松放松。从早晨8点钟起一直都在路途中。在不远处的人行道旁可以看见有个通宵开业的药房;她双手插在口袋里步行着,很快走入电话亭的隐蔽处,询问接线员通往晒延的线路。

感谢上帝——他们的电话是登入电话簿的。她打到住处,通话的铃

声响了。

"喂,"立刻传出一个女子的声音,有生气且相当愉悦的年轻女子的声音。这女子无疑与她年龄相仿。

"是阿班德逊太太吗?"朱利安娜说,"我可以和阿班德逊先生讲话吗?"

"你是谁? 请问?"

朱利安娜说:"我读了他的书,就从科罗拉多州的卡伦市开了一整天车过来,现在我在格利莱。我以为今晚就可以到达你们那里,可是不行了,因此我想要知道,是否可以在明天什么时候会见他。"

停了一小会儿,阿班德逊太太用安静、快活的声音说:"对,现在太晚了;我们睡觉很早。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你要见我的丈夫? 他现在正在努力地工作。"

"我想要和他讲话。"她说。她耳朵里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单调、笨拙;她注视着电话亭的墙壁,不知道还该说些什么——她的身体酸痛、嘴巴发干,充满气味。越过电话亭她可以看到药房老板站在汽水柜台旁给四个十几岁的年轻人摇晃牛乳。她渴望能到那里,几乎没有注意阿班德逊太太的回话。她渴望一些新鲜的冷饮和像鸡肉生菜三明治来就餐。

"霍桑工作反复无常,"阿班德逊太太以愉快、活泼的声调说,"要是你明天开车来这儿,我无法保证你什么,因为他可能整天都陷进去。但是如果你在跑这一趟之前就理解——"

"是的。"她打断道。

"我知道如果他能够的话,他会乐意与你谈几分钟,"阿班德逊太太继续说,"但如果他恰好无法停止很长时间来跟你谈话,甚至接见你,请你不要难过。"

"我们读他的书,我也喜欢它,"朱利安娜说,"我随身带着它。"

"我注意到了。"阿班德逊太太温和地说。

"我们在丹佛停了一下,买东西,因此失去了一些时间。"不,她想:现在都改变了,都不一样了。"喂,"她说,"神谕告诉我应该到晒延去。"

"哦,我的——"阿班德逊太太说道,听起来就像知道这神谕,然而又不把这事看得很严重。

"我会给你那几条线。"她把那神谕随身带进了电话亭;支撑着放在电

话下架子上,费力地翻着书。

"只要一秒钟。"她找到了那一页,先是读起那个释文,然后把几条线说给阿班德逊太太听。当她说到顶上的"九"时——这是一条表示有人要打他的不祥的线时——她听到阿班德逊太太叫了起来。"请原谅。"朱利安娜说,暂时停了下来。

"讲下去,"阿班德逊太太说。朱利安娜想,她的声调现在似乎更为警觉、更为锐利。

当朱利安娜读完第 43 卦的释文,其中有个词是"危险",彼此沉默了。阿班德逊太太和朱利安娜二人都没有再说什么。

"好,那么我期待着明天看到你,"阿班德逊太太最后说,"请问,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朱利安娜·弗林克,"她说,"非常感谢你,阿班德逊太太。"此时电话员插进来大声说时间已到。这样,朱利安娜就挂了电话,收好钱包和那两卷经书,离开了电话亭,步行过街走向药店的饮水器。

她要了一份三明治和一瓶可乐,坐下来吸一根烟,休息。她突然带有一种难以令人相信的恐惧,她意识到她还没有向阿班德逊太太说到盖世太保们或秘密警察们或者不管是什么人,以及她把那个乔·辛纳德拉扔到丹佛的旅馆房间里的事,她完全漏掉了这件事。那结果会怎么样?我肯定是个笨蛋;我肯定病得很厉害,又愚蠢又怪。

她摸了一阵钱袋,想要找零钱再打个电话。不,当她从凳子上站直时决定,我今晚不能再打电话给他们,就让它去吧——现在实在太晚了。我累了,他们现在也可能已经入睡了。

她吃起了鸡肉生菜三明治,喝可乐,然后驾车到最近的一家汽车旅馆,要了一个房间,哆哆嗦嗦地爬上了床。

14

诺布苏科·塔哥米想，甚至在神谕里，没有回答，没有理解。然而我还得一天天地生活下去。

我要去找那些小人物，在人们看不见的生活中，直到某个晚些时候——

他跟妻子说了再见，离开了家。今天他不像往常那样去日本时报大厦。休息一下怎么样？开车去有动物园和鱼类的金门公园？去那个他不认为有什么内容，却依然是愉快的地方。

时间。要走很远的路才找得到一辆三轮车，这就给我更多时间去觉察，如果可以这样的话。

但是树、动物园都不是人。我必须抓住人的生活。这种思想曾使我变成个孩子，虽然那可能是好的，我可以让它好。

三轮车夫沿着吉尔利大街向旧金山商业区前行。塔哥米忽然想乘坐缆车。那种在明朗的、几乎让人掉泪的航海中旅行的快乐，在1900年就应该消失的，可至今仍然存在着。

他退掉了三轮车，沿人行道走向最近的缆车道。

他想：也许，我再不能回到那个带有死人臭味的日本时报大厦。我的事业完了，但是这正好。接替者可以由贸易代表处裁决。塔哥米仍然走着、存在着，回忆着所有的琐事。因此，什么也没有结束。

无论如何战争、蒲公英行动将把我们都扫除掉，不管我们这个时候在做什么。我们的敌人，还有上次大战与我们并肩作战的人。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可能应该把他们干掉。要不就来援助他们的敌人，帮助美国、英国和俄罗斯。

看起来哪儿都没有什么希望。

神秘的神谕。或许它在悲哀中已经从人世上撤出。圣人们已在离

开。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我们孤独地存在的时辰。我们像以前一样孤独无援。嗯,塔哥米想,或许那也是好的,或是能变成为好的。人应该继续努力去寻觅"道"。

他登上加利福尼亚大街的缆车,一直乘到这条线的终点。他甚至跳出来,帮助推动缆车在木头的旋转台上调头。他在这个城市的所有经历中,这对他是最有意思的。现在,这种效果衰退了;由于这里各种各样的损坏,他更强烈地感觉到空虚。

自然,他又乘车回来。然而……一种形式,当他望着街道、大厦和交通与方才相反方向飞过时,他辨认出来了。

在接近斯托克顿时他起身准备下车。当他正要下车时,售票员喊住他:"你的皮包,先生。"

"谢谢你。"他把它遗留在缆车中了。他伸手接过皮包,然后当缆车隆隆启动时鞠了一躬。他想:这皮包里的东西可是非常宝贵的,其中就有那把无价的收藏,柯尔特式 44 型手枪。现在他总是随身带着,放在手容易够着的地方,以防德国秘密警察暴徒们对他个人进行报复。一个人对这是无法预料的。然而——塔哥米感到即使发生了那些事,这个新的做法仍然是神经质的。我不应该向它屈服,他带着皮包步行前进时再次对自己说。强制性狂热恐惧症。而他无法从中解脱出来。

《易经》所有的东西就在我手中,他想。

那么我已经失去了快乐的态度?他问自己。是否一切本能都从我对所做的事而扭曲了?所有的收藏都损坏了,不只是对这件小东西的态度?我生活的支柱……区域,啊,带着这样的想法我能居住在哪里?

叫了一辆三轮车,告诉车夫去蒙哥马利大街的罗伯特·恰尔丹的商店。我们要去寻觅。一根连接我与自愿捐助者的线失去了。我或许能用策略来控制我焦躁的脾气,以更为有意义的条件卖掉这把手枪。对于我,这把枪具有太多个人的历史价值……都是一种错误。但它到我这儿结束,没有别人能够从这把枪上认识它,只有在我的心灵里。

解脱自己,他兴奋地决定道。枪不在了,其他的也都离开了,那过去的云。因为它不只是在我心灵里;它——像在历史理论中经常说的——也在这把枪里。我们之间是一个等号。

他到了商店。我在这里打过那么多交道,他在给车夫钱时注意到:既有业务上也有私人的往来。他带着皮包迅速走了进去。

在交款处那儿,恰尔丹先生正在用布擦拭一件工艺品。

“塔哥米先生。”恰尔丹鞠躬道。

“恰尔丹先生。”他也鞠躬。

“真是意外,我太高兴了。”恰尔丹放下那件东西和擦布,来到柜台边。通常的礼节、问候等等。然而塔哥米觉得今天这个人有些异样:相当沉默。改了方式,他想。过去总是有点大喊大叫。他急切地浏览着。但这可能是个不祥的预兆。

“恰尔丹先生,”塔哥米说,一面将皮包放在柜台上,打开了拉锁。“我想把几年前买的一件东西卖还给你,原先是你经手的,我记得。”

“对,”恰尔丹先生说,“要看情况,比如。”他警觉地观看着。

“柯尔特式44型左轮。”塔哥米先生说。

两人都保持沉默,注视着在打开的柚木盒中的枪和附带的消耗了一部分的弹药匣。

恰尔丹的面色更加冰冷,塔哥米想,好,就这样吧。“你不感兴趣。”塔哥米说。

“不,先生。”恰尔丹先生僵硬地说。

“我不想逼迫你。”他感到无力。我屈服了,“阴”,能适应的、能容纳的阴,控制了我,我害怕……

“原谅我,塔哥米先生。”

塔哥米鞠躬,重新把枪、弹药和盒子放入皮包内。命运,我必须遵循它。

“你看来——很失望。”恰尔丹说,

“你注意到了。”他很不安。他是否已经把自己的内心世界让所有人都看见了?他耸了耸肩膀,肯定是这样。

“你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要把东西送回来?”恰尔丹说。

“没有。”他说,再次隐藏了感情世界——正如他需要做的。

恰尔丹犹豫了一会,说:“我——不知道它是否是从我的店里发售出去的。我没有卖过它。”

“我敢肯定,”塔哥米说,“但这不要紧。我接受你的决定;我不会生

气。”

“先生，”恰尔丹说，“让我给你看看我新进的东西。你能呆一会儿吗？”

塔哥米感觉到自己有些激动。“是什么特别有趣的东西？”

“进来，先生。”恰尔丹引导着穿过商店，塔哥米跟在后面。

在一个锁着的玻璃柜子里，黑丝绒的托盘上放着一些小金属涡圈，无法说出而只能暗示出它们的形状。在塔哥米屈身审视时，它们给了他一种奇异的感受。

“我非常愿意把这些东西拿给我的每个顾客看，”罗伯特·恰尔丹说，“先生，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看起来像是珠宝。”塔哥米说，注意到一个别针。

“这些都是美国制造的。但是，先生，这些不是旧的。”

塔哥米瞥了他一眼。

“先生，这些都是新制的。”罗伯特·恰尔丹发现，有些呆滞的面容被激情搅乱了。“这是我们国家的新生活，先生。以细小的、难以消失的种子形式出现的开端，对美国而言。”

塔哥米带着很大的兴趣花时间察看手里的几件首饰。是的，是有一些新东西使它们具有生气，他认定。“道”的法则在这里被证实了；当“阴”无所不在时，在黑暗的深渊中突然生出第一个光的跃动……我们都很熟悉；我们以前就看到它发生过，正如我现在在这里看到的一样。然而对于它们只是有些擦痕。我不会变得迷狂，像这里的R. 恰尔丹先生那样。不幸的是，这是对我们两人说。但那是事实。

“非常可爱。”他喃喃道，放下了首饰。

恰尔丹有力地说道：“先生，它没有立刻成为可爱的东西。”

“对不起。”

“你心里有新看法。”

“你变了，”塔哥米说，“我希望我能够那样，但我没有。”他鞠躬道。

“下一次。”恰尔丹说，陪他走到商店的门口；他没有拿别的东西，塔哥米注意到。

“你在趣味上有些问题，”塔哥米说，“看起来难以顺利成交。”

恰尔丹没有畏缩。“原谅我，”他说，“但我是正确的。我在这些东西

中准确地感觉到这种未来的萌芽。”

“但愿如此，”塔哥米说，“然而你们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狂热并没有向我求诉。”不过，他感觉到一些新的希望。他自己的希望，在他自己身上，“再见，”他鞠躬道，“我会改天再来看你。我们或许可以查验一下我们的预见。”

恰尔丹躬身，没有说话。

塔哥米带着皮包，里面装有那支柯尔特式44型手枪，离去了。他想：我就像进来时一样走了出来。仍然在寻觅，要是我想回到现实世界去的话，我仍然没有找到我所需要的东西。

如果我买了一件那样奇怪的、不太清楚的东西会怎么样？保存起来，重新检查，仔细考虑……我可能通过它找寻到我回去的道路吗？我怀疑。

那些都是对于他，不是对于我的。

然而，既使一个人找到了道路……那意味着有一条“道”。纵然我自己没有能找到它。

我羡慕他。

塔哥米转过身来，开始走回商店去。恰尔丹站在门口注视着他。他还没有回到里面去。

“先生，”塔哥米说，“我想买其中的一个，随便你挑选。我没有信心，但正像流行说法那样，我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他再次跟随恰尔丹穿过商店，走到那个玻璃柜子前。“我不相信。我会到处带着它，隔一定的时间看看它，例如每隔一天看一看。过了两个月如果我没有看到——”

“保证你可以把它退回来。”恰尔丹说。

“谢谢你。”塔哥米说。他感到好受一些。他想：人们时常要做各种各样的尝试。这并不丢人。相反，这是智慧，是了解形势的迹象。

“这会让你安宁。”恰尔丹说。他拿出一个装饰了镂空坠子的小银三角。底下是黑色的，上面明亮而闪闪发光。

“谢谢你。”塔哥米说。

……

塔哥米乘坐三轮车来到朴茨茅斯广场，这是在吉尔利大街上方斜坡上一个开放的公园，从这儿可以俯瞰警察局。他坐在日光下的长凳上。鸽子沿着铺石的小路上走着，寻找着食物。在其他长凳上有一些衣衫褴

褛的人在看报纸或打盹。还有人躺在草地上,几乎睡着了。

塔哥米坐着,从口袋里取出印有R. 恰尔丹商店标志的纸袋,双手捧着使身体暖和些。稍后他打开纸袋,拿起新买的饰物独自检查。这里是人们经常光顾的小片草地和路边的公园。

他拿着这个旋涡形纹的银器,在中午的阳光照射下,像是在匣顶上的一粒普通装饰品,不用杰克·阿姆斯特朗放大镜就可以看清。他低头看着它。这就像婆罗门们说的"征兆"。它上面的斑痕都显现出来了,至少被暗示出来。这大小,这形状。他继续认真地查看着。

它会像R. 恰尔丹预言的那样到来吗? 5 分钟,10 分钟。我尽可能久地坐在这里。啊,时间会让我们很快把它卖掉。当还有时间时,我手中持的是什么?

原谅我,塔哥米顺着那件首饰的涡纹想。压力总是促使我行动起来。他遗憾地开始把东西放回口袋里。最后怀着希望一瞥——他再次以他所有的能力审视一下。他对自己说,像个孩子,模仿孩子们的天真和诚实。在海边,随处可以轻易地找到想要的贝壳,在大海的喋喋不休中可以听到它智慧的声音。

这,是用眼睛代替耳朵。进入我的视线,告诉我做了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把认识压聚为一条有限的旋涡纹。

问得太多,所以无所得。

"喂,"他低声地对旋涡纹说,"售卖的担保允诺得太多了。"

要是我把它像个结实的手表那样猛烈地晃动。他这么上下摇晃。有点像在紧要关头掷骰子。唤醒其中的神性。万一那神性睡着了,或是它正在外出游走,或者它是在追赶。塔哥米再次使劲上下摇动紧握着的旋涡纹银器,大声地呼喊它,然后又细细审察着。

你这个小东西,你是空虚的,他想。

诅咒它,他自言道,吓吓它。

"我的耐性已经快到头了。"他低沉地说。

然后怎么样? 把你扔进阴沟里? 对它哈气,摇晃它,对它哈气。让我赢一次。

他大笑。糊涂的做法,在这温暖的阳光下。别人见到会很奇怪。他心虚地向四周偷看,但没有人在看。老头们在打瞌睡。这是一种解脱的

办法。

已经试过了一切,他想。请求、沉思、威胁,最后是将它哲理化。还有什么可以做的事情?

我只能够待在这里;这是在否定我。机会也许还会到来。然而,正如W. S. 吉伯特说的:这样的机会再也不会有。是这样吗? 我感到是这样。

当我是个小孩时想法也很孩子气。但是我现在已经抛弃了那些幼稚的东西。现在我必须在其他领域内探寻,我必须以新的方式追寻这些事物。

我应该是科学的。每次入场就被逻辑分析弄得精疲力竭。应该系统地,以古典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实验态度来对待。

他把手绢塞进耳朵里,去堵住车辆和各种各样其他的喧嚣声。然后他紧握着那个银三角,像个贝壳似的,护住他的左耳。

没有响声,没有像海洋似的呼啸声,甚至也没有他体内实际的血液涌动的声音。

那么有什么其他的感觉可能领悟那秘密? 很明显,听是没有用的。塔哥米闭上了眼睛,开始用手指触摸那件首饰的每一个部分。不要触摸;他的手指没有能告诉他什么。嗅,他把银首饰紧贴在鼻子上,抽吸着。模糊的金属气味,但这没有传送什么意义。他张开嘴,悄悄地把银三角放进嘴里,像块饼干似的塞到里面,当然他没有咀嚼。没有什么意义,只是个又苦又酸又冷的东西。

他再次将它握在掌心里。

最后又回过头来看。一种最高级的感觉:希腊优先地位标准。他用各种方式转动银三角;每一次都以特别的角度来审视它。

我看见了什么? 他问自己。长时间耐心地、苦心地研究。这件东西里有什么是我所面对的真理的线索。

屈服,他对银三角说。请说出那神奇的秘密。

就像从深渊里拽上来的青蛙,他想。被紧紧握在拳头里,被勒令讲述存在深渊中的事物。然而在这里青蛙并没有嘲弄;它默默地窒息而死,变成石头、泥土或矿物。惰性,又变回在坟墓世界中熟识的僵硬的物质。

金属来自大地。他在审视时想。从下面,从最底层、最稠密的地域,永远黑暗的洞窟,湿地之国。"阴"的世界,就其最悲惨的方面说。死尸、

腐物和崩塌物的世界,粪渣的世界。一切已死亡的、正在脱落的、崩溃的一层又一层地堆积起来。那永不变化的魔鬼的世界,逝去的世界。

但是,在阳光下,银三角闪闪发亮。它反射着光。火,塔哥米想。完全不是湿地或黑暗之物,不是沉重、疲惫,而是在为生命跳动。那高高的领地,"阳"的一方:最高的地方、充满灵性的地方。就像艺术的最适当的作品。是的,这是艺术家的工作:将从黑暗、沉寂的大地中采集的矿石变为闪亮的来自天空的亮光四射的形态。

给死亡带来生命;死尸变为炽热的展现;过去已屈从于未来。

你是什么?他问那银器的涡纹。是黑暗死亡的阴,还是光明鲜活的阳?银器的涡纹在他的掌心上跳跃,使他睁不开眼;他眯缝着眼看,只见火在游动。

阴的躯体,阳的灵魂。金与火的合一。外与内的谐和;我手心内的世界的缩影。

它所谈到的空间是什么?直线上升,到天堂。是时间吗?进入一个无声的光的世界。是的,这件东西已经吐出了它的精神——光,我的注意力已被它吸引,我无法旁视其他。已经被我不再能控制的迷人的闪亮表面所蛊惑,再无法自由地消除它。

现在对我说吧,他对它说。现在你已经吓住了我。我想要听到你发自那令人目眩的、明亮的白光中,就如我预料仅仅在来世能见到的白光中所发出的声音。但是没有必要去等死,去等待到处漫游寻找一个新的子宫。所有吓人的又善良的神仙;我们将从它们发出的光旁经过。成双成对在交媾。除了那明光外一切都是如此。我已准备好毫无恐惧地面对它。注意我没有退缩。

我感觉到"业"(因缘报应;佛语)的热风在驱赶着我,然而我仍旧站立原处。我的功是正确的,我不应在这白色的明光前退缩,要是我退缩了,我将要再次进入生与死的轮回中,不知道自由,不能获得解放。幻幕将重新落下,如果我——

光消失了。

他握住的仅仅是个死板的银三角。塔哥米向上看,阴影已遮住了太阳。

一个高个儿、穿着蓝制服的警察站在他的长凳旁,微笑着。



“阴”的世界……那永不变化的魔鬼的世界，逝去的世界。

“嗯?”塔哥米先吃惊道。

“我方才在看你怎样解谜。”警察开始沿着路慢慢向前走。

“谜,”塔哥米回应道,“不是谜。”

“是不是你必须解开的那些小谜中的一个?我的孩子有一整套这样的东西。有些是很难解的。”警察继续往前走。

塔哥米先生想:破坏。我涅槃解脱的机会消失了,受了这个白种尼安德特野蛮人美国佬的干扰,这个低能儿还以为我在玩小孩子幼稚的玩具哩。

他从长凳上站立起来,蹒跚地走了几步。必须镇静下来。可恶的、低级的侵略成性的种族主义者的咒骂,不值得我当真。

难以置信的、无法补偿的感情在我胸中撞击。他穿行走过公园,自语道:继续活动,在活动中净化自己。

他走到公园的边上。人行道,吉尔利大街。大声喧嚣的交通。塔哥米在街头上停了下来。

没有三轮车。他只得沿人行道步行;走入人群中。当你正需要时你找不到这样一个人。

上帝,那是什么?他站住,惊望着天际中一个可怕的、畸形的东西,像个梦魇般吊起的滚装船,遮蔽了视线。一座空中巨大的金属与水泥的建筑。

塔哥米转向过路的一个瘦瘦的、衣着不整的人。“那是什么?”他指着那建筑问道。

那人咧嘴笑着。“很可怕,对吗?那是自由路码头,很多人认为它破坏了景致。”

“我以前从没有见过它。”塔哥米说。

“你很幸运。”那人说,往前去了。

疯狂的梦想,塔哥米想。必须清醒了。今天的三轮车都到哪里去了?他开始加快了步伐。整个景色带有一种呆滞、烟雾缭绕、冥世般的气氛。有燃烧的气味。昏暗、灰蒙蒙的建筑、人行道、人群行走时特别不谐调的速度。还是不见有三轮车。

“三轮车!”他在匆匆前行时喊道。

没有指望了,只有小汽车和公共汽车。那些小汽车很像野蛮的、巨大

的压路机，具有各种陌生的形式。他不再去看它们，双眼注视着前方，视觉的扭曲。一种影响我的空间感的纷扰。地平线歪歪扭扭，像不加警告的杀人的散光。

我需要得到喘息。前面是个便餐馆。里面只有白人，都在吃晚饭。塔哥米先生推开了木头的弹簧门，飘来咖啡的香味。角落里一架奇形怪状的自动电唱机在哇哇喧叫着。他走向柜台。所有椅子都已为白人占据。塔哥米惊呼了一声，几个白人抬头看着。然而没有人离开他们的位置，没有人将位子让给他。他们只是又吃喝起来。

"我要求!"塔哥米对一个白人大声说，他在那人的耳边喊叫。

那人放下咖啡杯说："小心点，东条英机来了。"

塔哥米看着其他白人；所有的人都用一种敌视的表情望着他，没有人动一动。

来世存在着，塔哥米想。热风吹着我，我知道自己在哪儿。这是个幻象——什么东西的幻象？思想能经受住它吗？是的，《亡灵书》为我们作了准备：死后我们似乎瞥见了其他人，但所有的人都显示出对我们的敌意。一个人孤独地站立着。无论转向何处都无人援助。可怕的旅程——永远是痛苦、轮回、准备接收逃亡的、堕落的精神。迷幻。

他急忙离开便餐馆，两扇门在他身后弹回，他又一次来到人行道上。

我在哪儿？离开了我的世界、我的空间和时间。

这银三角使我迷失了方向。我离开了我的停泊处，立于空无之上。我的努力也是这样。这对我是永远的教训。一个人想要对抗自己的感悟——为什么？这样导致一个人在漫游中完全迷失了方向，没有路标或向导。

这种催眠的状态。注意力消失了，结果造成了迷茫的状态；世界仅仅被看做一种象征、一种原型，完全与无意识的物质相混淆。典型的催眠导致的恍惚状态。我必须停止这种在暗影中的滑行，重新集中注意力并由此恢复自我中心。

他在口袋里摸索那个银三角。丢了。掉在公园的长凳上，还有他的皮包。这是灾难。

他弯着腰，跑回人行道，向公园跑去。

那些昏昏沉沉的流浪汉惊奇地望着他匆匆返回小路。那儿，长板凳，

他的皮包依然静静地靠在板凳上；不见银三角的踪迹。他到处寻觅。对，掉进了草丛里，它正半隐半现地躺在那儿。他曾经在愤怒中把它扔到了这地方。

他重新坐下来，喘息着。

要将注意力集中到银三角上。当他能够顺畅地呼吸时他对自己说。认真地察看它，数着数。如果数到10时，也许会发出惊人的喧嚣声。

愚蠢的白日梦，他想。这是青春期有害方面的模拟，而不是真正童年清醒的纯真表现。反正这正是我应得的。

都是我自己的错，不是R.恰尔丹先生或工艺师们的意图；我的贪婪该受到责备。一个人无法强迫人家的理解。

他慢慢地、大声地数着数，然后跳了起来。

“该死的愚蠢。”他大声地说。

大雾消去了？

他窥视着四周。散射的光大部分隐退了。现在人们会欣赏圣保罗那尖锐地选择的词语……透过玻璃模糊看到的不是隐喻，而是机敏地谈到光的折射。我们正是在基本的感觉中却未能正视现实：我们的空间和时间都是我们心灵的创造，当这些东西一时犹豫不定时——就如同中耳的巨大失调。

我们偶尔会奇怪地听到，我们所有的平衡感已失去。

他重又坐下，把那件银首饰放入上衣口袋里，握着放在膝上的皮包。他告诉自己：现在我必须做的就是去看看那个邪恶的建筑——那个人怎么称呼它的？自由路码头。看它是否还清清楚楚站在那里。

但是他害怕去那里。

他又想到：我不能就这么坐在这儿。就像美国老话说的：我还要挑起重担。有许多事等着我去做。

进退两难。

两个小男孩叫嚷着蹦跳着从小路上走来。一群鸽子飞了起来；孩子们停了下来。

塔哥米招呼：“你们，小家伙，”他伸手掏口袋，“到这儿来。”

两个男孩警惕地走近他。

“这是一角硬币，”塔哥米把一角硬币扔给他们，两个孩子争抢着它。

"到下面吉尔利街上,看看有没有三轮车,回来告诉我。"

"你还给我们一个硬币吗?"一个孩子问,"我们回来以后?"

"对,"塔哥米说,"但要跟我讲实话。"

孩子们沿着小路跑下去了。

要是没有,塔哥米想,我就听从劝告找一个地方隐居,然后自杀。他抓紧皮包。枪还在那儿,没有什么困难。

孩子们跑了回来。"六辆!"一个孩子叫道,"我数了是六辆。"

"我数的是五辆,"另一个孩子气喘吁吁地说。

塔哥米说:"你们肯定它们是三轮车?你们看清楚有车夫蹬车?"

"是的,先生。"孩子们同声说道。

他给了每个孩子一个硬币。他们谢了他,跑走了。

回办事处工作去,塔哥米想。他站起身,握住皮包的提手。责任在招唤。习惯的日子又将重新开始。

"三轮车!"他叫道。

车流中出现了一辆三轮车,车夫在路口上停了下来,黑黑的脸上闪着亮光,胸部起伏着。"是,先生。"

"带我去日本时报大厦。"塔哥米命令道。他爬上座位,让自己坐得舒服些。

三轮车夫使劲地蹬着车,进入到其他三轮车和小汽车的车流中。

……

当塔哥米到达日本时报大厦时,正是接近中午时分。他在大厅里指示交换台值班员给他接通楼上的兰塞先生。

"我是塔哥米。"他说,电话接通了。

"早上好,先生。我现在松了口气。没有看到您,我很担心,10点钟曾给您家里打了电话,您夫人说您已经离开家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塔哥米说:"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已经清理了吗?"

"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没有问题了?"

"我说的是,先生。"

塔哥米满意地挂了电话,走去搭乘电梯。

当他上了楼,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他首先查看了一番,边边角角。正

如兰塞保证了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松了一口气。没有人会知道他看见的东西。历史被砌进了这些地板上的尼龙砖块中……

兰塞先生在屋内见到他。“你好勇敢，已成了《时报》赞颂的题目，”他开始道，“一篇文章描述了——”当看到塔哥米的表情时他中断了说话。

“有没有紧迫的事情？”塔哥米先生说，“展力将军？也就是过去的矢田部先生？”

“已经非常小心隐蔽地飞回东京。红鲱鱼到处散布。”兰塞先生把手指交叉成十字形，象征着他们的希望。

“请你详细说说有关贝纳斯先生的情况。”

“我不知道。当您不在这儿时他只出现了一会儿，而且鬼鬼祟祟的，但是没有讲什么。”兰塞先生犹疑了一会儿：“他可能已回德国去了。”

“对他来说最好是去日本本岛。”塔哥米基本上是自语道。无论如何，他们的注意力本来是放在那个老将军身上。这超越了我的范围，塔哥米想。我自己，和我的办事处；他们在这儿利用我，这儿本来是很正常的。我是他们的——被认为是什么？他们的掩体。

我是一个面具，掩盖了真实。实际上隐藏在我背后，安全地躲开了那些窥探的眼睛。

奇怪，他想，有时只是像硬纸壳做的门面。要是我们掌握住它，只是那儿的一点顿悟。这种完整而系统的幻想目的，我们只能去推测。经济的法则：没有什么是废物，甚至是虚幻的东西。在这过程中有着多么崇高的东西！

爱弗雷堪小姐来了，样子很不安。“塔哥米先生，交换台让我来。”

“要冷静，小姐。”塔哥米说。时间的流动鼓舞我们向前，他想。

“先生，德国领事来了，他要求和您讲话。”她从他，望到兰塞先生，又望回来，她的脸色异样地苍白。“他们说他很早就来到了大厦，但是他们知道您——”

塔哥米挥手示意她不用讲下去。“兰塞先生，请告诉我这个领事的名字。”

“雨果·莱斯男爵，先生。”

“我现在想起来了。”对，他想，显然恰尔丹先生毕竟对我做了件好事，他拒绝回收这把手枪。

他带着皮包，走出了办公室，进入走廊里。

那儿站着一个瘦弱的、穿着得体的白人。短短的橘黄色头发，闪光的黑色牛津便皮鞋，姿态笔直。还有一个女式象牙烟嘴。无疑这是他。

“雨果·莱斯先生？”塔哥米说。

德国人鞠躬。

“事实上，”塔哥米说，“你和我过去曾多次通过邮件、电话等等方式进行过业务联系，但是直到现在才面对面相见。”

“很荣幸，”莱斯说，一面走向他。“即使是在这种令人不安的痛苦的情况下。”

“我不明白。”塔哥米说。

这德国人竖起一只眉毛。

“请原谅，”塔哥米说，“您那些提到的情况，我不太明白。人们可能得出结论：泥制的物体是脆弱的。”

“可怕，”莱斯说，他摇着头，“当我开始——”

塔哥米说：“在你开始之前，让我说说。”

“当然。”

“我亲自打死了你们两个秘密警察。”塔哥米说。

“旧金山警察局传唤我，”莱斯说，吹出的有挑衅味道的香烟烟气包围了他们二人。“有好几个钟头我在吉尔利街警察局和停尸间一直在生气，然后，我读完了您的人给负责调查的警官的说明。太可怕了，这件事，从头到尾。”

塔哥米没有说话。

“但是，”莱斯继续道，“对与帝国有关的暴徒们的斗争还没有展开。就我而言，这整个事情是疯狂的。我肯定您做得完全妥当，塔哥米先生。”

“塔哥米。”

“这是我的手，”领事说，一面伸出了手。“让我们订个君子协定，把这件事放下。它是不值一提的，特别是在任何愚蠢地公开事件都可能点燃起动乱的念头，以至于损害我们两国利益的关键时刻。”

“然而在我的灵魂里有一种负罪感，”塔哥米说，“血，莱斯先生，不可能像蓝墨水一样地抹去。”

领事似乎很为难。

"我恳求宽恕,"塔哥米说,"不过,你无法给我这个。也许没有人能给我。我想要读读马萨诸塞先贤古德曼·C. 马瑟的著名日记。据我所知,它谈到了犯罪与地狱的烈火等等地方。"

领事急匆匆地吸着烟,有意琢磨塔哥米的话。

"允许我通报你,"塔哥米说,"你们的国家大概将比过去堕落得更厉害。你知道深渊这个卦吗?作为个人,而不是日本官方的代表,我宣布:我因惊吓而心脏病发作。无法比拟的大屠杀就要来临。然而现在你们还在拼命争夺一点点私利,把人推向敌对派别——秘密警察一边,呃?当你们让B. 克鲁兹·封·米尔先生陷入困境——"他无法继续说下去,胸部感到压抑。又像童年时那样,他记得,一对那个老太太发火时就气喘。"我因为,"他告诉莱斯说,莱斯这时已灭掉了烟头。"这些年来这个病越来越厉害而痛苦,但是那天我一听到你们领导人陈述的恶毒计划我的病就突然严重了。反正治疗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先生,对你也一样。用古德曼·C. 马瑟的话说,如果我记得不错,那就是:后悔!"

德国领事沙哑地说:"记得很正确。"他点头,手指颤抖地点燃了又一根烟。

兰塞先生从办公室走出来,拿着一捆表格和文件。塔哥米默然站立,正想自由地呼吸,他说:"他在这儿,日常事务都是由他来处理的。"

塔哥米相应地接过递过来的表格。他瞥了一眼。表格 20-50 号:德国通过其在美国西部的代表,雨果·莱斯领事阁下要求交还现被旧金山警察局看押下的罪犯:名为弗兰克·弗林克的犹太人,德国公民——按照德国法律——1960 年 6 月追查前罪的法律。按照德国法律由德方保护性押送等等。他浏览了一遍。

"钢笔,先生,"兰塞先生说,"今天跟德国政府的事情这样结束。"当他把笔递给塔哥米先生时厌恶地看着领事。

"不,"塔哥米说,把表 20-50 又退还给兰塞先生。接着他又把它抓了回来,在表的下方签署:**释放。S. F. 当局高级贸易代表处,依据 1947 年议定书,塔哥米。**他将一份复写件交给德国领事,其他几份与原件交给了兰塞先生。"再见,莱斯先生。"他躬身道。

德国领事也鞠躬还礼。他几乎都不曾去看看那页纸。

"请通过现有的工具如邮件、电话、海底电缆来处理未来的事务,"塔

哥米说，“不必亲自出动。”

领事说：“你是要我为超越我管辖权的一般情况负责。”

“狗屁，”塔哥米说，“我是对什么说什么。”

“这不是文明人处理事务的方式，”领事说，“你正把事情弄得更激化，而带报复性。它应该仅仅是程序，无需掺入个人成分。”他把香烟扔到走廊的地板上，然后转身大步离去了。

“把这个恶臭的烟卷拿走。”塔哥米轻声地说，而领事这时已走出转角。

“我幼稚的行动，”塔哥米对兰塞先生说，“你看到了这种令人厌恶的幼稚举动。”他犹豫地走回自己办公室。此刻，几乎停止了呼吸。一阵疼痛传过他的左臂下方，同时，他张开手掌抚摸、按压着肋骨。力量啊，他说。在他眼前，没有地毯，只是火星四溅，升起，红红的。

“救救我，兰塞先生。”他说。但是没有动静。“请……”他伸出手，摔倒了，甚至抓不住东西。

当他倒下时，他从上衣口袋内抓住了那个银三角，恰尔丹先生曾鼓励他保存它。它没有挽救我，没有帮助我，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

他的身体撞在地板上。手和脚。他喘息着，鼻子顶着地毯。兰塞先生到处乱跑、呼叫着。保持平衡，塔哥米想。

“我的心脏病发作了。”塔哥米努力说道。

现在，几个人参加进来，把他抬到长沙发上。“要安静，先生。”一个人对他说。

“通知我的妻子，请。”塔哥米说。

很快地他听到了救护车的喧声。从街上传来它的号叫声，加上更大的忙乱，人们走来走去。在他身上盖了一条毯子，一直盖到他腋窝。领带拿走了。领子也打开了。

“现在好些了。”塔哥米说。他舒适地躺着，不想动弹。事业反正完了，他想。德国领事肯定吵嚷得更凶了。抱怨无礼。也许这样抱怨是正确的。反正工作做完了，就我所能做的，就我的那部分而言。到东京去好好休息。德国的派别，无论怎样，斗争已超越了我。

我以为那只是个塑料制品，他想，重要的模具推销商。神谕猜测到了并且给了线索，然而——

"脱下他的衬衣,"一个声音说。无疑这是大厦的医生,异常权威的声调。塔哥米微笑,这语调就是一切。

塔哥米怀疑,这就是答案?身体机构的秘密,它本身的知识。该是离开的时刻了。要不就是该部分离去的时刻到了。这要求,我是必须默许的。

上一次神谕曾经说了些什么?对于他在办公室的质疑,就如那两个垂死躺着的或已经死了的。第 61 卦"中孚",深藏的真理。猪和鱼是最不懂得这一切的,最难说服的。是我,那本书的意思是指我。我决不会充分理解;那是这些造物的本性。还是现在我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内部的真理?

我将等待,我将看着。它是什么。

或许它两者都是。

那天晚上,刚刚吃完了饭,一个警官来到拘押弗林克的地下室,打开了锁着的门,告诉他去收拾他桌上的东西。

不久,他发现自己正站在外面吉尔利大街警察局前的人行道上,站在许多匆匆过往的行人中间,在公共汽车、喇叭鸣叫的小汽车和叫喊着的三轮车夫中间。空气寒冷,每座建筑前都卧着长长的阴影。弗兰克·弗林克站立了一会儿,随即进入十字路口一群过街的人流中。

没有什么真实的理由被拘捕,他想。没有什么目的。然后同样地又把他放了。

他们没有对他说什么,仅仅把他的衣袋、钱夹、手表、眼镜,个人的物品交还他,然后转而处理下一件事情,一个老醉鬼被从大街上带进来。

奇迹,他想。他们放了他。这是一种侥幸。按一般情形会让他登上飞机送往德国,被消灭。

他几乎还无法相信这件事,两个部分:拘捕和现在释放。不是真实。他向前闲步,经过关着门的商店,踏过风吹来的碎片。

新的生活,他想,像是再生。像是地狱。

我要感谢谁?也许该祈祷?

向什么祈祷?

但愿我明白。当他行走在繁忙的人行道上,经过闪光的霓红灯广告标牌,格兰特大街上喧嚣的酒吧门口。我需要弄清楚,我必须去弄清楚。

但是他知道决不可能做到。

只要高兴就好,他想,继续向前走着。

回到埃德那儿。我必须找到回车间的道路,就在那边下面的地下室。找到我离开的地点,用我的双手,做珠宝首饰。要工作,而不要去思想,不要去查问或是想要了解什么,我需要保持忙碌,我需要造出首饰来。

他急匆匆地穿过愈发黑暗的城市的一个又一个街区。努力尽快地回到他曾生活过的固定的、完好的地方。

当他走到那儿,发现埃德·麦卡锡正坐在长凳上吃晚饭。两块三明治,一保温杯茶,一根香蕉,几块饼干。弗兰克·弗林克站在门口,喘息着。

埃德听到了他,转过身来。"我有个印象,他已经死了。"他说。他咀嚼着,有节律地吞咽着,又咬了一口。

在长凳旁,埃德的电热器正燃着;弗兰克去到那儿,蹲下来,温暖双手。

"很高兴看到你回来。"埃德说。他照弗兰克背上拍打了两下,又转回来吃三明治。他没有再说什么;惟一的声音是电热器的风扇转动声和埃德的咀嚼声。

弗兰克把上衣挂在椅子上,拿起一把半完工的银器部件,将它们送到车床机轴上。他又将木制磨光盘旋上机轴,开动了马达;给打光盘包上复合毛刷,戴上保护眼睛的护具,然后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开始一个一个地磨去这些部件上锻制时留下的斑痕。

15

鲁道夫·威格纳上尉，化名康拉德·戈尔茨，身份是医药供应批发商，这时正从汉莎公司 ME9-E 火箭飞船的窗口向外凝视着。欧洲就在前面，真快啊，他想。5 分钟后我们即将在滕帕尔霍夫机场着陆。

我不知道我完成了什么，他在看到地面上越来多的人群时想。现在，这是展力将军的责任，是他在日本本岛所能做的。但我们至少给他们提供了情报。我们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事。

他想，还没有理由乐观。或许日本人在改变德国内部政治进程中起不了什么作用。戈贝尔政府还当权，或许能支撑下去。在他地位巩固以后，就会再次启动蒲公英计划。为了一个失常而狂热的理想，这个星球的另一主要部分，以及它的人口，将要被完全毁灭。

这些纳粹，他们想要最后将星球全部摧毁？成为一片不毛之地？他们能做到，他们有氢弹。无疑他们是想这么做，他们大概以为末日即将到来。他们渴望它，积极地寻觅它：对每一个人来说的一场浩劫。

而那会留下什么，这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狂热？它将结束所有的生命，所有的物种，所有的地方？让我们的星球，经我们的手变成一座死的星球？

他无法相信这一点。即使我们星球上的所有生命都被消灭了，一定还会在某个地方存在着我们所不知道的生命。我们的世界不可能是惟一的世界，一定会还有一个又一个我们不曾见过的世界，在我们完全没有觉察的某个区域或某个范围内。

纵使我无法证明这一点，纵使这不符合逻辑——我相信这一点，他对自己说。

扩音器上说："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

威格纳上尉想，我们已接近着陆的时刻。我肯定会被国家安全部接

见。问题是:代表的是哪一派。戈贝尔派?还是海德里希派?假定党卫军的海德里希将军还活着。当我乘坐这艘飞船时,他可能已被包围、打死。在一个集权社会的转变时期,事情总是发生得很快。在纳粹德国,有过以前被监视的人员名单被公开的事例……

在火箭飞船着陆几分钟后,他站了起来,手臂上挎着大衣,向着出口走去。在他前后是些焦急的乘客。他想起来,这一次那个年轻的纳粹艺术家不在。没有那个洛兹用他那愚蠢的看法跟我纠缠不清。

一位航空公司穿制服的官员——威格纳注意到:打扮得像帝国元帅一样——帮助乘客一个个地走下舷梯,来到机场。那儿,在车道旁站着一小群黑衣人。是等我?威格纳开始从飞船停靠处缓慢地向前走。在另一处,男人、女人等候着,挥着手,呼叫着……还有些孩子。

一个平板脸、眼都不眨的黄头发的黑衣人,佩带着武装党卫军标志的家伙,灵敏地走到威格纳身前,磕了一下长统靴的鞋跟行礼。"我请您原谅,您是反间谍部的鲁道夫·威格纳上尉吗?"

"很抱歉,"威格纳回答道,"我是康拉德·戈尔茨。A.G.化学药品供应公司的代表。"他照过去一样说。

另外两个黑衣人,也是武装党卫军队员,正朝他走来。三个人紧围着他,虽然他继续按自己的步伐,沿着自己的方向走着,实际上已突然处于他们的看管之下。两个武装党卫军队员的大衣里面夹着冲锋枪。

"你是威格纳。"当他们走进天楼时其中一人说道。

他没有答话。

"我们有一辆小汽车,"那个武装队员接着说道,"我们奉命迎接飞船,与你联系,并立刻带你去见党卫军总部的海德里希将军。他正在莱布斯坦达特师的指挥所里和塞普·底特里希在一起。我们特别受命不让国防军等其他人员接近你。"

这样我不会被枪决了,威格纳心里说。海德里希还活着,在一个安全的位置,正在努力增强他反对戈贝尔政权的地位。

也许戈贝尔政府最终会倒台,当他被领进等候着的戴姆勒公务轿车里时想。一队武装党卫军队员突然在晚间接班;守卫德国总理府的卫兵被换了下来。柏林各警察局突然向各处派出大量武装的秘密警察——广播电台和能源被切断,柏林郊外的国际机场被封闭。黑暗中重炮在各主

要街道上轰鸣着。

然而这有什么关系？即使戈贝尔博士被废黜，蒲公英作战计划被取消，它们仍然存在着，党卫军、纳粹党，这些计划不是在东方就是在其他什么地方进行，甚至在火星和金星上进行。

他想：难怪塔哥米先生无法继续生活下去。我们的生命处于可怕的困境，无论发生了什么，它都是无比邪恶的。那么，为什么还要斗争？为什么要抉择？如果所有替换者都是一个样……

显然我们会像过去一样，一天一天地过下去。此刻我们在努力反对蒲公英计划，以后在另一时刻，我们会努力反对警务当局。而我们无法一下子完成所有的事，这是个连续的过程，一个不断展开的过程。我们只能靠每走一步作一次选择来控制局面。

我们只能希望和努力。他想。

可能在另一个世界，情况有所不同。好一些，有明显的善与恶的交替，而没有这些模糊不清的掺合物、混合物，也不需要适当的工具来清理其复杂成分。

我们没有一个我们喜爱的理想世界。在那个世界中由于容易认知，道德是丰富而平易的。在那儿因为一个人能够察觉显见的道理，他无需特别费力就能处理好事务。

戴姆勒车开动了，威格纳上尉坐在后排上，一边一个黑衣人，他们的膝上放着冲锋枪。一个黑衣人把持着驾驶盘。

当轿车以极大的速度驶过柏林市区，威格纳想，这或许是一场骗局。他们不是将我带到在莱布斯坦达特师的指挥所去见海德里希将军，而是把我送往监狱，在那儿残害我，最后把我处决。但是我已作出选择，我选择回德国，我选择冒被捕的危险去寻找反间谍机构的人和保护。

每个时刻都可能死。死亡是一条在每个地点上向我们敞开的长街，最终我们不顾自己地选择了它。或者我们放弃了，从容地接受它。他望着飞逝过去的柏林街道房屋。我自己的“人民”，他想，你与我，又聚到一起。

他对三个秘密警察说：“情况怎么样？政治形势最近有什么发展？我已经外出了好几个星期，事实上是在波曼去世前出去的。”

他右边的那个人答道：“自然有很多支持小个子博士的歇斯底里的暴

乱。就是暴乱把他推进办公室。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有更多清醒的成员占优势时,他们会愿意支持一个用谎言和咒语来蛊惑群众的瘸子和煽动分子吗?”

“我注意到了。”威格纳说。

它会继续下去,他想,这种自相残杀的仇恨。也许种子就在那里面,他们最后会彼此咬死,把我们剩下的人留在这世界各地,仍然活下去。我们还会有足够的人再次去建设、去希望,去作出一些简单的计划。

下午1点钟,朱利安娜·弗林克抵达怀俄明州的晒延市。穿过巨大的旧车站仓库,在市中心商业区,她站在一家雪茄店前,买了两份下午的报纸。她把车停在路边,搜寻所需要的消息,直到最后才找到了一条:

假期在致命的凶杀中结束

卡伦市的乔·辛纳德拉太太涉嫌其丈夫在丹佛市加纳总统旅馆豪华房间内被杀一案。据旅馆服务员称,她在夫妻间一次激烈地争吵后立即离开了现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旅馆为便利旅客而供应的刮脸刀片被发现在房间内,并显然为辛纳德拉太太所使用。这位太太被描述为皮肤微黑、迷人、穿着讲究、身材苗条、约30岁,以刀片割破了其丈夫的喉管。他的尸体被旅馆服务员西奥多·费利斯所发现。他曾从辛纳德拉手中收过衬衣,并按照指示在半小时后将洗好的衣服送回去,恰好遇上这悲惨的景象。旅馆职员及警察称:迹象表明,曾发生一场激烈的争吵……

那么他已经死了,她合上报纸时想。不仅如此,他们没有写明我的姓名,他们不知道我是谁,或任何关于我的情况。

她现在已不太焦虑了,继续驱车向前,直到找到了一家汽车旅馆。她在这儿订了一个房间。她把东西从汽车里搬入房间内。从现在起我再不用忙了。她对自己说。我可以一直等到晚上再去阿班德逊家,那样我就能穿上新礼服。白天穿着它露面不妥当——不能在晚饭之前就穿着一件晚礼服。

而且我可以读完那本书。

她使自己在房间里尽可能舒适一些,打开了收音机,从旅馆的柜台上买了咖啡。她支起身子,在整洁的床上读起那本在丹佛旅馆书店买的还

未打开过的崭新的《蝗虫的苦恼》。

到晚上 6 点 15 分她已读完了这本书。我怀疑乔是否读完了它？她不知道。书里有比他所了解的更多的内容。阿班德逊在书里想要说的是什么？没有什么关于他的虚拟世界的内容。我是惟一知道它的人吗？我敢打赌我是的，除了我没有别的人真正理解《蝗虫的苦恼》这本书——他们只不过想像自己理解它。

她将书放入手提箱内，手还有点颤抖。然后穿上衣服，离开旅馆房间去找个吃晚饭的地方。空气清新，晒延的标牌和灯光似乎特别令人兴奋。两个漂亮的黑眼睛的印第安妓女正在一家酒吧前吵架——她减缓速度去观察。许多小汽车、崭亮的车在街道上下滑行；整个景观中有一种光明、期盼的气氛，一种期待着什么愉快、重要事件的氛围，而不是退回……退回到那腐臭的、可怕的、精疲力竭的、被遗弃的环境中。

在一家豪华的法国餐馆——一个穿着白制服的男子正在安排客人的汽车停下。每张餐桌上的高脚酒杯内都点着一只蜡烛，端上来的黄油不是方块形，而是搅拌成白色的圆球形状——她享用了一顿晚餐，然后在剩余的充足时间中，她漫步走回汽车旅馆。帝国银行的支票差不多用完了，但她并不在意，这没有什么要紧。当她打开自己的房门时想，他谈到了我们自己的世界。这就是：现在围绕着我们的一切。在房间里，她重又打开了收音机。他想要我们看看这是个什么世界。我看了，而且每一刻都看得更多。

她从纸袋中拿出那件蓝色的意大利长裙，小心地放到床上。没有一点损坏，充其量需要刷掉一些棉绒。但当她打开其他的包时，发现没有携带从丹佛市买到的任何半截乳罩。

“真该死。”她说，倒在椅子上，点燃了一支香烟，坐着吸了一会儿。

或许她可以配一副常规的乳罩。她脱下上衣和裙子，试穿新衣。但是乳罩的背带和套环的上部都露了出来，这不行。她想，或许我可以不带乳罩去……好多年前她就那样试过了……这使她回忆起过去在中学时的日子，那时她的胸部很小。她一直为它担忧。而现在她已成熟了，柔道训练使她的胸围达 38 英寸。不管怎样，不带乳罩。她试穿上新衣，站在浴室的椅子上望着自己在镜子中的身影。

这身裙装出奇地漂亮，但是天啊，它太暴露了。现在如果弯下腰熄掉

香烟，或是喝上一杯——真是不幸。

别针！她可以不戴乳罩而穿上长裙，用它使胸部突出。她把首饰盒里的东西都倒在床上，把多年前，弗兰克或其他人在她结婚前赠给她的别针、纪念品扒散开，里面还有乔在丹佛刚买给她的一个新别针。对，一个墨西哥产的小马形银别针就成了。她找到了这个小东西，现在她终于可以穿上这身新装了。

我很高兴现在什么都有了，她想。出了那么多错；那些奇妙的计划只剩下这么一点点东西。

她把头发好好梳理了一番，弄得又精神又闪亮，剩下的就是需要选择一双鞋子及耳坠。之后，她穿上新衣，带着她新的手工制的皮包，出发了。

她没有乘那辆老斯塔德贝克车，而是让旅馆老板用电话要了一辆出租车。当她在等车时，忽然想给弗兰克打个电话。她无法揣测这个想法是怎么出来的，然而已经有了这个想法。为什么不呢？她问自己。她可以让对方付费，他听到她的声音一定高兴极了，乐意付费。

她将话筒对着耳朵，愉快地听长途话务员回话说正设法帮她联系上。她能够听到远处旧金山的话务员正在拨打她所提供的旧金山的电话号码，然后听到很多砰砰、啪啪的爆裂声，最后电话铃声响了。她守候着那辆出租车，她想：它随时都会来到，也不会介意等待。他们会照应的。

“对方没有应答，”晒延的话务员最后告诉她，“我们稍后再接——”

“不用了，”朱利安娜说，摇了摇头。反正这只是一时的想法。“我要离开这儿了，谢谢你。”她挂了电话——旅馆老板一直站在附近，留意不要把电话费记在他的账上——她很快出了旅馆，来到清凉、黑暗的人行道上，站在那儿等候着。

从车流中出现了一辆闪亮的新出租车，驶到路边停了下来。车门打开，司机跳了出来，匆忙地四处张望。

过了片刻，朱利安娜已上了路，坐在奢华的后排座上，穿过晒延市区去阿班德逊家。

……

阿班德逊的家灯还亮着，她可以听到音乐和说话的声音。这是一座单层的水泥墁墙的房子，周围有很多灌木和一座很大的满是爬蔓的玫瑰花的花园。当她踏上石板小路时想：我真是在那儿吗？这就是高城堡？

那些传言和故事究竟如何？这房子很普通的，维护得很好，基础牢固。长长的水泥车道上还停有一辆小孩的三轮车。

是不是她弄错了阿班德逊家的地址？她是刚从晒延的电话簿上得到的地址，也符合前晚上她在格利莱打电话时知道的号码。

她走上有铸铁围栏的门廊，按了按门铃。通过半开着的大门，她可以看到客厅，有人走动，窗上挂着百叶帘；一架钢琴、壁炉、书橱……布置得很雅致，她想。正在开晚会？但是他们的穿着都不讲究。

一个头发蓬松，大约 13 岁的男孩，穿着 T 恤衫和牛仔裤，猛地把门推开。“你好。”

她说：“是——阿班德逊先生家吗？他正忙吗？”

男孩转头对屋子里他身后的一个人大声喊道：“妈妈，她想要见爸爸。”

男孩旁边走出一个女人。棕红色头发，大约 35 岁，一双坚定的灰色眼睛，还有如此果敢的微笑，使朱利安娜知道她所面对的就是卡洛琳·阿班德逊。

“我昨晚打来过电话。”朱利安娜说。

“噢，当然是的。”她的微笑加大了。她有着整齐、洁白的牙齿；爱尔兰人，朱利安娜想。惟有爱尔兰血统的人有如此柔美的下颌。“让我替你拿皮包和外衣。现在还正是时候。这些都是朋友。多可爱的裙子……是齐鲁比尼公司的产品，对吗？”她领着朱利安娜穿过客厅，来到一间卧室，她将朱利安娜的东西和其他物品一齐放到床上。“我丈夫就在附近。那个拿着酒杯，喜欢老式酒的高个儿。”她眼中灵敏的闪光射向朱利安娜；她的嘴唇微微颤动——我们之间有那么多的理解，朱利安娜认为，这不是很令人惊奇吗？

“我开车走了很长的路。”朱利安娜说。

“对，你是的。现在我就去找他。”卡洛琳·阿班德逊领着她回到客厅，走向那群男子。“亲爱的，”她招呼道，“到这边来。这是一位你的读者，她渴望和你说几句话。”

这群人中的一位，手拿着酒走近来。朱利安娜看到一个长着黑色、蜷曲头发的特高个儿男子；皮肤也是黑的，眼睛像是紫色或棕色，在眼镜后显得非常柔和。他穿着一套手工制作的、昂贵的天然纤维的西服，也许是

英国呢绒;这套衣服由于它自身的线条而增强了他坚实而宽阔的双肩给人的感觉。她一辈子还未曾见一套像这样的西服;她发现自己正着迷地凝视着它。

卡洛琳说道:"弗林克太太从科罗拉多州的卡伦市一直开车到这里,就是想和你谈谈《蝗虫的苦恼》这本书。"

"我以为您是住在一座城堡里。"朱利安娜说。

霍桑·阿班德逊弓身看着她,深思地微笑着。"对,我们以前是这样。但是我们必须乘电梯上去,我渐渐得了恐惧症。当我得了这个病时我已经喝醉了,但是我还能记得,他们也说到这事。我说这电梯缆绳是由耶稣基督拉扯上去的,因此我拒绝站到那里面,我们是一路走来的,我决心不站着。"

她没有理解。

卡洛琳解释道:"霍桑说过只有我了解他,即当他最终看到耶稣基督时,他正要坐下来,因此他将不再站着。"

朱利安娜记起了那首赞美诗。"因此你就离开了高城堡,而搬回到城里。"她说。

"我想给你倒一杯酒。"霍桑说。

"好,"她说,"但不要那种老式的酒。"她已瞥了一眼餐柜,柜上有几瓶威士忌、冷盘、酒杯、冰块、搅拌器、樱桃和橘片。她走向前,阿班德逊陪伴着她。"正好有哈珀酒加冰块,"她说,"我喜欢它,您知道神谕吗?"

"不。"霍桑说,他正在给她安排酒。

她惊讶地说:"《易经》?"

"我不知道。"他重复道。一面将酒递给她。

卡洛琳·阿班德逊说:"不要逗她。"

"我读了您的书,"朱利安娜说,"实际上我是今晚上才读完的。您是怎么知道那一切,那个你所写的另一个世界?"

霍桑没有说话,他用指关节擦了擦上嘴唇,凝视着她的身后,皱起了眉头。

"您运用神谕吗?"朱利安娜说。

霍桑看了看她。

"我不想要您哄我或是开玩笑,"朱利安娜说,"不要用什么花招,请直

接告诉我。"

霍桑咬着嘴唇,俯视着地板,脚跟前后摇晃着。周围其他人都沉默着,朱利安娜注意到他们的态度已经变了。现在,她说的话也令他们不快。但她不想收回她所说的话,或是假装那样。她不想装假,这太重要了。她已经走了太远,做了太多以至无法接受他的不那么真实的东西。

"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阿班德逊最后说。

"不,不是那样。"朱利安娜说。

现在,房间内的每个人都缄默了,他们都望着和卡洛琳、霍桑·阿班德逊站在一起的朱利安娜。

"我很抱歉,"阿班德逊说,"我无法立即回答,你只能接受它。"

"那你为什么写这本书?"朱利安娜说。

阿班德逊用酒杯指着说:"你裙子上的别针是做什么用的? 阻挡那个永恒世界的凶险的精灵? 还是仅仅把衣服收拢到一起?"

"你为什么改变话题?"朱利安娜说,"回避我所提的问题,而说一些那样空洞的话? 这是很孩子气的。"

霍桑·阿班德逊说:"每个人都有——受法律保护的秘密,你有你的,我有我的。你应该读我的书,接纳它表面上的价值,正像我接纳我所看到的——"他又用酒杯指着她说,"不要查问那底层是否真实,或者是否是用电线、木棒和泡沫橡胶填充起来的。是不是那部分对人本性的信任,以及你一般所见到的?"她想,他似乎现在有些激怒,慌乱,不再那么有礼貌,那么像个主人的样子。她还注意到:从卡洛琳的眼角里也流露出一种恼怒的表情;紧紧地闭着嘴唇,完全没有了笑容。

"在你的书中,"朱利安娜说,"你表示有一条出路。那是不是你的意思?"

"'出路'?"他嘲讽地回应道。

朱利安娜说:"你已经为我作了许多事;现在,我可以看出,在这儿,不用害怕什么,也不用要求或憎恶或逃避什么,或是从哪儿逃走,或是追踪什么。"

他面对着她,摇晃着酒杯,琢磨着她:"按我的看法,世界上有许多东西是有价值的。"

"我明白你心里在想什么。"朱利安娜说。对她来说,这是男人脸上旧

有的、熟悉的表情，然而在这儿看到了并不使她不安，她不再有以前曾经有的那种感受。“盖世太保的人说你迷恋像我这样的女人。”

阿班德逊的脸上只有轻微的表情变化，说：“从 1947 年起就已经没有盖世太保了。”

“那么，有秘密警察，不管它叫什么。”

“能解释一下吗？”卡洛琳以尖锐的语气问道。

“我要说的，”朱利安娜说，“我和他们中间的一个曾一起开车到丹佛。他们准备最后在这儿露面。你们应去一个他们找不到的地方，而不是像这样在这儿拥有一座公开的住所，让所有的人像我那样随意走进来。下一个驱车来这的人——就不会再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来阻止他。”

“你说的‘下一个’，”阿班德逊停了一会儿说，“跟你一块开车到丹佛去的那个人怎么样了？为什么他没有在这儿露面？”

她说道：“我割断了他的喉咙。”

“那可很严重，”霍桑说，“一个姑娘来告诉你这个，一个以前平生从未见过的姑娘。”

“你不相信我？”

他点点头。“肯定相信，”他羞怯地温和而茫然地对她微笑道。很显然他不可能不相信她。“谢谢。”他说道。

“请躲开他们。”她说。

“好，”他说，“正如你知道的，我们尝试过。就像你在书的封皮上读到的……关于所有武器和带电的电线。我们已经把它写出来，这样看来我们像是仍在做着准备。”他的声调疲惫而干燥。

“你至少要带一件武器，”他妻子说，“我知道有一天，一位你请来的，跟你谈话的人会开枪把你干掉，一位纳粹专家会回报你；而你还只会像这样进行哲学推理。我预见到了。”

“他们能够抓住你，”霍桑说，“要是他们想抓你的话。带电的电网和高城堡，或者其他的东西，都没有什么用。”

你太宿命论了，朱利安娜想，甘心让自己毁灭。你也能照你了解书中的世界那样去了解那些问题吗？

朱利安娜说：“神谕写出了你的书，对吗？”

霍桑说：“你需要知道真相吗？”

“我需要，也有权力要求，”她回答道，“由于我所做的一切。是这样吗？你知道是的。”

“神谕，”阿班德逊说，“写完了这本书就睡着了。在这个办公室的角落里熟睡了。”他的眼睛没有透露出愉快，而他的脸似乎更拉长了，比原先更幽暗。

“告诉她，”卡洛琳说，“她是对的；她有权力知道，因为她为你做了许多。”她又对朱利安娜说，“现在我来告诉你，弗林克太太，霍桑一个一个地作出选择。它们的数目成千。历史时期、主题、人物、情节。用了好几年时间。霍桑甚至问神谕这将会是哪一种成功。神谕告诉他这将是个巨大的成功，是他事业中第一次真正的成功。因此，你是对的。你必须大部分靠你自己去应用神谕，去了解。”

朱利安娜说：“我很奇怪神谕为什么要写一部小说。你想到过问问它吗？为什么神谕会说到德国人和日本人要失败？为什么要写出这本具体的书而不是别的什么书？有什么东西是它不能直接告诉我们的，就像以前常有的那样？这一定是不同的，您不这么认为？”

霍桑和卡洛琳都没有说话。

“神谕和我，”霍桑最后说，“在很久以前就达成了关于权限的协议。如果我问它为什么写《蝗虫的苦恼》这本书，结果我就会把我的那一份权力转交给它。但并不意味我除了打字以外没有干什么，而这既不真实也不庄重。”

“如果你不愿问，”卡洛琳说，“那就让我来问它。”

“这不是你该问的问题，”霍桑说，“让她来问，”他对朱利安娜说，“你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心，你留意到了吗？”

朱利安娜说：“您的书在哪儿？我的在汽车里，车在汽车旅馆里。要是您不愿意我使用您的书，我现在就回去拿。”

霍桑转身走开。她和卡洛琳跟随在后，穿过一些有人的房间，走向一个关着的门。他在门口让她们停下。他再次出现时，她们看见两卷黑色背面的书。

“我不使用蓍草杆，”他对朱利安娜说；“我无法挂上它们；我总是把它们掷下。”

朱利安娜坐在角落的一张咖啡桌旁：“我必须用笔和纸将它写下。”

一位客人给她拿来了纸和钢笔。房间内的人环绕她和阿班德逊家的人围了一圈,听着、看着。

"你可以大声说出你的问题,"霍桑说,"我们在这里没有什么保密的。"

朱利安娜说:"神谕,你为什么写《蝗虫的苦恼》? 我们应该从中学习什么?"

"你用了一种令人不安的迷信方式来提出你的问题,"霍桑说。他蹲下来看扔铜钱。"干吧,"说着递给她三个中间带有方孔的铜钱,"我经常使用它们。"

她开始投掷三个铜钱;她感到平静和自我的存在。霍桑为她记下了有关的话。当她已经投掷了六次时,他凝视着下方说:

"太阳在上,蜕在下,中间是空无。"

"你知道那是什么卦吗?"她说,"不用卦图吗?"

"对。"霍桑说。

"这是"中孚"卦,"朱利安娜说,"隐蔽的真理,我也无需卦图就知道它。而且我知道它的意思。"

霍桑抬起头,审视着她。他现在有一种近于野性的表情。"它的意思是,我的书是真的吗?"

"对。"她说。

他带有愠色地说:"德国人和日本人被打败了。"

"对。"

然后,霍桑合上了两卷书,站立起来;没有说话。

"甚至您也没有面对它。"朱利安娜说。

他思考了一会儿。他的目光变得空洞,而朱利安娜看到了。他在转向内部,她懂得。他全神贯注……之后他的两眼又明亮起来;他咕噜着,感到惊异。

"我对一切都没有把握。"他说。

"相信。"朱利安娜说。

他摇头表示否定。

"你不能?"她说,"你有把握这么说吗?"

霍桑·阿班德逊说道:"你不是要我给你的那本《蝗虫的苦恼》签

名吗?”

她也站了起来。“我想我该走了,”她说,“非常感谢你们,要是我打扰了你们的晚会,我很抱歉。你们非常友好地让我进来。”她经过他和卡洛琳的身旁,穿过那一圈人,从客厅走进她放外衣和皮包的卧室。

当她穿外衣时,霍桑出现在她身后。“你知道你是什么人吗?”他转身对旁边的卡洛琳说,“这个姑娘是个幽灵,一个冥府的小精灵——”他举起一只手擦拭眉毛,这么做时松开了手里的酒杯。“她不停地在大地上吼叫着。”他把酒杯都放回原地。“她做着本能的动作,仅只是表明她的存在。她不是有意在这里显露和害人;事情简单地发生在她身上,就像天气对我们一样。我很高兴她来到这儿。发现了这我不会感到遗憾,她已经通过这本书得到了启示。她并不知道她到这儿来将要做什么,或是要发现什么。对吧?”

卡洛琳说:“她具有可怕的、可怕的破坏性。”

“现实就是这样,”霍桑说,向朱利安娜伸出了手,“感谢你在丹佛所做的事。”

她与他握手。“晚安,”她说,“照你妻子说的去做,至少,随身带一把手枪。”

“不,”他说,“很久以前我就想好了,我将不会让它烦扰我。我随时可以依靠神谕,要是我遇到了危险,特别是深夜时。在这样一种处境中并不是坏事。”他微微一笑。“实际上,惟一使我心烦的是我知道所有站在这周围的无赖,他们听着、吸收着一切,当我们谈话时,他们正在喝光屋子里的酒。”他转身走开了,回到餐柜那儿去找新的冰块放入酒中。

“现在你在这儿已经完事了,准备上哪儿去?”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没有搅扰她。我一定有点儿像他,她想;无论某些事物多么重要,我也不会为它们忧虑。“也行,我该回到我丈夫弗兰克那儿去。今晚上我给他打过电话,我可以再试试。我要看看以后我的感觉怎样。”

“不管你为我们做了什么,或者你说你做了什么——”

“你是希望我再不进这座房子。”朱利安娜说。

“如果你救了霍桑的命,这对我是可怕的,但是我是这样不安;我无法接受这一切,你说的还有霍桑说的。”



这个姑娘是个幽灵，一个冥府的小精灵。

“多么奇怪,”朱利安娜说,“我决不曾想到真相会使你愤怒。”真实,她想,像死亡一样可怕。但却难以发现。我是幸运的。“我想你会像我一样快乐和兴奋的。我们有误解,对吗?”她微笑着说。过了片刻阿班德逊太太也设法报以微笑。“好,反正,晚安。”

一会儿后,朱利安娜已折回到石板小路上,走进客厅透出的灯光光影,然后进入那边草地的暗影中,继续走上黑暗的人行道。

她继续前行,没有再看阿班德逊的房屋。她是那么富有生机、明亮又活泼,她一边走一边沿街寻找一辆三轮车或出租车,将她带回到她的汽车旅馆。